
武林帖
蘭立
第一部
註冊商標



武林帖
蘭立
第一部
註冊商標
蘭立武俠系列六十二
武林帖
第一部
蘭立
註冊商標
YUH TAY

蘭立武俠系列六十二



一

夜——

靜靜地擁吻着萬物，它黑暗的手掌，撫摸着大地，同樣也撫摸着山明水秀的西子湖。

此時，銀輝滿地，萬籟俱寂，天色將近午夜，沿着湖畔，有一條碎石鋪成的小徑，經過了鞋履的踐踏，發出清晰的「沙沙」響聲，在這沉靜的月夜裡，聲音聽來顯得分外的刺耳、悽涼與孤獨。

月光由密密麻麻的柳隙間瀉漏出來，雖然已是如此的軟弱無力，但朦朧中，依稀可以看見，此刻正有一面孔瘦削而清癯，背插古色長劍，身穿杏黃道袍，年約五旬左右，銀鬚飄飄的老道士，踏着朦朧的月色，披着涼爽的晚風，低着頭，負着手，慢步緩緩地走着，走着……

這孤獨的老道士，並非等閒人物，原來竟是被當今武林中，尊爲泰山北斗的一派武學大宗師，「武當派」第七十二代掌門人紫陽眞人。

忽然，他輕輕的喟嘆一聲，停下了脚步，月光下，只見他滿臉憂悒之色，兩道斜飛入鬢的長眉，竟已鎖上了一個愁結，嘴唇囁嚅，喃喃自語道：「人生人死，猶如朝露。秋來秋往，歲月似塵土。眞是人生十載有幾啊……轉眼之間，我接掌武當門戶已廿多年了……唉！今

宵中秋午夜，又臨當今武林鼎足三大門派，在西湖『三潭印月』處，印證武學的第三次盛會了，想不到前兩次的比武我都輸了，而且還俱是名列最後。唉！武當數百年來，好不容易豎立起來的威望，盡毀之於我的無能……廿年來，眼看少林、華山兩派，手持『武林帖』，指揮天下群雄的得意神色，實在眞叫人汗顏無地，愧對師門……倘若這次比武，再不能夠奪魁，唉！也只有一死以謝師門浩浩之恩於萬一了！」停了停，愁眉更是緊皺，臉色也益加悽愴，虎目淚光瀅瀅，聲音有點發抖，又喃喃自語道：「我自己的生死，雖然毫不足惜，但是：…但是身負血海深仇的恨兒，却又該如何是好呢……唉！眞是叫我生亦痛苦，死亦痛苦，除非今宵能夠爭得『武林帖』，不然怎麼叫我有臉再生回武當山呢？」

他滿腔悲痛無處發洩，右手指向旁邊略伸了伸，捲住一枝倒垂的細弱柳條，漫不經心的稍微一用力，體內雄渾無匹的內家眞力，却已由指端傳出，但聞——

「啪」一聲脆響，接着又是一聲「砰」然巨響，砂石飛揚中，只見——

那枝細弱的柳條未斷，但這棵有海碗粗細的百年大柳樹，却竟已齊根折斷，栽倒在地上，斷處猶如刀削一般，平滑如鏡。

紫陽眞人木然呆望這棵死樹，出神了良久，心中慢慢的感到有些厭惡，不禁張嘴狠狠的唾了一口，涎水飛濺中，地上那棵古柳的粗幹上，竟然應聲呈現出無數小洞，涎液居然深深的嵌入在裡面。

他兩次無心中，所微微顯露出來的絕世功力，眞可謂之驚世駭俗，吓人至極，若非親目所見，試想又會有誰能相信，世上竟有這種武林高人呢？

看來，他本身功力，已達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之境界，能夠化神還虛，以氣殺人了。但是——

他却鄙夷輕蔑的冷笑了一聲，心中竟自嘲道：「這有什麼用？這又有什麼用呢？唉！想不到我空負一身絕世武學，但却限於昔日之誓言，變成有翅難展，對敵時竟一點也不能施展出來，唉！不然廿年來，三派兩次比武，怎會就眼看指揮武林的無上信符『武林帖』，被他們得去執管呢？唉！眞是……」

驟然，他的沉思，忽被身後一陣衣袂飄響聲所驚醒，心頭一震，急忙轉身一瞧，不禁又是霍然大吃一驚。

只見十數丈外之遠處，正有一身着月白僧服，頸掛念珠，右手倒提一支金光流照的佛門禪杖，岸然出塵的老僧。身軀如似天馬行空，布芒竟然離地半寸有餘，脚下居然點塵不沾，飄飄御風，迎面疾飛而來。

紫陽眞人見狀，不由長眉緊皺，暗自發愁道：「眞想不到，僅僅十年之間，這老和尚的功力，居然已臻『御風飛行』之境界，看樣子今宵自己難免又要落敗……」

他心念未了，一陣颯然微風，那老和尚已乘風來至面前，雙掌合十，滿面笑容，說道：

「紫陽道友雅興可眞不淺啊！以月爲燭，超然迎風賞遊，雅人深致，眞是羨煞、慕煞老衲了。」

紫陽眞人淡淡一笑，單掌當胸，回禮道：「慧悟大師，別來無恙，小別十年，大師功力精進不少，恭喜！恭喜！」

這慧悟大師不是他人，乃是當今武林中，聲望最高的少林寺掌門老方丈，亦是上次「武林帖」的得主。

此刻，他聞言毫無驕傲神色，異常謙虛的笑道：「那裡，那裡！道友眞是太過獎了，老衲已近朽木之年，難成大器……」

忽然，他眼角一閃，瞥及那棵死柳，不由心頭一凜，身軀微晃，已來至樹旁，俯身伸手一摸。

只覺斷處滑不留手，再仔細一瞧，樹幹上並有無數深凹進去的小洞，滴滴珠水，在內閃閃生光，月光映射下，美似嵌在皇冠上的點點鑽石。

慧悟大師不但功力深湛絕倫，而且見多識廣，此刻見狀自然識貨，不由心如鹿撞，又驚又駭，竟然當場楞住，暗自思忖道：「如果這是紫陽眞人所爲，那麼，今宵『武林帖』可就要轉手易人，沒有自己的分兒了……」

半晌，他強自抑制心中的驚駭與難過，擺出一代武學宗師的風度，起身笑道：「可佩！

可佩！想不到在此短促十年之間，道友功力竟能一日千里，練臻竿頭化境，看來今宵『武林帖』非眞人而莫屬了。」

紫陽眞人神情呆木，逕自垂首想着心事，對於慧悟大師所說的話，根本一點也沒有入耳聽見。

慧悟大師見他沉默不語，心中難免有些不悅，白眉一皺，宣出一聲佛號，聲如晴天悶雷，震人心神不已。

紫陽眞人聞聲，才從深思中驚醒過來，心知剛才自己必是失儀之故，不由十分歉然的朝他一笑，然後長嘆一聲，滿臉愁容，又緩緩的低下了頭。

慧悟大師心中一震，立即化不悅而爲驚訝，開口詫異道：「阿彌陀佛！道友功力已參造化，無人能及，難道還有什麼心事，放懷不下嗎？」

紫陽眞人聞言心中一動，猶豫了一會，才抬頭悠悠說道：「大師，你我雖是派別不同，但却素來氣味相投，數十年之交，可謂莫逆。貧道等一下如果要是有事相託，想來大師當不致於會推辭吧！」面色更是悽絕，眼中充滿着希冀，神情十分緊張，靜靜的等候慧悟大師的回音。

慧悟大師作夢也沒有想到，他竟以一派掌門之尊，居然啓齒相求自己，聞言不由一怔，但隨即豪氣干雲的哈哈大笑道：「既然道友如此看得起老衲，哈哈……難道老衲還能令道友

失望嗎？」心知這事必定異常重要，不由白眉微皺，追問道：「不過，這是什麼……」

「噹！」

這時，月明星稀，時正午夜，一聲宏亮的鐘聲，突然由遠處的靈隱寺內傳出，聲劃夜空音澈霄漢，環山爭相回鳴，好似萬雷奔放，其響無比，刺耳欲聾。

他們兩人聞聲，俱是大吃一驚，不約而同朝着湖心一望，不知何時竟已多出三點燭火。

慧悟大師見狀，急急說道：「道友快走！了塵師太業已先我而至，再遲恐怕時間……」話聲未畢，身形已自發動，脚下快似電掣風馳，疾朝湖中奔去。

紫陽眞人大袖一展，身飄衣擺，不快不慢，始終跟在他身側三尺左右，聯袂而行。

兩人功力俱是深厚無比，這一施展出絕世輕功，身軀猶如離弦之箭，逾電超風，霎時間，踏着水中的一片浮萍，漸行漸近，放眼望去——

煙波浩渺，荷花朵朵，湖心處隱現三塊突立水中的小石塔（即俗稱「三潭印月」之三潭也），各距數丈之遠，略微做鼎足三角之狀排列，三塔圓孔洞中，燭火熊熊，光亮燦然，映入水中，竟平白多添了三輪秋月，景色更是幽絕勝絕。

此刻，南面石塔之上，已有一身穿灰色僧袍，身材修偉的老尼，靜若山嶽般的垂目禪坐着，樣子脫類拔俗，一塵不染，身後斜揹着一把不滿三尺的奇形短劍，彎彎曲曲好似魚腸一樣的劍鞘柄上，都嵌着奪目耀眼的點點明珠，風吹衣袂，寶相莊嚴，令人不由望而生畏。

原來，這老尼竟也是堂堂一代武學大宗師，以七七四十九招「旋空劍法」，稱絕武林的空門俠隱，正是華山派掌門人——第一次「武林帖」主把持人——了塵師太。

忽然，她雙目一睁，精光凛凛，宛如兩把利劍似的，看了看踏波而來的兩人，炯炯逼人的眼神，忽又斂起不見，目光頓變柔和，含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竟是二位道友，久違了，久違了！貧尼在此敬致問候！」

慧悟、紫陽二人，聞言不由異口同聲道：「不敢當，不敢當！我等來遲，有勞師太久候了。」話方甫止，却早已一東一西，各自飛落到另外兩個小石塔上了。

了塵師太微笑不答，逕自抬頭看了看天色，又側耳細聽了一下，才又說道：「明月當中，猶是未偏，鐘聲餘音，尚自能聞，不知何謂來遲？倒是貧尼來得過早啦！哈哈……」

紫陽等二人，剛才因恐來遲而不能參與比武，所以一路上，盡量放脚快奔，在這嬝嬝鐘聲，還未靜止之前，居然已越過十數百丈的遼濶湖面，輕功之速，眞可令人爲之咋舌，不愧爲一代武學大宗師。

不過，人到底是人，並非鐵鑄的，他們一口氣疾飛至此，饒是功力卓絕，竟也不由略感疲倦，微微盤坐調息一下，慧悟大師首先開口笑道：「現在不過只差一瞬，鐘聲即將了止，但仍然還不見有別派前來，看樣子今宵武林第三次大會，依舊是和往年一樣，又只有我們三人了。」話聲方落，驀地——

水中深處，突然傳出一串細長而清晰的聲音：「好——睡——好——睡——眞——好——睡——啊——」

這話聲宛如萬縷游絲，穿水傳來，似強似弱，時高時低，飄忽不定，忽而東，忽而西，倏又近，倏又遠，不但使人無法捉摸，而且最厲害的是聞聲氣血翻湧，體膚欲裂。

紫陽眞人聞聲，心中不由暗驚道：「這人是誰？怎會有此功力，看來並不下於慧悟他們，唉！今宵又多了一個強敵。」

慧悟、了塵二人也不禁大驚失色，知道這聲音是一種極其難練的絕世武功「歷聲斷魂音」，此功若能練臻化境，可以逼音成墻，無形中宛如萬截千斤閘一般，從四面八方壓迫過來，把人壓得七孔出血而死，十分可怕。當下不敢大意，急忙收斂心神，運功抵抗。

這時，了塵師太蒼眉一皺，心中甚感不耐，嘴唇一陣嗡動，竟已施展出「傳音入密」的絕學，絲絲語音，破水而入，道：「何派高人故弄玄虛？若是有心而來，當知午夜時間一過，即不得參與此會之規定……」

「哈，哈，哈，哈……」

一陣狂傲大笑聲中，十餘丈外的湖水，竟然無風大滔起來，怒浪排空，洶洶湧來。

塔上三人見狀，知是有人在湖底借着笑聲，傳發出體內眞氣，進而逼水高張成浪。連忙運目望去，不由霍然大驚。

只見浪花澎湃中，不知何時浪頭頂上，竟已端正正的貼水盤坐着一人，但他身上的長衫，却乾乾滴水未沾。

這人，是個四十有餘，五十不到的中年儒生，白面無鬚，在黑色葛袍襯托下，樣子更顯得英俊瀟洒，但烱烱灼人的朗目中，却不時閃耀着狡戾毒狠的寒光。

此刻，他雖端坐在浪頂上，却好似置身平地一樣，紋風不動，定若磐石似的，輕飄飄，悠盪盪地，活像大海裡的一葉扁舟，隨着起伏不定的巨浪，逐波而來。

慧悟大師等人，一時俱爲他這種絕世輕功震懾怔住，紫陽眞人雖然心中也吃驚不小，但却暗自想道：「這書生恃才傲物，囂張欺人，實在狂得可惡，看他目藏邪氣，定非善良之輩，不如給他一記『乾坤指』，殺殺他的驕銳，讓他也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好在此時不是對敵，縱然施展出來，也不能算是破壞昔日的誓言啊！」

他心念至此，立生決定，暗中凝神運氣，力聚右手食指，袖角微動中，已在袖內隔空遙遙一點，一股絕強無儔的陰柔罡炁，隨勢傳出，疾去逾電，而且襲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

驀地，洶湧過來的排空巨浪，戛然而止，湖水立即平靜如初，好似一面光鏡，滔天巨浪，一晃已成過去。

那書生似乎做夢都未曾料到，竟會有這突來其勢的變化，心頭猛的一震，丹田眞氣立即鬆懈，還未來得及轉念，膝下半截身子，却已浸入水中，不由大吃一驚，急忙復又凝聚了眞

氣。

只見，他雙手「呼」的平伸而出，輕輕拍了水面一下，身軀突然凌空拔起，黑影閃動間，勢如驚鴻一瞥，盤坐原式未變，但却已飛身至一朵荷花之上，那樣子就好像觀音菩薩身旁的善財童子似的，荷花托身，悠哉而又悠哉。

他神態雖是瀟洒已極，但面色却是難看非常，遮不住他臉上與眼中，所泛現出來的驚駭之色。

這書生性極陰鷙，剛才雖然吃了不小的暗虧，但現在却不動聲色，僅把兩道烱如火炬的寒光眼神，默默的投在塔上三人，來回溜掃着。

半晌，他終於失望的收回了目光，找不出任何一點可疑的蛛絲馬跡，心中不禁暗自思忖道：「這三個老不死的臭東西，饒是他們再苦練十年廿年，也無法練臻這種絕世功力……但是，除了他們三人之外，還會有誰呢？……啊！難道此刻竟另有高人在附近潛伏……」

他越想越驚，心悸未消，不禁目光又現駭怯之色，急忙流盼四顧，但眼中所見，水天一色，除了塔上三人外，杳無人跡，不由又暗自納悶起來，如墜五里霧中。

紫陽眞人見他驚惶失措，疑神疑鬼，不由心中暗笑不已，輕咳一聲，似有意似無意道：「施主剛才一連所施展的絕世武功，實爲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貧道衷心的不勝敬佩，但請恕眼拙，不識施主何派高人？尊姓大名？」

書生聞言「嘿嘿」乾笑兩聲，臉色竟不由一紅，但隨即又恢復自若，心中暗道：「剛才那股陰柔罡炁，襲擊過來之時，連我首當其衝的人，都未能事前發覺，又何況是他呢？自己眞是太多心了……哼！哼！你雖然言詞極盡恭維，但等一下也決難饒你不死……」

他想着想着，煞氣不由泛現眉梢，眼中兩道凶光，電掃了紫陽眞人一下，面色峻酷可怖，冷冷說道：「我『百毒天君』魏三省，乃南荒野人，哈哈……怎夠資格被你堂堂武當大派，掌門高人識得呢？哈哈……」聽語氣，他不但已知道紫陽眞人，而且好像還跟武當有什麼深仇大恨似的。

塔上僧、道、尼三位世外高人，聞言心頭一震，暗驚道：「原來竟然是他？難怪有這等罕見的功力！」

這時，紫陽眞人見他口鋒銳利，咄咄逼人，不覺心中怒火陡起，劍眉一揚，臉罩寒霜，不甘示弱，連連冷笑幾聲，就要出口反譏。

慧悟大師眼見兩人氣色不喜，似早有怨仇，不禁感到很是詫訝，心想：「他們本不相識，何以方一見面，就針鋒相對起來，互不謙讓，竟失去武林高人應有的風度，這實在眞是太奇怪了。」

忽地，他心中一動，數十年前的往事，歷歷幕現眼前，不由白眉緊皺，暗嘆道：「看來今宵不可能再辦到以武會友，點到爲止……」

原來，這狂傲不羈的書生，竟是以毒馳譽武林的「百毒門」之掌門人，他聰慧靈穎，不但家學淵源，並還曾拜異人「冷孤子」爲師，一身武功出神入化，行徑更是詭異莫測。自出道以來，所向無敵，爲近幾年來叱咤人物，風頭之健，不下當今武林中任何一人，尤其心之狠毒，更是無人能超其項背，歷來手下無全屍，成爲武林黑白兩道的頭痛人物。

卅年前，天下各門派，在「天池」比武時，百毒天君之父「辣手仙魔」魏善擺下「迷天漫地百毒陣」，揚威武林，以絕毒暗器，殺傷「武當派」高人多達十餘名，雖然後來他也死在「武當派」所擺的「六子連房陣」內，但兩派仍然仇恨不化，成爲不解之宿仇。

且說，這時慧悟大師眼見兩人橫眉怒眼，變顏相向，形成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勢，不由急忙朗聲阻止道：「阿彌陀佛！現在午夜時間已至，兩位……」

話聲未了，突然半空中傳來一聲開天劈地之長嘯，嘯聲凜然攝人魂魄，其勢更是疾快難言，好似電射一般，餘音嬝嬝尚在繞耳，但慧悟大師身旁，却已凌空飛落一人。

來人輕功身法，神速絕倫，實爲武林罕睹，慧悟大師見狀不由微感一怔，敵友未分前，縱然他武功卓越，也不敢大意。

剛想作勢出掌時，忽然耳畔響起一陣極熟悉的聲音道：「喂！我說頭上六個大麻子的和尚啊！你發發慈悲，坐過去一點，讓我老要飯的休息休息。」

慧悟大師聞言一驚，立即撤掌收勢，定睛一瞧。

只見來人竟是個腰插打狗棒，衣補百綻，渾身油污，骯髒不堪的赤足老叫化子，頭頂半禿，髮色蒼然，瘦骨嶙峋，十分可憐，右足尖點着石塔邊緣，身軀凌空來回隨風搖擺着，樣子雖然危險之至，但却也十分滑稽好笑，活像是個不倒翁似的。

慧悟大師這一打量來人，不由心中暗驚不已，身軀一動，剛站起來一半。

那老乞丐見狀，似乎已知他心裡，右手一按他左肩，雙目半瞇，怪聲怪氣的罵道：「你這小和尚，越來越沒出息，坐下，坐下！少來這一套！」

慧悟大師忽覺一股綿綿潛勁，直壓而下，心知這老叫化子功力無敵，非自己所可比擬的，只好順勢又一屁股坐下，無法再起身拜見，當下連忙把身子向旁移了移，恭聲笑道：「老前輩閒雲野鶴，少室『舞劍亭』一別，晚輩已有三十年之久，未能拜見了。」語氣略頓，白眉軒動了一下，又接道：「老前輩今宵俠踪再現，難道竟也是爲了……」

那老叫化子白眼連翻，十分不耐，打岔道：「廢話，廢話！難道老要飯的此來千里，不是爲了這個，竟還會是爲了特地跑來看你這個沒出息的小和尚嗎？」說罷，不管三七二十一，「砰」的一聲，坐了下來。

紫陽眞人等三人見狀，不由驚駭異常，他們雖不知他是何許人，但心想慧悟大師在當今武林中，位居是何等的尊高，這老乞丐一再倚老賣老，出言不遜，慧悟大師修養再好，恐怕這次也再難強忍了。

那知，慧悟大師聞言，竟仍然不以爲忤，一笑置之道：「老前輩來晚一瞬，如今時間…
…」

老叫化子未等他把話說完，已知其意，霍然站起身來，驚呼道：「什麼？慧悟，你說什麼？……罷了！罷了！想不到我老要飯的一時貪吃，竟忘了時辰，害我白白跑了一趟，唉！眞是該死！該死！」雙手一揚，朝着自己紅光直冒的頭頂，就是「劈哩啪啦」的亂打一陣。

忽然，他「啊」了一聲，好像發現什麼似的，雙手倏然而住，沮喪的語氣，也隨着轉變過來，自我安慰道：「哈哈！哈哈！這樣也好，這樣也好！反正我老要飯的，生來就注定是勞碌苦命，再說那本臭東西，又不能當飯塡飢……」

話聲至此，方覺失言，舌頭一伸，做了個鬼臉，斜眼一看，四人正怒目敵視着自己，心知苗頭不對，不聲不響，連大氣也不敢喘，趕緊施展絕世輕功，縱身離去。

這時，只見慧悟大師臉色萬般莊嚴，從懷中迅速取出一卷羊皮，大聲喝道：「丐俠勿棄，聽令！」後面兩個字的聲音，又長又大，百里可聞，好不威風。

紫陽眞人等三人聞言，不禁斗然大吃一驚，他們雖然早已知道，這個相貌不揚，十分滑稽的老叫化子，並非等閒人物，但却未曾想到，竟會是名震四海，綠林中聞名喪膽的風塵怪傑，「九州八奇」中的老二丐俠勿棄。

此人性極奇特，說乖不乖，說癖不癖，但每每做起事來，却是無頭無腦，令人想像不到

的絕。早年他以一手「翻雲十八杖」，飲譽江湖，無人能敵，武功深不可測，和慧悟的先師「雲海禪師」最是交好，慧悟大師的一身武功，少說也有三分是他教的，所以無怪乎慧悟對他如此的恭敬。

且說，這時丐俠勿棄方奔出數丈，突聞「聽令」兩字，不由身軀一顫，急忙應聲停了下來，脚着荷花，回身一看，臉色頓如白紙，駭得魂飛魄散，形若泥塑木雕。

只見，慧悟大師神色肅穆之極，高高站在石塔之上，雙手恭恭敬敬捧着一本半尺見方的羊皮書卷——正是他剛才咒罵的臭東西。

黃色的封面中央，赫然寫着睹目驚心的三個金字「武林帖」，字旁並有許許多多由各種顏色所書寫的「令」字。

這正是數十年前，天下百派的掌門宗師，在「天池」比武之後，所共同親筆簽署的武林無上信符。不論何派何人，見帖如見祖師，均須聽其指揮，不得有所異議，否則即是欺師滅祖，成爲武林大衆公敵，人人可得而誅之。所以饒是丐俠勿棄武功蓋世，輩分至尊，但見慧悟大師傳出「武林帖」，也不由不大驚失色，十分懼怕。

此刻，慧悟大師白眉緊皺，喝叱道：「勿棄，你可是自恃武功無人能敵，而藐視……」

丐俠勿棄聞言，心中惴惴不安，急忙把頭一低，誠惶誠恐道：「弟子斗膽不敢，只因…
…」

慧悟大師白眉一揚，冷笑一聲，舌綻春雷，大喝道：「住口！」

丐俠勿棄果然應聲住口，慧悟大師又接道：「既然如此，那你爲何見帖而不跪？」因

丐俠勿棄雖然生性詼諧，但却也極爲高傲，有生之年，除了幼時拜師學藝外，何嘗爲人下跪過？聞言不由躊躇了一會，但終於雙脚一屈，滿腹不願的垂頭跪了下去。

慧悟大師見狀，心中暗暗鬆了口氣，臉色也緩和了許多，不過，言詞却仍然甚爲嚴厲，說道：「勿棄，你膽子可也眞不小啊！竟敢出言辱及『武林帖』，知道該當何罪嗎？」

丐俠勿棄聞言，如芒在背，冷汗涔涔而下，好像是個負罪的犯人，聽到判決狀時的情形一樣，臉若死灰，身軀顫抖個不停，聲音也是如此：「弟……弟子知罪，任……任……任憑處……置。」

紫陽眞人等三人聞言，神色也不由跟着緊張起來，屏息聽慧悟大師將如何處理這件不平凡的事情。

慧悟大師沉吟了一會，忽然慈目中猛射兩道湛湛的精光，說道：「勿棄，念你剛才言出無心，且又尚無大過，故此從輕發落！」停了停，又接道：「罰你泰山絕頂『玉皇峯』上，面壁五年，以爲警惕，下次再犯……哼！哼！去吧！」

丐俠勿棄素來無拘無束，終年飄忽不定，行踪有如野馬無羈，看來如叫他面壁五年，必是痛苦不堪了。

那知，他聞言抬起頭後，臉上竟沒有半點不悅之色，而且竟還十分感激的磕了個頭，說道：「弟子謝恩領命！」說罷，起身剛想離去。

此時，百毒天君見狀，不覺甚感失望，低聲喃喃自語道：「可惜，可惜！要是由我傳令，可就不能這樣輕易的便宜他，起碼也要叫他自廢一手一足，使他以後無法再爭雄於武林了。」

這串語聲，雖然細弱的好似蚊鳴蠅叫，但丐俠勿棄能高居「九州八奇」的老二，可想內功是多麼的深湛，此刻居然被他一字不漏全部聽了進去，不由勃然大怒，豎目瞪了他一眼，若非現在他是負罪之身，看樣子決不會就此輕饒百毒天君的。

他強忍心中欲發的怒火，暗道：「倒楣，倒楣！眞是倒他媽的一〇八代臭烏楣，鷄肉還未吃到，却被鷄骨頭給梗住了。」身形如落花流水，幾個起落，早已飛身踏着浮萍而去。

這時，慧悟大師望着馳去如飛的丐俠背影出神，往事歷歷，清晰可記……一幕一幕泛現腦際，不由心中十分感傷，但剛才勢不得已，又何況五年的面壁，還是欺師滅祖罪中，最輕的處置呢！

有頃，他黯然長嘆一聲，把「武林帖」收進懷中，游目四顧道：「現在時間不早，我們開始比武吧！」語氣略一停頓，又接道：「按照『武林帖』內之規定，比武共分三項，一、是內功。二、是文學。三、是兵刃。」

百毒天君聞言一呆，說道：「大師，難道就只有這三項嗎？」

他向來自負輕功與暗器，獨步武林，冠絕天下，所以聞言不禁大感失望，情急之下，竟不覺脫口而出。

慧悟大師白眉微皺，十分不悅道：「阿彌陀佛，老衲身入空門已有五十載矣！怎敢誑語騙人，施主如果不信，當可立問兩位道友。」說罷，隨手指了指紫陽眞人與了塵師太。

百毒天君心中暗罵好禿驢不已，但臉上却堆滿笑容，急忙說道：「小弟一時失言，大師切勿多心。」

慧悟大師微微一笑道：「好說，好說！」眼中精光暴射，電掃三人一眼，又說道：「老衲忝爲上次『武林帖』之得主，這第一場比武內功的題目，照理該爲老衲所出，各位可有何意見？」

他見三人歛口不語，無所異議，才又接道：「老衲的這個題目，再簡單也沒有了，只要大家各露一手，自己認爲最要得的內功絕技就行了。」說罷，垂目凝神，開始禪坐運氣行功起來。

少時，只見他渾身汗下如雨，鬚眉顫動不已，頭上青筋暴突，臉色紅如火盤，身軀漸漸的竟向下沉陷。

衆人見狀，不由心中一震，驚呼出聲道：「好厲害！好深厚的功力。」

原來，慧悟大師趺坐的石塔，本來是高出水面約有七八尺左右，但此刻居然却已被他運功向下壓低，直入水中，竟達四尺之多，水平石塔圓洞邊，孔中熊熊燃燒的蠟燭，好像是長在水面一樣，光映荷花，朵朵鮮紅，更加嬌艷醉人。

片刻，他散了功，鬆了氣，石塔又慢慢的向上浮起，又變回原狀，他表演完後，含笑道：「老衲不自量力，竟在三位面前班門弄斧，眞是貽笑方家，哈哈……」

了塵師太微笑接道：「大師何出此言？貧尼這才眞是獻醜哩！各位不可見笑啊！」閉目垂臂，竟然禪坐入定起來。

大家見狀，還以爲她在聚精會神，要表演什麼不傳密技呢！不由六隻眼睛，全凝神注視着她。

那知，過了一會，仍然還不見她有何動靜，不禁都感到有些兒奇怪，心中正在詫異不解時。

忽然，了塵師太修偉的身軀，居然離塔凌空徐徐上升起來，最初不過二、三寸之微，但後來竟又漸漸地提高，直至四尺左右時，就停止不見再高升了。

驀地，她雙目突的大睜，精光萬道，猶如火炬，閃閃灼人，眼珠似欲脫眶而出，凝聚畢生功力，努力掙扎了幾下，懸空的身體，倏上倏下，不停的浮沉着。

半晌，了塵師太力竭氣盡，心知無法再向上提升，雙目一闔，接着「啪」的一聲，又落

回塔上，滿臉倦容，長長吁了口氣，逕自調神起來。

百毒天君自幼嗜武成癖，此刻眼見兩人功力卓絕不凡，為生平罕見，也不由拍手讚道：「好一手『超塵拔俗』的絕世內功，和慧悟大師的『撐天拄地』，軒輊難分，平分秋色。」轉首朝紫陽眞人陰惻惻的一笑，目光輕蔑至極，嘴角上還掛着譏諷的笑意。

紫陽眞人見他如此看不起自己，不由冷哼一聲，偏過頭去，佯裝未見，不去理他。

他剛才眼見慧悟、了塵二人，功力超凡入聖，幾達隨意所爲之至高境界，心中甚是憂愁，不由遲疑了一陣。

百毒天君見他無擧無動，心知他正在做難，不禁趁機諷刺道：「哈哈！現在該上次比武高居第三名，武當掌門紫陽眞人表演了，但怎麼却不見動靜呢？難道竟吝技不露，怕我這南荒野人偷去嗎？哈哈……」

紫陽眞人聞言臉色漸紅，十分尷尬不安，正在難決之時，忽的心中一動，暗喜道：「啊呀！我怎這麼傻，竟沒有想到此點，現在雖是比武，但却不能算是對敵的啊！哈哈……自己這一身曠世絕學，可以不受誓言限制，任由施展了。」

他想到這裡，臉上愁雲一掃而空，也懶得理睬百毒天君的諷刺，含笑站起身來，雙手平伸，頭抬望月，這一下直把衆人看得大感莫名其妙，不知他在弄什麼玄虛花樣。

約有一盞茶工夫，只見他頭若蒸籠，白煙熱氣冒個不停，又過了一會兒，口中、鼻中竟

也隨着噴出一縷縷的煙霧，而且越來越濃，霎時間，便已把他整個身軀淹沒，樣子活像是在騰雲駕霧的大羅神仙一般。

衆人俱是身負絕技的一派武學大宗師，見狀心知這是一種極厲害的內功「混元無極功」，擧手投足間，丈近左右無堅不毀，不由俱都驚駭萬分，尤其是百毒天君見狀更是大感意外，目瞪舌結，說不出話來，愕然呆楞住了。

驟然，紫陽眞人髮直衝冠，大喝一聲：「起！」聲如焦雷突發，只震得湖水掀波。

衆人聞聲如夢初醒，急忙收斂心神，定睛再一瞧時，臉色不由隨着目光大變，相顧駭然，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只見，紫陽眞人繞身的輕煙淡霧，已不知何時消散，但脚下的石塔，却竟然應聲破水而出，跟着他的身軀，一點一點的往上高升起來，一寸……一尺……

「轟」一聲巨響，激起了一圈飛濺的水花，石塔又降至原狀，紫陽眞人氣不喘，色不變，仍然氣悠神定的站在石塔上，笑道：「出醜，出醜！」

慧悟大師性最曠達磊拓，見狀不由縱聲大笑道：「好啊，好啊！道友，可眞有你的，老衲活了七十餘歲，今宵可算是開了眼界，哈哈……這一場，我和師太沒話說，現在就看天君的啦！」

百毒天君臉色難看已極，一會兒白，一會兒紅，聞言後冷冷說道：「這場比試，在下甘

願拱手認輸，無須再比。」

這時，了塵師太業已調息完畢，聞言十分不悅，壽眉一皺，徐徐說道：「天君，須知今宵比武，志在互相印證武學，並非是拚狠鬥勇，天君如此說來，豈不才眞是吝技不露嗎？」

百毒天君臉色變得更加難看，眼中殺氣騰出，聞言以爲了塵師太，故意借自己剛才諷刺紫陽眞人的話，來使他難堪，不由氣得竟哈哈狂笑起來，笑聲戛然頓止後，恨聲道：「好，好！……哼！難道我百毒天君會比妳差嗎？」說罷，也不見他凝神運氣，小腹一吸，右臂接着向前伸出，手掌連連一張一合，暴喝道：「來！」

一股奇異的吸引潛勁，已由掌心隔空傳出，只見對面丈遠左右的一片荷花，果然應聲自斷莖根，向他手中疾飛而來，一朵一朵的凌空黏在一起，長達半尺有餘，煞是美麗好看。

這時，衆人見他居然能夠以體內眞氣吸取物件，也不由齊聲道好，百毒天君「嘿」然冷漠一笑，又暴喝一聲：「去！」臂不彎，手不動。但……

黏在掌心的數百荷花，却朵朵粉碎紛飛，功力能練到這種隨心所欲，也實在極爲難得，無怪乎他總是傲然目空一切呢！

這內功一項比完之後，慧悟大師流盼四掃了一下，笑着宣布道：「紫陽道友功能吐霧噴煙，力可氣拔山嶽，內功蓋世無匹，這一場應是他得勝，各位道友可有意見嗎？」

事實如此，了塵與天君自無異議，紫陽眞人內心暗喜道：「這一陣我已獲勝，下一場該

是文試，自己幼逢奇遇，曾在東海『蜘蛛島』練武習文，攻讀萬卷經書，大約總不致於會輸與他們吧！只要再勝一場，即可穩得『武林帖』，看來今宵並不可悲……」

忽然，百毒天君開口朝慧悟大師問道：「大師，這一場勝負已分，下一場文試，不知該誰出題？帖內可有規定嗎？」

慧悟大師微笑道：「這倒是沒有，帖內僅規定，第一陣比試內功的題目，應由上次『武林帖』得主出題，此外第二、三陣，却無明白指定，不過，往年我們都是由『數指點將』來決定，這樣是再公平也沒有的了，我想這一次還是如此可好？」

紫陽、了塵二人，聞言點頭稱好，但百毒天君還是首次參與此會，聞言不免詫異道：「小弟不才，不知何謂『數指點將』？敬請大師解釋一二，以除在下茅塞！」

慧悟大師又微笑道：「其實這是小孩子玩的把戲，再簡單也不過了！我們一齊隨自己的心意，伸出幾個手指頭來，然後，總共加在一起，從老衲算起，由東向北，數到那個數目時，指點到那一位，就該那一位出第二場文試的題目，這就叫做『數指點將』，哈哈………」

百毒天君心想：「我們四人，都已年過半百，又都是武林所敬仰的一派宗師，却玩起小孩子的遊戲來！」饒他性極冷峻，聞言也不由忍俊不住，撫掌大笑道：「好！好！這樣可太妙了，我們返老還童，兒心未泯，將來流傳下去，必成千古佳話，哈哈……」

紫陽眞人等人聽他一說，越想越覺好笑，不由也隨聲大笑起來。

半晌，慧悟大師叫道：「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笑了，老衲眼淚都快要笑出來了！」

百毒天君心中一動，目露異光，暗忖道：「天保佑我，倘若這第二陣是由我來出題目，從今而後，我魏三省將少殺一百人……」

這時，慧悟大師把話說完，面色一正，又接道：「各位道友請注意，現在開始『數指點將』了啊！一……二……三。」

音方甫落，四人一齊應聲伸手出指，慧悟大師四指平伸，代表「四大皆空」，了塵師太握拳當胸，意爲「塵念了無」，紫陽眞人三指量天，而是「三清至上」，百毒天君最是狂傲，拇指高揚，似乎有「唯我獨尊」的意思。

此刻，大家定睛一算，總共是八隻手指頭，慧悟大師含笑點將起來，道：「一……四……八。」數到八字時，正好指着坐在北面荷花上的百毒天君，又接道：「天君，這一場該由你出題了，我們三個考生，洗耳恭聽考官大老爺的試題啦！哈哈……」

百毒天君臉泛黠狡之色，沉吟一會，陰笑道：「那兒的話，那兒的話！小弟這個文試題目啊！哈哈……太簡單啦！太簡單了，保管連三歲孩童也不會繳白卷的，又何況是三位文武全才的世外高人呢？哈哈！哈哈……」

三人聞言俱感一怔，相顧無語，暗自詫異，靜靜的等他出題，但是，過了一會，百毒天君仍然大笑不停。

紫陽眞人見狀，不由眉頭緊皺，心想道：「瞧他那付得意的樣子，就好像這一場已是智珠在握，穩操勝劵似的，哼！倒要看看他出什麼深奧題目，能夠難得住我不可。」

驀地，笑聲戛然而止，百毒天君臉色益加詭異，流盼四顧了一下，語氣一變，奸笑道：「小弟現在出一付對聯，三位只要能夠對得上來，我姓魏的立刻當場拜他爲師，決不食言。」又一陣哈哈狂笑聲中，道出了上聯句子：

「宿古刹　品茗茶　坐蒲團　披袈裟　閒來合十菩提下　公子滿懷想出家」

紫陽眞人等三人，本來見他敢大言不賤，心中不由暗罵道：「狂生，你現在別先耀武揚威，等一下可就有你好看的了。」

但是，此刻聽他道出上聯之後，不覺越聽越火，到了最後，俱都勃然大怒，臉色遽變，三人忽的全由塔上站了起來，橫眉怒眼的瞪着百毒天君，看樣子眞恨不得一口把他吃了下去，才甘心罷休，連慧悟大師修養那麼好的高僧，也眼冒怒焰，身軀戰顫，憤恨萬分，一時弩張矢上，形勢十分緊張，大有暴雨欲來，風滿樓之概。

百毒天君見狀，雖然內心暗驚不已，但却不形露於外，表面上毫無惶恐失措之色，似是胸有成竹一般，徐徐由荷花上站起來，雙手一拱，狡笑道：「請問大師，是否有規定來限制文試題目的字眼嗎？」

慧悟大師聞言默默不語，紫陽眞人却冷哼了幾聲，了塵師太信佛最虔，因此也最是氣憤

，轉身朝紫陽眞人與慧悟大師說道：「貧尼先走一步，十年後再會。」說罷，連看也不看百毒天君一眼，雙肩微晃，一陣衣袂飄響聲中，早已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縱身疾飛離去。

原來，剛才百毒天君所出的對聯，雖是非常易對，但却極其歹毒陰損，聯中含意猥褻，所以饒是他們三人，都是飽學的世外高人，但……

譬如像這樣一付下聯，怎能使他們身爲出家人說得出口呢？那是：

「飲美酒　食狗肉　蓄嬌妻　養美妾　興至擁吻閨房間　和尚一心要逃禪　」

且說，這時百毒天君眼見了塵師太被他氣跑，紫陽、慧悟二人斂口無語，心中益加洋洋得意，但他到底是機警、狡陰之徒，此刻見兩人氣色不善，唯恐觸發大局，對他不利，當下立即趁機收帆轉舵，沒再開口譏諷，說道：「大師，下一場的兵刃是該怎麼個比法？」

慧悟大師強忍一肚子的怒火，冷冷說道：「哼！這一場就算是你贏，下一場向來都是由第二場得勝者出題，因此仍然是你出，哼！哼！和剛才一樣，隨心所欲，並不受任何限制……老衲連敗兩陣，這一場只有做壁上觀了。」

百毒天君雖聽出話中有很多地方，都是頗那個的，但他却置若罔聞，沉吟了一會，暗忖道：「紫陽眞人這死牛鼻子，功力無匹，自己實非其敵，若不想個有利的比法，恐怕此番凶多吉少。」

他本不知道紫陽眞人身負之絕世武功，在對敵過招時，要受絕大限制，而無法隨心施展，所以不由他不顧忌萬分。

忽然，他眼珠一動，瞥及塔孔中燭火所映至水面的三輪明月，不禁暗喜道：「這回可好了！自己冠絕武林的暗器陣法，雖然不能施展出來，但這一身獨步江湖的輕功絕技，却可借題發揮了。」

當下，他一指水中三輪明月，朝紫陽眞人說道：「水碧月明，負者爲俗，我等俱是……」

紫陽眞人見他咬文嚼字，佯裝飽學之士，心中甚是好笑，未等他把話說完，已盡知其意，暗地裡冷笑一聲，身形一閃，已從塔上飛落，一式「金鷄獨立」，單足點着西面一處水月之上，身輕若煙，竟不沉陷，提氣說道：「咱們這一場比武，可是以三處月影爲限，步出與陷入者即爲輸嗎？」

百毒天君見狀，不由心中一震，暗道：「這死牛鼻子的輕功，看來並不下於自己，這回若是弄巧成拙，那可太倒楣了。」

他話已出口，身爲一派掌門宗師，即使再厚顏無恥，也不能反悔，當下一橫心，說道：「不錯，眞人所言，正合在下心意。」右手從懷中取出一柄摺扇，扇柄非竹非木，却是用美脂雕成的，長竟尺餘，寬約二指，像這樣巨大的摺扇，又這樣精緻美觀，的確還是天下所罕見。

這時，他看了看手中的摺扇，又看了看紫陽眞人，忽然目露異光，面現詭容，乾笑一聲道：「在下久仰武當『九宮連環劍法』，奧妙無窮，敬請眞人不吝賜招。」搖身晃肩，脚下猶若行雲流水，似慢實快，身影閃動間，早已步下荷花，來至東面的一處水月之上，正好和紫陽眞人遙遙相對。

紫陽眞人見他輕功不凡，心中也不由暗驚，不敢輕敵大意，右手一抬，身後寶劍已出鞘在握。

此刻，坐在石塔上旁觀的慧悟大師，心頭一震，忖道：「廿年來，每次比武，從未見他拔劍出鞘過，一直是寶劍連鞘當兵刄迎敵，每每出言相問，他總是含笑不答，看來這劍必有什麼不凡之處了。」

他運目一瞧，不由大失所望，心中詫異不已，只見……

那劍色呈金黃，似由金子鑄成，但却昏暗無光，好像生了銹似的。劍身特別細長，根本不成比例，寬僅指半，長却四尺，厚有寸餘，鋒刄處似若沒有，鈍得使人不敢相信這是一柄能殺人濺血的寶劍，活像小孩子玩的木劍一樣。

慧悟大師經驗豐富，心想：「紫陽眞人如此看重此劍，從不輕易顯露示人，定有其出奇之處。」當下忙又凝神仔細打量，才隱隱約約看見，劍身上龍紋深蝕密佈，劍尖近處，並深嵌兩顆烏黑不亮的珠子，整個看上去，好像是條金龍盤纏在劍身上一樣，此外實在再也看不出

，還有什麼出奇不凡之處了。

這時，紫陽眞人忽然閉上眼皮，雙手拱劍過頂，嘴唇囁嚅了一陣，樣子虔誠至極，好像在祝祈什麼似的，只看得百毒天君和慧悟大師心中不勝驚奇。

驟然，他眼睛一睜，神光湛湛灼人，低頭親吻了一下劍上黑珠，說道：「請！」

百毒天君心想：「他功力深厚無比，自已若不先下手搶佔克敵先機，今宵必難如願。」當下也不客氣，道聲：「有僭！」話畢勢出，縱身飛至，扇影閃處，已施展出「百毒門」鎮門絕技「追魂索命九九扇」，一招「飛扇過河」，連點帶劈，疾襲紫陽眞人左肩。

紫陽眞人見扇招未至，一陣強猛絕倫的潛勁，却已直逼過來，不由心中暗佩他功力深厚，當下，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來得好！」

未見他作勢起步，身形僅只微微一晃，但已從容橫縱避開，疾朝南面水月處飛去，同時，在這短促的空間內，他避招不忘攻敵，緊接着長劍反手一揮，招出「九宮連環劍法」中的「星移斗橫」，捲風雷鳴，氣魄萬千，似削似劈，倏奔百毒天君腹部而去。

百毒天君見自已扇招落空，對方長劍打閃，一晃已臨身際，不由大吃一驚，在這電光石火，間不容髮的生死關頭，猛見他冷漠的一笑，懸空身軀，忽然斗變，雙脚倏地一抬，首足竟然成了水平直線，金色長劍呼嘯貼胸揮過，眞是千鈞一髮，危險之至，難怪他自負輕功冠絕天下，看來實在有其出衆之處。

這時，他凌空身軀尚未落至水月上，突然反手向後一揮，摺扇竟脫手做暗器打出。

紫陽眞人方奔至半途，忽聞身後暗器破空作響，一驚非同小可，他久聞「百毒門」毒器之厲害，故此豈敢怠慢，長劍急忙舞成一片光幕。

「噹」一聲金鐵交鳴，紫陽眞人唯恐他不顧「武林帖」內之規定，而施展出武林聞名喪膽的「迷天漫地百毒陣」來暗算自己，當下竟借這兵刄交觸之力，直去如飛的身形，忽然凌空一轉，飛落東面的那處水月影上，抱劍守一，謹做防備，然後定睛一瞧，不由更加的憤怒。

只見，百毒天君氣定神閒，靜站西面水月之上，朝着自己連連點頭陰笑，樣子詭絕而得意，紫陽眞人越看越氣，忍不住劍尖一指，破口罵道：「百毒天君，你也是堂堂一派之尊，居然還敢破壞規定，做出這種無恥行為，到底還要不要臉？」

百毒天君聞言知他指何事而言，不由連連冷笑，開口反罵道：「嘿，嘿！紫陽眞人，你可別瞪着兩隻大眼，胡說八道，咱們找慧悟大師評評理！」

慧悟大師見狀忙說道：「事屬誤會，百毒天君實在並未施展暗器，而是……」

百毒天君陰險絕頂，見他還要向下說，不由急忙阻止道：「大師不可多說，只要證明我沒有打出暗器來破毀規定就行了。」

紫陽眞人聞言，不禁心中納悶，暗自詫異。

這時，百毒天君未容他多想，狂笑一聲，身隨聲發，雙足微彈，疾縱而來，半空中摺扇顫搖，一招「萬蜂出巢」，白光閃閃，扇影幢幢，點向紫陽眞人全身各大要穴。

紫陽眞人不慌不忙，長劍一揚，一招「橫架鋼樑」，硬封襲來的扇勢。

百毒天君見狀，心中想起剛才第一場比內功時的種種情形，不由心生寒意，暗忖道：「他內功雄渾無匹，自己不可力敵。」一提丹田眞氣，「呼」的一聲，一式「巧燕翻雲」，疾飛過來的身軀，忽然一個觔斗，又向後翻轉回去。

紫陽眞人見機會難得，長劍一領，縱身而起，一招「劍過玉門」，疾刺百毒天君的小腹，劍招將至時，忽然劍柄一沉，以虛變實，倏化一招又狠又辣的「長虹貫目」，劍氣絲絲透骨，猛刺百毒天君前心要害。

這時，百毒天君脚方着落南面水月上，忽見劍光好似匹練，寒風刺骨，一閃而至，不由心頭一凜，他身經百戰，臨危不惶，左手一揮，一股潛力勁道，逼得襲來劍勢，微微一頓，緊接着施展出絕世輕功「脫袍換位」，身軀向西面飛去。

紫陽眞人長劍未至，已失對方身影，仰首長嘯一聲，身形毫不停留，盤空旋轉，靈活的好像一條遊龍，又變勢猛朝百毒天君追襲而去。

百毒天君剛才一念之差，頓失制勝先機，處於下風，不由焦急萬分，此刻被紫陽眞人逼得喘不過氣來，情急之下，反手一揚，手中摺扇又再度打出。

紫陽眞人見狀，勃然大怒，心想：「這下我可抓到證據，看你如何狡辯。」當下左手一抄，已經握住了摺扇。

這時，百毒天君已停身西面月影之上，得意萬分的哈哈大笑道：「這回保管你由眞人變成死人，扇上附有劇毒啊！哈哈……」

紫陽眞人聞言，凌空飛來的身軀，不由一顫，急忙張手鬆掉，但見摺扇好像通靈似的，竟又飛回百毒天君的手中。

紫陽眞人見狀，不由大感驚訝，仔細一瞧，才看清那扇尾之處，竟繫着一條又長又細的銀線，能夠隨心收發，就好像流星鎚一樣，不能以暗器論之，心想：「難怪慧悟大師剛才作證，說他沒有施展暗器，原來竟是這麼一回事。」

他心中想到中計中毒，不由氣得鬚髮俱顫，道冠欲裂，長劍閃動，力貫劍尖，施出一招最具威力，最爲狠毒的「移山塡海」，一道劍光急如電掣，雷劈而下。

百毒天君見他勢如拚命，不由又笑道：「莫急，莫慌！扇上要是有毒，我豈不早已死掉？等着吧！有毒的還在後頭哩！」

他正在沾沾自喜之際，猛覺金風撲面，頭皮生寒，劍光有如冰山下塌，不由大吃一驚，沒料到對方來勢如此神速，匆忙中不及縱身躲避，當下心一橫，牙一咬，趕緊行功右臂，力凝摺扇，一招「白雲出岫」，由左向右，抬扇斜封劍勢。

這是他聰明之處，如果摺扇由下而上，硬架長劍，必被震壓得雙足陷入水中，如此一來，這一場他就得俯首認輸了。

且說，這時兩般兵刄交觸，發出「噹」的一聲巨響，兩人俱感心神一震，手臂酸麻已極，身軀竟互被對方兇猛的勁道震飛丈遠，看來功力是銖兩悉稱，難分軒輊。

此刻，兩人借勢提氣，各自飛落水中月影處，紫陽眞人在東，百毒天君在南，互相對峙休息了一會。

紫陽眞人趁機低頭向左手一看，並沒有紅腫中毒現象，他兩番中計，更感百毒天君爲人狡黠，不由心中怒火又再燒起，大喝一聲：「看劍！」身形飄動，半空中潛運內力，勁貫長劍，連演三招絕學：「江河裂岸」、「回黃轉綠」、「天長地久」，「刷刷刷」直似翻江怒蛟、鬧海龍王，捲起萬點寒星，挾着移山倒海之勢，從四面八方猛攻而去。

百毒天君剛才因勢不得已，出扇硬接了一招，雖感紫陽眞人劍勢極其威猛淩厲，但却不像他原先想像中的那麼高強厲害，功力不過和自己在伯仲之間而已。不由膽氣大壯，不再退縮，冷冷一笑，居然縱身迎了上去，扇舞如幕，不但化解了劍招，而且還趁機反攻追擊。

且說，兩人借着三輪水月做爲停足緩氣之地，各自施展師門絕技，拚命搶攻，以求克敵制勝，奪得武林無上信符「武林帖」。

片刻，百十回合已晃眼而過，百毒天君招式詭異絕倫，每招攻出，盡出人料，摺扇並不

時當流星鎚打出，使對方防不勝防，因此稍佔上風。

不過，紫陽眞人却仗着武當鎭山絕技「九宮連環劍法」，能攻能守，深奧莫測，毫無空隙可擊，此刻雖然處於不利之勢，但看來尚不致落敗。

這番龍爭虎鬥，眞是將遇良才，棋逢對手，一時劍氣縱橫，扇影如林，星月爲之黯然無光。

又過了一個時辰，天色突然大變，星月躲入雲端，湖面也披上了一層愁霧，霏霏細雨，淋得兩人分不清那是汗珠，那是雨滴。

這時，激戰方酣，紫陽眞人手中那柄烏暗的長劍，忽然發射出萬道奪目耀眼的金光，而且光華越來越盛，氣沖斗牛，掃得雲霧盡散，天邊一抹金黃，煞是奇觀。

紫陽眞人見狀，不由精神一振，長劍一領，奮起神力，忽採攻勢，但見劍光如長龍湧現，經天匝地，四處遊舞，一連搶攻十數餘招，霎時間，不但已把危勢挽轉回來，而且攻得百毒天君只有招架之力，險象環生。

百毒天君一改剛才得意之色，眉頭緊皺，滿臉陰沉，摺扇舞成一幕光圈，只守不攻，嚴防對方狂風驟雨般的攻勢。

漸漸地，他感覺金光刺目欲瞎，汗下如雨，肌膚烤炙的好像要燒了起來，體內氣血翻湧難抑，渾身軟弱無力，招式舞動，絲毫不帶勁道潛力，心中煩悶非常，頭暈眼眩，不由大吃

一驚。

他乃絕頂聰明之人，思前想後，已知這是紫陽眞人長劍在作怪，當下強自提精會神，一方面避招躲式，一方面心中暗思對策。

原來，紫陽眞人手中這柄奇形長劍，乃是前古神物，名曰「金龍赤火劍」，功能吸血攝氣，使對方氣血爲之乾枯，精力萎靡而死，威力無與倫匹，但却也陰毒至極。

此劍在數百年前，二度出土之後，就未曾飲過人血，不然剛才寶劍離鞘，即可立射萬道金光，不必過了這麼久，才顯露出它的威力。

且說，這時紫陽眞人眼見百毒天君已呈敗象，不由猛吸一口氣，全身眞力都凝聚在劍尖上，倏然身劍合一，淩空急射，劍氣「絲絲」作響中，劃起一道燦爛金虹，直如熊熊燃燒的火焰，疾向百毒天君的丹田要害刺去。

這一招乃是「九宮連環劍法」中的三大絕招之一，名喚「水天一色」，勢若雷霆乍發，直可穿山裂嶽，威力無比，不論對方如何封攔，也能硬生生排蕩闖入，狠毒絕倫。

此刻，百毒天君身懸空中，躲無可躲，眼見長劍打閃，金虹捲射，一晃而至，不由驚駭得一身冷汗，他心中一急，竟被他啓動了靈機。

只見他左脚尖一點右足面，雙手向下一揮，懸空身軀，忽然又提氣拔起數尺之高，然後氣沉雙足，使出「千斤墜」的硬功，猛踏紫陽眞人手中的長劍。同時，嘴中發出一陣尖銳刺

耳的奸笑，緊接着手中摺扇驟然迎面張開。

紫陽眞人一劍走空，已知不妙，剛想撤招收式，猛覺劍身重量斗增，幾乎無法把持，大吃一驚，定睛一瞧，忽然瞥及百毒天君手中張開的摺扇，立感心神蕩漾，熱血上沖，眞氣頓懈，身軀竟向下沉墜。

原來，這扇名叫「迷魂扇」，扇面竟畫着一副刺目的活春宮，七位絕色裸體佳人，個個花容月貌，妖嬈非常，人人星眸送媚，櫻唇含春。粉臀雪股，紫巔丹桃，玲瓏可窺，說不盡萬種風情，淫態橫生，活色生香，似欲脫紙飛出，好不叫人心癢骨酥。

且說，這時紫陽眞人又氣又恨，眼見雙足即將落水，不由咬破嘴唇，借此一痛，心神才定，忙又凝聚體內眞氣，長劍一彈一抖，把停身劍上的百毒天君拋飛。

百毒天君心中一動，暗喜道：「天亡你也！怪我不得！」趁機飛掠，縱至紫陽眞人身後，手中摺扇一合，當作棍棒，朝着他後心要害猛打而去。

紫陽眞人長劍負重一輕，身軀剛升起尺餘，猛覺身後勁風如刀，透骨生寒，不由心頭一凜，仰首清嘯一聲，懸空身軀忽然用力一拗，竟被他硬生生的向橫拗錯開一丈左右。

但百毒天君却得理不讓人，一聲陰笑，施展出「浮光掠影」的輕功絕技，如影隨形，緊追身後，玉骨摺扇閃處，挾着一股排空怒嘯而至。

「砰」的一聲，如擊敗革，紫陽眞人雖然躲過後心要害的致命一擊，但却仍難倖免，右

背着實重重的挨了一下，只感眼前金星直冒，體內氣血亂竄，五臟離位，身軀向前飛出兩丈多遠。

在這一刹那時間內，紫陽眞人耳聞身後百毒天君得意的狂笑聲，不由百感交集，想到了身負血海深仇的恨兒，想到了師門的厚恩，想到了自己的命運，想到了……心如死灰，更加萬分悲痛。

忽然，他腦海電光一閃，決定在落水敗北之前，抱着寧爲玉碎，不願瓦全之心。當下不再猶豫，倏地施展出「蜘蛛島」的曠世秘學，反手振臂一抖，一招「興風作浪」，發出武林罕睹的劍波光浪，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似虛似幻，脫劍飛出。

這時，百毒天君一招得手，眼見紫陽眞人即將落水而敗，不由得意忘形，站在一處水月之上，哈哈直笑。

笑聲未歇，突覺面前金光萬道，湧現一條金龍，疾朝自己襲來，不由駭得魂飛魄散，脫口驚呼道：「不好！雜毛會使妖法……」急忙張扇一搧。

這一扇是他畢聚全身功力所搧，威力非同小可，只見一股排山倒海的罡氣，隨勢擊出，但却未能阻擋金龍的近身，「嗤」的一聲，那柄貫注內家眞力的扇面，竟被硬行穿了一個大洞。

百毒天君乍見眼前金光一閃，已知要糟，還未來得及轉念，猛覺左臂一麻，齊肩而斷，

鮮血若泉，當下急忙咬牙忍痛，縱身至西面石塔之上，掏出「金創藥」，敷在傷處，然後閉目盤坐，不暇多管，逕自運功療傷起來。

再說，紫陽眞人剛才不顧內傷嚴重，施展出蓋世絕技，招式發出，傷勢加重，丹田眞氣突散，身軀猶如流星墜地，眨眼間，膝部以下，全然浸入水中，已正式落水告輸。他武功再高，此刻也不敢挾技逞能，不然豈不名臭千古，當下，不由十分沮喪的躍回塔上，滿臉沉痛，星目中淚光隱現，竟含蘊着兩行英雄淚，長嘆一聲，仰望皓月，眞是無語問蒼天。

慧悟大師見狀，心中也不由爲他傷心不已，暗道：「如果你那招絕學，早出片刻，何致會落敗呢？……」

他當然不知紫陽眞人心有難言之隱，剛才眼見大勢已去，萬不得已，才決心犧牲自己，不顧昔日誓言，施展出「蜘蛛島」不傳之密，以求殺得百毒天君，不讓「武林帖」落入他這性嗜好殺之手，免得他將來興風作浪，釀成武林浩劫。

但是，冥冥之中，似有主宰，雖然劍出傷他一臂，但却未能把他除去……怎不叫紫陽眞人傷心欲斷腸呢？

驀地，百丈高空中，忽然傳來一聲鶴唳，聲音雖小，但紫陽眞人聞聲却如遭雷殛，全身一顫，忙用「通天眼」，目光如電，穿雲而上，一見之下，不由面色遽變，陰晴不定，心中咕嚷道：「妳果然來了！妳果然來了！雖然我已毀約，但仍然叫妳心願難償……」目光迷惘

，分不出是愛是恨，是喜是憂。

這時，慧悟大師忽然宣布道：「這一場比武，百毒天君雖然負傷較重，但紫陽眞人雙足陷水，百毒天君三戰兩捷，此後十年中，『武林帖』該爲百毒天君執管。」轉首朝紫陽眞人問道：「道友可有什麼異議嗎？」

紫陽眞人聞言如夢初醒，苦笑一下，搖頭道：「沒有！」心中一動，忽然想到還有許多未了之事，急忙撕下一段衣襟，咬破中指，匆匆寫了十六個血字，用手一搓，把布揉成一個細條，然後施展出「金針引線」的內功絕學，右手舉劍，左手將布條向劍身中央刺去，但見那布條緩緩深入，轉眼間竟把劍身穿了個大洞。

紫陽眞人悽涼一笑，抬頭望着一朵浮雲，喃喃自語道：「不久的將來，妳就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妳了。」

「嗆啷」一聲龍吟，寶劍業已歸入鞘內，他雙手壓在劍鞘上，來回的撫摸一陣，鞘內「嗤嗤」作響，劍身與劍鞘，居然被他潛運功力施展無雙絕技「九陽神功」，非但把它們溶黏在一起，而且還把畢生精力全部蘊藏在劍內。食指指甲，凝力如戟，只見他在劍柄上寫道：「欲知父母仇，盡在此劍中」。

這時，紫陽眞人再也忍不住心頭的辛酸悲痛，悽然淚下，轉眼一瞧，慧悟大師早已縱身至百毒天君身旁，正在移交「武林帖」。二人對於他剛才的一舉一動，均未注意，不然不知

要多麼驚駭呢！

只見，百毒天君高興得手直發抖，恭恭敬敬的把「武林帖」收入懷中。

紫陽眞人見狀，不由長嘆一聲，慧悟大師聞聲縱身過來，剛想開口安慰他幾句，忽見紫陽眞人雙手捧劍送來，說道：「大師，還記得剛才貧道在湖畔所言之事嗎？」停了停，又低聲接道：「請把此劍帶到武當山，交給一個名叫『仇恨』的孩子，貧道在九泉之下，亦不敢稍忘大師此番恩惠。」

慧悟大師伸手接過了寶劍，耳聞「仇恨」這名字，已夠心驚肉跳，再聽下去，不由脫口驚呼道：「什麼？道友你……」

話聲未了，猛聞百毒天君在那邊打岔道：「紫陽眞人，咱們這筆血債，等到十年後的今宵再算。」

剛想縱身離去，忽聞紫陽眞人哈哈大笑道：「這筆賬恐怕要等來生才能結算呢！哈哈……」雙肩微晃，身若趕月流星，一閃已飛落南面塔上，閉目盤坐起來。

百毒天君聞言却會錯了意，以爲紫陽眞人取笑他，不由氣得白臉變紅，又羞又惱，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驟然，半空中又傳一聲清唳，響澈九霄，百毒天君與慧悟大師不由抬頭一看，只見一隻朱頂丹鶴，翅如車輪，雪羽凌風，破空穿雲而來，距離紫陽眞人頭頂兩丈多高，左盤右旋，

引頸連聲嘶叫，似乎認識他一樣。

驀地，鶴背上忽然響起一陣銀鈴聲音道：「逸凡！逸凡！我苦苦等得這麼久，今宵你已毀約，難道還有什麼話好講嗎？快快跟我回去吧！」

慧悟、百毒兩人聞言，不由一驚，急忙仔細一瞧，才看見鶴背上原來還負有一身材婀娜，身罩白紗的女人，和白鶴混成一色，若不仔細打量，根本就無從發現。

這時，只見紫陽眞人聞言，身如電流通過似的，連連顫抖不止，但却未睜目說話。

那鶴背上的女人見狀，急急說道：「怎麼？你聽到我的話沒有？」她臉被白紗遮住，因此無法看見她面色如何，但聽聲音，話中好似有點氣憤。

紫陽眞人雙目仍然緊閉，但却開口說了話：「麗娜，我告訴妳，此生此輩，妳休想我娶妳。」一語氣斬釘截鐵，使人聽來不能懷疑他的決心。

那鶴背上的女人聞言一怔，想到了卅年來空閨虛度，忍受寂寞的煎熬，到最後還是春夢一場，不覺由愛變恨，銀牙「格格」直響，連聲叫好，右手一揚，一股陰柔罡炁，擊在紫陽眞人的胸部，紫陽眞人悶哼一聲，身軀搖來搖去，但却未曾倒下。

那身披白紗的女人，見狀輕蔑一笑，身輕如燕，飄然落到石塔之上，玉指如葱，朝着紫陽眞人胸前「玄磯穴」戳去，嘴中亦說道：「哼！難道你已練臻金鋼不壞之身不成？看你接得了接不了我這一指。」

她指方點出一半，忽見紫陽眞人嘴角滲血，不由芳心一震，矛盾的心理，使她不禁猶豫起來，終於把凝聚在食、中兩指的眞力，散功斂去，然後伸手打開紫陽眞人的嘴一看，霍然大驚道：「你……你……你……」

只見，紫陽眞人血含滿口，早已斷舌自絕，她不由惆悵若失，抱着他的屍體痛哭起來。

慧悟大師見狀一驚，以爲是她剛才出手擊死他，因爲她擋身面前，使他無法看清那是紫陽眞人自己斷舌而死，不由激於義憤，大喝一聲，縱身過去，掄起禪杖便打。

那女人傷心之下，耳目不由失靈，等她發覺不對，禪杖已挾風掃至，好在她身負絕頂武功，當下趁着來勢，破空飛起，半空中纖腰一扭，落至鶴背，抱着紫陽眞人的屍首而去。

慧悟大師眼見一杖掃個正着，但却如擊棉絮，居然毫無着力之處，對方不但未曾死傷，反而一杖把她送走，不由又驚又駭，當場楞住。

片刻，他才黯然長嘆一聲，朝着百毒天君說道：「請把今宵之事，與這來歷不明的女人，全部記在『武林帖』上吧！」

百毒天君聞言心中一動，突生詭計，縱了過來，從懷中取出「武林帖」，問道：「怎麼個記載法？」右手凝聚十成眞力，貫注至「武林帖」，向前一送。

慧悟大師生性豁達，以己度人，不疑有他，剛想伸手接過來，告訴他如何記載，猛見百毒天君臉現詭容，手臂一彎，「武林帖」帶着一股凌厲勁氣，疾朝胸口要害撞來，不由大吃

一驚。

這石塔面積本來就很狹小，兩人又是近身而站，變起倉猝，慧悟大師想躲也無法躲，「啪」的一聲，被打得向後倒飛，半空中連連口吐鮮血。

此刻，空中響起了百毒天君離去的哈哈大笑聲。

同時，水中傳出了慧悟大師恨恨的叫駡切齒聲。

……………

黎明前之一刹那，大地是出奇的寂靜。

但是，有誰知道怨仇的種子，就是在這時播下的呢？

「噹！噹！噹！噹！噹！」鐘響五聲。

黎明雖然逐走了黑暗。

善良却沒有戰勝罪惡。

眞是！無限的江山，容不下這無窮無盡的怨仇與罪惡。

二

武當山雄踞楚北，綿亙數百里，群峯叢疊，千岩競秀，景色十分壯麗，爲道家清修之好地方。

這時，臘鼓頻催，殘年將屆，山中白雪皚皚，晨光披沐下，銀色無邊，更憑添了蕭索之意。

驀地，松濤風嘯聲中，山下隱隱傳來人語之聲，只見有一倒提佛門禪杖，貌相極其威武的大和尚，與兩個背負長形包袱，身帶戒刀的小和尚，遙向山上馳來，腳下輕捷異常，身形猶如趕月流星，快逾閃電，轉眼間，竟已翻越過幾處峯嶺，來至一座高岩之下。

但見，岩上迎面刻着三個刺目的大字——「解劍崖」。字走龍蛇，渾雄已極。

三人見字，不禁面現猶豫之色，裹足不前，那兩個小和尚對望了一眼，躬身道：「師伯，我們要不要……」

大和尚濃眉微揚，左手一揮，道聲：「不必！」聲音「錚錚」作響，一聽就知是位內力充沛，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兩個小和尚聞言，不由又面面相覷，應諾道：「是！」身形飄動，緊緊跟在大和尚身後

，順着一條山徑，又復向上疾奔而去。

陽光照耀下，兵刃閃閃生光，三人竟對「解劍崖」三字，視若無覩，居然毫不理會武當派上山解劍之規定。

忽然，山左松林中，隨風飄來一陣咬牙切齒聲：「嘿！這回看你往那逃？我不殺死你才有鬼，哼！而且還要剝你的皮，碎你的肉，使你永遠永遠永遠不能轉世投胎。」語氣之狠毒，令人聽來不由毛骨悚然。

大和尚聞言心頭一震，打了個冷顫，停下了腳步，皺着眉頭，暗驚道：「武當創派數百年，和少林並駕齊驅，爲天下各宗各派之首，內家劍術，尊稱武林，黑白兩道莫不敬懾，是誰敢在此撒野……」

一陣「啪啪」響聲中，又聞那聲音道：「你以爲咬了我一口，我就會死嗎？告訴你，那可是妄想啊！即使會，我也要你死在我的前頭。」

大和尚越聽越驚，壓不住內心的好奇，舉目略一打量，只見面前松林重重，密遮天日，無法看清林內到底是怎麼回事，當下遲疑了半晌，轉首朝兩個小和尚道：「善因、善果，你們守在這裡，不要亂動，我去看看是何方高人，敢視武當於無物？」

他自恃武功卓絕，竟不顧遇林莫入的武林格言，身形一閃，已邁步縱入林內，左掌當胸，右手禪杖高舉過頂，一式「日戰八方」，蓄勢待發，好不威風。

他流盼四顧，不禁心中又納悶起來，只見林中一片寂然，那有人影，先前那聲音，竟不知是出於何處，心想：「事不關己，管他作什。」方欲轉身離去。

驟然，那「啪啪」之聲，又再度響起，同時，間雜着人語：「看你還能活多久，看你還能活多久。」

大和尚循聲一看，原來那聲音是出自一塊巨石的後面，難怪剛才看不出所以然來，當下大喝一聲道：「什麼人？」聲如驟發焦雷，震得樹木不安的搖動着。

一語甫落，緊接着石後也同樣傳出一聲怒叱道：「什麼人？」話氣托大狂傲：「居然敢管起我來了。打！」聲音未了，血光一閃，一陣腥臭味中，挾着一條慘不忍睹，被剝了皮，血肉模糊的蝮蛇，疾從石後飛出，凌空猛朝大和尚打去。

大和尚一見之下，才恍然大悟，心知自己剛才誤會，當下唯恐衣着被血淋上，不由急忙施展出「隔山打牛」的絕技，只見一股凌厲掌風，平胸推出，不但把襲來的蛇屍又擊了回去，而且一聲「轟」然長響聲中，對面那有數百斤的巨石，竟也應勢被掌風潛力給推倒。

「好一手少林百步神拳。」石後凌空飛出一人：「先別威風，接我一招武當劍法看看如何？」

大和尚聞言已知對方是武當弟子，而且聽語氣，似乎輩分還不小，心中暗想：「自己有事前來，不適發生衝突，何況此事實因誤會……」

他心念至此，方想開口勸阻，那知對方身形奇速，只覺眼前一花，還未來得及看清，一縷刺骨寒風，已破空襲來，不由大吃一驚，忖道：「自己堂堂掌着一派門戶，事已如此，不能縮頭縮尾。」一力發丹田，禪杖一舞，「啪」的一聲，一切又恢復大自然原來安靜的面目。

大和尚運目環顧，只見四野渺渺，杳無人跡，但地上却多出一柄斷折的木劍，不由心中驚詫道：「這人輕功高若鬼魅，竟能來去無踪，但不知為何內力却如此不濟？」雙肩微晃，附身山風，飄然飛出林外，朝着兩個小和尚道：「我們走吧！」聲音漸去漸遠。

這時，一株蒼松梢頭，探出一個人頭，望着三人背影，自言自語道：「怪事！道士、和尚又不結親，他們跑來這裡幹什麼？……嘿！敢情還吃了豹子膽、老虎心呢！居然竟敢帶着兵刃上山，哈哈！等下可有熱鬧好瞧的了。」「呼」的一聲，提着半支木劍，像落葉一般，輕悄悄的飄了下來。

只見，原來竟是一氣宇軒昂，傲骨嶙峋，年約十四、五的少年。生得英姿煥發，高而直的鼻子，和一對明亮深黑，噴射出火燄般熱力的大眼睛，但白眼珠却白得勝雪，又好似有着冷冰的感情，還有那張時時抿得很緊，充分表現個性倔強高傲的嘴……

這少年異質天秉，聰明無比，剛才眼見那大和尚一杖就把他手中木劍震斷，心知敵我功力懸殊，自已絕非其敵，他生性高傲，唯恐自取凌辱，不由見風轉舵，急忙借勢施展絕頂輕功，飛身躲在樹梢。

且說，此刻他見三人離去，不覺童心陡起，方想隨後上山去看看熱鬧，但身軀剛剛一動，只覺五內絞痛如疷，幾至不可舉步，不由大吃一驚，劍眉深鎖，捲起左腿褲管一看，小腿肚子竟然已整個發黑，腫得一塌糊塗，墳起得好像一座小山丘似的，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有一個細小紫黑的牙印附在上面。

他一見之下，不覺星目中流露出怨毒之光，咬牙切齒，強忍體內穿心的痛楚，一步一拐的走到那蛇屍旁邊，抬起右脚，使足了勁，拚命用力向下一踩，「嗤」的一聲，血肉橫飛，那條蝮蛇已整個被碎屍萬斷。

他俯身坐在地上，一邊喘氣，一邊還好像餘恨未消的說道：「活該！活該！誰叫你咬我，不然我也不會這樣對你。」望着牠，目光堅毅至極：「這就是惹我的後果，不論誰惹我，我都會叫他變成這個樣子……」

突然，他心如針刺，痛得他不由自主的把胸脯向前一挺，汗下如雨，臉若死灰，但却未會呻吟出聲，牙齒直咬得嘴唇汩汩出血。

他心知蝮蛇其毒無比，當下毫不猶豫，迅速的從懷中取出一柄精光四射的匕首，「刷」的一聲，左脚黑腫的小腿肚子，整個一塊肉被削了下來。

這少年就有這般狠勁，雖然痛得直在滿地打滾，但却仍然不願呻吟出聲，嘴唇抿得無縫可尋，個性表露無遺。

片刻，他忍痛又坐了起來，撕下褲腿的布，包紮在傷處，然後看了看東一段、西一節的蛇肉，又低頭看了看自己受傷的小腿，嘴角浮起了一個隱約的勝利微笑，喃喃道：「值得！值得……」

驀地，山上觀內，忽然傳出三下清悠的鐘聲，群峯爭相回鳴，響澈雲霄，餘音蕩漾，直達數里之外。

少年聞聲，眉心緊皺，樣子甚為不耐，道：「討厭！一天到晚，不是鐘聲，就是鼓聲，煩死人了……」聲音未了，忽又被三聲鼓響打斷，不由大感驚訝道：「咦！這些年來，從未有過鐘鼓交鳴，莫非觀內已有什麼變故……」

他忽的心中一動，想起三個身帶兵刃上山的和尚，暗道：「十之八九是因他們藐視本門規定而起，這場熱鬧上那去找？千萬可不能錯過。」

他心念至此，也不管傷勢如何，雙脚一跛一拐的向山上奔去，但因剛創巨傷，不敢貿然施展輕功，以免傷勢加重，所以前進得非常緩慢，半晌過後，人還在山腰跑着。

這時，山上忽然星飛丸落般的跑下來一身穿藍色道袍的年輕道士，老遠就朝少年喊道：「仇師叔，師祖請您趕快到三元觀去……」

聽語氣，敢情這少年就是武當派掌門人，紫陽眞人唯一傳授衣缽的愛徒——仇恨。

他聞言白了他一眼，沒好氣道：「青松，你瞎了眼睛不成？難道沒有看見……看見我在

上山嗎？」本來他想講他負傷，可是一想這樣不好，不由語氣一轉，又嚥了回去，而且盡量使身軀平穩，不再一跛一拐的。

青松道士雖然年紀較他稍長幾歲，但是輩分却比他低了一輩，聞言仍是恭聲道：「仇師叔，要不要我來扶您……」原來他老早就已經看到他一跛一拐的了。

仇恨大眼一瞪，怒叱道：「青松，你說什麼？要扶我？我會讓你扶？去！去！去！少惹我生氣。」他年紀雖不大，但却已經學會了大人的腔調，喘了兩口氣，接道：「青松，你知道是什麼事嗎？」一邊說着，一邊跑着。

青松道士聞言說道：「晚輩知道得不太詳細，好像是三個和尚……」

仇恨打岔道：「可是三個身帶兵刃的和尚嗎？」

青松道士一怔，詫異道：「咦！仇師叔，您怎知道？」

仇恨得意的把頭連晃，道：「我怎麼會不知道？」一眼看見青松的目光死盯在自己的左腿傷處，不由劍眉微皺，恐他誤會，急忙解釋道：「你別胡思亂想，我這是被蛇咬的，喂！我問你，他們可是故意來找麻煩的嗎？」

青松道士恐他不悅，忙把目光從他腿上收了回來，說道：「好像不是的，因爲師祖見他們帶兵器上山，非但沒怪罪他們，而且還鳴鐘敲鼓，親率觀內所有弟子，大開觀門來迎接他們……」

仇恨腦海一閃，忽然想到師父臨下山時對他所說的話，已知三個和尚的來意，暗道：「不好！」不再顧忌傷勢惡化，運步如飛，疾朝山上奔去。

青松道士跟在他身後直搖頭，心中暗嘆道：「仇師叔眞是個怪人！」

且說，仇恨施展出輕功絕技，身形若沖天飛鴻，步履如風吹落葉，那須片刻，早已奔至山上，進入觀內，只見每人都面呈哀色，不由心中一酸，氣血上湧，「哇」的一口鮮血若泉而出，人也摔倒在地上。

觀內幾個小道士，乍見之下，不由嚇得不知所措，有的伸手來扶，有的開口問道：「您怎麼的了？您怎麼的了？」語言舉動，一望而知，是出於肺腑，是眞誠的。

仇恨手足齊動，未等他們來扶，已迅速的又從地上爬了起來，很快的掃了他們一眼，目光是複雜的，分不出是感激他們的關懷，抑是討厭他們的多此一舉。

且說，這時仇恨滿腹悲痛，身體搖晃着，步履踉蹌，蹣跚的進入「三元觀」，定睛一瞧，只見鬚髮俱白的紫虛師伯，正陪着一方面大耳，虎目獅鼻，令人不由望而生畏的中年大和尚，在那談話。

仇恨方想跪拜下去，請他原諒剛才自己在松林內的無禮冒犯，但心中疑團突生，暗忖道：「恩師嘴中的慧悟師伯，是位年過七旬的老僧，但何以看來却只有四十左右？難道他已能練氣駐顏……」

他眼角一閃，忽然瞥及放在案上的恩師遺物「金龍赤火劍」，不由眼圈一紅，淚水在眼眶中滾來又滾去，但卻始終沒有流下，心想：「我不能哭，我不能當着他們面前哭，男子漢的淚水，除了往肚子裡流，是不能被人看到的。」

這時，紫虛道長才看清這個披頭散髮，渾身血跡，脚部重傷的人是誰，不由大吃一驚，急忙說道：「恨兒，你怎麼了？快過來讓我看看！」語氣充滿着慈愛與關懷。

仇恨聞言驚醒，唯恐多說話會忍不住流淚，當下簡短的答道：「師伯，我沒有什麼！」

他轉念一想，怕這樣會使師伯傷心，辜負師伯的好意，遂兩眼淚汪汪的走到紫虛道長面前，解釋道：「我是被蛇咬了一口……」

紫虛道人見他面若死灰，隱罩一層黑氣，聞言不由驚道：「是什麼蛇？」

仇恨見他大驚小怪，恐怕講出來會急死他，眼珠一轉，撒謊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蛇，不過我已把傷處削去，師伯放心，那不會有什麼關係的。」

那座中的大和尚見他眉清目秀，愛才之心油然而生，心知這小孩就是剛才和自己在松林內對過一招的人，也是先師臨死前，所託附之事主，當下竟未察覺仇恨用心之良苦，開口說道：「這位小師弟是被蝮蛇所傷……」

紫虛道長驚道：「啊呀！蝮蛇絕毒無比，傷者百步之內，必然毒發而斃，你……」

仇恨稚氣未脫，見師伯急成這個樣子，不由破涕而笑，毫不在乎的說道：「要死早就死

啦！那裡還能夠由山腰跑到山巔呢？我在毒未發作之前，就把肉給削去，它再毒，也毒不起來啦！」說罷，還恐師伯放心不下，把縛在傷口的衣襟解了下來，指着小腿說道：「師伯請看，那裡還有毒存在啊！」

只見，傷處白骨嶙嶙，果然劇毒並未竄入體內。

紫虛道長見狀，知他所言不假，終於安下了心，對他這種果斷的行為，益加喜愛，雙手撫摸着恨兒的頭，喜悲參半，辛酸的一直說不出話來。片刻，才顫聲道：「恨兒，你師父已……」

仇恨聞言已知他要說什麼話，心想：「師父雖已仙逝，但他老人家永遠是活在我的心頭，我不高興聽這死字。」

心念到此，未等師伯把話說完，急忙接道：「我已知道，師伯您不要再說了。」目中露出哀求的神色，這是他第一次以這種眼光來看人。

紫虛道長見狀，嘆息了一聲，說道：「恨兒，快去見見少林寺掌門方丈尊住大師！」

仇恨聞言一怔，心中暗想自己先前所料果然不差，他並非慧悟師伯，但心中卻不由暗自納悶，怎麼少林寺又多出來一個掌門人，難道慧悟師伯也遭不測，可是再一想又不像，否則「金龍赤火劍」又怎會由他送來呢？

饒他聰明絕頂，但此中萬分曲折，一時也難想通，當下上前一步，躬身一禮道：「小弟

拜見大師。」

尊住大師是和他同一輩分，見狀也忙合十當胸，回禮道：「師弟不要多禮！」

仇恨心中疑團莫釋，不由開口問道：「慧悟師伯他人家……」

尊住大師聞言面色黯然，垂頭低聲接道：「先師業已圓寂數月，貧僧因須守喪百日，故直至今日方才有空前來。」

仇恨眼中忽然噴射出一股極其怨毒之光，咬牙切齒，追問道：「大師可知家師是被誰殺……是怎麼一回事嗎？」他始終絕口不提「死」字。

尊住大師的目光和他的目光一遇上，只感心神一凜，不由心中直道：「阿彌陀佛，好怕人的眼神。」

當下，搖首說道：「這個貧僧不太清楚，先師從西湖歸來時，已身染重症，不能言語動彈，不過先師臨圓寂前，迴光返照，才斷斷續續，喃喃道：『長劍……武當山……仇恨……女人……』貧僧把先師所言，仔細琢磨了一下，才揣知大概，故一等守喪屆滿，即動身前來送劍。」

紫虛道長爲武當碩果僅存之高人，經驗豐富，聞言暗想：「慧悟大師所染重症，必是被人所傷之故。」但因見尊住大師閉口不提，心知定有難言之隱，並未追問。

原來，慧悟大師被百毒天君暗算所傷非淺，自忖必死無異，遂不管傷勢變化，脚不停步

，連日趕回少林寺，但已是神志恍惚不清，把當日情形還未講完，就已溘然長逝。

少林寺諸高僧雖然知道掌門人，是被百毒天君用卑鄙手段所傷而告致命，但却一致決議，暫不把此事宣傳出去，只說慧悟方丈因病而死，以免因兩派恩怨而引起武林公憤，釀成空前浩劫，等將來有機會再圖後舉。

尊住大師爲慧悟老方丈首徒，守喪百日後，即接掌少林門戶，故他以一派之尊，率同兩位護法和尚，前來武當山報信送劍，是無須解下兵刃，雙手捧着上山的。

且說，這時仇恨耳聞尊住說慧悟臨死前的語言中，竟有女人兩字存在，知恩師必爲這女人所傷，不由又追問道：「大師可知慧悟師伯所說的女人是指誰而言嗎？」

尊住大師道：「先師言至此時，業已登身極樂世界，故貧僧不知這人是誰！」

仇恨低頭沉思了一會，又道：「大師可知這次參加盛會的盡有誰嗎？」

尊住大師不假思索道：「此次除了少林、武當之外，還有華山的了塵師太和百毒門的百毒天君。」

仇恨「噢」了一聲，不再開口，心想道：「四人中，只有一人係女性，慧悟師伯所說的女人，除了她還有誰？」

他妄作斷語，並沒有想到果眞紫陽眞人是被她所殺，那慧悟大師又何必隱名不說了塵師太，而說那女人呢？

其實，紫陽眞人是自己斷舌而死，並非爲人所殺，不過慧悟大師因被那身罩白紗的女人擋住視線，未曾看清眞相，因此誤會層出不窮，陰錯陽差，幾乎導致武林大劫。

此刻，紫虛道長把放在案上的「金龍赤火劍」拿給了仇恨，鄭重道：「這是你師父留給你的，看來劍內對你有很重要的秘密，你要好好保管。」

仇恨聞言一怔，雙手恭恭敬敬的捧過來劍，急忙低頭一看，只見劍鞘上寫着「欲知父母仇，盡在此劍中」八個蠅頭小字。

他一見之下，不由悲喜交集，悲的是恩師臨死之前，還念念不忘自己的血海奇仇，喜的是父母血仇，即將知曉。

當下，急不待及一抽劍，但此劍早已被紫陽眞人用「九陽神功」，把它們熔黏在一起，他一連抽了幾次，用盡了力量，直到氣竭筋疲，仍然未能把劍拔出，不由氣得臉紅耳根，一聲不響，轉身就走。

紫虛道長搖搖頭，心想：「這孩子一切都好，就是個性太倔強，太高傲了。」

這時，尊住大師見此行事務已了，當下開口辭行，紫虛道長堅留不住，只好命人再度鳴鐘敲鼓，率同武當三代弟子，送至觀外，尊住大師與兩名護法僧，揮手別去。

這一日仇恨心裡很難過，一點飯也吃不下，一直把他鎖在自己的房內，到了晚上，山中松竹齊濤，他的思潮也隨着起伏不定，把他推入悲慘回憶的深淵……

那時他才只有四歲，年紀雖小，但却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夜，那是一個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的深夜，他從睡夢中，被父親用棉花塞住嘴，丟進後院的枯井裡，他沒有哭，他只感到人類太無情。等他被恩師從井中救起時，他看見的是溫暖的家，已經變成殘忍的墳場，一排一排，沒有首級的屍體，排滿了他日間還在遊玩的院子裡，其中有祖父、有父親、有弟妹……祖孫三代，連同佣人、伙計，總共有一百多人。大門口，好幾丈高的兩支白天還掛着「威武鏢局」的大旗桿，當他離去的時候，却已經被一個接一個血淋淋的頭，代替鏢旗掛着了。他沒有哭，他只感到一切都是血，除了血，還是血，將來他也要以血還血……

當天邊第一顆星星出現的時候，他開着窗戶，躺在床上，希望讓刺骨的寒風，把他的神經吹成痲木，他望着這第一顆星星，想着今後的行止……

當天邊最後一顆星星隱沒的時候，衆生復甦了，在室外他撫摸着身旁的長劍，爲將來自己染滿血跡的一雙手，感到高興的哭了，眼淚一滴又接着一滴，復跟着他的脚步，一步又一步，向着山下流去……

他——仇恨，現在開始仇與恨的生活。

三

晨光熹微，霞泛天邊，一輪紅日徐徐地在遠處的山頭出現了。

仇恨站在山脚下的歧路口，默默地聽着晨鐘的細訴，心頭漸漸地抹上了一層哀傷，在這裡，他曾經度過了黃金般的十年，一切，即使是一草一木，對他都是那麼的熟悉……初次體會到離別滋味的他，現在已是雙淚盈眶了，臉上很自然地流露出依戀的神色，不知不覺中，喃喃的自言自語道：「現在該是起床作早課的時候了，等他們發覺我不在觀內，一定會出來尋找的，但是……但是那時我已經遠離了，是的，遠離了！直到有一天報了仇，我才願意帶着一切榮譽回來……」

仇恨異質天秉，別看他年齡尚不及十五，但是在他那早熟的頭腦裡，却充滿着成人般的智慧。

昨夜，他細心思量的結果，深知道單憑他現時的武功，報仇是根本談不上的，又何況殺父毀家的仇人還不知是誰？

自從他聽了尊住大師的話後，腦海中始終以爲那位名震遐邇，蜚聲宇內的了塵師太，就是他殺師的仇人，一度他曾衝動的想拼了命到華山一行，但是後來回心一想，理智清楚的警告他，那無異是自不量力，以卵擊石，白白地犧牲罷了。

於是，他心中有了個決定，決定等到武功練臻化境之時，再來談這目前還談不上的一切，暫時——他摒除了報仇的念頭。

仇恨下山的目的也就在此，他希望在他流歷江湖的時候，能夠從一些草莽英傑中，學得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即使是偷，是騙，是……他也都不在乎，爲的是報仇——報他那慘絕人寰，祖孫三代一百多口生命的不共戴天之仇——報他那殺師的血海深仇。

仇恨幼時的遭遇，是極盡悲慘的。十年來，仇與恨就好像是條血色的火蛇，一直不斷的噬咬着他的心房，因此使他忘了一切，只曉得報仇，報仇……

□ □ □

嚴冬的早晨，並不像朝陽那樣的令人看來有溫暖感，一股刺骨沁心的寒風，穿過了他身上單薄的衣服，於是他的沉思與哀傷全被逐走了。

仇恨不由自主的縮了縮頭，同時也把衣襟掩拉得更緊些。惆悵的心情，早已一掃而空，悲傷，好似被他鎖在衣外，不再屬於他了。

這時，他很輕鬆地哼着平時由農夫、樵子那裡所學來的小歌、小調，開始邁步踏進大道，向東疾奔而去。

——被蝮蛇咬傷的左腿，並未能在一夜之間痊癒，起初，他還不覺得怎樣，可是到了現

在，他那深鎖的劍眉，告訴我們他是有點兒痛了。

不過，他並不在乎這一些，因爲痛苦是暫時的，而雄心却是永遠的，所以……

每當他目光瞥及左腿的傷處時，心中不覺會升起一種高傲的意識，暗道：「這算得了什麼？吃不得苦，受不住痛，又怎會變成一個偉大的劍客呢？……」

一路上，他流盼四顧，英姿勃勃，望着那些朝後倒馳的景物，以爲是在向他揮手送行，不由滿懷高興，憧憬着他似錦似繡的未來，興奮超過了一切。

看他那種雄赳赳，氣昂昂，不可逼視的樣子，使人覺得雖然他還未成爲名聞宇內的武林高手，但却已先具有高人所不可缺少的威嚴氣質。

□ □ □

江南早春，當草長鶯飛的時候，仇恨輾轉來到了浙江境內的新昌。

——經過三個多月來的奔跋，失望像一支無情的箭，穿透了他的心，也粉碎了他滿懷的希望。

現在，除了他原有的武功，仍是毫無所得，他深深感覺到異人奇士的難訪，更體會了凡事可遇而不可求的這句千古名言。

有時候，也就是說當沮喪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好幾次，他想要折道西行，重回武當山，再去過着山中呆板而乏味的生活，學着恩師曾經告訴過他的那些不足以報仇的武功。

但是，也許是由於自尊心的作祟吧，使他放棄了這種極不光榮的念頭。他覺得這樣將會成爲無意義的出走，同時也會變成同門恥笑的對象，他要等到將來名滿天下之後，才載譽歸返，那時同門就會以羡慕的目光看他，那是他多麼高興得到的呢！

他——一個十五歲還不到的小孩，竟然會忍受成人都還不能忍受的痛苦，跋山涉水……毫不回顧的咬牙挺胸前進，這到底是爲什麼？

關於這一點，他自己是知道的，那是由於自尊心與仇恨的驅使，爲了這種決心能夠永久存在起見，每當他午夜入眠前，他總要回憶一下自己血淋淋的往事，同時也不斷的撫摸那柄藏有自己仇人與自己身世的長劍。

□ □ □

仇恨在新昌停留了有旬日之久，他原以爲這個極少繁華熱鬧的大城縣，一定也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

其實，他想錯了！除了一些走江湖賣藝的不凡武夫粗漢外，他沒有見到一個是他所要尋找的奇人異士，十日之中，失望如附骨之蛆，還是跟隨着他。

這些日子，失望雖是綿延了他整個的雄心，但却未能息滅他胸中熊熊燃燒的仇恨火燄，他——並不灰心。

這一日將近中午，他決定前往附近佛教聖地的「天台山」一遊，一來，他想借此解除一

下他心中那苦悶，二來……他主要的目的，還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機遇。

於是，他帶着一顆沉重的心，離開了此地最小的客店，陪伴他的只有他自己孤獨的影子，和那柄有他人高，不知被他撫摸過多少遍的「金龍赤火劍」，再不，就是懷中的一點碎銀了。

他費力的拖着脚步，蹣跚獨行，一種說不出來的莫名滋味，在他心頭蕩漾繚繞，薄薄的嘴唇，緊閉成一條弧線，臉上不時的掠過一種嘲弄、厭惡的笑意。

他低頭輕輕的嘆息着，目光變得憂鬱而空寂，心想：「難道上蒼眞的把我遺忘了嗎？如果老是像現在一樣，那我該怎麼辦呢！」

驀地，對面街頭突然傳來了一陣清越的鈴聲，配合着緩慢的「的答的答」蹄聲，聽來雖是不太悅耳，但却好似有着節奏。

仇恨的頭，仍然是低垂着，但聽到了這種聲音，却本能的閃身讓開道路。

這時，他忽然感覺到行人起了一陣噪動，似遇到什麼驚訝的事情，所引起的竊竊私語，接着蹄聲、鈴聲到了他的跟前竟然停止了。

仇恨劍眉微皺了皺，徐徐地抬着頭，目光由下向上打量着，首先他看見了一匹潔白勝雪，體魄雄駿的黑驢，接着看到了驢子項端所繫掛的鈴噹，於是他有點吃驚了。因爲那些鈴子都是用上好的白玉所琢成的，每枚至少也有胡桃那麼大，價值連城。

他見狀心中不由暗忖道：「驢上騎客，不是王孫公子，就一定是什麼富商大賈了。但是却不知他爲何要把驢子停在我的面前呢？」

爲了速求答案，他的目光迅速向上掠去，眼中所見，大出意外，不禁使他倒抽一口冷氣，差點兒沒驚呼出聲。

現在，仇恨明白了爲什麼行人會起噪動的原因，一時連他自己也不由呆怔住了。

只見，驢背上居然和成仙的張果老一般，盤脚倒着趺坐一鬚、髮、眉俱白，身材瘦長，目光如劍，精神抖擻的古稀老人，一襲白緞子大褂，襯托着老人那張白慘慘，毫無血色冷酷的臉，現出不怒而威的尊嚴，不由令人望而生畏，感覺他像閻王一樣，操縱着人類生死的大權。

當仇恨眼神接觸到他的時候，竟不寒而慄，機伶伶的連打了兩個冷顫，只覺那老人白多於黑的一雙怪目中，突然噴射出寒電般的光芒，逼得他不由自主的急忙低下了頭，避開老人那雙幾乎使他體內血液爲之凍結的眼神，心想：「看他太陽穴隆凸的程度，一定是位身懷絕技的武林罕見高人，但他却是如此般的冷峻，我是否能夠如願以償，從他身上學到點武功呢？」

此刻，驢上老人忽然輕蔑地冷哼了一聲，似乎在笑仇恨連他的眼神都怕，又怎能在武林中一爭雄雌呢？徒有一表人材，但却是膽小如鼠的庸人。

仇恨聞聲，彷彿自尊心受到嚴重的損害一樣，急忙勇敢的抬起了頭，定睛望去，那死板的像具殭屍的老人，早已閉上了眼睛，蹄聲、鈴聲又再度響起……

黑驢緩慢的走着，仇恨好似中了邪似的，茫然的跟在驢後。來到一處規模宏大，幽雅富貴的酒樓旁，黑驢不用老人招呼就自動的停了下來。

這時，老人才睜開眼睛，似乎早已知道仇恨跟着他一樣，因此毫不感到驚奇，但在有意無意間，却多看了仇恨幾眼。

這次，仇恨也不畏縮的和他對視着，同時臉上綻開笑容，是友善的笑容，希望爭得老人對他的好感。

但老人見狀，却置若無睹，仍然不帶一點表情，逕自緩緩地步入酒樓，旁若無人的來到一處對面的雅座坐了下來。

仇恨望着老人的背影直出神，原來剛才當老人從驢背上下來時，仇恨不由爲他那高得出奇的身材，竟又呆楞住了，若爲兩人相較起來，仇恨還不及老人一半高，只到腰間。

片刻，仇恨才如夢初醒，在門外微微猶豫了一會，然後抬頭挺胸，也裝老人的樣子，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

他邊走，邊想：「這老人高得簡直叫人不敢相信，活像無常鬼一樣，嗯！應該是白無常才對……」

心念至此，不禁聯想到一人，渾身不自主的一顫，衝口驚呼出：「啊！」了一聲，當下急忙停下了脚步，臉色頓變，佈滿了恐懼，駭然望着那一全白的瘦長老人，心中不禁詫異道：「難道他就是數十年前傲坐黑道第一把交椅，武林聞風喪膽的萬盛莊大莊主白無常向修嗎？」

他腦海一閃，忽然想到了恩師生前對他所說的一些武林軼事，不由立即又推翻了心中原有的想法，忖道：「那白無常爲人冷傲已極，武功蓋世，卅年前在『天池』武林大會中，所向無敵，出盡風頭，但後來因和『九州八奇』中的老大儒俠孔達比武輸了半招，結果一氣之下，從此就息隱不出，武林中盛傳他業已去世多年，這老人恐怕不會是他吧？」

「喂！小孩子，你有什麼事嗎？要知道這裡可是此地第一大的『翠鳳酒樓』啊！」

這串含着鄙夷口吻的聲音，打斷了仇恨的沉思，他下意識的伸手摸了摸懷中所剩的少許碎銀，心想：「管他是什麼最大酒樓，吃頓飯總還不成問題。」

當下膽子一壯，轉首一看，只見一個年輕伙計站在自己的身側，正用着一種蔑視的眼神盯着他。

仇恨見狀，心中不免有氣，頭一揚，手指那狗眼看人低的伙計，傲然說道：「喂！跑堂的，隨便給你家小爺來點什麼吃的都行。」

忽然，他覺得這樣說有點不太妥當，因爲他恐怕那伙計故意找他麻煩，等下一拚命上菜

，到時錢萬一不夠，豈不是當場丟醜嗎？

仇恨雖是小孩，但却也極要面子，於是剛把話說完，又急忙在底下加上了一句：「嗯……不用太多，小爺已經吃過了飯。」

那伙計聞言眉頭緊皺，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心中暗罵道：「他媽的，活見鬼，那有一頓飯吃兩次的道理，又不是有錢沒地方花……好啊！小子，你若是打算白吃，那你算盤可就打錯了，等一下如果沒錢付賬，看老子不剝了你的皮才怪呢！」

但是，當他瞥及仇恨身後的那柄長劍時，不禁又沮喪起來，暗嘆道：「唉！這小子還有寶劍可做抵押，看樣子老子是剝不到他的皮了。」

原來，仇恨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江湖流浪，此時早已變成十足小叫化子的模樣，破爛不堪的衣服，散亂的頭髮，除了還保有他那天生高貴的氣質外，一切給人的印象就是貧窮，以那伙計不凡的眼睛中看來，難怪會對仇恨有這種吃白食的壞想法。

這時，正值午飯時刻，酒樓早已高朋滿座，伙計舉目四下打量，只見那白衣老人邊還有空位子，於是也不管仇恨願意不願意，就招呼他過去坐下，這一來倒正中仇恨的下懷。

仇恨自從剛才在街上和老人一見之後，心中就把他當做是一座神秘的寶藏，因此才會一直跟着他，連天台山之行他也暫時放棄了。

他偷窺了老人一眼，心想：「不管他是不是那個心黑手辣，武功絕世的魔頭，我都要達

到目的，不過，那却要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才能辦到，不然，眞沒一定會引來殺身之禍哩！」

老人吃得很慢，似乎在想着事情，又好像在等候着人，對於同桌坐在身旁的仇恨，恍如無睹，看也不看一下，那種冷漠的樣子，就好像是除了他，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存在似的，使人一望即可直覺地感到他是一個性情冷傲而孤僻的老人。

過了一會，仇恨猛聞兩聲使人發僵的冷哼，忽由老人鼻中傳了出來，仇恨轉首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只見老人兩道冷電般的眼神，一瞬不眨的凝注在門口不動，他那一直呆板的臉上，很快的掠過了一絲冷酷的笑意，臉色變得更加蒼白可怕。

聰明絕頂的仇恨，一見之下，即知老人必有所聞，預感到這裡將會有一場暴風雨發生，急忙也向門口望去，但是却看不出一點蛛絲馬跡，一時不由如墜五里霧中，正在莫名其妙的當兒。

突然間，兩匹急如電掣的快馬，疾奔而住，滾滾塵霧中，門口併排出現了兩個人，只見左邊一個是頭禿鬢長，慈眉善目，滿面紅光，手持長壽鐵杖的老叟。右邊一個却是手搖大蒲扇，胖面大耳，人胖肚大，一臉多福相的老人。

這兩人雖已年近花甲，但精神却極飽滿，一舉一動，輕靈異常，目中精光四射，毫無老年人那種龍鍾之態，內行人，一望即知他們並非常人，俱是身負絕世武技的高人。

仇恨這一定睛打量，不由心如鹿撞，暗駭道：「看裝束這不正是威鎭遠近的『天南三星』中的壽星公賽南山和福星公勝東海嗎？他們一向都在天南一帶，怎會跑到浙東來呢？……哎呀！這莫非和老人有什麼關係嗎？果眞如此，老人武功再高，也敵不過他們的啊！」

仇恨連他自己都不知爲何會替身旁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擔起心來。

原來，這兩個老人的來歷，竟被仇恨猜個正中，竟是飲譽武林的「天南三星」中，以「蟠龍杖法」馳名九州的壽星公賽南山，和以「大蒲神扇」冠絕天下的福星公勝東海，還有一位尚未出現的就是以「玉如意」當兵器，威名四播的祿星公富三江。

他們等人俱負正義感，頗爲武林同道所敬仰，早年三人各據天南，互不相識，後因彼此慕名，始才八拜結爲異姓兄弟，並曾獨創一「三星件月陣」。數十年來，武林高手敗在此陣，不知凡幾，厲害無比，被列爲當今天下七大名陣之一，與少林寺「一〇八羅漢陣」、武當派「六子連房陣」、百毒門「迷天漫地百毒陣」、華山「九陰滅陽陣」、崑崙派「北斗七星陣」，和九州八奇所練「混元一氣陣」，並駕齊驅，同負盛名。

且說，這時壽福雙星賽南山與勝東海二人，一邊在門口拂着身上的塵土，一邊運目向樓內打量，當他們看到仇恨身旁的那位白衣老人時，忽然一起驚訝道：「咦！那不是向修向兄嗎？」

仇恨一聽，渾身不由一顫，心中又駭道：「這老人果然竟是白無常向修，眞是想不到……」

此刻，那胖面大耳，衣敞肚露的福星公勝東海急搖一陣手中的大蒲扇，佯裝誠恐誠惶道：「哎呀！咱們兄弟可眞是瞎了眼啦！在門外看到那匹『追風奔月神驢』，居然會沒想到向兄在此，還在暗地裡打這驢子的主意呢！眞是該死，老大，趕快過去拜見請罪吧！別惹得向兄發脾氣給咱們一抓，到那時可就不好辦了。」

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壽星公賽南山所言，但說話的聲音却遠達白無常向修那邊。

仇恨毫不費力的就聽入耳中，他不知他們的關係，當然聽不出福星公話內的含意是對白無常有絕大的諷刺，因此心中不禁又想道：「這白無常向修果然不同凡響，竟連蜚聲八方的『天南三星』，都要憚他幾分……」

這時，壽福雙星早已箭步上前，躬身彎腰，樣子倒是滿虔誠的，笑道：「向兄，別來無恙，可還認得昔日舊友嗎？卅年未見，向兄更加豐神秀逸了，想來『白骨神功』必已練臻化境了吧！」

白無常向修聞言並不起身還禮，冷哼一聲，傲然說道：「想不到昔年名重一時的『天南三星』，現在居然變成『天南三丑』了！哈哈！哈哈！……兩位難道不以如此裝作太過肉麻嗎？哼！還有一位跑那裡去了？大概不是去找娘家吧！前幾天我還看到他和你們一道鬼鬼祟祟的跟踪我，怎麼一下子今天又不見了呢？我想總不會是爲了以前那件事而不好意思見我吧

？其實，那倒用不着的，再怎樣咱們到底還是老朋友的啊！哈哈……」

他嘴中雖然在說着話，但嘴唇却不啓動，而是用鼻音把字一個一個的哼出來的，聲音尖銳刺耳，難聽極了，好像是夜梟泣啼，尤其是最後幾聲皮笑肉不笑的哈哈聲音，使人聽來更不由毛骨悚然。

仇恨正是第一次聽他說話，聞言渾身極不舒服，大有血液倒流的感覺，而且白無常向修不開口則已，一開口竟然一口氣哼出這麼多的話，使得仇恨身上所起的鷄皮疙瘩，一直等他說完了話才始消去掉。

這時，福壽雙星被損得臉紅脖子粗，顯然的，他們數月來的跟踪，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沒想到却早已被白無常向修所發覺了。

也許是事情被拆穿而下不了台，也許是向修講話太難聽了一點，總之，福星公勝東海聞言之後，不由勃然大怒，滿面怒容的仇視着白無常，看這時的情形，大有弩張矢上之勢。

壽星公賽南山比較老謀深算，見狀急忙向他丟了個眼色，然後避重就輕，不談跟踪之事，哈哈大笑道：「勝敗乃是兵家常事，別要說是像我們這些微懷螢火薄技的『天南三星』，就是像你向兄這位名震遐邇的武林罕有高人，又何嘗總是有戰必捷呢？我們老三雖嘗飲『一尺』之恨，臣服於你，但向兄你乃胸羅萬象之輩，豈不聞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之名言嗎？何況此事已過三數十年，今後再見，鹿死誰手還尚未可知呢！」

一語方畢，福星公勝東海忽然開口接道：「向兄，這位小友想來必是令高足了？」說罷，側身舉掌，佯裝毅然狀，左手疾朝仇恨右肩拍下，這一掌，他實在是別有用心，並非蓄意要把仇恨傷在掌下。

原來，凡是武林中人，俱知白無常向修素來冷傲孤僻之行徑，只要和他本身沒有什麼關係存在，就是婦孺殘弱，眼巴巴的，活生生的死在他眼前，他也坐視不救，絕不會伸手援救的，任你自生自滅。而且數十年如一日，永遠如此，從未破例過。

剛才是福星公勝東海眼見有個像叫化子模樣的小孩，居然坐在家財萬貫，富堪敵國的黑道第一高手的身邊，他不知他們有何淵源，試想怎會不驚訝呢？

爲了解除心中的疑團，於是福星公掌上只用了半成內力，而且還是含蓄待發，因爲他乃正道前輩高人，自然不能不顧慮到自己的身分與名譽。心想：「如果這後生不是白無常的徒弟，當然白無常不會爲他伸手援救的，那他豈不是寃枉的傷在自己的掌下？」

但是仇恨他當然不知他心中有這麼多的思想，這時忽見他舉掌拍來，不由大吃一驚，暗駭道：「我就是再練上幾十年，也敵不過他這一掌。」

心念及此，不由氣提丹田，剛想縱身躲避，忽地腦海一閃，另一種相反的念頭，油然升起，立時意志頓變，竟欲以肉身硬接他一掌做爲賭注，心想：「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會不會見死不救？」

於是，仇恨仍然端坐不動，對於福星公勝東海迎面拍來之掌恍如無睹，毫不理會，但却運功行氣，力凝肩頭，說來這也是他聰明之處，因爲假若白無常不伸援手，這樣一來，他也可以受傷較輕，不致斃命。

且說，福星公勝東海功力高卓，雖然掌上僅用了半成內力而已，但仍然是不同凡響，掌下如風，利那間，左掌已臨仇恨的肩頭。

這時，仇恨斜眼一看，白無常向修還是無關痛癢的坐着，似乎沒有爲他出手的跡象，不由吓得汗流浹背，想躲也無法躲了。

眼看他即將傷亡之際，忽然，白無常向修全身一顫，接着心中下了個很大的決定，只見他右臂一伸，其快逾電，倏地抓向對面棹前站着的壽星公賽南山胸部而去。

這一招捨近求遠，不攻福星公勝東海，反攻壽星公賽南山，實在大出衆人意外。

壽星公賽南山做夢都未曾想到白無常向修竟會突然向自己下手，變起倉猝，不禁大吃一驚。

他素知白無常向修不但雙手十指含有百毒，而且體內氣血亦因練臻「白骨神功」之故，而附有隨心收發的萬年寒冰毒液，只要被他稍微抓傷一點皮膚，或是略中他一掌，立即當場暴斃，無藥可救，歹毒無比。

當下，他怎敢怠慢，急忙撤身倒退數步，雖已避開此招，但却也吓得冷汗一身。

再說，那邊的福星公勝東海忽見白無常伸掌出招，不由心想道：「看樣子，這小叫化子一定是白無常向修的徒弟無異了。」

他可未曾想到白無常向修竟會打破數十年的慣例，爲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出頭。

且說，福星公勝東海心念至此，疑團已去，他素性高傲，又是武林前輩高人，自己不會向一個後生晚輩下毒手的了。

當下剛想撤招收勢，忽然，白無常向修轉首朝他譏諷道：「勝兄，你不只幾十歲吧！難道那張老臉皮眞的不要了嗎？」

聲音未了，未等福星公勝東海收招，業已施展出武林各道畏之如虎，言及色變的蓋世絕技「白骨神功掌」，左臂骨骼「格格」一陣暴響聲中，居然伸長半尺之多，「刷」的一聲，奇蹟突現。

只見，白無常向修的那條手臂，軟若無骨，好像在肩、肘、腕、指等處脫了節一樣，竟然能夠隨心所欲，任意廻轉，竟不受關節所限。

這時，白無常向修整個右臂早已倒扭過來，五指俱張，雪白的指甲，如劍如戟，呼嘯聲響，挾着一股刺骨冰心的寒風，似掃似抓，猛向福星公勝東海的左腕疾襲而去。

福星公勝東海雖知「白骨神功」，厲害無比，但却沒料到居然會有這等神鬼莫測的功用，見狀心頭一震，急忙施展「移形換影」的絕世輕功，雙脚微滑，身軀一閃，業已斜身避開

了。

他避招不忘攻敵，百忙中，右手一施，立展「大蒲無敵扇法」，一招「斷金切玉」，蒲扇端銳，當作劍用，斜擋白無常襲來之右手腕。

白無常向修見狀竟不理會，既不撤招，亦不避躲，僅僅冷哼一聲，接着嘴角上浮現出一層奇異的笑容，姿態眞是倔傲至極，似乎根本就未把大名鼎鼎的福星公勝東海看在眼內一般似的。

這一來，不由氣得福星公勝東海怒吼一聲，扇出半途，忽然又行功運氣，右臂再加上幾成內力，招式賽電，挾着一股風嘯，轉眼已碰到白無常向修右手之衣袖。

就在這時，猛聞白無常向修哈哈一聲大笑，右臂猶如弱柳遇風，格的又是一聲，竟然迎着蒲扇旋轉開去，輕而易舉的躲過了福星公勝東海挾怒的一招。然後，探臂出手，勢如電閃，絕快難言，一招「困龍五指」，倏然抓向他的喉頭要害而去。

福星公勝東海久逢大敵，經驗豐富，剛才一見招式走空，即知不妙，急忙把大肚子一挺，上半截身子應勢向後倒仰，心想：「縱使你『白骨神功』奧妙無窮，但手臂總不致於能任意無限制的伸長吧！」

他心念未了，那知白無常向修一聲冷笑中，耳畔但聞一聲輕響，白無常向修右手倏地居然又伸長數寸之多，如影附形般的五指電掣而來。

白無常向修關節三次暴響聲中，總共伸長有近尺之多，若非親目所見，實在叫人不敢相信，這時福星公勝東海眼前只覺一花，白無常向修雪白的指甲已臨喉頭，不由吓得他亡魂離體，當下不再遲疑，立即施出「鐵板橋」的功夫，氣沉雙足，用力一頓，身體猶如脫弩之矢，猛的向後倒竄而去。

接着但聞「嘶」的一聲，形如破帛裂絹，福星公勝東海雖避過了白無常向修致命的一抓，但胸襟却已被撕下了一大段，連他胖肥白嫩的胸膛也露了出來，面有餘懼，怔怔的呆站在一旁。

仇恨在一旁看得又驚又喜，對於白無常向修的武功，佩服得五體投地，暗忖道：「如果他眞能傳我幾手絕學該多好！看來他心目中已有我的存在，這個大約不難辦到……」

這時，壽星公賽南山見拜弟業已脫險，不由長噓了一口氣，轉首朝福星公勝東海說道：「老二，向兄武功出神入化，非我等可比，看來老三以前敗在他手下，並不太寃呢！……」

「我說二位，咱們可都是明眼人，眼睛裡是掉不進沙子的，有什麼話不妨直說，何苦拖泥帶水，裝着女兒家姿態呢？」

福星公勝東海這時心神已定，聞言一搖手中蒲扇，上前幾步，哈哈笑道：「好！就憑向兄這幾句話，我們兄弟就沒白跑，嗯……聽說向兄身懷福壽祿三尊玉星，這正好應上我們兄弟的綽號，因此……」

白無常向修未等他把話說完，已盡知他的心意，那張白慘慘的臉，霍然變了顏色，白髮也無風飄盪起來，似乎心情很是激動，半晌過後，鼻子裡冷哼一聲，才接道：「你們兄弟不遠千里跟踪而來，原來竟是為了這個？」停了停，忽然仰首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隱隱可聽出他是異常的憤怒。

笑聲戛然而止，白無常向修仍是冷冷的說道：「不錯！福壽祿三尊玉星就在我這裡！」說罷，從懷中取了出來。

這時，衆人但覺眼前一亮，只見棹上整整齊齊的擺着五寸多高的三尊玉星，俱是用羊脂白玉雕成，鬼斧神工，鬚面髮衣，逼真欲活，通體瑩潤透澈，光采奪目，絕無絲毫瑕疵，眞是連城之寶。

壽福雙星，見多識廣，但有生以來却還沒見過這等貴重東西，心中俱道：「果是稀世之寶，今天算是開了眼界，但願此行不是徒勞……」兩人不約而同的上前一步。

白無常向修見狀，冷冷的看了他們一眼，伸手又把三尊玉星收入懷內，徐徐說道：「這玉三星本是我二弟之遺物，後來不知怎會流落北京皇宮中，數月前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冒着九死一生之險，方才又把它們取了回來。」停了一停，雙目寒光電閃，掃了他們一眼，又接道：「這物極為不祥，早年我二弟得手未滿三月，就莫名其妙的死去，如果你們不怕這物不祥，倒不妨……哈哈……哈哈……反正大家都不是用什麼正大光明手段得來的，哈哈！哈

哈……」

福壽雙星，老經如故，聞言怎會聽不出他話內含意，雖知他武功高絕，但自恃「三星伴月陣」功用無敵，自然不願徒勞往返。

當下，壽星公賽南山略一沉吟，然後，伸手抓過棹上酒壺，平舉當胸，暗中凝神運力，「嗤」的一聲，只見壺口噴泉般的射出一條白線來，隔着半丈多遠，忽向棹上兩只酒杯傾倒而去。

仇恨一看，不由大驚，心知這是以體內眞力硬逼壺中之酒成線的絕世功力，暗駭道：「看來壽星公賽南山要比福星公勝東海的本領還要高出許多，這種功力若非經幾十年的苦練，怎能到達這等超凡入聖的地步，這『天南三星』果然名不虛傳……」

這時，棹上兩只酒杯業已傾滿了酒，壽星公賽南山舉起一杯，說道：「來！向兄，小弟借酒獻佛，代表我們兄弟敬你一杯。」

白無常向修聞言冷笑一聲，也不站起身來，徐徐地舉起酒杯迎去，嘴中說道：「不敢當，不敢當！哈哈，哈哈！賽兄的酒，可不太好喝啊！」

仇恨聰明萬分，聞言即知這裡面大有文章，果然不出所料，只見兩人酒杯在空中一觸，非但未聞有響聲，而且居然黏在一起，竟不分開。

仇恨知道他們是在暗較內力，不由緊張萬分，心想：「剛才白無常向修是仗着他詭異絕

倫的武功，始才能夠稍佔上風，但現在却不同了，彼此是憑眞功夫硬較內力，不知他是否還能勝利……」

他思念未了之際，勝負已分，只見白無常向修面色如故，還是安若泰山的端坐着，竟已施展「白骨神功」，把杯中之酒凍結成冰來。

再看壽星公賽南山却是滿頭汗珠，漸漸有點不勝負荷的樣子，脚下石磚，不時的「吱吱」作響，本來他以內家眞力所煮沸的酒，此刻竟已恢復原來的樣子，水平無泡，而且慢慢地冷了起來，看情形不久就會被白無常向修所施展的「白骨神功」傳浸過去而凍結成冰。

又過了一會，忽然壽星公賽南山盃中之酒又沸騰了起來，似乎剛才並未出全力，而此刻才是。

白無常向修身體顫抖了一會，徐徐地閉上眼睛，看樣子是正在凝聚全部眞力抵抗着呢！

仇恨旁觀者明，定睛一瞧，原來福星公勝東海竟站在壽星公賽南山的身後，左手掌按着他背後的「命門穴」，正施展「借物傳力」的絕技，把自己體內眞力源源不斷的傳入給壽星公賽南山，這樣一來，無異是福壽雙星兩人合力與白無常向修相較內家眞力。

仇恨本對白無常向修好感非常，何況剛才他還爲自己破例伸出援手，於是見狀大爲不平，眼珠一轉，忽生詭計，雙手掩嘴，裝着要打噴嚏的樣子，「哈啾」一聲，右手肘很自然地撞向福星公勝東海脅下的「麻穴」。

福星公勝東海似乎沒料到仇恨會有這一手，等到他發覺時，已經太晚了，只覺全身一麻，功力頓失。

這當兒，但聞「啪」的一聲響，酒盃合而復分，壽星公賽南山臉色蒼白，身體連晃了幾晃，才站穩了下來，然後引頸把酒喝完，勉強笑道：「向兄功力果然不凡，我等甘拜下風，如果向兄有意思的話，咱們明晚黃山赤雲峯關帝古廟前見，屆時我們兄弟再以『三星伴月陣』向向兄討教討教，如何？」

白無常向修聞言看了仇恨一眼，沒答話，但却一口把酒喝光。

仇恨絕頂聰明，見狀即知是白無常向修叫自己替他回話，心中雖然感到很奇怪，不過嘴上仍替他答應了下來，說聲：「好！」

由於剛才白無常向修出手爲仇恨解了一掌之危，所以大家都認爲仇恨是他的徒弟，壽福雙星聞言說道：「那麼我們就到時再見啦！」說罷，轉身離開。

白無常向修一直等他們走出了大門，這才長長的噓了口氣，直身站起來，只見他所坐的椅子，業已粉碎，木屑散了一地。

這時仇恨才恍然大悟，暗道：「原來他剛才是怕因爲開口說話而散了功力，這才叫自己答話啊！」轉首一看，棹前地面上，赫然現出四個深淺不一的足印，前面兩個較深，陷入約有半寸左右，後面的較淺，只能隱隱約約的發現。

仇恨凜然朝白無常向修看了一眼，心中不禁暗駭道：「好厲害！鼎鼎大名的『天南三星』，居然合兩人之力，都未能稍勝於他。」

此刻，白無常向修早已換了個椅子坐了下來，流盼四顧，只見樓中食客已無一人，老板伙計十餘人都站得遠遠的直發抖，臉帶駭色，眼中露出哀求的光芒看着他。

白無常向修雖然生性怪僻，但也略通人情，心知這必是因剛才比武之事，而把食客全吓跑了，心中感到很過意不去，從懷中取出一錠花白銀子，手一揚，「帕」的一聲，銀子已深深地嵌在櫃台的大柱內，說道：「這個算是賠償你們今天的損失。」說罷，又自傾酒而飲了起來，對誰都不理會。

片刻，白無常向修轉首仔細的打量了仇恨一會，才又開口冷冷問道：「小子，我問你，你怎麼知道我剛才會伸手助你呢？」

「小子」這兩個字，聽來雖很刺耳，但仇恨對這並未刻求，聞言很恭敬的回答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深信你不會見死不救罷了。」

白無常向修聞言，那張死板板的臉上，忽然露出一絲純粹的笑容，但在仇恨沒有發覺前，却很快的又收歛起來，心想：「這孩子倒是怪有趣的，居然拿自已的傷亡與自信心來打賭啊！」

於是，他又開口問道：「喂！你大約已知道我是誰了，但你知不知道我這一生的行徑呢

？」

仇恨點點頭，看着他說道：「這些我全知道，不過……不過我却不知道你爲什麼會破例幫助我？」

白無常向修「嘿」了一聲，暗地裡皺着眉頭，他感覺到他是輸了，而仇恨却是勝了。

他無語好回答，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會在緊要關頭時，忽然爲仇恨出手。於是他低頭深思了片刻，才又問道：「小子，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仇恨眉宇微動了一下，這是他第二次聽到小子的稱呼，而且白無常向修那老氣橫秋的語調中，還帶着他不願意聽到的命令口吻。

他聞言有點不大高興，但是爲了要從白無常向修身上學到點武功起見，他終於忍耐了下來，說道：「我叫仇恨。」停了停，又看了白無常向修一眼，然後把頭偏過去，望着門外高傲的說道：「你最好不要再叫我小子，從來就沒有人這樣稱呼我！不過，你剛才不知我名字，所以我原諒你。」

白無常向修聽了他這怨毒的名字之後，饒他是身居黑道魁首，殺人無數，也不由爲之不寒而慄，暗道：「這孩子一定懷有什麼深仇大恨。」

他性情眞個是乖僻萬分，聞言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心中對仇恨更加喜歡起來，暗讚道：「但憑他這魄氣，將來不難成爲天下奇人。」

當下點頭說道：「好！我以後絕不再叫你小子，嗯……我說恨兒，你知不知道由於我剛才伸手解你一掌之危，今後武林中一定會傳出去說你是我的徒弟？」

仇恨聞言沒說話，僅只點點頭，他明白白無常向修話中的暗示，不過他心想：「單憑由你傳授給我的武功，我還是無能報仇，恩師曾說過我的仇人，當今天下無一人能敵，只有收取各家之長，方才還有希望報仇。」不過他不知道為什麼恩師不肯把他一身絕世功夫傳授給他，僅只教他武當師門的武功，每次相求，師父總說，等你知道血海仇人是誰時，你就已得到我的衣缽，也可以去報仇了。但是如今自己的身世雖盡在劍中，無奈却拔不出來。

白無常向修見狀，會錯了意，以為他已有師父，不便再拜在自己門下，因此又開口問道：「對了，恨兒，我看你兩眼有神，又是佩着長劍，一定也練過武功，不知道你師父是誰啊？」

仇恨聞言想起了浩浩師恩，不由目中淚光隱現，但却始終未曾奪眶流下，聲音有些兒哽泣：「我師父早已……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我們還是不談這個吧！」

白無常向修很表同情的嘆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既然事情業已過去，恨兒，你就不必太過傷悲了。」停了停，又道：「不過，你這樣流落江湖上，也不是終久的辦法，你可有什麼打算嗎？如果沒有，等我明晚把事情了結之後，和我一道走好了。」

仇恨聞言很感激，也知道他話中之意，是要收他為徒，於是猶豫了一會，然後說道：「

我非常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却有難言之隱，實在無法拜你為師，不過我却希望你能夠傳授我一點武功……」

白無常向修聞言一怔，片刻才怒道：「好啊！我向修那一點不配做你這小子的師父，要知道這正是你的福氣，別人就是想拜在我門下，我還不答應呢！你說，你說！我那一點不配？小子，你既然不願意我也不勉強，難道誰還希罕你不成！你趕快給我滾！」

仇恨天生傲骨，見他出言不遜，感覺自尊心受到損害，不管他是殺人不眨眼的黑道魔頭，亦針鋒相對道：「笑話！難道誰又希罕你不成？走就走！」說罷，拂袖而起，轉身離去。

白無常向修縱橫武林數十年，一直是頤指氣使，何曾遭到如此難堪，一時不由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顫聲說道：「好小子，竟敢出言頂撞老夫，想是你嫌活得命長！」舉起枯瘦的右掌，骨骼一陣輕響，想要施展歹毒無比的「白骨神功」，把他斃死掌下。

仇恨聞言一聲不響，背着他對門站着，白無常向修見他似乎未把生死看在眼內，不由心又頓了下來，始終下不了毒手，連他自己都有點奇怪。暗忖道：「我向修自從懂事以來，從未有過像今天一樣的猶豫硬不下心腸來，想來這孩子必是和我特別有緣的關係。」

他望着仇恨的背影，嘆了口氣，手掌又徐徐的放了下來，冷聲說道：「你去吧！下次再碰到我的時候，也就是你小命嗚呼的時候。」

仇恨連頭也不回，從從容容的離開，但是心中却多了個死結：「為什麼這位冷傲乖僻，

，被武林稱爲第一魔頭的老人，會一直如此好的對待我？」

事實上，白無常向修等他走後，也在想着這個連他自己都想不通的問題，同時也懷疑他剛才自己所說的話，是否下次再見到仇恨時，他眞的會忍心向他下毒手？

□ □ □

白無常向修站起來想要離開，當他剛走到門口，忽然迎面走來一人，脚步踉蹌，正和他撞了個滿懷。

白無常向修心細如髮，見狀恐遭暗算，急忙右手駢指如戟，力聚指尖，疾奔那人左脅而去，指端觸處，只覺對方肉軟無力，不似懷有武功之人，再低頭一看，只見那人眉短鼻小，嘴大身長，年約四旬左右，雙目無光昏黯，嘴中酒氣冲天，心知是個酒鬼，也未在意，當下收斂起含蓄待發的內家眞力，閃身走開。

這時，門外那「追風奔月神驢」眼見主人走來，很親熱的把頭貼在白無常向修的胸前擦摸着。

白無常向修只覺驢嘴中吐出來的熱氣，毫無阻碍的直透胸部，這一下啓動他的靈感，腦海一閃，不由暗道：「不好！」下意識的伸手向懷中一摸，果然不出所料，本來放在懷中的三尊玉星，早已不翼而飛。

當下，他取出獨門兵器，只見竟是一柄尺餘長的翡翠長尺「量天尺」，上面寫着八個刺

目寒心的小字：「無常一到，萬事全休。」咬牙切齒，恨聲道：「好個九指神偷，想不到老夫竟被你騙過了。」說罷，縱身又回到酒樓內，只見剛才和他在門口相撞的酒鬼早已不見，心知問老板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不由暗罵道：「小子，你敢惹你大爺，此生你就休想安易的活下去，等老子今夜把事辦完，天南地北，海角天涯，也要把你刀碎萬斷，才甘心罷休……」跨上驢背，鈴聲、蹄聲又再響起，不過這次聲音却急如警鐘，轉眼之間，聲音再也聞不到了。

四

長夜迢迢，月光如水，在這黃山赤雲峯關帝古廟前，正展開着一場武林間罕見的激烈拚鬥。

黑道魔頭白無常向修，被天南三星以「三星伴月陣」困在核心，白無常向修衝不出這天下聞名的「三星伴月陣」，而天南三星以三人之雄厚功力，也僅僅能將其困住，却無法傷他分毫。

似如此，已支持了三個時辰之久，這時，在關帝古廟門橫匾之上，正探出個小孩的頭來，注目凝視場中。

這小孩也就是書中的主角，仇恨。他在離開白無常向修後，曾一路沉思，向修這頎長的身軀，能穩坐黑道第一把交椅，屆數十年之久而不衰，其本身武功，當有奇詭精奧之處，而天南三星之「三星伴月陣」，亦是武林絕響，白無常向修既不願傳授武功與我，我偷學還不成嗎？今夜黃山之會，千萬別錯過。

啊！不，還是早點去吧！找個地方隱藏起來，我就是偷學了他的武功，還要把他瞞在鼓裡。

於是，仇恨上了黃山，在關帝古廟前巡視了好半天，始才在這橫匾之上躺下，睡了個甜甜的夢。

仇恨被說話之聲所驚醒，張開眼，月亮已爬上樹梢，最初他連動也沒敢動一下，因爲今夜來的四人都是武林中絕頂高手，他既被白無常向修所驅逐，他高傲的脾氣就不願再讓白無常向修知道，他仍然隨後追來了。

說話聲是天南三星，而所談的都是關於三尊玉星的事，在他還沒聽出個頭緒之前，驢蹄「嗒嗒」之聲已遠遠傳來了。

白無常向修一到地頭，與天南三星沒說上兩句話，就交上了手，從聲音中仇恨判別出，一開始雙方似乎都在觀望，慢慢的，他從掌風呼嘯中聽出了戰鬥已接近高潮。

這時仇恨再也忍不住了，他推測雙方都在聚精會神搏鬥之下，絕不可能再來顧忌別人什麼了，所以他從橫匾後，小心的探出了頭，但是當他雙眼接觸到鬥場時，又不禁莫名其妙的呆住了。

這那像是拚命？這簡直是開玩笑，四個人在兩丈方圓的一塊草坪上游走着，不時對上一掌，也有眨眼間連對四五掌者，可是四人身形看來都輕逸已極。

漸漸的，仇恨從四人的神色中，瞧出了形勢的緊張，白無常向修慘白的臉上，看不出所以然，但是那緊剔的兩道長眉中，和那抿得僅餘一條線似的嘴唇，可以看出他的功力已提足

到十成以上。

而天南三星，除壽星公賽南山，臉白鬚動以外，福星公勝東海與祿星公富三江臉色都是紅如充血，就像廟裡供奉的關雲長。

驀然，天南三星一聲暗號，三人急驟的加緊了攻勢，三人同時捨却了掌力，掏出了各自獨門的兵刃。

只見四周虎虎生風，杖影翻飛，福星公勝東海的大蒲扇與祿星公富三江的玉如意交織成一片，宛如鳥飛獸竄。驀地，白無常向修雪也似的長臂疾向壽星公賽南山胸前抓到，壽星公賽南山身形一斜，飛身縱高三尺，與福祿雙星三般兵刃齊齊往白無常向修兜頭罩下。

白無常向修右手疾抓壽星公賽南山，左手亦在同一時間裡撤出量天尺來，見壽星公賽南山往上飛縱，當即左手一式「皓月當空」，硬生生地將三種武器架開，其速度之快，竟連天南三星亦未看清楚。

此時，躲在橫匾上的仇恨心中嘀咕道：「本想偷學他的武功，不想竟連其出手亦未看清，如此就算看上一輩子也休想學得一招半式。」瞬間，場中激鬥已生變化，原來祿星公富三江一招走空收勢略緩，右手腕已被白無常向修的量天尺所拍到。

這一下，如若是換個通常武林中人，手腕準會立即折斷，可是天南三星，功力均非等閒，但祿星公也被這一下劃得辣辣生痛。

然而，白無常向修在同一時間裡，却被福星公勝東海的大蒲神扇將衣襟給劃裂了一道口子。

「嘶」的一聲，把白無常向修驚得愕了一下，百忙中瞟眼一瞥，白色長衫下開了道尺許長的口子，這一來，白無常向修心火突發，高冒三丈，一聲震天價的虎吼，量天尺劃空一閃，一招「流星趕月」，快捷無倫的擊出三招，分襲天南三星，尺風飄忽莫測，似左、似右、似中，叫人無可捉摸，不知他主要攻的是誰？

天南三星中除壽星公賽南山的一支蟠龍杖，敢與之硬接硬碰外，福星公勝東海的大蒲神扇與祿星公富三江的玉如意，都是不堪一擊的。

白無常向修只一招，即將壽、福、祿三位星公每人逼退尋丈，立即騰起身形，想以逐個擊破的方式，將這「三星伴月陣」給擊散。

可是白無常向修忽略了「三星伴月陣」潛在的功力，這「三星伴月陣」，它能躋列天下七大名陣之一，自有它特長之處。

白無常向修凌空折身，他首先找的是福星公勝東海，因爲福星公勝東海神扇傷了他的白儒長衫，他氣憤得飛身猛撲，量天尺一招「威震八方」風聲呼呼，銀光閃閃，眞可說風雨不透。

白無常向修的心事是，他只要傷了三人中任何一人，這「三星伴月陣」的威力立即大減

，屆時，他即可將這「三星伴月陣」之輝煌的名譽毀滅。

誰想，就在白無常向修飛舞着閃閃生光的量天尺，撲到福星公勝東海的頭上，眼看着福星公勝東海蒲扇橫張，難逃白無常向修的量天尺之際，驀地，一股絕大的潛力，將白無常向修硬生生的給橫推半丈，落回到陣勢的核心中。

這潛力原是「三星伴月陣」中的救命絕招，不管是誰遇襲，而自身無法抵禦時，另二人必借陣中旋轉衝刺的勁力，一個猛推，一個狂吸，讓那受襲之人，在措手不及之下，得一緩手機會。

白無常向修眼看着已然得手，突被這股潛力推得一怔，他想不透這潛力的來源，但是，他却不敢稍歇，因為略一疏神，就有性命的危險。

於是，白無常向修又展開了嚴密的防守，可是，這次却又不同了，他突然間感到從沒有過的威脅，壽星公賽南山一支蟠龍杖，在這「三星伴月陣」倏變之中，威勢突增，而福星公勝東海的大蒲神扇與祿星公富三江的玉如意，也自配合得妙到毫巔，任你白無常向修量天尺招術精奇，「白骨神功」武林絕響，一時之間，也窮於應付。

漸漸的，白無常向修慘白死板的臉上，已滲出了汗珠，油晃晃的閃着亮光，然而，白無常向修究非等閒，他在尋找着出奇制勝的機會，他只要脫出這個圈子，他就有制勝的可能與把握。

驀然，激鬥中，但聽福星公勝東海道：「向兄，我們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深仇血恨，同屬武林中人，三星還不願做那趕盡殺絕之事，只要向兄將三尊玉星交出，從今後化干戈為玉帛，向兄以為如何？」

此語一出，白無常向修一聲怒嘯，聲震夜空，道：「要我交出玉三星，那簡直是等天開門，白日做大夢，除非你們有能耐將姓向的毀了！要不，哼……」

「着」的一聲暴響，祿星公富三江左手腕，應聲低垂，連動也沒法動了，可是祿星公富三江右手的玉如意也同時脫手飛出，快如閃電的飛向白無常向修的腹部。

白無常向修在三人分心聽他說話之際，突然出手點中了祿星公富三江的左手腕穴道，心中禁不住狂喜雀躍。

喜尚未了，即見雪光刺眼，玉如意已近小腹，這一驚又驚得白無常向修冷汗直冒，倉促間，量天尺下探疾點玉如意，正在量天尺與玉如意相觸未觸之際，又覺勁風呼呼，當頭壓下，白無常向修渾身一震，量天尺上下難以兼顧，猝然間，只得側身閃退。

可是，這却眞正的着了「三星伴月陣」之機關，踏入了大蒲神扇的扇風中，待白無常向修驚覺時，早已不及，背上一陣劇疼，白無常向修反手一兜，也正好搭在福星公勝東海執扇的手腕上。

一聲「哎呀」，福星公勝東海被拋出兩丈餘外，白無常向修一聲裂帛似的怪笑，響徹雲

霄，良久方止，說道：「白無常向修，黑道小卒，以一命換雙星，總還值得，賽南山，你還要比嗎？向修以僅存的一口氣，仍可接你一陣，如何？」

這一陣突變，早將壽星公賽南山驚得呆了，祿星公富三江玉如意出手後，站在那就沒再動一下，福星公勝東海被拋跌地上也沒再爬起來，這種情勢之下，壽星公賽南山知道，這兄弟兩人定然凶多吉少，禁不住悽聲慘笑道：「向兄，這眞是出乎我賽南山意料之外的事，你……你請吧！賽南山縱然無能，也不做這種趕盡殺絕之事。」

白無常向修聞言，依然冷冷的道：「你不打，我可要走了，但是我不會領情的。」說完，一聲呼嘯，即聽蹄聲「嗒嗒」，疾馳而去。

這一陣慘絕的收場，將藏在橫匾上的仇恨也嚇得呆了，他眼見白無常向修困難的翻身上驢，然後傲然的端坐驢背上，可是，神驢緩慢的走着，在明亮的月色下，還沒走出仇恨的視線，白無常向修已然支持不住，伏倒在驢背上了。

這時，壽星公賽南山突然朝橫匾上一瞪眼，因橫匾正背月，看不清，但聽壽星公賽南山，喝道：「什麼人藏在上面，還不給我滾下來！」

仇恨渾身一震，驚忖道：「這下可糟了，他們誤會我是白無常向修的徒弟，這一見面，壽星公賽南山豈能將我放過？」

總算仇恨膽識超人，自語道：「管他呢！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不相信憑天南三

星的名頭，會對我這後輩下毒手！」

隨見仇恨從橫匾上躍出，輕飄飄的落在壽星公賽南山的身前。

仇恨，他今年只十四、五歲，雖然武功未成，可是輕功早已練得出神入化了，仇恨這一出現，壽星公賽南山也不覺爲之一怔道：「小哥兒，你不是白無常向修的徒弟嗎？你怎麼不隨他去呢？你師父也傷得不輕，命在旦夕啦！」

仇恨靦腆的搖了搖頭道：「我不是他的徒弟！」

壽星公賽南山聞言又是一愣，道：「你怎會不是他的徒弟呢？難道說，你見他快死了，就不願做他的徒弟嗎？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我雖和他有仇，也不能見你這種武林的叛徒……」壽星公賽南山越說心中越氣，越說聲越厲，到最後竟將蟠龍杖揚起，竟欲一杖就將仇恨給斃了般似的。

仇恨一見，立即出聲道：「老前輩，千萬不要誤會，我與他在酒樓上也是第一次相會，他欲收我爲徒，是我不能背叛師門而被他所逐……」

壽星公賽南山一聲怒喝，道：「臭小子，你敢在我面前撒謊，吃我一杖！」聲落，隨着蟠龍杖橫掃，一招「玉帶圍腰」疾使而出。

仇恨見壽星公賽南山不聽他的解釋，並寃他撒謊，禁不住傲勁突發，閃身避過一招，氣憤的叫道：「老前輩對我仇恨不相信，可別怪我無禮啦！」

壽星公賽南山聞言，更是氣憤，蟠龍杖一揮，說道：「臭小子，你竟敢在我面前叫陣，你是找死！」說完立即揮掌猛撲。

在這種情勢之下，仇恨絕不能畏懼退縮，他高傲的本性，不能讓人平白的冤枉，即算明知不敵，他也要較量一下。

壽星公賽南山憑他的身分，怎可欺侮後生晚輩，他只是借此試探仇恨的武功，看他是不是眞的非白無常向修之徒，因是白無常向修出招救人，那已屬天下奇聞，若不是有關係的話，誰會相信呢？然而這幾招過後，壽星公賽南山立即驚疑，閃身退過一旁，說道：「小子，武當紫陽眞人你怎麼稱呼？」

仇恨見壽星公賽南山如此一問，知道他已從自己掌招中認出了，連忙恭聲的答道：「正是晚輩恩師。」

壽星公賽南山「啊」了一聲，又復朝仇恨打量良久，方始說道：「原來是武當紫陽道長高足，那倒失敬了，紫陽道長據說已然仙逝……」說到這倏然回首朝他那已死去多時，周身已變爲烏黑的兩位兄弟看了一眼，深深嘆了口氣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本只爲當年一口氣，想不到變生倉猝，使老朽亦心灰意冷！哥兒，煩你助我一臂之力，將我這兄弟兩人給埋了好嗎？」

仇恨見壽星公賽南山如此說話，立即爽朗的答：「好！」

在西山月沉，晨曦迷空之際，黃山赤雲峯關帝古廟的後面，堆起了兩座新墳，壽星公賽南山對仇恨說道：「今日一別，相見遙慳，適才煩哥兒相助之情，無以爲謝，這有數頁書圖，聊表寸心，即算哥兒不恥於學，日後若遇有緣之人，亦可代爲相贈！」說完遞過了薄薄的一本手掌大的線裝書，不待仇恨答話，已然縱身下山而去。

仇恨眼看着壽星公賽南山漸漸的隱沒於山中晨霧，心中不禁泛起了莫名的愁緒，「英雄難免陣上亡」，想想這三星於武林中的聲望，是如何的高昂，誰想到會得驟死黃山……仇恨想着，隨瞥了手中的小書一眼，見小書上寫着「三星伴月」四字，心中倏的一怔，驚疑的忖道：「『三星伴月』，他交我這『三星伴月』怎的？難不成還要我另外找兩個人也同時練功，這眞有點近乎玩笑啦！」可是當他一頁頁約略的看完之後，他又禁不住驚喜雀躍，原來這書內是天南三星，每人以最精奧，最具威力的四招摘錄下來，連成一十二招，取名「三星伴月招」。這十二招，若分三人練習，每人只學四招，組合起來，即是他們三人所因以成名的「三星伴月陣」，若只一人學練，這一十二招可以任意連綿，招招貫通，式式相連，確實是一套精奧無比的招式。

朝霞映空不久，太陽緩緩的從天邊雲層之後跳起，這時，仇恨將那賽南山所贈的「三星伴月」小書收起，從身背解下那把隱藏着自己父母身世的金龍赤火劍，雙手壓在劍鞘之上，一邊撫摸，一邊默禱……這是仇恨每日晨間必做的功課，自從離開武當山後，從未間斷。

禱畢，又復試着拔劍，雖明知無用，他依然每日要在撫摸默禱之後，試行拔一次，然後再揹回背上。

仇恨從關帝廟後回到廟前，閃眼即見場中一道銀光閃閃，趨前一看，原來是白無常向修所用的翡翠量天尺，禁不住掉首朝白無常向修那匹神驢所奔行的方向望去，想起白無常向修在驢上禁受不住，伏倒在驢背上的情景，心中十分難過，忖道：「假如你昨天答應傳授些絕藝給我，沒將我趕走……雖然現在依然不能傳藝，我還是會追着你去，伺候你的傷勢，再不幸也可替你掩埋屍體，不致曝屍荒山，慘遭獸吻。」

仇恨思忖及此，不自覺的彎身拾起量天尺，見那上面「無常一到，萬事全休」的八個字，不禁微微一笑，不由自主的朝那方向奔行而去。

依照那點點鮮血的指引，仇恨翻過了兩座山頭，在一座低崖之下，看到了那匹「追風奔月神驢」。

仇恨遠遠的停下了身子忖道：「低崖神驢守護下的定是白無常向修無疑，然而，假若他沒死，依他的脾性，他眞可能出人意外的給我一掌。以天南三星，那等高厚深沛的功力，尚且難以抵受他『白骨神功』劇毒沾肌的一觸，那又何況於我這微渺的功力……那死得才叫寃呢！」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仇恨手執量天尺，依然遠遠的站着，未敢稍進一步，倏然神驢一聲

鳴叫，叫得仇恨心中一寒，忖道：「我在此這麼久，未聞些許呻吟痛苦聲息，他莫不是早已死去了！」

終於，仇恨提足了勇氣，緩緩移步……

誠然，白無常向修閉目橫躺崖下，早已氣絕，仇恨用手觸了觸他的肌膚，冰冷僵硬，禁不住搖頭嘆了口氣道：「一代梟雄，也不過落得如此下場……」

隨後，仇恨放眼四顧，見一株百年古柏之下，地勢甚佳，遂用量天尺及身上寶劍在古柏下挖了個土坑，把白無常向修端整的平放土坑裡，隨後又將那支尺餘長的翡翠量天尺擱放白無常向修身旁，始叫道：「老前輩安息吧！你老人家的神驢，我會爲你送回盛家莊去的……」語至此，仇恨雙手推土，可是剛推得兩三下……

倏的白影一閃，白無常向修從土坑中躍出，端立在仇恨身側，將仇恨嚇了一跳，縱身避開尋丈，蓄勢喝道：「老前輩，仇恨對你並無錯處，何以死後仍然要嚇人？而且……」還沒說完，忽見白無常向修慘白死板的臉上隱現笑容，不覺又是一怔，終於停止了說話。

白無常向修凝視了仇恨好半晌，始道：「恨兒，我自信必死，可是在我死前，仍有憾事未了，正感徬徨之際，恰巧你來了，爲了探你心地是否光明，遂靜血閉氣裝死。因爲有些人知道，我的『白骨神功』乃是從一本上古遺留的秘笈中得來，而這本秘笈我是刻不離身的，多少人覬覦，却又畏懼我的神功已然練成……」

語至此，緩了口氣，隨又說道：「在酒樓上，本就疑心你存心不良，誰知你却志不在此，如今，我將這上古奇書轉贈與你，但却要你為我完成三件身後未了憾事，你可願意？」

白無常向修的聲音本就陰陰的，到後來却漸漸的變得低弱無力。

仇恨聽他這麼一說，心頭不禁直打鼓，暗道：「這事僥倖我事先不知，如我事先知道，焉有任其隨你永埋荒山之理，這真是不幸中之萬幸。」

隨見白無常向修站在那渾身顫抖，知道他已瀕死不遠，這只是內功渾沛，強提的一口真氣，遂連忙趨前將白無常向修扶坐地上。

仇恨不經意的在攙扶之時，瞥了白無常向修受傷的肩背一眼，方才他人已死了，看也無用，如今傷處一旦入目，駭得仇恨舌頭也短了，兩眼也直了，心想：「不愧為一代梟雄，就憑這一點，如若換個旁人，怕不早已命斷氣絕。」

可是，白無常向修剛坐好，立即「咯咯」的吐出了數口鮮血，隨着向後一倒，身體一陣抽搐，兩眼一翻，就此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仇恨在旁，本待聽他的三件憾事，接受那本上古秘笈，這一來，反倒束手無策了，呆呆的靜站一旁，直待過了兩個時辰之久，日已中天，證明白無常向修確實死了，方始在白無常向修身上一陣掏摸。誠然，在一個軟皮囊中，仇恨發現了這本上古奇書，「白骨神功」秘笈，驚喜之餘，匆匆的將白無常向修埋了，一個人就在那山崖下，翻看着那本上古奇書「白骨神

功」秘笈。

可是，只一瞬間，仇恨即雙眉緊皺，待他將全書匆匆閱畢，已氣得英眉倒剔，怒目圓睜，恨恨的將那上古奇書「白骨神功」摔在地上，自言自語的道：「我仇恨，縱有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也不能去學這種歹毒的『白骨神功』，用這歹毒的功夫而去殺害數以百計的人群。」

仇恨語至此，即欲掉頭不顧，下山而去，忽的想起，這書既是如此歹毒，就是自己不想學，也不能讓它留落人間，如若不巧被什壞人得去，豈不更助長其為惡凶燄，對世人為害更烈。

想着，仇恨再度將那「白骨神功」秘笈拾起，忖道：「我既不想學，又不欲讓人得去，倒不如將之付之一炬，一了百了，省得它為害塵宇。」

仇恨點燃了隨身的火摺子，剛待點上那本「白骨神功」秘笈的上古奇書。

倏然，一陣疾風過處，火摺子熄滅了，手中「白骨神功」秘笈也不見了，眼前現出個儒衫飄飄的中年書生，手中正捧着那本上古奇書「白骨神功」秘笈，在不經意的翻閱着。仇恨心中一顫，怒聲喝道：「還我！這不是好東西。」音未落，人已撲前去搶。

中年書生，身形微動，已避開了仇恨的撲勢，說道：「小伙子，別急，這書我絕不要，更不欲學，不過，似這等上古奇書，真是武林至寶，前人花了多少心血，始才研鑽出來的一門

武學，豈可輕易的讓你付之一炬！」

仇恨聞言，不禁愧容隱現，誠然，創造一門武學，豈是輕易之舉，仇恨心中知道不對，但口中卻偏偏傲慢的搶白道：「此書非你所有，關你何事？我愛怎的便怎的！」

中年書生爽朗的哈哈大笑，笑聲直透雲霄，久久方歇說道：「小伙子，你不用倔強，你臉色已然告訴我，你已經深有悔意了，喏！拿去吧！這一點也不希罕，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這『白骨神功』，無需死人白骨，同樣可以學得很好，只看你本身的天分罷了！不過，假如你願意拜在本人門下，這撈什子的『白骨神功』，不學也罷！」

這最後兩句話，聽得仇恨渾身悚然一驚，轉眼朝中年書生上下一陣打量，心中忖道：「竟敢口出狂言，當必另有來頭。」

驀然中，仇恨記起了恩師講述過九州八奇中的老大，儒俠孔達，禁不住歡欣欲狂，一聲歡呼，叫道：「前輩莫不是高居九州八奇之首的儒俠孔前輩吧！請恕晚輩眼拙之罪！」

中年書生又復一笑道：「你能將我認出，實已非易，想必是什名門之後，小伙子，若眞想拜本人爲師，遂將家世源源道來。」

仇恨一時高興，卻忘了別人想叫他拜師之事，如今一聽，心中不禁感到十分爲難，似這等遨遊武林中之奇人，百年難得一見，武功之高，神鬼莫測，如若當面錯過，機緣難再。

然而，仇恨卻不願棄師再投，雖說恩師已然逝世，但恩師慈祥和藹的臉龐，卻永遠活生

生的在他心頭。

這一點，仇恨感到十分爲難，脾性高傲，在酒樓白無常向修的面前，已然嘗到滋味，他不願一而再的將這些武林奇人放過，然而，他該怎麼辦呢？他心中萬分的疼痛，如蛇咬，如針戳。

忽然間，被他想起了一條妙計，但聽他說道：「儒俠前輩，並非我不想拜你爲師，實因我有一個滅門的血海仇人，其武功之高，鮮絕寰宇，恩師逝世前，曾遺下寶劍一口，前輩請過目！」

邊說邊解下金龍赤火劍，雙手恭敬的奉上。

儒俠見仇恨對拜師一節，似顯猶豫難決，不禁大爲詫異，儒俠孔達，既能高居九州八奇之首，其武功當有精奧獨到之處。

適才，儒俠因事路過黃山，在小峯上發現了白無常向修的「追風奔月神驢」，一探之下，正好白無常向修從土坑中閃躍而出。當然，隨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與白無常向修的說話，也被儒俠看見了和聽見了。

儒俠孔達，他驚奇白無常向修之傷死，更驚見仇恨那一表學武的人材，他從白無常向修的說話中，了解仇恨與白無常向修之間，毫無關係。

這一會，聽仇恨所說，他師父也已逝世，並遺留有一口寶劍，這怎能不使他驚異萬分呢

？

儒俠接過寶劍，在他略一仔細過目之下，發現劍鞘微現金光，不禁「啊！」了一聲，說道：「原來哥兒還是武當名門，紫陽道長高足，失敬了。紫陽道長，據傳於西湖三潭印證武學盛會中，不幸逝世，傳言未明眞假，哥兒願否爲儒俠一道？」

仇恨見妙計得售，效力已生，連忙答道：「恩師之噩耗，來得本就模糊不知眞假，晚輩亦無從說起，只知這柄寶劍是恩師赴會後所留，其中隱藏極大機密，請前輩抽出一觀，或能略知一二。」

這話又不禁使儒俠孔達疑心頻犯，寶劍中隱藏機密，何以你自已不會抽出觀看，非要我抽出不可？

然而，仇恨一再提及這把金龍赤火劍，想必其中定有蹊蹺，不自却隨手輕輕一抽，他以爲金龍赤火劍定然應手而出。

誰料寶劍非但沒應手離鞘，甚至連些許的顫動皆無，不覺更奇，驀然潛運功力，貫注雙臂，運勁一拔，寶劍依然紋風不動，儒俠不禁慚愧得臉色倏變。

好勝之心，油然而生，儒俠孔達驀的一聲長嘯，將畢生數十年渾沛精力，齊聚雙掌，一聲暴喝，隨着「噗」的一聲，儒俠孔達隨聲跌坐地上。

這一切動作，仇恨却仔細的看在眼裡，他莫名其妙儒俠孔達怎會在運勁拔劍之下，倏的

震得跳了一下，跌倒塵埃？

儒俠孔達摔跌地上，額頭鬢間，冷汗直冒，良久方始從地上緩緩立起，愧疚的對仇恨說道：「哥兒，你這一試，眞把我這九州八奇之首的儒俠，臉面丟盡，不過，辱由自取，我並沒怪你之意，但是，我可想不通，這劍中所隱藏的機密，難道說會是紫陽道長畢生之功力所聚嗎？」

仇恨聞言不解其意，立即追問道：「前輩，你方才說什麼？說什麼功力所聚？」

儒俠孔達聞言，說道：「我只是說，劍中隱藏的機密，怕是紫陽道長將畢生精力貫注其中，因此抽它不動……啊！是啦！一定是這關係，錯不了啦！方才我運功拔劍與劍鞘相持之下，沒將寶劍拔出，反被其回抗之力，震跌地上，周身功力散失不少，哥兒，這該是你的福緣啦！

紫陽道長這種做作之下，定是意欲將本身數十年功力轉移到你的身上，哥兒，你若能得到你師父的全部功力，你也將得到我儒俠的一半功力，如今，讓我索性將你成全到底了吧！」

語音未畢，儒俠孔達握着連鞘寶劍，在身前挽了個劍花，輕輕刺出，倏然間，但見金光耀眼，疾風沁人。

仇恨猛然吃了一驚，這劍法確是駭人，看他慢慢不經意的揮洒，每一招却藏着極精微的

變化，妙處可謂妙到毫巔。

仇恨連忙收歛心神，靜氣凝視，默記招式，一遍，二遍，三遍過後，逐漸的已由慢而快，舞到急處，儒俠孔達就似陡然間，幻出了無數化身，劍鞘金光，端如晨曦朝霞，萬道金蛇，盤空飛舞。

儒俠孔達這套劍法，雖只短短的七招二十八式，但却精奧奇詭，迅捷無倫，從緩慢的一招一式，至迅疾的盤空飛舞，無不威猛至極，怪誕異常。

終於，儒俠孔達喘聲呼呼，汗下如雨的將勢收住說道：「哥兒，這精力損失得實在太大了，連舞一趟劍都會如此疲果，沒個三五年日夜勤修苦練，絕難恢復。哥兒，這趟劍法，名爲『七絕劍』，別看它僅僅七招，其威力之猛，無與倫比，其命名之由來，只要你把劍招練純熟之後，定能體會得到。」

仇恨對儒俠孔達，感激非常，一再的行禮致歉兼道謝，他萬萬想不到金龍赤火劍中，竟藏有他師父紫陽眞人蓋世之功力，如今又將九州八奇之首，儒俠孔達的精力也自吸收過半去了。

仇恨萬分憐愛的撫摸着金龍赤火劍的劍鞘，好半晌工夫沒說上話來。

驀的，儒俠孔達一聲微嘆道：「紫陽道長擁有這等深厚的功力，怎的西湖三次印證武學，均未能得到指揮武林的無上信符『武林帖』的執掌權呢？這眞是怪事！」

隨着，儒俠孔達一聲怪叫道：「哥兒，看你的長相，也能測知你的智慧，這『七絕劍』法大概總已記了個八九不離十吧！對嗎？趕快舞一趟讓我瞧瞧，不對之處，我再講解講解，總也就差不多了。還不趕快，日落西山，我可就要走了。」

儒俠孔達語音未畢，仇恨已然揮動着帶鞘寶劍，依照着他記憶所及，一招一式仔細的演練出來。

儒俠孔達趺坐一旁，雙眼凝注着仇恨的出手、收招，時而出聲驚呼，時而搖頭嘆息，驚呼的是仇恨這孩子，智慧之高，誠然罕見。嘆息的是，可惜自己與他沒有緣分，不能收他爲徒。

終於，仇恨將所記的，全部施展完了，儒俠孔達不住的點頭認可，說道：「好，好！不錯，不錯！難爲你怎麼記得，不過這『七絕劍』中以穩、狠、迅、辣爲主，望你能不斷練習，切記，切記！」

說完，從地上站起，抬眼打量一下天色道：「時已不早，我該走了，白無常向修人雖已死，但黑道中，他的至友故交，他以往手下親信，仍然不勝枚舉，此事不傳揚開去，還則罷了，一旦洩出江湖，你恐怕將會擔受許多無名風險。但願你善自珍重，好自爲之，俗語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當你知道後悔時，已太遲了，當你體會了解時，也恐怕太晚了。」語畢，再次朝仇恨看了兩眼，隨着飄身，越山而去。

仇恨瞧着飄身離去的儒俠背影，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激，他感激儒俠孔達告訴他，恩師紫陽眞人畢生精力都貫注在這柄寶劍之上，他感激儒俠孔達匆匆的傳藝，雖然只這麼七招二十八式，但他深深體會到這七招二十八式所具的無上威力。

一日夜來，仇恨都處在緊張的情緒之下，未眠亦未食，未眠尙無大碍，未食則腹飢如雷鳴，「咕嚕」直叫。

然而，因絕藝的新得，未敢稍怠，儒俠孔達一走，仇恨又復連連演練，唯恐稍有遺忘，可是只演得一次，驀見兩個黑衣老頭，從左右圍來，但均都顯得矮胖，可是兩個矮胖老頭，瞪着眼睛那股神情，就好像要吃人般的。

仇恨心中一寒，立即收招停式，將長劍揹回背上，因爲長劍過重，不十分應手，更何況裡面隱藏着機密，他害怕一旦失手，被人奪去，那才寃呢！所以在萬不得已時，他情願用拳，用掌，打不過施展開蓋世輕功，一走了之。

仇恨將劍繫好，見兩個矮胖老頭行得更近了，不由得怒叫道：「你們是什麼人，來此作甚？」

左邊矮胖老頭跨前一步，向仇恨仔細打量一會，「嘿」的一聲乾笑，陰惻惻的道：「小娃兒，你叫什麼名字？」

仇恨聞言即感不悅，喝聲道：「我叫什麼，你管不着！」

那老頭又是一聲乾笑道：「你可是武當派的？……」

此語一出，仇恨禁不住嚇了一大跳，喝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話猶未了，那老頭忽的反手一掌，打向仇恨的臉部。

仇恨根本就不認識這個老頭，這一記耳光，大出仇恨意料之外，險險被他打中，雖然總算避開了，但掌風過處已刮得面上火辣辣的隱隱作痛，仇恨這一氣非同小可，「呼」的一招「跨步登山」，一記長拳猛擊而出，並隨口罵道：「世間竟有你這種凶橫的老賊，你以爲我好欺侮嗎？」

那矮胖老頭輕易的化解了仇恨一記長拳，仰天一陣大笑道：「這一記長拳已證明你是武當派無疑，如今想活命，乖乖的給我磕三個響頭，聽憑我的吩咐！」

仇恨化拳爲掌，「呼呼呼」連劈三掌，雖說掌小力微，亦如亂石崩雲、驚濤拍岸般的。

這矮胖老頭，竟被他逼退了兩步，仇恨一招得手，更是勇不可當。

倏聽矮胖老頭一聲虎吼，聲響如雷，罵道：「好小子，你不識抬擧，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祭日。」語音未落，左右兩個老頭，四掌齊揚。

仇恨至此方才看得分明，這兩個矮胖老頭，相貌甚爲相似，都是一般矮胖，不過，一個是黑臉，一個是紅臉，一個掌心黑墨墨的，一個掌心却似塗了硃砂，掌風過處都有一股撲鼻

腥味。

仇恨猛吃一驚，厲聲喝道：「你這兩個老賊，敢情是冀南雙煞嗎？」

這翼南雙煞，乃是一對孿生兄弟，黑臉是大哥，名叫劉松，練的是鐵沙掌功夫，紅臉的是老二，名叫劉柏，練的是赤沙掌功夫。兩人掌心均有劇毒，若被擊中，一個對時之內，便要毒發身亡，這兄弟二人是冀省黑道中名噪一時的人物。

那黑臉老頭哈哈笑道：「你小子既識得大爺的名頭，還不乖乖的給我們各磕三個頭，還可饒你一命，小子，聽到沒有？」

紅臉老頭，忽然也暴聲叫道：「你還敢動手，哼！你當眞不要命了嗎？」

仇恨脾性，高傲非凡，吃軟不怕硬，明知雙煞毒掌厲害，却是毫不示弱，昂頭挺胸，傲然說道：「憑你們這兩雙狗爪子，也不見得就奈何於我！」說畢雙掌一錯，左掌右指，掌打劉松，指戳劉柏。

霎時間鬥了十數餘招，仇恨的掌法，已得武當精髓，再加輕功絕妙身子靈活，在雙煞四臂之下，飄忽如風，倏忽在前，瞬息在後，劉氏兄弟在一時之間，還眞的對他莫可奈何！

忽的，劉松嘿嘿冷笑道：「二弟，我們上當了，我們身子沒有他靈活，當然受制，不如乾脆停住，以靜制動，還怕他飛上天去。」

這一來，仇恨眞的走投無路了，可是忽然被他想起背上長劍，這冀南雙煞以毒沙掌威名

江湖，從不携帶兵器，也從不用兵器，仇恨遂快速的扯斷了繫繩，握劍在手，一上來就是儒俠之「七絕劍」七招二十八式，攻前拒後，攻左抵右，只一瞬間，又復將冀南雙煞逼退，拉回危勢。

這時，暮色已然四合，峯頭一片矇矓，月亮緩慢的從天邊升起，滾圓的月光似乎含着隱隱的笑容，笑這大地的汚濁與不潔，笑這人間隱藏的罪惡，似乎是說，瞞得了任何人，却瞞不住我。

仇恨在雙煞環攻之下，已接戰了一個多時辰，逐漸的已顯出功力之不足，身子遲滯了，手中帶鞘寶劍，揮舞間也顯得有氣無力。

如今，仇恨才想到逃走，可是一日夜未眠未食，在激烈拚鬥一個多時辰之後，那還有餘力作逃走打算。

正在萬分危急之際，忽聽蹄聲急驟的「嗒嗒」傳來，劉松忙道：「快！二弟，趕快收拾他，這絕不能讓第三者知道。」

劉柏聞言，覷定時機，在仇恨進退維谷之際，倏然手掌一翻，那硃紅如血的掌心，帶着一股腥風，立即便向仇恨當胸印去。

仇恨本就精疲力盡了，那還禁得起他們的呼喝恐嚇，經聽到掌風颯然逼胸，閃避已自不及。

忽聽得一聲清脆聲響，叫道：「劉叔叔，請手下留情！」竟然是女子的聲音，劉松一掌劈出，又收了回來，氣得臉紅脖子粗。

仇恨只呆得一呆，即感一陣昏眩，再也站不住了，倏然跌坐地上，盤腿潛自行功調息困累。

仇恨雖在潛自練功，但耳眼却因利害相關，不能不看，也不能不聽，只見來的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女，可是冀南雙煞對其竟然執禮甚恭。

劉松忽然說道：「姑娘不在谷中，這麼晚了，還到峯上來，可有什急事嗎？」

小姑娘似乎驕縱慣了道：「你管我……只是這人怎的與你們相拼，你們怎麼兩個大男人打一小孩呢？」夜色中，少女雙眼亮如烱星，一閃一閃的，逼得這兩個黑道魔頭一時之間怔怔的答不上話。

終於，小姑娘又嬌聲叱道：「好呀！原來又是平白無故，在本山欺壓善良，瞧我回去給我爹說不，屆時不把你二人廢了趕出谷去才怪！」

冀南雙煞似乎對這小姑娘的父親畏怯萬分，聞言連忙哀聲要求道：「英姑娘，求求妳千萬別說，我們是爲了一本書，逼不得已……」

這被稱英姑娘的少女，聞言仍然尖聲喝道：「什麼書？值得你兩人一齊動手，說……說呀！」

劉氏兄弟對望了一眼，似乎是說，說吧！不說不行啦！遂聽劉松道：「英姑娘，這本書妳要，我就搶來給妳，可是妳千萬別對妳爹說去！」

英姑娘本是離得仇恨遠遠的，這會兒輕移蓮步，走到仇恨面前一站，雙睛寒光閃閃的對仇恨一陣打量，接着「咦」的叫了一聲道：「喂！他們說你有書，你有的什麼書？拿出來我瞧瞧！」

仇恨本是微闔雙眼，用耳注神的聽着他們對話，今見少女行前，本待起身行禮，還沒動作，即聽少女毫不禮貌的問話，不由氣得雙眉緊剔，倏然雙眼一瞪，緊緊的盯住少女，意思是說，像妳這樣問話，我根本就不恥回答，隨着雙眼又微微闔上。

英姑娘生性倔強，可也最喜歡倔強的人，她見到仇恨那破爛骯髒的衣服，本就準備回身，可是當她接觸到仇恨那軒昂氣宇、煥然英姿，禁不住「咦」的驚叫出聲。她問話後，見到仇恨那對滿含堅毅倔強的大眼睛，更禁不住怦然心動，雖然他們年歲都小，但這種無形的熱情的喜悅，却是出乎眞情。

英姑娘見他將眼微闔上，連忙回身喝道：「劉叔叔，你們兩人走吧！我不告訴爹就是啦！不過請叔叔替我叫蘋妹來一趟好嗎？我先謝謝！」

冀南雙煞莫可奈何的說道：「英姑娘，能否請他把那本書交出來？」

英姑娘雙眉微蹙道：「劉叔叔怎的如此囉嗦，若有可能，我定不使你二人失望就是。」

說完小嘴一噘，像是又欲大發嬌嗔般的。

冀南雙煞連忙抽身下峯，轉瞬沒了人影。

此際，長夜迢迢，月光如水，英姑娘天眞嬌憨，根本不懂做作，一見二人去遠，立即回身問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仇恨專心一意運功療困，對英姑娘的問話當耳邊風，不理不睬，英姑娘連問三句，沒得到回音，心中大怒，翻腕抽出身邊短劍，嬌喝道：「你再不答話，可別怪我對你無禮了！」

仇恨似乎休息已足，驀然縱身躍起，恨聲答道：「神氣什麼？難道我怕妳不成！」說畢也自橫劍當胸，蓄勢以待。

英姑娘一聲嬌笑，說道：「我以爲是個啞巴呢！原來也會說話，我問你話，爲什麼不答，難道你連姓名也沒有嗎？」

仇恨本是氣她不客氣，太強橫，可是被她一說，差一點也笑了，隨見她又是強橫的問話，立即雙眼突睜道：「妳是什麼東西，我偏不答妳的話，怎麼樣？有種我們就較量較量，別那麼盛氣凌人，我可並不怕妳！」

英姑娘又是一聲清脆嬌笑，說道：「你不答我的話，終於還是答了，你還強的什麼？你要找我比劃，這倒是奇聞，谷中就沒人敢說這大話！不過，這樣也好，你不怕我，就讓我將你打怕，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住我的急打！」

說完，一聲嬌喝，隨着盈盈一笑，柳腰一挫，短劍挽了個劍花，分心就刺，只一眨眼，劍光映着月色，端如水銀瀉地，花雨繽紛。

仇恨猝然間，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心中自忖：「武當九宮連環劍法，我已深獲心得，儒俠孔達七絕劍亦稱絕響，若與這少女相比，只怕還未必能勝她。」

仇恨接了十餘招後，立被逼得退出尋丈，不由急得冷汗暗流，陡然間，少女身形倏變，在仇恨身外頻頻轉動，就像幻成了無數化身，一時之間，使仇恨左右前後難以兼顧。

就在仇恨轉得昏頭昏腦之際，驀然「噹」的一聲，仇恨手中金龍赤火劍應聲墜地，忽聽少女一聲嬌叱道：「你是服與不服，不服再打，非將你打服了不可！」

假如英姑娘只問一句話，相信仇恨會低頭臣服，並想學這等厲害的劍法，可是英姑娘的後兩句話，又復激起仇恨的天生傲骨，憤聲說道：「不服，又待怎的？要打再打，我仇恨還會是個禁不起磨練，怕打的人嗎？哼！妳等着瞧吧！待我武功練成，我會找妳……」

英姑娘一聲嬌叱叫道：「仇恨，仇恨！啊！多怨毒的姓與名，不好！我不喜歡這名字，你最好能改一改，啊！什麼？你練成武功後，就會到這裡來找我，眞的嗎？」

仇恨怨恨的從地上拾起金龍赤火劍道：「爲什麼不？我武功練好，就要先來找妳，報復今日之受辱，妳怕嗎？」說完兩眼寒光如電，緊緊凝注少女。

少女被仇恨看得心中一寒，倏然揮臂，振劍又刺，說道：「來日的來日再說，今天可非

先打服你不可！」

驀地，夜空裡傳來一聲呼叫。

「英英……」

「英英……」

少女聞聲一怔，收劍躍開一旁，說道：「爹在叫我啦！我不能不去，仇恨，我這不能留你，但你武功練成之後，眞能到此一會，你是找我報仇也好，別的什麼也好，我總等候着你……」

倏然，夜空中「英英……」的叫聲更急。

少女急急道：「我走了，趕快離開此山，記住！藝成之日，千萬到此……」說完人已縱身躍下峯去。

仇恨莫名的聽少女漫聲訴完，口中不自覺也輕輕喚了兩聲「英英……」他不能了解這是如何？方才凶巴巴的互相爭論、拚鬥，最後却微妙的散開了。

驀然的，夜空裡傳來柔婉的歌聲，配合着琴聲陣陣，彷彿中，仇恨似乎聽到：

……那個人呀！那個人呀……

適才捨生忘死！不許別人攔阻！

如今強敵已退！何故他又躊躇！

……那個人呀！那個人呀……

深谷梅枝掩月！花香撲鼻襲人！

別忘給我捎修！別有疏遠我心！

仇恨遙聽琴聲歌意，深恨自己對詩歌無緣，抬頭凝望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光如水，良夜迢迢。

在殘星明滅，寒露沾衣的次日凌晨，仇恨，這被人們所遺棄的孤兒，終於下了黃山，再次奔波跋涉於他的尋求絕技的生活中。

五

暮春三月，一個清新燦爛的淩晨，晨曦乍顯，萬里碧空無雲。

在浙、皖交界的一座百丈峯頭，一塊平滑如鏡的大青石上，端坐着個十五、六歲，英挺俊秀的少年，手中緊握着一柄劍鞘隱現金光的長劍，看那少年低眉垂目的神情，似乎正在運功吸收晨間天日的精華。

這少年，就是仇恨，他到這百丈峯，今天剛巧旬日。

自那夜離開黃山後，仇恨的心中踏實多了，他不再像前些日子那種失望的憂鬱，他不再抱怨上蒼將他遺忘，他也不再愁日子難以消磨了。

一夜之間，仇恨得到了黑白兩道，頂尖兒數人的幾種絕藝，這眞是天大的福緣，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再者，仇恨體會到了恩師在世時，強迫着自己學的一門功夫，當時仇恨曾說這門功夫沒多大用處，被紫陽眞人罵他蠢才，仇恨永遠記得，恩師只罵過他一次蠢才，如今想起，恩師罵得對極了。

這門功夫，就是借物吸收對方功力的「內璞皈眞」之術，武當派借力使力中所幻化出來

，道家的一門絕藝。

紫陽眞人，在仇恨幼年就強迫着他學，從這一點看來，紫陽眞人早在十年前，即有先見之明。

仇恨下了黃山就爬上了這座百丈峯，他如今需要的是時間，在沒有將這「三星伴月」及「七絕劍」法練得隨意揮洒前，他不下山，其次，他要使用「內璞皈眞」之術，將寶劍上的功力，吸收到自己的身上來。

不過，這一點，他知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事，所以目前最主要的是「三星伴月十二絕招」，及儒俠的一套「七絕劍二十八式」。關於「內璞皈眞」之術，他隨時都可以練習，只要有恆，不間斷，他知道功力自然會到他身上來。

十天了，在這百丈峯頭，仇恨每日晨昏練內功，及「內璞皈眞」之術，午前練七絕劍，然後打些野兔山雞，籌備一兩天的吃食。

中時起至酉時正，練習「三星伴月」，因爲這是三種兵器的招式，而仇恨却全部給他化在劍招裏，所以必須多費點時間。

而「白骨神功」這部上古奇書，仇恨只在當時匆匆看了一遍，至今，他連翻也沒翻動一下。祇是，他自從聽了儒俠孔達的話後，他對這本上古秘笈，變得十分珍重的寶藏着，藏在胸懷裏面，但却不輕易去動它。

這日清晨，仇恨在大靑石上練功未畢，驀覺耳鼓中灌入陣陣衣袂飄風之聲，正朝峯巔縱來。

仇恨倏然一驚，從這風聲判斷，來人輕功之高，已臻登峯造極、出神入化之境界，仇恨連忙睜眼，在峯巔四處一陣打量，接着腰腿鑽勁一挺，輕飄飄的落在一塊巨石之後。

然而，他剛在石後蹲伏下身子，驀覺一聲陰陰冷笑發自石頂，冷笑連串成線，刺耳震心，仇恨心中大驚，猛然抬頭一看，巨石上已穩站着一位臉紅如生肉的乾癟黑衣老者，老者眉短眼細，鼻尖嘴小，頸下數得清的一束山羊鬍子，根根見肉。

黑衣老者這付尊容，還不怎的，就是那臉色像鮮肉般的，恁誰見了也會膽碎魂飛。

仇恨突然相見之下，還以爲是個被刮了皮的血人，「哎呀」一聲尚未叫出，黑衣老者又是一聲陰陰冷笑，笑得仇恨體慄股顫，汗毛直豎，連驚叫也給嚇回去了。

還幸虧黑衣老者再次的一聲冷笑，才算救了仇恨一命，如若不然，仇恨的驚叫，已到了嘴邊舌尖，那還止得住，假如，仇恨這一聲「哎呀」叫出了聲，他這一條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原因是紅臉黑衣老者，自小生得醜怪，受盡凌辱欺侮，當其武功練成後，曾自定規律，有人敢當他面驚呼怪叫，定必立斃掌下，從不輕饒。

爲此死在他掌下的寃魂怨鬼，不計其數，終於黑衣老者自知罪孽深重，逸行歸隱，不再

問世。

這已是數十年前之事，仇恨又那裏懂得這規矩，還是黑衣老者見到仇恨異稟天生，確是一株武林奇葩，不願他喪身在自己掌下，遂在千鈞一髮之際，運起本身陰功發出嚇人冷笑，將仇恨到嘴的驚叫駭然止住。

紅臉黑衣老者，臉肉雖嚇人，但却缺少懾人的威嚴，因爲他的雙眼，成年累月，無時無刻不是細瞇成縫，根本沒有人能知他是否張得開來，這就給仇恨壯了膽啦！

膽子一壯，仇恨傲勁又發，倏然，仇恨一個倒縱，縱出兩丈遠近，身形一穩，立即昂然厲聲喝道：「什麼人裝神弄鬼，小爺可不是三歲小孩，恁人嚇唬得了的！」

仇恨這一發傲勁，還眞對了紅臉黑衣老者的脾味，你越是不怕他，他越喜歡，但聽他哈哈的一聲陰乾長笑，說道：「小娃兒，你不是三歲小孩是什麼？你還能有三十歲嗎？瞧你那乳毛未退的模樣，不是三歲，也比三歲大不了多少。」

隨你仇恨膽子有天大，脾性再強傲，他可不能說不怕，當他鼓氣說完話後心中立即寒意直冒，身子索索的抖個不休。

一旦老者開了口，說了話，仇恨倒反而不怕了，尤其老者話語風趣，與方才的兩聲冷笑，眞有天壤之別。

仇恨仔細的注視着黑衣老者，見他笑時，臉上的抽動都顯得那麼自然，嘴角眉梢都是這

麼深紋畢露的顯現出來，不像是人皮面具這類嚇人的玩意，禁不住心中頻頻呼怪，想不起江湖上那裏有這麼一號醜怪的人物，遂連忙趨前行禮道：「老前輩怎麼稱呼？晚輩仇恨給老前輩請安。」

紅臉黑衣老者一聲怪叫，道：「剛說你小，你就賣乖，什麼前輩晚輩的，我可不領這個情，我沒有名字告訴你，我也不想知道你的名字，乾脆就是你你我我，有多方便。」

幾句話，說得仇恨差點笑出聲來，可是，驀然間，黑衣老人又是一聲陰陰冷笑，這聲冷笑，較前更寒、更烈，笑得仇恨渾身熱血爲之凍結，不禁大驚失色，猛然退後兩步，心想：「這老鬼怎的這樣一付怪脾氣，說得好好的又要嚇唬人。」

忽聽黑衣老者，冷笑完說道：「什麼人在這朔日亂闖百丈峯，既來了，又爲何不出面相見，鬼鬼祟祟的還要我請嗎？」

隨着聲音，從一棵百年古松後惶恐的走出個四旬開外的中年漢子，異常尊敬的對老者一揖到地。

至此，仇恨方始恍然大悟，心想：「原來你不是對我，我倒眞是錯怪你了！」

隨見那中年漢子一揖後，「撲」的雙膝跪了下來，但聽那人道：「老前輩，你已破例收徒，就請你傳我個一招半式吧！只要一招半式，我就受益匪淺，享用不盡！」

黑衣老者見狀，依然冷笑道：「又是你，又是你這混蛋，你這沒出息喜歡做矮子的叩頭

蟲，我說過，你只要打聽出我的名號，打聽出我懂得什麼武藝，我就敎你什麼武藝，沒打聽出以前最好不要來，現在趕快給我滾，假如要我動手，你就想滾也來不及了！」

那中年漢子似乎不止一次的吃過虧，知道老人的脾性，說了準做無疑，而且說得到做得到。

聽見黑衣老人叫他滾，連忙一縱身就往峯下躍去，身形也自迅速異常，仇恨不禁驚奇的對老人說道：「以他的輕功看來，他也可列入江湖一流武林高手，怎麼還要如此卑恭的來向你學個一招半式呢？這眞使我弄不懂了！」

黑衣老者聞聽，哈哈笑道：「這眞是三歲小兒的話，坐在井裏看到的天，只有井口那麼大，你能懂得什麼？江湖中一流高手，眞正能有幾人身懷絕藝的，這一流高手的稱謂，有什麼固定的標準，小娃兒，你瞧瞧我這輕功怎麼樣？」

黑衣老頭語落人杳，仇恨雙眼鼓得大大的，根本無法看出黑衣老者是怎麼個走的？而且一點風聲都沒有，至此方始想到，在他耳鼓聽到的來人，不是黑衣老者，而是那不知名的中年漢子。

忽然，仇恨耳中聽到一細如蚊唱的聲音說道：「小娃兒，你是不是也想學武功來的？假如你是的話，也趕快給我滾下山去，我可是不會收徒的。」

這聲音雖細如蚊唱，却明晰異常，仇恨心中一愣，忖道：「好傢伙，你這老鬼武功還眞

高啊！」遂答道：「你別以為你這武功有什麼了不起，我到這百丈峯是練功來的，可不是學武來的，你用不着擔心，到時我自然會走。」

仇恨說完話後，再沒聽到回音，遂轉過巨石。倏的，仇恨發現自己練功的大青石上，黑衣老者正面對朝陽，端坐其上，早已入定多時。

仇恨心想：「難怪這大青石能光滑如鏡，原來是你這老鬼的傑作，這樣看來，大青石怕不被你磨了幾十年啦！」

陡然，紅臉老者那尖尖的鼻子裏冒出了兩股白煙，但卻結而不散，只噴出寸許來長，就一直在鼻下急速的一吞一吐，伸縮不停。

仇恨見了，驚得跳了起來，這是一種無上氣功，練臻化境，可以百丈外殺人，更能以說話殺人，這不能不使他驚奇了。然而他想起方才那中年漢子，老鬼只要那中年漢子打聽出他當年的名號，他所練武功的名稱，他就將那武功傳他，可惜這無上氣功的名稱，仇恨彷彿聽說過，但卻一時記它不起。

那兩股白煙，只冒了半晌工夫就停止了，仇恨怔怔的看了頓飯工夫，再也沒甚異狀，遂就在大青石旁揮舞着長劍，練習那七絕劍法。

旬日來，仇恨那七絕劍法，已練得差不多了，雖還不能參透其中的奧妙，但已能揮洒自如，達到他原本預定的目標。

七絕劍只練得兩遍，驀覺一條黑影，硬闖入自己的劍幕，心中大驚，然而驚駭未了即覺右手一輕，金龍赤火劍已被黑影奪過去了。

仇恨當然知道這黑影就是那大青石上的紅臉老者，仇恨穩住身形，見紅臉老者正雙眉緊剔的瞇着眼注視着他的金龍赤火劍，心中不覺狂喜，暗道：「老鬼，這下我可要你上當了，你只要動手一拔劍，你就再也跑不了啦！」

誰想，紅臉老者驀然間，急速的將金龍赤火劍往地下一摔，就像受到蛇咬般的驚駭道：「好你個小娃兒，原是想來詐取我的純陰精力，哈！哈！我沒上當，我沒上當。」其實他早上當了！

紅臉老者，從練功甦醒時，見仇恨舞着帶鞘寶劍，心裏就罵仇恨懶蟲，這樣連鞘舞着，有多麼不俐落，待我來替你取下它。

紅臉老者性情乖僻得無以復加，倨傲得更驚人，他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他要怎樣便怎樣，他沒有朋友，他也從不找人商量，他想到要替仇恨取下劍鞘，連招呼也不招呼一聲，就衝入七絕劍幕中，將劍奪過。

紅臉老者本意，他只需握着劍鞘，這劍與鞘定會自然分開，可是，他那知道金龍赤火劍內部機密，所以一下子就被他奪了過去。

這當然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然而他的動作也快得出奇，長劍入手，身形未停，他已

連拔了兩拔。

他忽然發覺兩手一陣顫抖，心中驚駭之餘，在仔細的揣測下，終於讓他體會到了，所以連忙將劍甩掉，因爲他假若不急急甩掉，他還是會忍不住，要用本身厚沛的純陰精力與這寶劍較量一番。

仇恨見紅臉老者，居然識機沒上當，遂將劍拾起道：「你雖然沒上當，也可見得，你仍有怕的地方，你也沒見得有什麼了不起啦！你還狂傲點什麼？」

紅臉老者被這兩句話還眞說惱了，然而只一眨眼，又復聽他哈哈笑道：「小娃兒，你別逗我，我說不上當就不上當，你別以爲你的寶劍了不起，你的寶劍若能將我大青石打碎了一塊角，我就眞服你了！你要什麼給什麼，絕不使你失望。」

仇恨這一會確被怔住了，這大青石，他一天兩次趺坐其上，沒發覺有一點異樣，難不成它裏面也藏着什麼鬼怪嗎？

仇恨握着金龍赤火劍，走到大青石前說道：「這可是你說的，我只要打下一塊角，我要什麼給什麼，說不出名字也行，你可不准賴！」

「小鬼，我還會騙你這三歲小娃兒！」

「錚」的一聲響過，隨着又是一聲「叮噹」聲響，仇恨兩手低垂着，痛如斷折，連及全身。

仇恨，他聽了紅臉老者那斬釘截鐵的話，他就不能不生疑，他選了大青石一塊比較突出的地方，雙手握劍，運起周身功力猛劈而下。

不想，寶劍被震飛起半空，兩臂被震得動也不能動，可是大青石那突出的一角，連一點點碎粒石屑也沒落下。

忽聽紅臉老者悲聲說道：「十五年前的一個月夜，我在此青石上練功，那時，我鼻中純陰眞氣可以任意噴出三尺長，正在我緊要關頭時，峯頂來了個紅衣少女，她見我正在練功，立卽將周身衣服脫除，只披了一件粉紅色的長紗，就在我眼前翩翩起舞，做出了很多淫邪之態。

我一生從未接近女色，那禁得起這等撩撥，一時衝動，立卽走火入魔，爲了保全我的身體四肢，逼得將全身數十年功力，全部散在這塊大青石上。

十五年來，我雖然又恢復了不少功力，但要與這塊大青石相比，實在相去天壤，而我始終也沒法從這大青石上得回一點點的功力。」

說完，紅臉老者深深嘆了口氣，再不言語，低着頭，慢慢的踱下峯去。

紅臉老者悲傷，仇恨却高興得歡騰雀躍，他先將劍拾回檢視，還好，金龍赤火劍也沒有一點損傷。

而後，他將劍放好，在大青石上叠腿打坐，他先想再試一下大青石上的功力，不想，他

只微微運勁一逼，整個身子立即被彈起三丈來高，不是仇恨事先有所準備，輕功又高妙，準被彈飛出峯頂外去。

再次的坐上大青石，他已不再頑皮了，他仍用「內璞皈眞」之術運在兩掌之上，而雙掌則按在大青石上。

沒半晌工夫，仇恨即感到雙掌滾如火燙，可是掌心却有一股無法形容的清涼之氣，從掌心直透入丹田，再從丹田散發到四肢，環送到周身百穴。

這一陣涼氣的游走，只頓飯工夫，已然完畢，仇恨連忙及時收掌，趕忙行功，用本身原有眞氣去與那股來自大青石上清涼之氣會合，融貫在一起。

從金龍赤火劍上，他早已得到了不少功力，雖然只短短十天，可是「內璞皈眞」之術確然厲害無匹。

寶劍上的是紫陽眞人一身純陽的陽剛之力，儒俠孔達的也是陽剛之力，而這大青石上的却是純陰的陰柔之力。

仇恨一開始他就意會到兩種精力的不同處，於是他在晨間吸收寶劍上的陽剛之力，夜間則吸收大青石上陰柔之力。

他雖然不時練習他原有的武功，練習三星伴月劍法及七絕劍法，可是最主要的他還是勤練「內璞皈眞」之術，以吸收功力爲大主題。

月亮圓了又缺了，從月亮的圓缺上來判斷，仇恨知道已過了一個月的光景，他不知道他已吸收了多少功力，他只曉得拚命的勤練。

這日清晨，又是仇恨正在抱劍吸收功力時，驀的一聲冷喝傳來：「小娃兒，你還沒走………咦……」

仇恨張眼即見紅臉老者站在身前，紅臉依舊，可是雙眼却睜得大大的，一反那低眉目瞇的神情，驚訝萬狀的凝視着仇恨。

仇恨被看得莫名所以然來，惴惴的下了大青石道：「一月不見，你好呀！」

紅臉老者似乎沒聽到仇恨的話，倏的一聲狂嘯，隨着虛空的在大青石輕輕按了一掌，這一掌按下，紅臉老者不禁臉色倏變，那紅如鮮肉的臉上，一忽兒變了鐵青，一忽兒又變了慘白，確實嚇人已極。

仇恨被紅臉老者一連串的舉動，更弄得如墜五里霧中，見老者這神情，也不禁驚駭得連連後退。

紅臉老者，一聲怒喝道：「你這臭小子，不是學武功來的，原來是偷功力來的，好小子，先吃我一掌再說！」說完立即揮掌朝仇恨猛撲。

仇恨心中不禁奇怪紅臉老者怎麼會發覺他在偷他的功力？見紅臉老者撲來，猛然一晃肩，斜縱出去，可是這猛然的在閃避之下一縱，不但紅臉老者驚訝，就連仇恨自已也不覺楞住

了。

仇恨，他縱躍的本意是一丈來遠，沒想他這一縱，竟會飄出五丈遠去，這怎能不使他楞住了。

驀聽紅臉老者又恢復了那呵呵的乾聲大笑道：「小子，沒一點出息，我只是試你一試，就嚇成這個樣子，來來，趕快和我對一掌，看你功力到了如何程度？」

仇恨聞聽，心中稍安，但不覺暗罵道：「老鬼，你以後最好少試為妙，你這臭脾氣，我眞還摸你不透，如果做你徒弟，不給你折磨死，也必被你嚇死！」

正在這個當兒，驀見峯下濃煙四起，烈火狂升，「劈劈啪啪」之聲，不絕於耳，峯下鳥獸驚飛惶叫，更覺驚人。

紅臉老人一見，立即臉泛怒容，怪叫道：「黑良心的狗賊，方才峯下見你躲躲藏藏，還只道你仍不死心，耐勁可嘉，本準備今日就傳你個三招兩式的，以達成你的願望，不想你喪心病狂至此，做出這種事來，哼！我要不殺了你，我紅花客也枉自稱雄武林了。」

仇恨一聽，紅臉老者自報姓名紅花客，不覺駭得一身冷汗，眼見紅臉老者飛身下峯，連忙也隨後追踪而下。

還沒到得峯腰，即在峯下冒上來的陣陣濃煙中，失去了紅臉老者的影子，也同時被那濃煙嗆得咳嗽連連，淚水滾流。

驀然，仇恨感到腦中一陣昏眩，大為驚駭，連忙閉住呼吸，回身往峯巓縱去。

去時容易，回時難，到得峯巓，仇恨已感到周身睏累不堪，心中不覺自語道：「我怎麼這樣無用啦！」

忽然一個陰聲，發至耳邊道：「趕快就地坐下，運用本門功夫調息，那濃煙中含有劇毒。」

仇恨隨聲閃眼一瞥，紅臉黑衣老者紅花客，不知何時，已回到峯頭趺坐在大青石旁邊，也正在行功調息。

仇恨那還敢怠慢，連忙盤腿坐下，運功調息。因仇恨中毒不深，只一瞬間，已驅除了周身疲累，腦中也清醒多了，眼睛張開時，禁不住叫了一聲：「好厲害的毒煙！」

話音剛落，即聽「哼」的一聲冷笑道：「小娃兒！你怕嗎？」

仇恨知道問話的是紅花客，連忙也冷笑一聲答道：「哼！我怕！這世上還沒有我怕的事情！」

紅花客突然指着那峯腰滾滾而上的濃煙道：「這毒煙你也不怕嗎？發這濃煙的火，亦有毒，你也不怕嗎？小娃兒，你有什麼方法下山呢？」

誠然，仇恨對這毒煙，或許不怕，對這毒火他却不能不略有顧忌了，再說，怎麼下山去呢？

仇恨從地上站起，在四下一陣打量，其實他這打量是多餘的，在這百丈峯住了一月有餘，為了追捉山雞、小兔，尋找山菓，遍山什麼地方沒到過，那裏有溪水，那裏有山洞，他都一清二楚。

可是他依然仔細的打量了一遍，他不是在用眼，他是在用腦，他的腦急速的在轉動着，思索着，然而，百丈峯是孤立的，四面都是野草、山樹，一旦着火，就無路可逃，他一遍遍的，依然想不出方法。

這時濃煙已從四面漸漸的冲上了峯頂，那「劈劈啪啪」之聲，更形明晰，許多沒能逃走的野獸，都在峯巔亂縱亂跳，悲聲哀叫。

紅花客看着仇恨，久久答不上話來，遂道：「如今我有一條出路，可是這條路，必須經過一個地方，這地方除了我沒別人到過，如今我將領去你，可是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除了你一個人可以進去以外，永生永世，不准再帶第二人進入，你答應嗎？」

仇恨心想：「這地方不知道有怎麼好法，你竟會如此珍貴的連第二人都不讓進去。」遂說道：「假如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准帶人進去嗎？」

這句話正好點中了紅花客的心窩，他笑了，笑得那麼難看的說道：「小娃兒，除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不准帶人進去，你答應嗎？」

這時火焰已越過了峯腰，濃煙在峯巔樹叢裏穿游着，仇恨點頭答道：「好！除了我，絕

不帶第二個人進去，也絕不告訴任何人。」

紅花客又現出了那難看的微笑道：「我相信你！」語甫畢，但見他右掌朝前輕輕的一搧，那塊在他身前的大青石，立即化成一堆石屑粉末，四散飄飛，青石下現出一個磨盤大的黑洞。

仇恨一見，駭得渾身一顫，叫道：「哎呀！大青石怎麼變成粉屑了？」

紅花客瞧了他一眼，道：「別裝痴假呆啦！你這小混蛋，我集中全身功力，封閉了這個洞將近六十年，想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部給你吸收去了，瞧你那英華內蘊的樣兒，似乎功力已在我之上了，你還裝什麼糊塗，我又不是瞎子……。」

這些話帶來不是別的，而是「鏗鏘」的一聲金石聲響，隨着一道刺眼的金光和仇恨的歡聲狂笑，這情景反把紅花客怔了一下。

仇恨他發覺大青石被紅花客輕輕一搧之力，變成了石屑，他就想到剛才紅花客輕輕的一按時，早已將大青石震碎了，因此紅花客才知道自已偷了他的功力。既然大青石上功力全消，這把金龍赤火劍上的功力，也一定被自已吸收盡了，換句話說，自已身上的功力也一定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這樣一想，他那裏還能忍耐得住，沒等紅花客說完，已伸手拔劍，果然沒錯，仇恨雖使了幾成功力，可是金龍赤火劍已隨手離鞘，這怎能不使他歡喜欲狂，興奮得出聲狂叫呢？

連聲咳嗽終止了仇恨的興奮，忽聽紅花客叫道：「趕快來助我搬這巨石，我們下去後，好用這塊大石將洞口堵死，別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去處。」

仇恨連忙閉住呼吸，將劍歸鞘，閃眼匆匆一瞥，好傢伙，紅花客所指的巨石，竟是百丈峯頭正中央，那大如小屋的峻峭山石，仇恨心想：「這怎麼能推得動，兩個人，二十個人也不定能動得了它。」

紅花客見仇恨怔怔站那，根本沒動，又連連催促，逼得仇恨莫可奈何，只得行近去勉力一試。

開始，仇恨只是想敷衍似的略爲運勁一推，可是當他雙掌按在巨石上時，發覺兩臂上的力量，竟源源不絕的湧到，只在他一動念間，那如小屋般大的峻峭巨石，已「轟」的一聲壓倒在那大青石所覆蓋的洞口上。

紅花客這時已急不能待的又將那巨大的山石一角抬了起來，叫道：「小娃兒，趕快爬進去，進到洞裏，再運功把巨石頂住，讓我爬進來，快！快！再遲就來不及了。」

紅花客叫儘管叫，仇恨他可是遲遲的沒往裏爬，他在猶豫，他心想：「假如紅花客恨我盜取了他的功力，故意擺下圈套，在我爬到一半，還沒及洞口時，突然把手鬆了，那我仇恨死得豈不是寃？」

仇恨又想：「紅花客這個老鬼，喜怒哀樂無從捉摸，我可別上這個當。」然而，在他一

個換氣時，連着數聲咳嗽，又將他的思索打斷了。

這時，紅花客已無法出聲，雙手抬着山石一角，臉也青了，仇恨再不遲疑，他想：「你要把我壓死了，你也活不了。」

仇恨一伏地，雙眼瞄準洞口，伏地平射，一閃就到了洞邊，雙手往下一探，發覺洞只三尺來深，連忙躍下，一個獨柱撐天，單掌就將巨石的一邊斜斜頂了起來。

爲了運勁，爲了毒煙，他都無法開口，他只能用左手拾起小石往外面擊去，去告訴紅花客，他已準備好了。

從山石的重量壓力上，他體會到紅花客慢慢的將手鬆了，可是却沒有看到他的人影移動，良久復良久，濃煙已差點將仇恨的視線朦住了，可是濃煙却沒能鑽進洞去，因爲洞裏有陣陣微風吹出，正好將毒煙阻住。

巨石的壓力越來越大了，仇恨從單掌變成雙掌，可是依舊無法支持那越來越重的壓力，朦朧煙霧中，仇恨仍然能見到紅花客那雙乾癟瘦小的脚，只是他已支撐了頓飯工夫，仍然沒見紅花客爬下來。

終於，仇恨再也忍不住了，猛然開口叫道：「紅花前輩，你……」

紅花客應聲撲倒地上，祇是他撲倒後，連動也沒動一下，仇恨在開口叫喚之後，雙手也隨着鬆了勁，慢慢的被巨石壓得一分分、一寸寸的矮了下來，但是，他在匆匆一瞥之下，見

紅花客七孔淌流着烏血，已然離開了這醜惡的人間。

在那三尺來深的黑洞中，仇恨兩眼滾動着盈盈熱淚，但却一直沒流下來，他眞想大哭一場，可是那倨傲的脾性，却又使他將那欲滴的熱淚噙住了。

他想：「紅花前輩（仇恨不再罵他老鬼啦）雖然以前是個陰毒狠辣的一代魔頭，可是對我仇恨總算有恩，因爲我對他不信任，反而將他害了，但不知那放毒煙毒火燒山的人是誰，如若將來得知，我一定替他報仇。

啊！是了，聽紅花前輩那口氣，彷彿就是前月上山求藝的那個中年人，好！我記住你！我一定記住你替紅花前輩報仇。」

想到這裏，仇恨驀然恨恨的站了起來，「咚」的一聲，覆又跌坐地上，眼前金星直冒，至此他才想到，自己還在這三尺餘深的黑洞中。

在黑暗中久了，眼睛也能辨別一些事物，此刻就是不用眼睛，仇恨也能找得到出路，因爲在這數尺方圓的小洞中，有着微微淸新的空氣，憑知覺感覺他都能找到出路，頭頂上這條路是斷了，他自信憑他如今的功力依然能將巨石斜斜頂起一邊來，可是，要叫他將巨石從頭頂移開，那就無能爲力了。

仇恨摸索着到了那空氣來源的洞口，發覺洞並不大，剛好容一個人鑽入，然而洞是傾斜的，似乎還長滿了青苔，滑不留足。

仇恨試着用掌沾壁而下，可是，那一塊塊溜滑的青苔，竟隨掌而落，根本無從着力，一個不當心，仇恨終於直溜而下。

只落得兩丈遠，突然發覺轉彎了，而且接連下去一直都在旋轉着，轉得仇恨昏頭轉向。

「砰嚓」一聲，仇恨摔跌在一大堆乾草之上，人沒摔傷，可是，他早已經被轉得暈了過去。

六

「嗒！嗒！嗒！」

一個遲緩而細弱的聲音，也能把仇恨從昏暈中驚醒過來。

仇恨還沒睜眼前，但見他兩手緊抱着頭，一陣搖晃，一陣輕拍，似乎那激烈的旋轉仍在他腦中停留着般的。

仇恨雙眼終於睜開了，他發現身在一個十分寬大的石洞之中，洞中燭光，亮如白晝，他慢慢的從那堆乾草中爬了起來。

突然映現眼前的，那裏是什麼燭光，竟是一堆堆閃亮的黃金，被一些發光的明珠、珊瑚射着，反映出一團團的金光。

「哎呀！原來是個大寶藏！」仇恨禁不住叫了起來，心想：「難怪紅花前輩不讓第二人進來，原來是爲的這些寶藏，其實，他把我仇恨可看扁了，這些寶藏在我眼中，簡直如糞土，不是市儈的必需應用，碰了它都感到污了我的手。」

仇恨，他眞是這麼個特性，他只匆匆一瞥，見這一堆堆的竟有三十餘堆之多，每堆用大竹籮來裝，也要裝個滿滿兩大籮，然而仇恨連多看兩眼都感到厭煩，可是洞中除了這一堆堆

的金銀珠寶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忽然「噹」的一聲，仇恨身掛的金龍赤火劍，碰上了一塊玉石，看到劍，立即想起劍中映眼的一條血巾，連忙將劍拔出，從劍中仔細的將那條血巾緩緩抽出。

此刻仇恨心情十分激動，這血巾將會告訴他殺害父母的仇家，雖說眼前他尚無能爲力談及報仇，可是，他仍然感覺到憤怒，他顫抖着手，緩慢無力的將血巾攤開。

可是只開得一點點，仇恨即驚得雙眼駭睜，「嗖」的一聲全給打開，血巾上那有什麼字，全是一灘灘的鮮血，模糊的看到幾個什麼「東、中、月下」等字，這一來，仇恨他雙手執着血巾，怔怔的站了半天，也沒復醒過來。

約過了一個時辰之久，仇恨方從痴怔中甦醒，一切的希望都變成了泡影，仇人！仇人！這仇人到底是誰？

激動了好半晌工夫，仇恨終於靜下來了，他擱下心頭一切，專心一意找尋出洞的路。

仇恨在洞中轉了一圈，發覺該洞原來是個死洞，不覺大駭，駭尚未了，驀的耳中聽到「嗒嗒」的滴水聲，聲音微弱輕緩，不是仇恨仔細，根本難以聽到，不是仇恨如今內功精湛，已高達爐火純青境界，也聽不見。

隨着「嗒嗒」水聲，仇恨來到一處較爲平滑的洞壁前，發覺水聲來自洞壁的那一頭，仇恨這可傻眼了，洞壁光滑平整，毫無礙眼處，而也不知道這洞壁到底有多厚，可是奇就奇在

這水聲怎會透過這洞壁傳到這裏來。

想着想着，仇恨毫無意義的輕輕揮出一掌。

「砰」的一聲巨響，回聲震耳欲聾，隨着一陣颯風當頭壓下，仇恨連忙晃身退後，又是「轟隆」一聲巨響，如天崩地裂般的，聲響刺耳震心，仇恨忙用掌按住雙耳，抱頭閃過一旁，因爲他打了洞壁一掌，毫無反應，可是這一聲巨響，却震得山洞不停的搖晃。

這聲音盤繞在洞中，久久方散，仇恨閃眼一瞥，方才立身處，已落下一塊數千斤重的巨石，心中不禁暗叫僥倖。

隨着抬眼往上一瞧，洞頂上依然還有一塊同樣大的巨石虛懸着，搖搖欲墜，這一塊再要落下，這個洞整個都將籠罩在雙石相撞的碎石勢力範圍之下，這將如何是好，他不願再去震落洞頂巨石，因爲巨石後面未必有出路，何必冒這個險呢？

沉思半晌，繞過巨石，又回到那較爲平坦的洞壁前，因爲他如今不止要尋出路，而且口渴腹飢，洞中無時辰，看不見星光、日月，也就無法判別時間，可是腹中在「咕嚕」的唱歌，却是忘懷不了的。

倏然，他想起了身旁的金龍赤火劍，斷金斬玉，碎石如粉，他不禁猛打自己腦袋，暗罵自己蠢蛋。

事實也難怪他，金龍赤火劍的功效，他只從恩師處得知，自到得他手上，今天還是第一

次將它抽出，他又怎能記得起來。

如今既然想起，那還遲疑，但見金光一閃，金龍赤火劍已然出鞘，仇恨握劍，猛力往石壁中戳入，「嚓」的一聲，石屑如雨，寶劍齊根而沒。

一圈一攪，隨劍挖出一塊大石，然而洞壁還不知有多厚呢，這樣挖法，何時方能洞穿？

如此一想，仇恨又不覺怔住了！

仇恨毫無意義的用劍敲打着地上的山石，從山石不同的回音中，驀然使他想起了一個方法，但見他用寶劍在洞壁上四處敲打，下面敲打完了，又飛身貼壁慢慢游上，慢慢敲打，那些「咚咚」的回音，使他的雙眉越皺越緊。

只一瞬間，仇恨的雙眉忽然舒展開來，但見他金龍赤火劍突然往壁上一插一攪，隨劍而下的，是壁上的山石，隨石後來的，却是淡淡的一點日光。

仇恨這一陣狂喜，就如同沙漠中迷途的旅客，遇到了清泉綠草，像黑夜狂風怒濤中的小漁舟，看見了燈塔般的，只見他單掌附壁，寶劍連連圈攪，只眨眼工夫，已挖了個二尺來寬的洞口。

仇恨穿出洞壁，還只道已然出了山腹外，却原來仍在一間石室中，那白白的光亮發自懸在洞頂的一顆夜明珠。

爲此，仇恨又涼了半截，還有半截沒涼的是，石室中有石桌、石櫈，像是前人修眞之所

，既是修眞之處，定必有出入之路，想及此心下略寬。

首先，仇恨放眼找尋那「嗒嗒」之聲，因爲他口渴不耐，在石室的一角上，終於被他找到了。

那是從石壁上天然的生長着一條尺來長小如拇指的石乳，斜指地上，從石乳上流下來一滴滴的水，可是，水一滴到地面石上，立即消失無踪，地上也沒有一點點被水滴穿成洞的痕跡。

這時，仇恨他那還有心情去思考這些，忙用手去盛那水滴，可是水滴入掌，仇恨渾身皆顫，縮手不迭。

原來該水乃山陰洞腹之水，其涼無比，一滴入掌，砭骨寒心，仇恨那裏承受得住，遂放眼打量找尋盛水之物。

不錯，石桌上有個小小玉杯，連忙取過，用來盛水，只是水流甚緩，仇恨極其不耐，遂將玉杯擱放地上盛接。

驀見地上沿根一帶，生長着一排排黑色的香蕈，一個個圓滾滾的，仇恨本已被興奮將腹飢忘了，這一見到香蕈似的，不覺飢腸轆轆，摘了一棵放在眼前看看、嗅嗅，始終不敢放到嘴裏去嚐試。

他在武當山道觀裏住了十年，這些香蕈，他可吃得多了，可就沒吃過生的，終於忍不住

腹中雷鳴，放膽擺在口中一試。

不香不甜，淡淡的也沒怪味，吃了幾個也沒甚異樣感覺，於是一口氣吃了一個飽，喝了兩小杯冰心凝血的山水，精神煥發多了，至此他又慢慢的尋找出路。

桌上一個雪白的玉石盒子，仇恨他早就看到了，可是他一點也沒稀罕的表現，然而當他行近桌前見到玉盒上面三個用藍寶石所鑲排成的三個碧光閃閃的藍字時，禁不住驚得懼然退了數步，靜氣凝神的聆聽着，似乎進入了一個極端危險的所在。

約過了半個時辰之久，這其間除了他心中卜卜的跳聲，就是那「嗒嗒」的水聲，別無任何聲息。

仇恨又再次惶恐的行近桌前，雙眼緊緊的凝視着白玉盒上的三個藍字，但却不敢用手去碰它！

這三個字是什麼呢？爲什麼仇恨見了會如此驚駭呢？原來這三個字赫然是觸目驚魂的「武林帖」。

這指揮着武林的無上信符「武林帖」，驟然出現在這百丈峯的洞腹之中，又怎能不使仇恨驚訝莫名呢？

他曾親見恩師爲了這「武林帖」長噓短嘆，愁眉深鎖，爲了這「武林帖」日夜辛勤，廢寢忘食，他也知道，這次「武林帖」的執掌人是以毒馳譽武林，百毒門的掌門人百毒天君魏

三省。

誰會想到這「武林帖」竟會出現在此不見天日的洞腹之中，這指揮武林的無上信符「武林帖」，竟會默默無聲的躺睡在這洞中石桌之上。

仇恨眼看着「武林帖」，他心胸如錢塘怒潮般的起伏澎湃着，他不敢輕易去碰它一下，百毒天君魏三省，以毒馳譽武林，他的周身衣物，均沒人敢輕碰一下，他所撫摸過的東西，就沒人敢再要，甚至於他所行過的路，均被人視爲畏途，其毒之烈，霸道之勢可想而知。

如今，他輕易的將「武林帖」擱放石室之中，誰知他鬧的什麼玄虛？玩的什麼把戲？仇恨他膽子天大，也不願以寶貴的生命來作兒戲。

倏的，仇恨想起了方才飲用的冷水，所食的黑色香蕈，禁不住膽碎魂飛，冷汗直冒，連忙盤腿坐地，運氣行功，看看是否已然中毒。

驀然，雙眼一陣昏花劇痛，「哎喲」一聲，仇恨「噗」的仰倒地上，熱淚撲簌簌的流爬了滿面。

完了！完了！這一生一世，什麼大劍客、報血仇、雪師恨，一剎時均成了泡影！眼前只見一朵朵五色彩雲，在眼前飄呀飄的，隨着一片片的白雪，幻化成無數個仙女，飛呀飛的飛上了半空，都像在對仇恨作諷刺與譏誚。

霎時，那些白雪也變了，變成殷紅一片，還在變，變成一灘灘的鮮血……。

血……。

血……。

仇恨再也無法容忍，一聲暴怒狂嘯，將周身內力，將胸中急怒氣憤，全化在這聲狂嘯之中。

然而嘯聲未了，一聲震天價的巨響，石室一陣激烈搖晃，將仇恨從哀愁中驚得縱起了身形，落在石床上。

石室仍在搖晃，仇恨從室中地上縱到石床上，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罷了。因爲他意會到，這一聲巨響，與石室的震盪，但是那一塊搖搖欲墜的巨大山石，因他的一聲狂嘯而掉下來的。

驚魂甫定之後，仇恨擦了擦眼角掛的淚珠，自他解事以來，他記得這還是他第一次掉淚。他恩師紫陽眞人噩耗傳來，他沒哭，在他流淚的數月當中，多少孤寂失望襲擊他，他也沒哭，百丈峯頭，因他的遲疑害死了紅花前輩，差一點哭了，可是仍然沒哭，這一次他哭了，爲他自己的生命。

死有輕如鴻毛，重如泰山，要看怎麼死，死得值與不值。仇恨他並不畏死，他只覺得這樣死太沒價值，他要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他要復仇，他要雪恨，對了！他還要到黃山去會一會英英姑娘，還要將「武林帖」奪到手上，抱着「武林帖」大笑而死！那樣才光榮，才值得

……想到了「武林帖」，又不由自主的朝石桌玉盒看了一眼。

倏的，他感到頭也不昏了，眼也不花了，室中較方才似乎明亮十倍，不覺大奇，揉了揉眼睛張開來，室中更亮，以爲做夢，伸指一咬，痛得他差點叫出了聲，再次盤膝在石床上坐下行功，只一刹那卽感五內調順，丹田氣足，又不覺狂喜淚流。

暗自責怪道：「我的疑心也實在太重了！」

可是，仇恨仍然坐在石床上，輕輕的用劍將那玉盒揭起，「武林帖」三個金字，赫然在目，字旁五彩繽紛的書寫着密密麻麻，各種形體不同的令字。

仇恨，他仍然不敢用手去翻動，可是他又急不能耐的想看看這裏面，到底是一些什麼東西。

忽然被他想起了恩師在他幼年，交給他一雙銀筷時說的話：「銀筷可以測毒，假如銀筷夾了東西，銀筷突然變黑了，這東西就有毒，不能吃！」

既然銀筷能測毒，洞腹中銀子多得是，連忙飄身鑽出洞去，方才洞中除一些像燭光的閃亮外，有些地方還是暗黑的，而這次仇恨却能明察秋毫，他知道定是那涼水與香蕈的效力，人吃了能變成夜明眼，禁不住又回首朝那黑色香蕈一瞥，這一瞥又使他駭得一跳，那所剩的十幾朵香蕈就這一會工夫俱都軟倒在地，枯萎死了。

仇恨嘆息的搖了搖頭，隨着飄身下洞。

兩塊巨石，壓倒壓壞了十數堆珍珠寶物，仇恨他爲那枯萎的香蕈搖頭嘆息，却沒有爲這些珠寶而有所感懷，可見他的心胸是如何的豁達。

仇恨在珠寶堆中翻來覆去的，除了一些大塊大塊的銀磚以外，就是一些女人用的釵簪之類，仇恨本恨女人，因此也不願持用女人的東西，可是如今沒法，事急從權，遂挑選了一支十分別緻，鑲滿了一粒粒寶石的蝴蝶釵。

當他直身站起時，忽的瞥見脚下一對拳頭大的玉獅子，十分悅目，拾起一看，正好是一對，質地透明光澈，毫無瑕疵，且雕刻得神乎其神，威猛至極，仇恨握在掌中，看了又看，竟然愛不忍釋，隨往懷中一揣，飛身上洞。

經蝴蝶釵探視下的玉盒與「武林帖」，毫無異狀，仇恨遂大膽的用手翻看，一頁頁的，仇恨越看越莫名其妙，除了一些人名外，其餘的仇恨根本無從理解，而這些人名，仇恨也似識似不識，又像聽過，又像是從沒聽過，直到薄薄的一本羊皮製的「武林帖」翻完了，仍然像未看前的莫測高深，禁不住昂頭沉思。

閃眼見正對面的室壁上，刻劃着數十個小人，有站的，有坐的，有飛舞的，有橫臥的，有劈掌的，也有刺劍的，總之，這些個小人都整齊的排列在一條橫線上。

仇恨一見到這些小人，只道是什麼武林前輩、上古奇人留下的絕藝，心中狂喜，連忙從頭到尾，一個個的細心看過去……。

然而，也像那本「武林帖」般的，一個個的小人，看來排得整整齊齊的，但却沒一個是連貫的。

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次又一次，越看越糊塗，他不禁用手重重打了兩下頭，自語道：「仇恨哪！仇恨！別人都讚你聰明，自己也常常自驕聰明過人，你今天的聰明呢？你的聰明跑到那裏去啦？」

看了一會，又閉目沉思，一會又看，看後又想，他把幾個坐着的編號連起來，又將舞劍的編號連起，隨又將使掌的，揮拳的都編號連起來，可是越是這樣，越感到零亂不堪。

五個疊坐的，十一個使劍的，七個揮拳的，十三個用掌的，只有一個用槍的，還有……還有那些零零碎碎的都是一個個的……。

仇恨終於服輸的搖頭一聲嘆息，因爲他腹中又開始飢餓了，他拾起那枯萎的香蕈，咬在嘴裏好像咬木楂似的，他也用冷水呑着吃了，同時他也感到十分疲睏，就在石床上睡下，他想：「今天太累了，讓我休息一會吧，休息夠了，我再鑽研，我總不能這樣平白無故的雙手將這大好的機緣推出門去。」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他醒了，那些個小人依然活生生的飛舞在室壁之上，但却像與仇恨無緣般的，仇恨爲了腹中在唱歌，只得先找出路。

這次倒並不怎麼困難，他從石床下透出的清新的空氣中，感覺到石床下是個出路，抬移

開石床，確實有個洞，鑽下洞去，沒走多遠，又是一塊大石阻路。

仇恨首先揮掌平胸一推，巨石紋風不動，逼得他將功力全部運在掌上，才將巨石推開了一條縫。

剛擠身出洞，仇恨就明白了，這是山峯下的一個死洞，洞口就是一條溪流，他曾在該洞住過兩宵，所以非常熟悉。

仇恨出得洞來，先不忙找吃的，却縱身往峯頂縱去，因爲這山峯已被毒火燒了個精光，要找吃的還得到另一個山上去。

峯頂巨石依舊，但却變成了黑色，像是塗刷了一層墨油般的，石旁却沒有紅花前輩的屍體，仇恨在峯巔找了一遍，也沒有發現一點可疑處，只得悵然下峯，在別的山上採了些山菓，打了隻野兎，烤燒好了，才帶回百丈峯石室中。

爲了急於尋找仇人姓名，仇恨不願多費時間，因爲如今他已沒有希望，他需要自己去發掘這個仇人，於是他開始一個個的記認這些零亂的招式，從第一個開始，他一個也不放過，直到最後一個爲止，有動作的，他就全部照着學習。

仇恨他確實聰明過人，沒到一個時辰，他就全部記熟了，他把「武林帖」揣在懷中，寶劍紮好……他又再次移開石床，鑽下洞去，在下洞前照樣將石床鋪好，然後走出大石堵塞的門，在洞外將巨石又推嚴密了，四處看看，將一些可疑之處都用碎石給掩蓋起來，方始出洞。

就在這時忽然聽得洞外似有人聲，連忙停步，凝神靜聽。

「二哥，你說看見那小子，可是眞的？」

「豐弟，你總是不相信我！不止我，兄弟們相處這些年，你就沒相信過誰？這脾性你不改，唉！」

「二哥，誰說我不相信你，這是我的口頭語改不掉，再加上我不會講話，樣子瘦小，你們都這麼說我，我該怎麼辦？」

「豐弟，我也想到你或是口頭語，乾脆你就改這句話吧！以後千萬不准說，這小子我親眼看見他在對面山上升火，因爲火我才看到他，可就是不知道是也不是，他的本事似乎還眞不錯，但見他往這邊一縱就沒看到人了。」

「四哥和五哥，不是也在找嗎？」

「你沒見到他們繞到峯上去了嗎？」

「我就奇怪他們爲什麼往峯上跑？」

這時，仇恨已見說話兩人，一個魁偉，一個瘦小，兩人手執着火把，蕩到裏面來了，只要火把略略抬高半尺，仇恨就要被他們發現了。

仇恨心想：「這些人不知道幹什麼的？聽他們口氣似乎找的是我，可不知道他們找我幹什麼？」

仇恨彎身拾了兩塊石子，驀聽一聲厲喝：「什麼人？」聽聲音是那大塊頭叫的。

仇恨心中一驚，暗忖：「好厲害，我只是小石子輕輕一碰，就被你發覺了，想必是個高手。」遂想隨手一抖。

「嗖嗖」兩聲，火把應聲熄滅。

大塊頭一聲叱叫：「好小子，原來你藏在這裏？」

火把一熄，二人立卽停止前進，並左右一分，背貼着洞壁而立。

仇恨暗黑中雙眼仍然明如白晝，見二人眼中射着精光，但都沒發現他藏身處，故意悶聲不響，又拋了一顆石子到另一個角落去。

那瘦小個子，身子還眞靈，剛聽到「嘵嚓」的一聲，立卽飛身前撲，一撲撲個空，連忙叫道：「二哥當心，這小子會邪法！」

仇恨見二人似都如同瞎子般的，再不顧忌，哈哈的一聲長笑，但聽「劈劈啪啪」四響，清脆至極。

「你二人，一人罵我一句小子，各賞兩記耳光，再罵再賞，絕不含糊，有種的就試試看。」

仇恨自從百丈峯頭，一個月的「內璞皈眞」之術練下來，早已將那大青石上的功力，與金龍赤火劍上的功力，吸收了個乾淨。

這些日子來，仇恨雖然沒什應用，然而一旦無意中一伸手一投足，其身上蘊藏着那絕世的功力，自然而然已隨勢發出。

「這兄弟二人被仇恨這至速至勁的兩記耳光，當時就給打暈了過去，仇恨一叫，又把兩人飛出去半天的魂魄給收了回來，但聽那大塊頭說道：「豐弟，走！我們到洞外去！」隨着話聲，嘴角已淌流下紅紅的鮮血，二人哼也沒哼一聲就往外走。

二人這情形，在仇恨夜明眼下，看得一淸二楚，他萬料不到這輕輕的一耳光，竟會把他們給打暈了，雖明知自己身上功力非凡，也萬萬估不到已達如此境界。遂伸掌往洞壁上一抓，五指深陷，石屑隨着粉墜如雨，隨又左掌憑空輕按，利用內部陰柔之勁擊在山壁上，學着紅花前輩的方法，右掌朝壁上輕輕一揮，隨掌飄出一大堆粉末，吹得仇恨滿頭滿臉。

仇恨他這一陣狂喜，也無須形容了，但見他連那石粉末吹來，也不會躲避，就可看出一斑。

仇恨瘋狂似的飛躍出洞，他把方才那兩人的事，早就忘了，一頭灰沙，滿身骯髒破衣，要說他是個瘋子，那可再像也沒有了。

剛到洞口，忽聽一聲暴喝：「小子，拿命來！」

仇恨一怔，停了身形，倏然疾風當頭壓下，洞口四面八方十數般暗器同時襲到，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退後，似乎別無他途。

可是，仇恨已非往昔可比，但見他一聲怒嘯，身形一晃，直往前衝，身形比暗器更快的把兩旁的暗器躲過，同時也躲過了頂頭的一塊巨石，身前的三枚白虎釘，三顆鐵蒺藜同時被他一掌風給震得倒飛了回去。

洞口前橫了條丈來寬的溪流，溪水深只沒腰，仇恨本預定一離洞就在這溪流裏大大的洗滌一番，仇恨這一直衝，停身之處，正好是這溪流當中，照理說，他正好如願以償的落下水去。

然而他却並不，似乎是有意顯露他的絕頂輕功般的，他的輕功，本已非凡，如今內功突然的增加，輕功更見高妙，但見他身形將落未落之際，倏然一聲龍吟長嘯，雙臂橫裏一振，人又凌空拔起丈餘，往對岸飛落。

驀聽劃空傳來一聲蒼勁至極的聲音，叫道：「好身法！好俊的輕功！」

蒼勁的音響未畢，仇恨身形未穩，身前身後暗器又到，仇恨大怒，一掌又將身前暗器全部回敬，可是身後的是一蓬梅花針，總有數十支之多，兜頭蓋臉而來，躲無處躲，避無可避，但是仇恨一點也不慌亂。

只見他，猛然回身，金龍赤火劍早已出鞘，在空中劃了個大圈子，說也奇怪，數十支梅花針全部被其用內力吸在劍頭，隨又見其抖手一震，梅花針盡數中斷，前半段墜地，後半段飛空，飛成一個圓圈，由小而大，漸漸的去得無影無踪。

這用內力吸收暗器的手法，仇恨是學自恩師紫陽眞人一位好友狐猴雷豐田的。在紫陽眞人五旬壽誕之日，前來祝賀，觀中道士俱知其內力深湛，請他顯露一手，也是狐猴雷豐田一時性起，特表露了這一手，不想數年後這一手倒被仇恨給派上用場了。

那後面「斷針飛環」，却是仇恨突然間靈機所感，不知道在那裏曾見到這四個字，又給派上了用場。

這一招使出，暗器沒再來了，可是草叢樹後同時鑽出五個人來，仇恨還沒來得及打量，風聲颯然中，身前飄落一個駝背老頭，喋喋怪笑道：「好小伙子，你是那個山洞裏鑽出來的猴兒精，觔斗雲翻得驚人，猴兒棒耍得嚇人，哈哈！好一付猴兒相，我駝老哥今天算開眼界了。」

隨又見他掉首面對那五人說道：「地煞、火煞、水煞、木煞、土煞，哈哈！你們今天可眞碰上煞星了……」他這還沒囉嗦完，五位煞星沒叫，仇恨反倒暴喝一聲叫了開來。

他自小失去家庭溫暖，由紫陽眞人一手撫養長大，個性極爲偏激，他最恨別人罵他，如今駝背老人罵他是山洞裏鑽出來的猴兒精，就等於說他是個沒爹沒娘，像孫悟空從大石裏爆出來般的，那能不氣。

可是他却忘記了自己一身襤褸及滿頭臉的沙土，看到駝背老人現身時的身手，與說話中氣之足，明明是一武林前輩，然而他却不在乎，並不是他自負不凡，而是他性情的偏激，忍

受不了那胸中氣憤，但聽他喝道：「臭駝子，你神氣什麼，這裏沒你的事，給我滾開！」他學着大人的口吻，毫不客氣的斥責着。

駝背老人自稱駝老哥，其實他已年近古稀，生性詼諧，但却有一點，生就一個大駝背，腫起老高，却不准人家叫他駝子，誰要罵他駝子，他就跟誰沒完。他也不要你命，他一直逗弄你，戲要你，直到你向他叩頭求饒，發誓永不再叫他駝子爲止。

如今，一句「臭駝子」，罵得駝背老人火高三丈，駝背老人年近古稀，仍未收徒，一身奇異武功，高不可仰，一見這猴兒精（他心裏叫仇恨猴兒精），機智過人，心頭就愛上了，正準備將這黑道七大煞罵走，探問猴兒精身世，就算無法收徒，收個掛名弟子，他也高興，總不至於將這一身奇異武功帶到土裏面去。

誰料，猴兒精一開口就觸犯了駝背老人的大忌，並且無禮至此，所謂愛之深，恨之切，雖然駝背老人火冒心頭，可是他的詼諧仍舊，只聽他說道：「小猴兒精，好大的口氣，你在說誰呀？說我駝老哥嗎？」

「臭駝子，你敢罵我？」仇恨又是一聲暴叫，似乎就要衝前動手般的。

駝背老人忽然擺手叫道：「慢着！慢着！你急什麼？我駝老哥尿急得緊，待我撒尿給你作面鏡子照照，或者給你洗洗……哎呀！眞是猴兒性子，又急又躁……喂！小猴兒精……哎呀！怎麼說打就打，一點耐性也沒有。」

「呼呼」又是兩掌，將駝背老人逼退尋丈。

仇恨他已連揮六掌了，前四掌都被老人巧妙的避開了，最後兩掌，仇恨他是氣憤到了極點，在雙掌平推之際，左掌潛用陰柔之勁，在駝背老人不備之際，輕輕的按了出去，這一掌還眞管用，一下子就將老人逼退尋丈。

駝背老人被這一掌，打得有點莫名其妙，不禁高聲叫道：「嘿！武當山那個老牛鼻子，敎出你這麼個猴兒精，他死了也得打下十八層地獄，叫他後世收徒也別再收猴兒精！」

駝背老人能有詼諧脾性，人也就夠刁鑽，他見仇恨武功甚高，却沉不住氣，氣浮心躁，那還能使全力，一句猴兒精罵得仇恨五內冒煙，他猴兒精就再也不離口了，左一句猴兒精，右一句猴兒精，仇恨猛撲，他就盡量趨避，最後看出仇恨武藝學自武當，遂連他師父也罵開了。

仇恨終被氣得眼紅如噴火，一聽駝背老人辱及恩師，再也沉不住氣，「鏗鏘」一聲拔出「金龍赤火劍」怒喝道：「臭駝子，你再不停嘴，我立即叫你血濺當場！」

這時五位煞星早就躲開了，當他們見到駝背老人辱及恩師時就心中直打鼓想開溜，隨聽仇恨不知禁忌，開口就觸犯了駝背老人的大忌，他們早就樂開了，這等於無形中給他們找來了一個大好幫手，他們只需在一旁觀戰，靜等收漁翁之利。

駝背老人見仇恨拔劍恐嚇似的，那裏肯吃這一套，不過駝背老人已三番兩次嘗到了仇恨

陰柔掌力的滋味，怕他劍招上厲着更多，不敢空手接他，連忙從腰背後拔出一個粗大的鐵旱烟桿，叫道：「猴兒精，你的猴兒棒儘量要吧！看看是否能耐我駝老哥！」

仇恨一聲怒嘯，三不管振劍分心就刺，他知道，武當派的劍招，除了九宮連環劍法尚可一使外，餘者較七絕劍法、三星伴月劍法都相去甚遠，爲了不使駝背老人將來記恨武當派，所以一上手就施展開了七絕劍法。

駝背老人抽出鐵旱烟桿，本就是防他劍招怪，但却萬萬料不到會怪得出奇，怪得離譜，竟走出了九宮連環劍法之外，在第一劍上就差點吃虧上當。

明明看到他是振劍分心刺來，可是倏的金光四射，上下左右全散佈到了，若不是駝背老人鐵旱烟桿別出一家，應變得快，身上準被戳兩個透明窟窿，就這樣，駝背老人鐵旱烟桿也只格得三下，還有左邊一下漏了空，逼得退了兩步，驚得冷汗暗流。

三招一過，駝背老人倏然一聲暴喝道：「臭小子，你是酸丁什麼人？快說！」

仇恨見對方亦能認出七絕劍，並稱儒俠孔達爲酸丁，掌中招式又變。

三星伴月十二劍招，式式連貫，招招可通，從第一招到第十二招，隨便那一招起，那一招收都可以，仇恨在這百丈峯頭一月餘，早已練得純熟無比，一見駝背老人認出七絕劍，連忙就改使三星伴月十二絕招。

這一來，駝背老人的口終於停了，可是心裏却沒停，除了驚奇以外，他還在揣測，他想

：「這猴兒精到底是出於那家那派呀？」

駝背老人他常常自驕武功會百家，並曾說他自己的一套武功，沒人能點出他的來歷，若有人能點出他那套武功出自那家那派，他就拜那人為師，終生追隨他、伺候他，這些個話，武林中人凡是識得他的都知道有這麼句話。

如今，駝背老人開始對仇恨迷惘了，他揮舞着鐵旱烟桿，本是守多攻少，雖然他對仇恨的觸犯他的忌諱而惱怒，仍然沒盡出毒招傷他，可是，到了現在，他不得不施展他的怪異鐵旱烟桿招式了，因為他要迫出仇恨的眞實看家本領。

一個武林健者，他盡可說懂千招，會百家，然而在一個人的生死緊要關頭，他必會施展出本門的絕招救命，這在老於江湖的人，人人都知道，無須公認的一個法則。可是這法則要用在仇恨的身上，可就有點不對勁啦！

因為仇恨這時，突然招式又變，右劍揮舞，左掌護衛，一招招都是斷續的，但却奇猛無比，威勢絕倫，一招出手，必將駝背老人逼退，等老人再度撲前時，仇恨又是至狠至毒至厲的一招，又將老人逼退。

如果老人故退又急進，定被仇恨用陰柔掌力將其震出劍幕之外，這樣又鬥了十數餘招，這期間駝背老人本待猛攻的，沒想反被一招招的逼得叫苦不迭。

他又再度思忖仇恨那一招招的劍式，他也走了同仇恨當初揣測時同一個路子，把這劍式

一招招拼起，越拼越頭痛，也就越莫名其妙。

七

彩霞夕照，暮色已然四合，仇恨與駝背老人之激鬥，已有數百招之多，仇恨是一忽兒怪劍，一忽兒正招，怪劍凌厲，正招凶猛，而且越戰越勇，似有源源不斷的精力，供其使用，耐戰之力特長。

驀的，駝背老人猛然揮出一烟桿，閃身退出尋丈，喝道：「猴兒精，今日已晚，明朝再鬥，我駝老哥不怕你飛上天去！」

仇恨微微一聲冷笑道：「臭駝子，你怕了嗎？」

駝背老人生性詼諧，却受不住刺激，一聽仇恨說他怕了，這怎能受得起，「呸」的一聲怪叫，揮動鐵旱烟桿又朝仇恨撲來，隨勢叫道：「好猴兒精，你欺我老？我怕你？哼！」

仇恨一見他撲來，心情安如泰山，笑道：「臭駝子，不怕嗎？不怕再打！」

一瞬間，又是十數回合，這時仇恨眞可說越戰越勇，因爲這時山峯樹蔭下已暗如黑墨。

駝背老人，即使他內功再高，能練到夜間視物，但是要與仇恨的夜明眼相較，眞有天壤之別。

沒半晌工夫，駝背老人已漸落下風，此際他不得不深深爲之驚訝，這小猴兒精內功之深

，所會之雜，雖然，小猴兒精這些零零碎碎的一招一式，似乎都是從什麼地方偷學來的，但却都是最精奧的，眼瞧他根本未獲訣竅，已具這般威力，一旦竅要貫通了，其威勢將無與倫比。

更奇者，小猴兒精眼發幽光，明澈透人，彷彿是雙天生的猫兒眼，這一連串的問題，分去了駝背老人的半個心意。

倏的，一道刺目精光，疾勁而又怪異的，削右肩背猛劈的姿勢，一閃而改爲斜削左腿，斬雙足，這是七絕劍中，怪誕而陰毒無比的招式，駝背老人於暗黑中，險險遭仇恨削中，驚得一身冷汗。

猛然間，撤退旋身，在間不容髮之下閃了開去，可是依然顯得遲了，但聽「嗖」的一聲，駝背老人那寬大的褲管，給開了道半尺來長的口子。

這實在太使駝背老人難堪了，但聽他一聲狂怒長嘯，聲震夜空，宿鳥驚飛，粗大的鐵旱烟桿，劃空一旋立即展開了一套寰宇罕見的怪異招式，左掌右桿，盡力搶攻。

駝背老人這一變招搶攻，已施展開他唯一的一套成名絕藝，這一套絕藝，駝背老人已多年未曾施用，因爲他這套絕藝，總共有二十四招，但却沒有人能在他手下走過十二招之數。

駝背老人與九州八奇中儒俠孔達、丐俠勿棄、醫俠任重、殘俠天渣等均有很深厚的淵源，在一次八奇相聚的日子裏，正好與駝背老人相遇，八奇雖是名重一時的武林高人，却也都

圍着駝背老人邀請懇求討取教益。

當時駝背老人也就施展了這套招式，八奇中儒、丐、醫、殘四俠都知道駝背老人的深淺，沒敢輕易嘗試，唯有瘋俠吳名、醉俠黃湯、賈俠朱貴、歌俠金鶯四人與駝背老人交手過招，名為求取教益，實為互相印證。

四人中，除金鶯，這九州八奇中唯一的一個少女，耗盡了周身功力，勉力的接完了駝背老人二十四招，餘三人均是只到一半，就自行退下，不敢再鬥。

當然，這其中，駝背老人或因金鶯是個女的，手下輕重略異，這才讓金鶯接住了二十四招，不過這金鶯，在九州八奇中，其武功修為，也就絕不在儒俠孔達及丐俠勿棄之下，但卻因為她年歲最輕，所以也就排在最後，第八位。

如今，駝背老人在驚駭之餘，施展了這套招式，但覺招招凌厲，掌掌沉猛，只三招一過，立將局勢挽回，非止此也，更將仇恨逼退出尋丈。

仇恨一見駝背老人變招搶攻，出手凌厲，掌風懾人，不覺大駭，這一駭，手足旋動揮舞間立見遲滯，心中更驚，知道再打下去，也無一定獲勝把握，連忙奮力攻出一招，接着閃身一躍，退出數丈遠去，再一旋身，夜色茫茫下，早已失其踪影。

駝背老人這時也沒急於追趕，只用嘴高聲的譏諷道：「小猴兒精，你要走了嗎？我不送啦！當心點別摔了，摔了自己爬起來，我可沒法扶你！」

靜夜中，聲音傳出數里之遙，仇恨在急急奔逃中，聽了個一字不漏，這幾句話，比罵他一頓更使他氣憤，然而，仇恨却沒有停身，因為他想到，這到底算得了什麼？

天邊泛起了晨曦彩霞之時，仇恨又出現在一座峯腰上，此刻，他已歇歇停停的奔走了一個通宵，早已離開百丈峯百數十里之地了，他茫無目的地的亂闖，他如今唯一的目標，就是他怎樣去尋找殺害他父母的仇人。

在這峯腰上，突然出現了一塊大麻石，使仇恨想起每日晨間的練功，這在一個練武的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絕不允許無故間斷，一旦間斷了，其進境就要受到阻滯而減低。

這樣一想，仇恨立即停止前進，稍事歇息後，就盤坐在大麻石，面朝東方，練起功來。

一周天行過後，仇恨睜開了眼，這時他的眼中，存現出一種疑惑之色，隨又聽他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是怎麼回事？我明知周身功力已達巔峯，何以我這體內行功，全無感覺，難怪我自己無法知道，這是什麼道理麼？」

什麼道理呢？他想了好半晌，也沒想通，其實若不是往後的事實證明，仇恨他就是想上一天，想上一月、一年，他也無法想得透澈。

一陣嘻笑聲，將仇恨從沉思中驚醒，仇恨心中一怔，這是少女的聲音，他心中因恩師死於女人的關係，也同時對女人有一種偏激的懷恨，只是他沒有一定要將世上所有女子都殺死的慾望，他只是懷恨討厭而不願接近。

一眨眼間，嘻笑聲已來得近了，從嘻笑聲中，可以判斷出，來的是兩個天眞無邪的少女，仇恨再不遲延，連忙閃身往峯巔上縱去。

幾個縱躍，來到峯頂上，耳中少女嘻笑聲，却被一種「轟嘩轟嘩」之聲淹沒了，仇恨心中不禁暗奇，這聲音怎麼突然出現的，而方才在山腰間，却一點也聽不見。

爲了無法聽到少女的嘻笑，恐怕與她們不期而遇，引發心中不快，仇恨停也沒停的，又往山背縱落。

也只幾個起落，那「轟嘩轟嘩」之聲，越來越響，吸引了仇恨的全部注意力，也忽然啓發了仇恨的好奇心。

仇恨慢慢的隨聲走去，越走心中越叫怪，他以爲這一定是什麼凶頑威猛的野獸，正在發出一種懾人的哀號或厲嘯，可是沒走幾步，他自已又將自已的想像給反駁了，這是不可能的事，任何凶頑的野獸，也不能連續不斷的發出這如雷般的聲音。

終於，仇恨明白了，因爲他已能聽到「嘩嘩」的水聲，他知道這或許就是個大瀑布，因爲這聲響實在太驚人，也使仇恨想到要去欣賞領略一番。

一條銀白色的龐大水線，從峯頂上直貫而下，仇恨看到了，只是瀑布的上半節，却沒看到瀑布的全貌，因爲瀑布以下，都是濛濛的水氣，散發出來掩阻了視線，使人沒辦法一目了然。

仇恨一見，不覺大爲洩氣，可是他却不服，他心想：「你不讓我看，我倒偏要看看，你到底有多麼雄壯。」

翻下了山嶺，眼前黑壓壓的一片樹林，這時「轟嘩」之聲，變成了「隆隆」聲響，震耳欲聾，仇恨一閃身就往林中鑽去，可是正待他欲縱身出林之際，驀的發現林子盡頭是個小湖，湖水碧綠，水中兩條美人魚，正在翻滾着，忽起忽沉的戲水作樂。

這一見，仇恨那能不驚，連忙止步，縱身躍到一棵樹杈上，心想：「聞聽世間有美人魚之說，但却聽說是出現在大海之中，怎的會有美人魚出現在這荒山小湖中，難道這會是什麼山精木怪幻形嗎？」

心中想着，雙眼禁不住從密葉縫中往外偷瞧，這一瞧不打緊，竟瞧得仇恨心中起伏，忐忑不安。

你道爲何？原來湖中兩條美人魚，這時已然靜止了戲水，露出了兩個頭在水中大聲的說話，相對咫尺，說話這大聲，彷彿仍然聽不分明似的，不時還在用手比劃着……這那是什麼美人魚，根本就是兩個少女，而最使仇恨觸目驚心者，其中一名少女，竟是曾與他在黃山比武，臨走時情切殷殷的囑咐他，武功學成後，定要他到黃山一行的英英姑娘。

英英姑娘，在這一個多月裏，仇恨也曾不止一次的想起她，想起她那凶霸刁鑽的脾性，想起她那圓圓的臉和噘起的小嘴，想起她那像蝴蝶般飛舞的精奧劍術，想起她……總之，仇

恨曾多次想起過她，那與自己年歲相彷彿的少女。

這會，當他瞧清楚那水中的少女，就是他離別一月餘，曾多次想起過的英英姑娘時，反倒怔住了。

驀然，後心一縷勁風，逼體生寒，仇恨被那瀑布擊石所發出的如雷聲響，將雙耳阻塞住，竟不知身後何時來了人？

勁風逼體，勢已危甚，仇恨正斜撲在一條橫枝之上，這時欲避，已然過遲，只得盡速的轉身下翻，用左肩硬接這襲來的一掌……。

「砰」聲響過，仇恨連人帶橫枝，一起翻跌地上，但仇恨却沒摔着，因爲他在即將及地之時，突然將懷中抱着的樹幹，猛力的往下一推，藉這微弱的阻力，仇恨已輕靈的雙足沾地，穩住了身形。

驚懼中似乎尚未察覺，這一停身，仇恨立感左肩骨痛澈心肺，一條左臂再也無法抬起，不覺大怒。猛然轉身，丈許外站着一位面色清癯的美髯老人，雙眼亦睜得大大的，勢如噴火，隨又見他美髯飄忽，嘴在一開一合的，可是聲音全被瀑布「隆隆」之聲淹沒，仇恨連一個字也聽不見。

美髯老者恍然有所省悟，用手向仇恨招得兩招，縱身逕往林外奔去。

仇恨此刻，心中氣得無以言喻，一晃肩，直追而出，可是因左肩骨疼痛，在輕功上竟也

打了折扣，竟不能像來時的飛縱如意。

美髯老人出林後，腳下依然未停，直到離開瀑布約半里之地，方將身形穩住，可是，待他轉身時，竟發覺仇恨遠遠的落在身後，心中不禁暗中呼怪。

美髯老人在峯巓上，即已發現了仇恨急急狂奔的影子，見仇恨往峯下奔落，也緊緊從後追趕而來，可是，一起步後，竟發覺自己的輕功，遠非仇恨對手，不覺大駭，奮然運足功力，追了一程仍然落後數丈之遙。

待見到仇恨竟似有心般的穿林窺浴，心中這個氣可就大了，爲防仇恨輕功了得，遂默然從後偷襲，然而，掌未發，美髯老人又不覺自疚自責，暗忖：「眼瞧仇恨，只有十五六歲光景，以一個早年武林成名人物，與仇恨這麼個大小孩動手，已覺汗顏，若再使用偷襲手法，日後傳出江湖，自己這張老臉，就沒地方放啦！」

遂大喝一聲：「小子無禮，看招！」

聲未落，隨着揮掌擊出，然而，待掌已及身，方見對方閃避，還只道對方有心顯露，掌上勁道又自加了兩成。

美髯老人一掌擊中，本以爲對方不死也將重傷，不想，仇恨連摔也沒摔一下，這個氣更大，一連串厲聲喝罵後，才想到瀑布聲震耳，沒法聽見，遂抬手與對方招呼，意思是有種的我們出林再鬥。

一起步，美髯老人就盡力施展輕功提縱術如飛而去，怎會想到停身時，已與仇恨隔了這麼遠。

仇恨終於趕到了，可是滿頭臉却已爬滿豆大般的汗珠，美髯老人一見，就已知道他已受傷，心中暗道：「還以爲你是鐵鑄的呢？原來也受了傷！爲什麼早先自驕自大，聞聲不閃避……」

倏然，美髯老人記起那瀑布「隆隆」之聲，這叫與不叫，有何分別，且較偷襲更使人難以防範，這麼一想，心中頻覺不忍。

驀聽來人一聲怒喝：「老狗賊！暗中偷襲，算得什麼好漢……」

「罵得好，算老朽不對，不過，你也不應該去偷窺別人閨女沐浴，這些我們歇會再談，瞧你傷得不輕，你先將這藥丸吃了，不要等你傷勢惡化，將來變成殘廢，年紀輕輕的，那實在太可惜了！」

邊說邊從懷中掏出個玉瓶，萬分仔細的傾出一粒丸藥，抖手就向仇恨拋來。

這情景，這些話，任何人聽了也都會心平氣和，然而仇恨却並不，他個性倔強，偏激得出奇，但見他伸手也懶得伸，只是身形微微一側，讓那藥丸自行掉落身後，隨又見他似有意似無心的微微一退步，左脚正好踏在那藥丸之上，方始說道：「誰要你討好賣乖，你這藥丸不定是靈藥還是毒藥，我可不領情，你自已暴殄珍物，也沒我的事。」

這動作，這說話，眞把美髯老人氣得鬚髮皆張，五內如焚來，一聲怒喝：「我罵你小混蛋，我恨不得一掌將你劈了，因爲我的無故傷你，而又見你可憐，方將我這珍若性命的三粒『聚魂歸元丹』送你一粒，誰會想到你會如此不懂人情，如今沒別的說，拿你一條命，賠償我一粒『聚魂歸元丹』。」語未落，人已猛撲而出。

仇恨「嘿嘿」一聲冷笑，晃身避過一招，罵道：「好一個虛情假意的老狗賊，『聚魂歸元丹』是武林至寶，豈是你所能有，別來這裝老賣關，打了人又送藥，剛才那粒還不定是什麼害人的毒藥，還好我沒上當！」其實仇恨心中早已在懊悔了，因爲隨着那粒藥丸，有一陣香風飄來，那綠油油的顏色，也有點像傳說中的武林至寶「聚魂歸元丹」。

「聚魂歸元丹」乃是武林至尊藥聖藥道人所製，花了他三年又六個月的時間，聘請了十位好友協助，輪替着守爐看火，才製煉出百粒之數，其功效眞有起死回生之妙，任何嚴重傷病，只需一粒，一時三刻定能病好傷癒，外傷亦有拔毒生肌之妙。

如今，仇恨一聽說那粒藥丸是「聚魂歸元丹」，他又那能不懊悔連連，只是，錯已錯了，悔恨已來不及了，乾脆就強橫錯到底吧！也別希望老人有挽回的可能，再另外送自己一粒，然而，仇恨身形剛穩，語音未落，「呼呼」風聲又已近身，這次他沒再閃躲，但聽他厲聲喝罵道：「老狗，欺人太甚，難道少爺還怕你嗎？少爺還要找你報這一掌之仇呢！」說完立即揮掌相接。

「砰」聲響過，仇恨身子搖晃着連連退出四五步，方拿樁站穩，心血一陣翻湧，「咯咯」的一口血已衝上了喉頭，終被仇恨強忍着給壓了回去，沒吐出來。

美髯老人被這一掌，也被震得退出三步，右臂酸麻不堪，心中大驚，暗忖：「這汚濁少年，怎會在重傷之後，仍有這等深厚的功力？」

其實他又何嘗想到，仇恨如今的功力，因左臂的重傷，而深深的打了折扣，如若不然，其體內隱藏的深厚無比的功力，又豈是他所能比擬與抗拒的。

這時，仇恨已稍稍的平穩了胸中翻滾的心血，倏然一聲怒憤長嘯，嘯聲未了，即已瘋狂似的欺身往美髯老人撲去。

仇恨這一發狂似的猛撲，還眞把美髯老人給嚇了一跳，連忙閃身避過，倏的一聲嬌喝：「林叔叔，那裏跑來這麼個瘋小子，惹叔叔生氣，待英英來替你打他一頓，讓叔叔出一口氣。」

聲未落，場中已飄落下兩條嬌小人影，仇恨一見，立即將意欲再度撲出的勢子收住，雙眼凝注着英英姑娘，心裏暗暗叫道：「英英，英英，只分別了一個月，妳就不認識我了嗎？妳眞的如此健忘嗎？」

仇恨自駝背老人手下逃出後，一夜的奔走，早將臉上還被沙土蓋住的事，給忘得一乾二淨，他想：「憑英英姑娘分手時那殷殷之情，離去後那情意綿綿的歌唱，她絕不可能這樣快

的就將自己給忘了。」

誰想，英英姑娘，非但沒一點驚喜之情，眼中還流露出一股陌生而氣惱的目光，說道：「喂！臭小子，怎麼闖到我們後山來了，亂闖亂闖的，還敢開罪我家林叔叔，你的膽子可眞不小，還不趕快上前賠禮，你眞想拐着脚下山嗎？」

英英姑娘別看她人小，幾句話說出來，倒眞是聲色俱厲。仇恨聽在耳裏，氣在心頭，悶聲不響，揮掌就往英英推去。

英英姑娘人雖小，智慧可不低，她知道自己功力絕難與對方相抗，見對方平掌推來，不慌不忙，待掌力將要及身之際，倏的一旋身，嬌軀疾迅無比的不退反進，一掌恰好印在仇恨的前胸。

「啪」的一聲，將仇恨擊退出半丈，「撲」的坐倒地上，「咯咯」的吐了數口鮮血，人也差點昏暈過去。

英英姑娘一聲冷笑道：「這樣的膿包，也敢到黃山蓮花峯來撒野，向本姑娘出手，你也太不自量力了，還不趕快替我滾，眞想找死嗎？」

美髯老人與另一位姑娘，一見仇恨被英英姑娘一掌擊得坐地咯血，都不由同時大驚，正待斥責幾句，英英姑娘話已出口，二人只得容忍着未發的脾氣，等候英英姑娘說完，再準備斥責她幾句。

不想英英姑娘剛剛說完，仇恨已然一聲冷笑，恨恨的開了口，說道：「哼！我就是求死來的，妳殺了我吧！我要眨了眨眼，就不算是英雄好漢，假如妳沒劈了我，妳就等着瞧吧！我會前來找妳的，連同上次的，總共兩次，一辱一傷，我是非報不可。」

「哎呀！」一聲尖叫，英英姑娘聞聲驚得退了一步，渾身皆抖，顫聲叫道：「你……你……你是仇恨……」

「哼！現在才知道我是仇恨，我根本就是仇與恨的組合，仇與恨無時不在進襲我，仇與恨無時不在我身上增加……仇與恨……哈哈哈哈……」

邊說邊從地上緩緩站起，高聲大笑，一口口的鮮血隨口噴出。

「仇恨……仇恨……哈哈哈哈……」

驀的一條綠影，飛落仇恨身前，攤掌遞上一粒藥丸，說道：「你是仇哥哥嗎？我叫蘋蘋，我聽英姊姊說過你，林叔叔說你的傷很重，叫我送這顆藥給你，你就吃了吧！林叔叔說你吃了就會好。」

仇恨只道是英英姑娘，本準備如法泡製，侮辱她一頓，將藥物毀了，不想，眼前站的是另外一位瓜子臉兒的姑娘，聲音說得那麼溫柔體貼，將人的心緊緊的抓住，彷彿有一種使人難以抗拒的魔力。

仇恨怔怔的瞧着那瓜子臉兒，名叫蘋蘋的姑娘，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溫暖與安宜，鼻中

也透進一陣陣幽幽的清香，口中仍在淌流的鮮血，也被這一陣幽香，將血給止住了，這一切誘惑已猛烈的擊碎了仇恨堅傲的提防。

仇恨緩緩的抬起了手，正朝那蘋蘋姑娘手中碧綠色的藥丸伸去，就在這個當兒，「鏗鏘」的一聲殺伐激驟的琴音，劃空傳來，猛烈的撞入了仇恨那已受重傷的心房，「咕嚕」一聲，那洶湧的心血又到了仇恨的喉頭，仇恨緊緊的閉着嘴，嚥下了那口血，那已抬起的手，卻急驟疾迅的伸出。

「啪」的一聲清清脆脆的耳光，打得那蘋蘋姑娘身子晃了一晃，臉上倏現五條紅紫的手印。

蘋蘋姑娘並沒退走，也沒生氣，仍然站在仇恨面前，玉掌仍然平伸着，掌中綠丸也沒摔落，只聽她說道：「英姊姊打了你一掌，仇哥哥你也打了我一掌，正好互相抵銷，只是我沒受傷，而你却受了很重的內傷，仇哥哥，為什麼你不顧自己的傷勢，為什麼你不願接受我好心的藥呢？仇哥哥，為什麼？」

仇恨他脾性再偏激、再乖僻，又怎能承受一個陌生的人，這種親切、關懷、溫柔、體貼、忍讓的寬大胸懷呢？眼瞧着蘋蘋姑娘，被自己打了一掌，臉上一點憤怒悲悽之容都沒有，可是，說到後面兩句話時，一雙媚人美目中，已瀅瀅的蓄滿了熱淚，在最後一聲叫喚後，似乎再也忍不住撲簌簌的流了下來。

仇恨被蘋蘋姑娘這溫柔攻勢，整個的擊得崩潰了，世上還有什麼事情能使人如此的感動，可是就在他心情鬆弛後，心血又再度的湧出，「咯咯」的吐個不絕，正在他搖搖欲倒之際，驀的一個沙啞婦人聲叫道：「哎呀！你們怎麼光天化日之下害人命哪！啊！原來蓮花峯的人都是些倚強凌弱，倚多欺少之輩，哈呵！我老婆子可有話說啦！我老婆子可有話說啦！」

美髯老人，一聲怒喝，罵道：「老瘋婦，妳亂吠亂叫些什麼？妳什麼地方看見我們倚多欺少，倚強凌弱來着，我們這不是給他醫傷嗎？」

沙啞聲音又叫道：「這種假仁假義的好心，我老婆子早就看到了，打傷了人再送藥，猫哭耗子假慈悲，誰吃你們的藥？」

這時，仇恨已被蘋蘋姑娘扶坐地上，蘋蘋姑娘兩隻玉葱般的手指，夾着那綠丸，準備往他嘴裏送之際，仇恨倏的一伸掌，將蘋蘋的玉手推過一邊，因爲這時，他正好聽到沙啞聲音的最後一句話，他認爲對極了。

「誰吃你們的藥？」他也同樣學了一句。

仇恨又再次堅強的從地上站起，閃眼即見一醜怪至極的老婆婆，已慢慢的行近身來，忽聽老婆婆沙啞的喉嚨說道：「小弟弟，你臉上怎麼弄了這麼多沙土，也不洗一洗乾淨……」

「呀！」仇恨直到如今，他才記起，怪道人家稱他小猴兒精，英英見了也不認識，原來臉上還蒙了一層沙土，連忙伸手往臉上一抹，沙土早已被汗水吸住，在臉上沾得牢牢的。

驀然一聲怒叱，英英姑娘欺身飛前叫道：「老妖婦，別以爲自己極了不起，我早已想找妳較量較量，都被我爹阻住了，如今竟敢又來破壞我們間的感情，膽子可眞不小，今天沒別的說，我要鬥鬥妳，聽說妳一雙鬼爪，功力蓋世，寰宇無雙，就請妳露兩手吧！」

說完隨卽拔出了短劍，在身前挽了個劍花，蓄勢以待。

老醜婦似乎對這英英姑娘十分畏怯般的，叫道：「哎呀！我老婆子太老了，筋酸骨脆，可不敢與妳們小姐們蹦蹦跳跳相比，妳就別來嚇唬我了……」

老婆婆話沒說完，美髯老人已晃身橫在英英姑娘身前，怒聲叱道：「英英，妳越來越不像話了，還不趕快給我退下！」

「叔叔，你讓我一次好嗎？下一次我一定很乖很乖，這次你讓讓我，這老妖婦實在太欺人了。」

美髯老人一聽，暴聲喝道：「英英，妳敢不聽叔叔的話！」

英英姑娘見軟求無效，立卽叫着，退了兩步，說道：「我怎敢不聽叔叔的話，祇是我不懂，爲什麼你們都怕她，都怕她一雙鬼爪，連爹爹也怕，爺爺也怕，蓮花峯就沒一個人不怕她，你們只會罵，從沒一個人敢碰她一下。」

美髯老人並沒爲英英的話而生氣，反而幽默的說道：「對！我們都怕，妳的爺爺，妳的爹爹都怕她，爲什麼妳不怕她呢？」

英英姑娘冷笑一聲道：「哼！我才不怕呢！瞧她半瘋不癲的樣子，爲什麼她也只會用嘴？」

美髯老人笑了，笑得很爽朗，笑完說道：「這就對了，她也同樣怕我們！」

英英姑娘驚奇的叫道：「什麼？她也怕我們？我不信，爲什麼蓮花峯她可以隨時隨地，任意的來搗蛋，欺侮人，而天都峯却從不准我們輕越雷池一步，這是什麼理由？」英英姑娘說完，悻悻然的眸中發着奇光，等待着美髯老人的答覆。

美髯老人微微笑道：「這個，妳將來自會懂，如果現在要懂就去問妳爹，問妳娘，他們會告訴妳爲什麼。」

英英姑娘小嘴習慣的一噘道：「我早就問過了，他們都不告訴我，只叫我再等三年，三年後他們才告訴我，三年，啊！多漫長的日子，我眞無法等。」

驀然的，醜老婆子也插嘴道：「三年算長嗎？左三年，右三年，我前後等了二十七年了，如今還有最後這三年，這三年太長嗎？或許這三年的確太長了，我老婆子將要等不及，而要先去了。……不！我不能就此撒手一走，我數十年潛心苦學，不能白費。」

醜怪老婆婆說完，一轉身，抓住仇恨手腕道：「小弟弟，我們走！」

語音未落，一條人影閃電似的攔在二人身前，却原來是英英姑娘，橫劍當胸，厲聲對二人說道：「不許走，要走也不准把仇恨帶走！」

仇恨一聽，心火高冒，驀見英英姑娘雙眸中暴射出一種奇異的懾人光芒，然而他却不管，雙目一閉，狠心一咬牙，叫道：「我的事妳管不着！」

忽又聽一柔和悲切的聲音，來自身側：「仇哥哥，你不要跟她去好嗎？」

這一個聲音，比那厲聲異芒有效得多，仇恨心中不自覺的一軟，轉過頭去，剛想說些什麼。

倐感手腕上一緊，隨着一股極溫柔的感覺，從手腕上傳來，暖暖的直暖到心窩裏，心中不覺一怔，想不到這鷄皮緊皺的手掌上，竟會有這等溫柔的感覺。

此時，「鏗鏘」琴音又響，這次是二下，也就停了，可是這聲音與前大不相同，似有喚呼招人的意味。

美髯老人聞聲，立即閃身飄前，將英英與蘋蘋二位姑娘手臂抓住道：「老先生在喚妳們倆了，還不快走！」

英英姑娘一陣掙扎，跳叫着道：「放手！放手！我不去！我不去！」

蘋蘋姑娘可沒那麼野，她只是柔聲說道：「仇哥哥，蘋蘋希望你不要跟她去，她是我們家的敵人，她不是我們的朋友，仇哥哥是我們朋友，不要跟她去好嗎？」

仇恨實在覺得蘋蘋的溫柔，遠賽過她姊姊的凶霸，而使人易於臣服，這姊妹倆的性格是如何的不同啊！

仇恨還沒答話，又是兩聲「鏗鏘」，隨着一些零亂的聲響，美髯老人身子一震，緊抓二人手臂，說道：「老先生二次招喚，已有責怪之意，妳二人再不聽話，可別怪叔叔生氣，到那時後悔就來不及了。」

英英姑娘一聽，沒敢再跳，却轉臉對仇恨道：「你假如要跟這老妖婦去，學成了武藝也不稀罕，而且，我將恨你一輩子！恨你一輩子！」

蘋蘋可仍然是那兩句話：「仇哥哥，蘋蘋希望你不要跟她去，好嗎？」

可是待兩姊妹的話說完時，美髯老人牽着她兩人的手臂，早已去得遠了，祇是，隱隱中仍能聽到：「仇哥哥，別跟她去好嗎？」

「你假如要跟這老妖婦去，我將恨你一輩子。」

……………………

仇恨耳中，繚繞不絕的就是這兩句話，他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是甜、是苦、是友、是仇，他分不清楚，他糊塗了，驀的，眼前醜怪老婆婆笑了一下，是勝利的笑，還是什麼別的笑，仇恨他也分不清，同樣感到糊塗。

只是，醜怪老婆婆，她不笑倒也罷了，這一笑牽動了臉上肌肉，更是奇醜難言，仇恨心中一驚，險險昏了過去，忽聽醜怪老婆婆道：「小弟弟，我們走吧！」

仇恨剛點頭，「好」字尚未出口，却被一聲「哎喲」的痛呼替代了，聲音叫出，人也隨着昏了過去。

八

一座幽靜的山谷……。

一間簡陋的茅屋……。

一盞暗淡的燈光……。

一張柔軟的草床……。

草床上，躺睡着受盡苦難與折磨，同時也頻獲奇遇的仇恨。

仇恨，他在黃山蓮花峯與天都峯之間的天然大瀑布側，眼看着英英與蘋蘋被美髯老人拖去後，醜怪老婆婆一笑，沒把他驚倒，可是這一拖，却把仇恨拖得立時痛昏過去，因爲醜怪老婆婆無意中拖住了仇恨受了重傷的左臂，這一拖之勢，仇恨在重傷之餘，他又怎能禁受得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口中有一股冰冷清香的甜漿，緩緩的灌入咽喉，他昏昏沉沉的吞下肚去，但覺說不出的受用，微微睜眼，只見一隻白玉般的纖手，正握着一只杯子，對着自己的嘴，灌着那甜漿似的東西。

仇恨知道，這甜漿定是什麼靈藥寶泉，因爲這時他已覺得心胸寬爽舒適多了，左臂疼痛

亦已大減。

仇恨吞下了最後一滴甜漿，白玉般的纖手也隨着緩緩的移了開去，仇恨將眼睜大了一點，順着那移去的玉手，打量着那擁有白玉般纖手的人兒，原來是個披着一身玄紗的少女。

少女十七八歲年紀，風姿綽約，一頭長過腰際的黑髮，束在一條刺繡着點點白花的玄色紗巾上，臉型秀美異常，但覺冰冷冷的，毫無一點溫暖親切之感。

仇恨雙眼隨着少女身子移動，見少女走進隔壁一間較暗的內室去，少女剛進去一會，即聽到一個嬌甜的聲音說道：「師父，他醒了！」

立即又有一沙啞的嗓子答道：「醒了嗎？醒了趁早叫他走吧！我們這裏不能留他！」

這聲音雖然沙啞，可是仇恨一聽即知其功力深厚無比，因爲就這沙啞的聲音也能震得他耳鼓「嗡嗡」作響。

但是，仇恨倏然驚覺，這聲音就是那醜怪的老太婆，暗忖：「這原來就是妳的家，還是妳把我弄來了。」

驀然，仇恨渾身一陣寒顫，從草床上直起了腰身，因爲他耳中突然聽到沙啞聲音的厲叱，說道：「不許妳在我面前說這些話，我說了不留就是不留，救了他就是他的福大命大，醒了趁早叫他滾，不要惹我生氣，我不願……」

這些話，像一把利劍似的刺進了仇恨的心房，他不禁憤恨的想到：「這不是我自己要來

的，是妳把我弄來的，我也沒請求妳替我療治傷痛，我也不需要別人的憐惜，要我走，馬上就走，有什麼大不了，我並沒想永遠留這，怪道英英與蘋蘋都勸我不要到妳這裏來，想不到，妳只是爲了當時的一點面子，才把我弄來的，而且脾性還是這麼怪，哼！要我來哀求妳嗎？那簡直是做夢，我無需別人的憐惜……」

想着想着，仇恨爬下了草床，隔室一些細碎的話聲，雖然仍在繼續的響着，可是仇恨已聽不見了，因爲他的雙耳已被心中的憤怒全給矇住。

仇恨下床時，左臂傷處在移動與用勁時，仍有隱隱的疼痛，這證明他的傷尚未全好，仇恨他可不管這些，一咬牙就下了床，驀的，耳中忽然又聽到說：「師父，妳老人家應該想到這一點，並不是我因爲什麼別的不願意他走，而是這三年的日子，說它長，很長，說它短也就這麼一轉眼間過去了，這其間師父雙腿，是否可以復原，實難預料，假如，屆時不癒，又該怎麼辦呢？……」

沙啞聲音陡的插嘴罵道：「翠兒大膽，妳敢詛咒我？……」

「噗」的一聲，仇恨入耳即知，大概是那少女跪下了，這一來，他剛待招呼的聲音，只得息止了，因爲他不需要別人的憐惜，可是他却憐惜着別人，他奇怪少女何以會如此這般的，爲自己向那醜老婆子求情。

「師父，翠兒天膽也不敢詛咒妳老人家，但是師父必須仔細想想，屆時如若眞的沒能好

轉又該如何？」

「不管如何，我不願留他，我更不能依賴到一個孩子身上。」

「師父，妳還沒見過他呢！翠兒從師父那接受的一點相術，師父所授左傳中的一些察人官體容色的經驗，敢情一點也不靈驗嗎？……」

仇恨凝神靜聽至此，心中不覺疑惑萬分，怎說那老怪物沒見過我呢？不是她親自領我來的嗎？既然如此，我走好了，天下之大，何處無我仇恨容身之地，更何況我滿身血債，也不允許我安然在此停留。」遂揚聲欲叫，然而口尚未張開，倏然想到：「還叫什麼？偷偷走了，不是一了百了嗎？既然如此無情，道謝不是多餘嗎？」

仇恨輕輕的拉開了草門，草門拖地，發出一點「沙沙」之聲，仇恨剛剛走出了茅屋，陡覺身前人影一閃，那玄衣長髮秀美的少女，已阻住了去路，說道：「仇恨，我與師父的對話，大概你都聽到了，你願意接受一點解釋嗎？現在師父也想見你一面，暫時不要生氣，待師父見過你後，我再慢慢的告訴你。」

仇恨他生性倔強，可就是吃軟不怕硬，你要對他軟來，他是一點辦法沒有，當他聽到那名叫翠兒，那脆嫩嬌甜的聲音，委婉的說了這麼幾句話，他心中的氣憤全部消失了，忖道：「管他呢！見了那老怪物，看她說些什麼，不好的話，隨時都可以走，要我開口懇求，那就別妄想。」

翠兒說完，見仇恨默然不語，立卽就牽起他一隻手，重回到茅屋裏去，可是，當他接觸到少女的纖纖玉手時，立有一種極溫柔的感覺，從掌心傳過，這感覺仇恨他似乎嘗到過，一時聯想不起，禁不住驚奇的朝少女凝目直視。

少女秀美的臉上，依然冷冰冰的，這會兒却籠罩上一層深厚的憂鬱。

這時二人已進入了茅屋裏間，仇恨一進入，卽感到裏間陰氣沉沉，却原來是個山洞，茅屋倚山而建，仇恨雙眼能夜間視物，進洞後，立卽雙目橫掃，洞並不深，也並不大，而且較茅屋裏顯得更寒酸，連一張草床都沒有，只有兩個圓大的石欖，石欖上有兩個厚厚的草墊，一個草墊上坐着那醜怪的老太婆。

老太婆一見仇恨現身，雙眼立卽暴射出兩道如冷電般的光芒，在仇恨臉上、身上不停的轉動，良久復良久，醜怪老婆子終於悠悠的嘆了口氣，閉上了雙目，自言自語的說道：「怪事！怪事！這怎麼會是可能的事呢？這怎麼可能呢？」

這兩聲雖說得很輕很輕，可是仇恨在凝神靜聽之下，依然字字清晰，他奇怪老婆子怎會說出這麼兩句話來，像是根本沒見過他般的，他也不解老婆子這兩句話的用意，到底有什麼怪？有什麼不可能呢？

隨聽老婆子說道：「翠兒，妳就領他前面歇息去吧！有什麼事天亮了再說。」

就這麼兩句話，翠兒牽着仇恨默然而進，默然而出，翠兒又將仇恨安頓在草床上，扶着

他躺下，然後說道：「你先躺一會，我去去就來！」語落飄然而退。

仇恨眼瞧着翠兒飄退的人影，心中起伏不定的想着許多問題，這怪誕的黃山，這天都峯與蓮花峯，這兩座山峯上奇特的人物，美髯老者、英英、蘋蘋、醜怪老婆子與這叫翠兒的姑娘，這一切的一切，好像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謎一樣的深奧得使人難以猜測。

彷彿只在一眨眼後，一條黑影慢慢的移近了仇恨所睡的草床，仇恨知道來了人，只道是翠兒去而復返，未加理會，可是待來到床前一看，那是什麼翠兒，却原來是那醜怪的老婆子，心中不禁忖道：「妳來怎的？」

驀聽老婆子開了聲，那沙啞的喉嚨叫道：「小弟弟，你知道我是誰嗎？」

仇恨聞言一怔，忖道：「妳何曾告訴過我你是誰？我又怎知妳是誰，這豈不滑天下之大稽嗎？除非我是神仙！」

隨又聽老婆子叫道：「你眞的不知道嗎？小弟弟，要我告訴你嗎？」

仇恨他一直沒開口，可是心中却一直在打着轉，暗道：「妳是誰？與我有什麼關係，告訴不告訴我，是妳的自由，我可並不稀罕！不認識妳我仇恨無損，認識妳我仇恨也不會因此而得到什麼好處……」

「小弟弟，你眞的不想知道我是誰嗎？爲什麼不說話呢？」

仇恨眼瞧着那深紋畢露的皺皮臉，除了一雙眼睛神光充沛外，餘者死板板的，毫無一點

表情，見她如此追問，不禁說道：「妳要我說什麼呢？妳是誰似乎與我不發生任何關係，除了說我應當怎麼稱呼妳以外，我想妳就不告訴我妳是誰，也沒多大關係，還是……」

仇恨剛說至此，驀聽一聲嬌喝：「傻瓜，你亂想些什麼？」

「哎呀！妳是翠兒！」

仇恨這聲驚呼，不是爲的那聲駭人嬌喝，而是爲的嬌喝後面，老婆子隨手揭開的一張面具，面具後面是翠兒那張白潔秀美的臉，原來這老婆子竟會是翠兒喬裝的，緊隨着翠兒一聲尖喝道：「你也敢叫我翠兒？」

「啊！不！不！翠……翠姊姊，恨兒叫妳翠姊姊好嗎？」

翠兒沒應好否，但那冷冰冰的臉上，第一次展露了一絲絲的笑容，不過這一絲絲的笑容也只晃眼間就消失了，又回復了她原有的冰寒。

瞬息工夫，翠兒脫除了全部僞裝，一張面具、一頭假髮、一襲寬大的衣物和披風，還有一對護手套，正好將整個手臂掩蓋住。

如今仇恨已全部明白了，一切疑問全部冰消，祇是他不懂，翠兒爲什麼要這樣做，其用意何在？

翠兒將一切收拾停當，方始坐到草床邊上，說道：「現在，已不需要我多囉嗦，你也都知道了是嗎？如今唯一你想知道的是我爲什麼要這樣做？這一點我也可以告訴你，只是，我

必須請求你答應我，不能將此事對第三者去說，這是我們天都峯的隱衷，絕不能讓別人知道的隱憂苦衷，你願意答應我嗎？」

仇恨茫然的點了點頭，翠兒見了說道：「好！你只要點頭，我就滿意。就在十數年前，天都峯與蓮花峯發生了怨隙，從一點小事終而鬧得誓不兩立，最後約地決鬥，激戰數日，不分勝負，始相約十數年後，再比武以解怨隙，這日期如今還有三年，這些都是師父對我說的，她也說得模模糊糊，以致我也不知其中詳情。

五年前，師父突被夢魔所侵擾，整日裏都在酣睡中，而且每日總有一兩次被惡夢驚醒，照理說師父她老人家武功高絕，心裏已無畏懼可能，然而事實勝於一切，她非但常從夢中驚醒，且每被驚得冷汗透體，怪叫出聲。

終於師父從一次練功中走火入魔，累及雙腿，也從此後夢魔絕跡，但師父已然殘廢了，這起因據我暗中觀察推測，是屬於心病，而這病早已根深蔕固，如無對症良藥，要想痊癒實無可能，而如今也絕不可能了，唯有雙腿殘疾，據師父自己說，邇來已有起色，三年後，或有痊癒希望。」

語至此，翠兒嘆了口氣，雙眼在仇恨的臉上打量一會，又道：「因爲這天都峯與蓮花峯原本就有着極深厚的淵源，在最後的一次相約時，因師父人單勢孤，對方特別應允未到約定時日前，絕不與我師父再發生任何衝突，蓮花峯的人絕不准輕易的到天都峯的地域來，可是

我師父却有權到蓮花峯任何地方去，但還有一點，如不在被迫得萬不得已時，絕對不准出手傷人，這是師父在第一次要我喬裝時說的話，她說：第一，我喬裝之後，隨便在黃山任何一個地段，沒人敢隨意碰我一下。

第二，我喬裝成她那個樣子，不時到蓮花峯境內去現身生些事，讓蓮花峯的人知道，她仍然健在，以掩飾她的殘廢傷勢。

爲了喬裝她，我迫切的學習她的一切，關於脾性、動作、聲音，以及她所會的蓋世絕藝，尤以那來如風去如電的輕功，師父她老人家彷彿早有所覺，故所以自小就給我以嚴厲至極的訓誨，嚴厲得甚至近乎殘酷。可是我知道她老人家的心，我非但沒恨她，我反而同情她，我對師父早年的遭遇並不知情，可是我從師父的一些瑣事中，看出師父是個至性至情的人，其後個性的乖僻偏激，都是環境所迫，那遭遇該不是血仇，而是孽債，血仇易報，孽債難償，而且這段往事，相信也是可歌可泣的。

我說這段話，可以算是大膽妄爲之極，然而師父她了解我，她也原諒我，知道我的心中對她的尊敬，並不是這些虛僞的言詞可以替代得了的。

在一次憤怒中，師父告訴我，說我是某地某人家中的孩子，在我三歲那年，因爲看出我是個可以練武的，所以將我竊回山來學藝。那時因我惹了她生氣，就將我趕下山去，這也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當時師父正患着不知名的『眠症』，我怎能如此無情的拋手就走，我藏在

附近山崖裏過了好幾天。

在一個月色如銀的夜裏，夢中忽然聽到師父的喊叫，驚醒過來後，聲音又消失了，我再也忍不住急速的往山谷縱落，待我畏怯的來到茅屋前時，却眞的聽到師父在喊我的名字，於是我不顧一切的衝了進去。

我剛衝進去，師父她老人家也就醒了，我第一次看到她爲我掉了眼淚，我也就倒在她懷裏痛哭，我發覺我們似乎是患難中的一對母女，我再也無法離她而去，而師父自此以後，也不再對我苛責，而且一反常態，可以說比天下任何一個母親對自己的女兒，都要來得慈愛。

只可惜這一段日子不長，師父就走火入魔，痛苦萬分，再也無暇顧及我了，可是也因此使我勤勉自勵而更艱苦的發奮苦練武學，想不到會有今日這成就。」

仇恨怔怔的聽着翠兒講話，翠兒嘴裏雖然感人十分，可是臉龐上依然冷冰冰的，神色一點不變，心中不禁忖道：「難道這也是從妳師父處學來的那彷彿毫無感情的面孔？」

隨後翠兒又道：「那日在大瀑布側，從你的動作上，我看出你的武藝平常，但功力却十分深厚，心中奇怪，故此才救了你。想不到待我將你臉面洗淨後，發覺你臉上隱隱透露着一層濛濛青氣，這青氣據師父說，是一種功力已然高達化境，方能有的一種徵兆，難不成你眞有這等深厚的功力嗎？那爲什麼你又會受傷呢？被人家小姑娘輕輕一掌就能打成這個樣子麼？」

當仇恨聽到翠兒說及他臉上的髒時，禁不住伸掌在臉上撫摩了一下，隨聽翠兒說他臉上隱隱透露着一層青氣，不覺驚得跳了起來，可是翠兒接着的解釋，又不禁使他歡心欲狂，但卻對翠兒的問話，感到難以答覆，但聽他說道：「翠姊姊，我的功力如何？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不過絕不能像翠姊姊說的那樣，已高達如此程度，祇是拳脚方面，我有自知之明，那的確是差得很遠，日後希望翠姊姊能教我一點，好嗎？」

翠兒追隨師父，熟讀左傳，察人觀色，毫厘不差，她看出仇恨不是狡猾之徒，對其所說，也自相信，遂道：「時已不早，還是早些歇息吧！你的臂傷也得三數日後，始能痊癒，那些事到時再說吧！或許我們還有要求你的地方呢！」

說完，翠兒也就起身進內去了，仇恨眼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妳們求我什麼呢？關於那蓮花峯的事嗎？他們見了妳全都害怕，還用得着求我嗎？與他們作對，無須妳們要求，我將來也要找他們，那美髯老人的一掌，那可惡的英英姑娘，就只有那蘋蘋姑娘，那溫柔體貼的蘋蘋姑娘……」想到蘋蘋姑娘，他不覺自己打了自己一下，他恨自己不該對這樣一位可愛的姑娘出手，這一耳光，將是他平生永遠難以磨滅的憾事。

淅淅瀝瀝的連續下了好幾天的雨，仇恨在草床上也就躺睡了幾天，仇恨他手臂受傷，腿可沒傷，只因爲天下雨，就是下了床也沒處走。

這時的仇恨已不是那骯髒破爛如乞兒的仇恨，他已換上了一套農家的衣服，這是翠兒冒

雨從山下村莊裏給買來的，大小還挺合適，仇恨除了衷心感激以外，他連一聲道謝也沒說，還是翠兒不好意思的說道：「因爲我自小練功，未習女紅，不能親自爲你裁製衣物，感到慚愧，想必弟弟你會原諒我的。」

幾日來，他倆已是姊弟稱呼了，這不是情感的昇華，純是自然的發展，可是，仇恨聽到翠兒如此一說，更覺汗顏無地，忙說道：「姊姊，妳這樣冒雨給我去買衣，我已然感激不盡了，只是我心裏明白，口頭的道謝是虛僞的，心裏的感激才是眞正的，假如妳再要這樣說，我做弟弟的，又該怎麼辦呢？姊姊，希望妳以後不要這樣，好嗎？」

翠姊姊臉上又透露了一下，那晃眼間的笑容，是那麼短暫與飄忽，仇恨見了想問，可又不便開口，因爲這是涉及一顆純潔的芳心……。

終於，在次日的黎明前，雲散雨停，紅日從天邊雲層中緩緩的升了起來，仇恨隨着翠兒的身後，出了幽谷，往一座峯頭上飛縱而去，遠遠望去，就如同兩縷青煙，一起一落的在草叢、林木、亂石間，飛快的揉升而去。

在一座平坦的峯頭，翠兒停下了身子，當她回首一望之際，禁不住驚異出聲，她本以爲仇恨，在她一陣盡力奔馳之下，定被拋丟出老遠，誰料，仇恨非但沒被她拋丟，反而半步不差的，同時在山峯上停身，這總不能不使她驚異了。遂問道：「弟弟，你既有這好的輕功提縱術，怎還被蓮花峯的姑娘所傷呢？就算武藝不濟，只要閃躲輕靈，也絕不會一下就受傷的

呀！」

仇恨靦腆十分的說道：「姊姊，別笑我了，不是姊姊讓我，我那跟得上，我自覺較那英英姑娘的武藝，已然差之甚遠，尤其她那一套猶如蝴蝶穿花似的劍法，更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心中想着，不知那年那月才能消除得了這口怨氣，瞧她們怕妳那股神情，我怎敢與妳姊相比呢？」

倏的，翠兒雙眉微微剔了剔道：「弟弟，你是故意損我呢？還是無意的？」

仇恨一聽，知道說錯了，連忙賠禮道：「姊姊原諒，姊姊原諒！我是無意的，我忘了妳是替代了妳師父的身分，不過，我相信妳定能打得過英英姑娘，一定打得過！」

翠兒沒再接嘴，卻轉變話題道：「弟弟，數日來，你臂傷早已痊癒，今天就與姊姊比劃比劃，只是你絕不能藏私，你若要藏私將對你有害無益，你懂姊姊的意思嗎？」

仇恨聞聽，沉思片刻方道：「姊姊，妳是想瞧瞧我的武藝，應從何處着手教導起嗎？」

翠兒道：「是的！不錯，你既然知道，就無須姊姊費力了！」

仇恨聞言，又再思索半晌，翠兒見他一再猶豫，十分不悅的道：「弟弟，你難道不願意嗎？」

仇恨連忙答道：「姊姊，並非我不願意，我只是怕一時出手重了，或許會……」

「或許會傷了我，對嗎？好！你放心吧！你要真傷了我，我只有高興，絕不怨恨你，更

何況師父有的是靈藥，但打無妨！」

語未落，隨着「呼」的一聲，掌風迎面撲來，又勁又疾，仇恨一旋身，避過一招，可是身子只剛旋得一半，左面風聲又響，只一招，仇恨就感到進退維谷，「啪」的一聲，右胳膊上實實受了一掌，雖不很重，卻夠難堪。

仇恨再不反顧，一聲長嘯，隨着身子一塌，施展開拳路，就往翠兒攻去，只三招一過，翠兒即叫道：「弟弟原來還是武林中，泰山北斗，武當派的門人，可是這武學在黃山，可不敢稱名道號，這並非姊姊小看它……」

突的一聲狂喝，將翠兒的說話止住，仇恨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他不再管什麼重不重，傷不傷，倏然潛運功力，貫注雙掌，「呼呼」風聲中，立將翠兒飄忽的身形，逼出尋丈開外，可是掌法拳脚，仍然是出自武當，並沒變更。

翠兒一見，心中暗喜，但卻仍不放鬆，高叫道：「弟弟，當心了，瞧你姊姊的！」

但見翠兒腰一擰，嬌軀一閃，快如電光石火般的，穿進了仇恨的掌風圈，輕如飛鳥，靈如游蛇，在他雙掌空隙之中，晃了數晃，最後在仇恨掌背上輕輕拍了一下，才順着他的一記掌風，飄出了三丈開外。

這身法，這招式，仇恨衷心爲之折服，可是他的倔強脾性，卻不允許他就此服輸。但見他一聲長嘯，身形倏變，搶近身去，左掌右指，十分怪異的一招，說疾不疾，說徐不徐，可

就是不易閃躲，不易趨避，更難以回手相抗。

祇一招，就將翠兒驚得花容失色，冷汗暗流，急切間施展開「乳燕翔空」，一式師門臨危救難絕招——翔空飛隱。

仇恨這一招，學自百丈峯腹洞石壁之中，不知道怎麼樣，突然間給他想了起來，一見翠兒掠空飛隱，也自俏皮的說道：「姊姊，當心啦！瞧妳弟弟的！」

語落，指出如風，疾越奔電，身隨指起，正好趕上翠兒凌空嬌軀，仇恨輕輕的，右指在翠兒金蓮上一點。

這一點之勢，又把翠兒凌空送高一丈七八，方始勢盡，飄然降落，可是，落地後的翠兒，雙眼瞪得大大的緊緊凝注着仇恨，心中在不停的翻滾着，瞧不出這年輕小伙子，怎會忽然間使出了這樣一式精奧絕妙的怪招。

仇恨見翠兒落地後，不言不動，閉嘴瞪眼，以爲剛才傷了她，她生氣啦！連忙賠禮道：「弟弟一時收手不及，姊姊千萬寬恕一二！」

翠兒這時輕緩的搖了搖頭，接着又嘆了口氣，方始說道：「姊姊錯估你了，只不知你這絕活還有多少，總不至於就是這麼一招吧！弟弟，你統統使出來，讓姊姊開開眼界好嗎？」

仇恨聽說，微微笑道：「姊姊說的不錯，這絕活就這麼一招，是我無意中得到的，連它是個什麼名堂都不知道，那裏還有什麼其它？」

翠兒一聽，臉色倏變，十分不悅的說道：「姊姊不是三歲小孩，任人可騙的，而且你這種藏私的做法，我做姊姊的也無能爲力了，我們就回去吧！你不懂它是什麼名堂，姊姊也不懂，可是師父一定懂，我們回去見師父去，不怕你不招認。」

翠兒說完，立卽飄身往峯下縱去，仇恨聽說她師父能認出他這招的來處，那眞是他求之不得的事，那還有不願的道理，遂也緊緊跟着，返回茅屋。

在茅屋前間，仇恨焦急的踱着步子，來回的走着，因爲裏間山洞，沒有得到允許，他是不准隨意進去的，可是，翠兒進去了好半晌工夫，仍只聽到她在跟師父細碎的咬耳說話，沒見出來，翠兒不急，他反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般的。因爲他也迫切的想從翠兒師父處，得知這古洞石室中，這些小人一招一式的來龍去脈，好想法給他連貫起來。

終於翠兒出來了，她一言不發的領着仇恨進入洞中，仇恨這還是第二次進入，可是這次卻大不相同，洞中已亮如白晝，仇恨驚奇的探頭尋找發光的來源，發現左右洞壁上，各懸着一顆小酒杯大的夜明珠，發着銀樣的光芒。

仇恨心想：「這眞是要看我的絕藝了，好吧！讓妳看得更明白一點。」

仇恨見過了醜怪老婆子，翠兒卽說：「師父叫你練給她看，希望你自已明白，不要錯過大好機緣。」

仇恨道聲了謝，立卽擺出架式，施展山頂那一招，這一招完，仇恨又連着使了兩招，都

是石壁上威勢無匹的絕藝，只是三招都無法連貫，感覺是如此的彆扭，可只是三招剛完未完，醜怪老婆子已然一聲沙啞怪叫道：「臭小子，這是誰主使你來的，快說！再不從實招供，可別怨我手下無情！」

這兩句話，立即將仇恨及翠兒姑娘兩人驚得楞住了，尤以仇恨，更感到事實太荒謬離奇，竟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遂答道：「前輩什麼事情誤會了？恨兒來此，誠然無意，並非有人指使，恨兒也就無法招供，請前輩再三思考，寬恕一二。」

老婆子恨恨的哼了一聲，說道：「第一招藥道人的『驚龍震蛟』，第二招非非和尚的『鶴唳猿啼』，第三招懷賓先生的『雙馬飲泉』，三招都是蓋世奇人遺留的絕藝，只可惜，他沒學好，想不到十幾年後，居然給他全部鑽研出來了，還敎出你這麼個只學了五六成的臭小子，如今一招一式我全給你抖露出來了，難道你還想隱瞞得了嗎？」

仇恨當他聞聽醜怪老婆子一連聲的道出三個人名，及三個招式的名稱，一時竟驚駭得愣住了，這三個人，乃是當代世外高人，數十年前已然名震武林，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可是待他聞聽三招的名稱後，又彷彿那裏見過這幾個字，眼內一閃閃的射着奇光，竟然忘了給老婆子回話。

倏然，一陣疾勁無匹的掌風，逼近身來，在翠兒一聲驚呼聲中，仇恨一時閃避不及，只得伸出左掌，運起渾身精純柔勁，硬將這一起掌風，全部卸於無形，輕鬆至極的橫邁半步，

讓了過去。

醜怪老婆子見仇恨伸掌時，心中已然暗暗冷笑罵道：「不知死活的小畜生，竟敢貿然接我掌風，任你功力再深，這一掌若不能將你心脈震斷而死，我這一甲子的功力，也算白修了。」

可是，雙方掌風剛剛接實之後，老婆子心中驀的一陣寒顫，心中大駭，難不成眞如這小子的相貌般，已達陰陽聚合的階段嗎？

老婆子心中駭尚未了，掌風已被卸去，這是眞功夫的表現，絕不是鬼蜮伎倆所能解化得了的，不由得她不哀痛欲絕，「嗖」的一聲，從面上揭下了一張假面具，現出本貌，却原來是個絕色美婦人，同時「撲」的一聲，她已然躍跌下來，俯伏地上，悲聲痛泣說道：「小哥神功，藍畹華知罪，但憑處置。」

這一來，仇恨更驚得莫名其所以，驀的翠兒一聲尖呼，搶前去將那美婦人抱在懷裏，叫道：「師父，師父，妳怎麼啦？妳怎麼啦？」

此刻，美婦人早已淚爬滿臉，但聽她說道：「翠兒，今日起，我們師徒的緣分也盡了，這小哥是那寃家派來的，當年我曾說過這麼一句大話，天都峯雖然不准任何人進入，可是，只要是他敎出的徒弟自信一定能勝得了我，我就自願甘拜下風，將前嫌盡撤，還願接受任何苛嚴的條件。」

翠兒聞聽，連忙回首看着仇恨道：「弟弟，你眞是蓮花峯派來的嗎？你……」

仇恨已被這突如其來的事驚嚇得說不出話來，見翠兒淚眼相向，趕忙朝地上一跪答道：「翠姊，連妳也不相信我，我只得對天盟誓，我與蓮花峯的人，絕無半點關係，假如我仇恨有半句虛言，叫我仇恨……」

驀的翠兒一聲驚呼，將仇恨欲說的話給駭住了，忽的眼前人影一閃，美婦人已然盤腿坐在仇恨身前，伸掌按在仇恨肩上，說道：「孩子，你坐下，我得好好跟你談，你既然不是那寃家派來的，可是你的武功又是從何處學來？能說你就說，不能說我也不強迫你，我對你已十二萬分的相信，我絕不會再懷疑你和責怪你了。」

誠然，仇恨不願將這石室中之事明言，如是他只得搖搖頭，閉嘴沒再言語。

九

當夜，仇恨躺在草床上，翻來覆去均無法入睡，他想着翠兒的師父，藍畹華說的那三招名稱：「驚龍震蛟」、「鶴唳猿啼」、「雙馬飲泉」，這三個名詞一直在他腦中翻騰着，這三個名詞，他記得清清楚楚，他是在最近一段時間裏見過的。

他從儒俠的「七絕劍」想起，沒有！又把「三星伴月」劍招想一遍也沒有，驀的，想起了白無常向修所遺留的上古奇書，連忙從貼肉裏將「白骨神功」取出，暗黑中憑一雙夜明眼，從頭到尾的，一字不漏的，詳盡的看了一遍，仍然沒有！

可是在他將「白骨神功」貼肉放回之時，倏的觸着那冰冷的小而薄的白玉盒子，心中閃電似的一轉，連忙將白玉盒子取出，三個藍寶石鑲成的「武林帖」三字，在暗黑中暴射着閃閃的碧光。

啊！是這裏，是這裏，我記起來了！是這武林帖裏面，有這麼零碎的幾句，一點不錯！

仇恨再也忍不住，猛然翻身從草床上坐起，從玉盒中取出那薄薄的，封面滿佈五彩斑爛各色形體的令子，還有三個大金字的武林帖，一頁一頁的翻下去。

啊！在這裏了！每一個人名之下，原來是一個招式的名稱，還有些詳細的註解，一通百

通，仇恨什麼都知道了！

他用壁上一個個的人像，與這些名字下的字句，詳細的對照，一點也不錯，武林帖上有多少人名、招式，他的腦筋裏就有着多少個畫像，是如此的逼真，躍現在他的眼前，他再也不遲疑，一口氣竟欲將那武林帖上的招式註解全部背誦。可是，就在這個當兒，驀然，劃空傳來一聲「鏗鏘」琴聲，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藍姑娘，老奴仲修隨同老爺求見姑娘，有急事相商。」

這聲音雖然來得遙遠，仇恨聽得可清晰已極，連忙將武林帖貼身藏妥，橫在床上假寐，因為他想到，這天色未明之前，突然有人到訪，而且有急事相商，定是什麼隱密之事，我一個外人，怎好偷聽，不如裝睡較妥。

就在他剛剛睡好，驀的一陣勁風，閃過床前，仇恨微睜雙眼一瞥，暗黑中撞見翠兒肩揹雙劍，已然蒙上了那張奇醜的假面具，一閃身就出了茅屋。

仇恨心想：「這醜面具原來只有一面，二人輪流分戴着，來掩避藍畹華的身分，可是這來的不知何許人，啊！是了！聽那『鏗鏘』的琴音，想必是英英姑娘的爺爺來了！難不成藍畹華這美婦人，與英英姑娘的爺爺是同輩嗎？怎會顯得如此的年輕呢？……」

他這還沒想完，倏聽夜空裏一聲怒喝，聲如驟雷，震耳欲聾，驚得仇恨翻身坐起，忽聽洞中藍畹華輕聲叫道：「孩子，趕快去看看你的翠姊姊，別讓她給人欺侮了。」

仇恨一聽，連忙將金龍赤火劍揹紮好，說道：「前輩放心！我這就去，誰要欺侮我翠姊姊，我絕不饒他！」

藍畹華隨後又說了兩句話，仇恨沒聽見，因為仇恨話聲未落早已去得遠了，而藍畹華的說話又是那麼輕，似乎怕什麼人聽去般的。

這時，仇恨連連縱躍下，已然來近谷口，驀見谷口空場上，翠兒停身的對面，正有兩位白髮銀髯的老人，雙方不發一語的互相凝目對視。

倏的，一位手抱一面七弦古琴的銀髯老者，從鼻子裏微微的哼了一聲，說道：「什麼人敢冒藍姑娘之名，戲耍老夫，妳敢是嫌命長嗎？老夫戒殺已然有年，望妳能提前醒覺，早些請藍姑娘前來相會，不要誤了大事。」

這幾句話，立即將翠兒驚駭住了，她本以為也像往常一樣的會將來人騙過，誰會想到今天遇上了師父的對頭冤家，一下就被認出，那裏還敢開口說話，只是悶聲不響，裝聾作啞到底，來個不理不睬。

驀的抱琴老人望空高叫道：「藍姑娘……畹華……華妹，今天是妳大難當頭，我不能不管，妳知道妳身邊的那位仇恨小伙子，他是誰嗎？他是冷孤子之徒孫，百毒天君魏三省的門人，魏三省那賊子派來的呀！妳千萬不要接近他才好！」

這聲高叫驚駭了喬裝的翠兒姑娘，同時也驚駭了室中的藍畹華，就只藏身一旁的仇恨，

感到莫名其妙，心想：「怎麼這黃山裏盡出這些個怪人，說的做的都是些使人摸不着頭腦的事，簡直無稽之極……」

他這還沒想完，一陣疾風颯響，掠身而過，仇恨斜目一瞥，好傢伙，美婦藍畹華，手執雙拐也自出門來了。不禁暗忖：「自己該不該現身問明，這話從何而起，怎會無風起浪，我仇恨與百毒天君魏三省，天南地北相隔十萬八千里，竟然被牽扯到什麼師徒分上，這眞是從何說起……。」

倏的耳聽藍畹華沙啞的聲音，叫道：「仲平煥，仲五哥，這會是眞的嗎？有什麼可資證明的……咦！他人呢？我眼見他出來的！」

那被稱仲平煥五哥的抱琴老頭，忽的手撫琴弦，發出兩聲輕微的音響，如悽訴、如哀鳴，聞之不禁使人淚下，但聽他說道：「華妹，二十幾年來，我的心對天可表，只因今日子夜，蓮花峯下冀南雙煞兄弟劉柏、劉松，無故潛入天都峯，在華妹住處發現了仇恨手執武林帖，閉目沉思。『武林帖』是當今武林至高無上的信符，年前中秋夜已被百毒門掌門百毒天君魏三省，以武功優勝得去執掌，如今突然出現在華妹住處，這怎能不使我提心弔膽呢？雖然那冀南雙煞已被我每人廢去一臂，驅逐下山，以懲戒其違反禁令，擅闖天都峯之罪，可是華妹的安危，却使我坐立不安，故此情願接受任何責難，也要前來告知一聲。」

冷孤子及魏三省與我們黃山仲、藍二姓，仇深似海，怨積如山，但願華妹棄除前隙，同

禦外患，哎呀！華妹，妳！……妳！……妳怎會取用雙拐？妳的腿怎麼啦？難不成已遭毒手嗎？」

銀髯老人本與美婦藍畹華隔着一段距離，當他說到美婦藍畹華的腿時，禁不住飄身欺前察看，誰料，人剛近前，忽的飛來一拐，逼得老人退回原地，方聽說道：「何必如今來假獻殷勤，我的事你就不必管了，倒是那仇恨，他……他……他到底是不是百毒門下……」

美婦人語音未落，突聽一聲暴喝，仇恨隨聲凌空降下，說道：「誰說我是百毒門下！」

在場衆人聞聲齊都爲之一震，紛紛躍退丈餘，似乎對仇恨十分畏怯般的，這場面突然的靜了下來，靜得有點怕人，良久良久，方聽銀髯老人說道：「不管你是否百毒門下，黃山已不允許你再事停留，『武林帖』雖能指揮武林，可是黃山仲、藍二姓，一不違規，二不害人，百毒門縱有『武林帖』，又奈我何！」

仇恨一聽此言，氣得英眉緊剔，雙目怒睜，喝叱道：「憑什麼你們要硬栽我是百毒門下？」

銀髯老人冷冷一笑道：「小子，希望你放明白點，就是魏三省那賊子親來，亦不敢在我仲平煥面前呼喝，別以爲你身懷『武林帖』我就不敢傷你，你身在黃山境內，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但願你趁早離去，別自找麻煩！」

仇恨一再訊問，均無法得人諒解，可是一經提到武林帖，他就知道誤會了，然而他却無

法明言，以解誤會，不覺更形怒憤塡膺，厲聲喝道：「糟老頭，你兇點什麼？要走就走，有什麼大不了的。」

老頭哈哈一笑，道：「你只要離開黃山，就是被你罵兩句，老朽亦心安理得。但願你盡速離去，別再招惹是非，黃山非等閒之地可比，日後遇見令師，你只要問這把古琴的主人，相信魏三省會替你解釋一切。」

仇恨聽着、想着，心中更恨，喝道：「賊老頭，黃山非等閒之地，我就偏不走，瞧你把我怎的！……」

驀然一聲怒吼，仲平煥身旁仲修老頭猛然撲前，兇罵道：「畜生，你敢侮辱我家老爺，吃我一掌！」

語未落，「呼」的一掌劈出，銀髯老人一聲怪嘯，喝道：「仲修，不得無禮！」

仇恨一見，心中暗道：「這眞是怪事啊！他們只是聽說我身懷『武林帖』，就不敢得罪我，可見得武林帖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啊！」遂道：「好吧！我這就走，不過希望你們日後見我面時，少提點什麼百毒門的百毒天君魏三省這混蛋……」

這裏仇恨罵聲未落，倏聽破空傳來一串細長而淸晰的嘯聲，似弱實強，似遠實近，忽東忽西，飄忽不定，但却深深的打入了衆人耳鼓，貫穿了衆人的心房，逼使周身氣血翻湧，體膚欲裂。

衆人聞聲，無不大驚色變，知道來了罕世高手，但却不知來者爲誰。

然而細長嘯聲未了，風聲颯然中，谷口空場衆人身前，已然端立着一位四旬開外的中年儒生，英挺俊秀，姿態瀟洒，如不是他雙目炯炯發射出灼人的精光，誰也不會相信他是個身藏絕世武功的人。

銀髯老人一見書生現身，禁不住鼻中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我道是那位前輩高人，原來是冷孤子的高足，武林帖的執掌人百毒天君魏先生，難怪有這般駭人聲威，眞是士別三日，當得刮目相看。」

銀髯老人一開口就提到冷孤子，其用意是想壓壓魏三省那不可一世的氣焰，因爲冷孤子與仲平煥平輩，年歲相仿，百毒天君魏三省他再跋扈，也要低了一輩。

這些個話聽在百毒天君魏三省的耳中，他又怎能不氣，祇是，他爲人狡猾陰毒，心中暗罵道：「老賊，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忌，你還稱的什麼前輩。」他心中氣憤，却不形諸於色，但聽他哈哈一聲長笑道：「仲前輩，二十年不見，仍然如此健朗，使我魏三省寬慰不少，只不知藍家大姑仍然健在否？如若藍家大姑有什不幸，魏三省將抱恨終身……」

這時，美婦藍畹華已然盤膝坐地，一聽百毒天君魏三省挖苦的提到她，也自陰陰一笑道：「枉你生了一雙狗眼，竟連本姑奶奶也不認識了，怎麼啦？師徒先後駕到，是想以武林帖來了斷二十年前的一段公案嗎？」

魏三省又是哈哈一笑道：「啊！魏三省總算不虛此行，也不必抱恨終身了，『武林帖』雖是武林無上信符，魏三省今日還不必借助於它，只是，師徒先後駕到，此語作何解釋，魏三省一向獨來獨往，何曾攜過伴兒？」

魏三省此語一出，衆人目光不禁齊向仇恨望去。

仇恨這時可眞是洋洋得意之極，他可不知道他的小命已危在一髮之間。

驀的，翠兒躍身近前，毫不知厲害的問道：「弟弟，你眞的有本『武林帖』嗎？」

此語一出，在場衆人無不大驚色變，百毒天君魏三省猛然一震，探手懷中一陣摸索，確實證明「武林帖」仍在懷中，心中方始略寬，說道：「武林帖世間只具其一，何得再有武林帖第二！……」

他的話聲未完，忽聽仇恨一聲冷笑道：「武林帖，有什麼稀罕，你瞧這是什麼？」

語音甫畢，衆人突覺眼前一亮，一個白玉盒子上面，藍寶石鑲列的武林帖三字，在晨曦中閃閃的發着碧光。

仇恨剛將玉盒揚起，即覺一陣勁風迎面襲來，趕忙晃肩繞步，一旋身退出兩丈遠去，慌不迭的將玉盒藏好，凝神注目，蓄勢以待。

還眞虧他應變神速，就在他剛剛蓄好勢子之際，勁風隨着又到，爲了維護自身安全起見，他可不管來人是誰，猛然揮掌就朝撲來勁風擊去。

「砰」的一聲，來人被擊退出半丈餘，呆在當地，仇恨閃目一瞥，好傢伙，敢情是那百毒天君魏三省。

百毒天君魏三省，他萬料不到，從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身上，竟會取出了這麼一個駭人聽聞的玉石盒子，當然，他還不知道玉石盒中，是否眞有這麼一本武林帖，但是就憑這玉石盒子，百毒天君魏三省也得佔爲己有，因爲他懷中的武林無上信符武林帖，就連這樣個玉盒都沒有。

他的心意，憑他超絕無上的輕功，還不手到擒來，誰想竟會看走了眼，一下沒搶着，再次縱身時，仇恨已將玉盒收妥，魏三省心想：「我只要將你抓住，還怕你跑得了嗎？你要不乖乖的交出來才怪。」

然而，有些事往往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魏三省再次撲前時，見仇恨揮掌相拒，心想：「我就硬接你一招，也要將你擒住，憑你一個大孩子，能有多大的功力，還能傷得了我嗎？」

可是，在他的毒爪將要抓及仇恨手腕時，陡覺掌風有異，雖慢卻猛，不覺大駭，再要側身閃躲，以致不及，只得微微避開胸前要害，借力卸力，可也被仇恨一掌打得心血翻湧，退後數步，方始立穩身形。

這時突聞魏三省冷聲說道：「想不到江湖中竟出了你這敗類，竟敢仿造武林帖，假冒我百毒門下弟子，在外招搖撞騙，難怪說我們師徒前來，原來就是你這小子，好好的將那僞製

武林帖交出便罷，如若不然，可別怪我要下毒手啦！」

仇恨聞聽，毫無些微驚慌神色，反而鎮靜十分的答道：「百毒天君，你說我這是僞造的，這證明你那眞正的並沒有遺失，是嗎？」

魏三省哼了一聲，道：「誰不知道這次武林帖執掌人乃係本百毒天君，又有誰敢在我百毒天君身上，來打武林帖的主意，他不是嫌命長了嗎？」

仇恨一聽魏三省如此說，心中更形寬慰，遂道：「只要這『武林帖』不是你的，就證明我並不是從你處偷來的，那我就心安理得了，我不指望靠武林帖來抬高身價，也不會用武林帖來指揮武林，你又何必管我武林帖的眞僞，管我武林帖來自何處呢？」

仇恨，他知道恩師曾爲這武林帖愁眉不展有年，但却不知武林帖所具備的威力與其眞正的價值，故有以上那輕鬆至極的一些話。

這些話可眞正的把百毒天君魏三省惹惱了，他想：「你這小子如此輕視武林帖，生劈了你也不爲過。」想罷，立即一聲長嘯，拔起身形，凌空飛撲。

身子剛至半空，腦中倏的閃過一個影子，連忙暗打千斤墜，將去勢煞住，凌空降落，說道：「好！就算你說得對！我且問你，你可是武林中人？你可有名有姓？你可敢對我實說嗎？」

仇恨本見魏三省縱身撲來，早已潛提丹田眞氣，運功以待，誰想他會中途自動收招停式

，問出這兩句話來，遂答道：「我乃堂堂頂天立地男子漢，這些事爲什麼不敢，我姓仇名恨，寃仇的仇，怨恨的恨，也曾拜師習藝，行走江湖，當然算是武林中人！」

百毒天君魏三省陰毒的笑了笑，倏的探手懷中取出「武林帖」，雙手高擧齊額，厲聲喝道：「仇恨，你瞧這是什麼？」

仇恨早就看見了那形式大小與自己懷中相差無幾的武林帖，正被百毒天君魏三省雙手捧着，心想：「這上面三個金字，明明寫着武林帖，還要問我這是什麼？想必其中定有蹊蹺，我且慢慢回答。」

仇恨心中正在猶豫、揣測，驀聽百毒天君魏三省又是一聲厲喝：「大膽仇恨，見帖何以不跪？」

仇恨心中一怔，他可不懂這規矩，遂道：「武林帖，兩張羊皮，已然害得我師父魂遊地府，我跪它怎的？」

此語一出，旁站衆人無不倏然變色，因爲他們早已看出仇恨這年輕小伙子，與百毒門，確實毫無瓜葛，如今一見他竟敢頂撞武林帖的執掌人，言詞中並深深辱及武林帖，這又怎能不使他們震驚呢？

百毒天君魏三省冷冷一笑，陰陰說道：「好小子！有種，竟敢侮辱武林帖，違令抗命，如同滅祖欺師，從今日起，你就是大衆公敵，人人得而誅之，仲平煥，你也準備反叛武林帖

嗎？還不將這孽畜拿下，聽候處置。」

這幾句話，就如同一個晴天大霹靂，打得仇恨雙耳一陣「嗡嗡」作響，他萬萬想不到，一句話竟惹出這大的禍事，招致如此嚴重後果，這欺師滅祖四字，豈同等閒兒戲。正在這時，忽聽百毒天君魏三省又開口說道：「孽畜，你知罪嗎？念你年歲尚輕，不懂帖規，初次違犯，從輕發落，還不從速將武林帖玉盒交出……」

仇恨本有後悔之意，這一聽說要他交出武林帖，心中老大不願意，忖道：「原來你是打我身邊武林帖的主意，我偏不上你的當，我指望這武林帖練功復仇，怎可輕易交付與你，我……我情願揹這臭名，日後總有水落石出之日……」

尚未想罷，魏三省又催迫道：「小子，想妥了嗎？趕快跪下領罪！」

仇恨這時主意已決，遂道：「不！就是不！仇恨這一生一世，無親無戚，也不指望朋友能給我什麼援手，武林中暗黑如墨，汚濁不堪，我也不期望武林中能給我什麼幫助，乾脆，欺師就欺師，公敵就公敵，要我交出『武林帖』，除非我頭顱落地，命赴黃泉，來吧！死都不怕，我還畏懼什麼？」

幾句話說得聲洪音亮，好不威風，場中衆人，除百毒天君魏三省外，齊都被他這股子威勢所懾，深爲欽佩這小伙子膽識俱佳，同時更爲小伙子擔憂，今日起，他將舉步維艱，困難重重。

百毒天君魏三省，聽仇恨這麼一說，更是陰笑連連，且笑聲陰絲成線，似是一種極高的絕世武功，聽得人無不心寒膽顫，與來時那聲長嘯又自不同。

仇恨如今身上蓄存功力，已是蓋世無雙，只可惜他還不能融通發揮，可是抗力却有，想起即成武林公敵，還緊站此作甚，不走更待何時，遂在衆人不防之際，脚尖點處，縱身而逃去。

此刻在仇恨身左不遠處，翠兒姑娘一聲尖叫，亦晃身逃走，眞可說與仇恨是同時起身，走的同一方向，都是往山峯上逃去。

這兩人一逃，餘下四人彷彿對二人之逃根本不加理會般的，其實並非不加理會，而是有原因使他們不能理會。

百毒天君魏三省這一陣陰黯長笑，是他數十年勤練下，已達六七分火候的「瀝聲斷魂音」，此音一出，三位年老的心知厲害，連忙盤膝坐地，運功相抵，然而可苦了一旁的翠兒姑娘，她的功力尚未能達到與之相抗的地步，只一瞬間，就被逼得周身熱血凝結，再不逃走，立有斷氣的可能，故此驚呼逃走。

不想，她這驚呼逃走，巧不巧正與仇恨同一時候，百毒天君魏三省何以不追，他有他的勝算把握，因爲他的「瀝聲斷魂音」不止近處能傷人，就是遠在百數十丈外，仍然能傷人如故。

他以為仇恨也是承受不了他的「歷聲斷魂音」才逃走的，既然承受不了，那就不會逃出半里之遙，定必傷重倒地，屆時再慢慢收拾你，何必急於一時呢？他除了在那萬縷柔絲般的陰笑中潛加功力外，身形連動也沒動一下。

這事誠然非虛，但却不是落在仇恨身上，而是落在翠兒姑娘的身上，仇恨身形縱起時，見翠兒同時飛身，以為她是不肯放過自己，要對自己加以攔阻，心中十分難過，暗忖：「多日姊弟之情，難道全是虛假的嗎？」

可是一陣急縱之後，仇恨匆匆瞥了翠兒一眼，發現翠兒姑娘面白如紙，氣息沉重，臉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落，不覺大驚，飄身橫縱，與翠兒走了個併排，也就在這個當兒，翠兒突發一聲悽慘厲呼，脚下一軟，倒在地上，一雙玉手在胸前狠命的抓撕，將胸前衣物全部抓破得一條條的，仍然拚命的在抓，一霎時，抹胸抓裂了，胸肌也抓得血流不止，似乎仍然不覺疼痛，依然要抓。

這情形看在仇恨眼中，他那能不管，他不能眼看着翠兒姊姊這樣自己裂胸而死，連忙上前點了翠兒睡穴。

驀的，耳中聽到百毒天君魏三省那陰笑聲，仍然破空傳來，知道翠兒姊姊定是受了這聲音所傷，再不怠慢，將翠兒抱起，騰身直往峯巔縱去。

在仇恨突然的靈機中，想起昨日晨間，翠兒姊姊所指示及所說的話，翠兒所指正是如今

仇恨停身右側一個懸崖上，懸崖上滿佈葛藤，翠兒說：「葛藤迷佈的後面，有個丈許來寬的小洞，當年師父趕我下山時，我就在那個洞裏藏了幾天。」

仇恨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沒有翠兒的拖累，他會不顧一切的奔逃，但如今可不能了，翠兒不能離開她那殘廢的師父，我又不能將她棄置半山，不顧而去，而且還不知她究竟傷得如何？總得將她安置妥當了，我才能走。

這樣一想，他再不遲延，將翠兒姊姊抱在左手彎裏，騰出右手來，一縱身，往右邊懸崖絕壁上衝去，在到達壁上時，右手與雙足同時纏藤貼壁而立，一點不錯，密密的葛藤後面，確實有個洞。

經過了很大的困難，仇恨才將手中昏睡軟綿綿的翠兒姊姊放到洞裏，就在他整理着那密麻的葛藤，使其恢復原狀之際，山下先後飛上兩條人影，這第一條人影是百毒天君魏三省，他所追趕的路線一點沒錯，只是他沒注意到絕壁上葛藤的動盪，而他的身影，却反被仇恨倉促間看見了，心中不禁暗道僥倖。

那隨後跟上的人影，却是手抱古琴的仲平煥，他之前來，並非為的仇恨，而是受美婦藍畹華所託，尋找她的愛徒翠兒姑娘。

可是仇恨却不如此想，他想到他如今已是武林叛徒、大衆的公敵，這銀鬚老頭子也是為他來的，雖然在他當時固執氣憤的頭上，高手再多，他也不怕，如今事過境遷，他縱有天大

的膽子，也不敢貿然行動了。

一個百毒天君魏三省，他已不敢招惹，何況還有這老不死的，想着想着，回頭瞥了躺睡一旁的翠兒姊姊，那沉睡的姿態還不怎的，那胸前衣敞肌露，那雪也似白的玉肌，那一雙挺立的乳峯，雖是爪痕縱錯，也不能掩蓋那一股青春的誘惑，仇恨心中忐忑亂跳，臉上一熱，連忙將頭別轉。

方才單臂攬抱，翠兒雙峯緊壓自己前胸，他也沒什感觸，想不到如今反會熱血冲心，綺念叢生。

然而這也不是呀！怎能令翠姊就這樣一直睡下去呢？爲了使她醒後不致害羞，連忙從身上脫下那件農裝，蓋在翠姊身上，方始將她穴道拍開。

翠兒醒了，她從驚愕中甦醒，見自己躺睡在一個石洞中，這石洞好眼熟，身旁坐着仇恨弟弟，不覺問道：「弟弟，我怎會在這裏？」

仇恨不答她的話，却反問道：「姊姊，妳也會拿我當武林公敵嗎？妳也會仇視我，與我作對嗎？」

這一問，翠兒似乎想到了什麼，道：「弟弟，你放心！姊姊看出你絕不是那種卑鄙、汚濁小人，我永遠拿你如親弟弟般看待。……」

可是話沒說完，驀然一聲驚呼：「你……你……你這下流胚！姊姊瞎了眼！」

說完隨着一掌推出，可是，掌尚未出，又是一聲尖叫，祇是，這一聲尖叫，尚未出口，就被仇恨飛般的撲了過來，將她的櫻唇按住，沒讓她叫出聲來。

仇恨凝神斂氣探眼洞外，太陽已昇起老高了，洞外蟲鳴鳥叫不絕，然而待了總有頓飯工夫，洞外依然毫無異聲，仇恨方敢將手拿開，可是，待他低頭看時，翠姊姊又已經昏死過去了。

仇恨只道是自己情急，按住了她的嘴，使她悶昏了過去，禁不住推搖着翠兒身子，輕聲叫道：「姊姊……姊姊……」

叫了一會，依然沒見翠兒醒來，想起一個暈昏的人，只要在他乳下雙穴上，一陣推按，立即就可甦醒，他不管什麼叫做忌諱，想到就做，探掌就往那件農裝衣覆蓋下的裸露肌膚穿去，意欲爲翠兒按摩穴道，使她早醒。

因爲仇恨太緊張了，手掌也伸得太快，一伸就觸到翠兒那嫩挺的玉柱雙峯。雙峯挺硬結實滑不留手，仇恨只十五六歲年紀，他懂得什麼，方才見了雙峯時的臉紅心跳，該是天生的慾念，如今一旦碰觸上了，他又那會知道這雙峯所包含的神秘與所具的特性，是如此的微妙而不可告人。

在一種好奇心的驅使，仇恨隨勢輕輕的按了一下，這一按，仇恨渾身就像觸電般的一陣顫抖，這一驚眞非小可，趕忙縮手，可已經太遲了，一種從沒有過的溫柔滋味，已然深埋心

底，使他將來因此而抱恨終生。

在仇恨靜心凝氣，閉目斂神之後，又再次的探掌爲翠兒按摩穴道，這次總算沒出錯，可也按摩了好半晌工夫，翠兒方從悠悠的甦醒，而仇恨早已爲此累得渾身臭汗。

在翠兒一聲微嘆後，仇恨連忙收手，他不是眞被累得臭汗滿身，而是他手掌所接觸的肌膚，是如此的滑嫩，好幾次都使他按摩出穴道之外去了，總算翠兒的一聲微嘆，才沒使仇恨沸血冲心。

翠兒緩緩的睜開了雙眼，她在這聲微嘆之前，早已醒了，只是她不願立即出聲，因爲仇恨是如此溫柔的撫摩，撫摩得如此舒爽，故此她藉此機會將前後各節細想一遍，終於她發現了自己的誤會，她感到十分內疚不安，同時也發現了內腑的傷勢，這傷勢絕不是仇恨這樣撫摩可以好的，所以她才故意出聲。

當她睜眼見到仇恨那爬滿了汗珠的臉，禁不住微抬玉掌，在仇恨臉上一陣抹掃，然後說道：「弟弟，眞辛苦你了，只是我傷得太重，如果沒有靈藥，恐怕活不了幾天，師父如今不知如何？她身上有那綠丸子，上次我也給你吃了，就是那『聚魂歸元丹』，只有那藥，或許還能保全我一命，因爲我發覺，我的內臟都彷彿破碎移了位，這絕不是普通的藥可以治得好的。」

翠兒費了很大的勁，才斷斷續續的說了這些話，而她說這些話時，一隻白玉般的纖手，

就沒離開仇恨的臉，她撫摩着就像是一個母親撫摩孩子般的，使仇恨心中深爲感動，他從沒得到過如此的享受，隨聽他說道：「姊姊，妳放心好了，到了晚上，我就去找妳師父，她假如把我當作武林叛徒，我就想法偷，我總不能眼瞧着姊姊無救，再說，藍前輩愛妳至極，她也不會這樣吝嗇不給的，妳儘管安心的躺着吧！」

翠兒見說，連忙急道：「啊！不行！你出去太危險了，百毒天君第一個就不肯放過你，他大概正在山上找你呢！」

仇恨見翠兒傷重如斯仍然關心着自己的安危，心中更爲感動，遂道：「姊姊，妳放心，我不會這樣傻的，我會萬分當心的。」

翠兒深深白了仇恨一眼，白得仇恨莫名其妙，怔怔的，但聽翠兒說道：「姊姊何曾說你傻，只是覺得危險罷了！」

仇恨一聽，心中更寬，相處多日，這白眼還是第一次，而且今天翠兒的臉上，除了不時顯出痛苦之容外，那冷冷的神色，早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這一切，都使仇恨感到歡欣，禁不住伸手抓起翠兒一隻玉手來撫摩。

這動作是如此的自然，毫不牽強，翠兒本是一怔，可是當她看到仇恨臉上那股子純潔虔誠的神情，也就由他，只是臉上微微顯露出一點紅霞罷了。

一〇

月亮漸漸的移近天心，深山中偶爾傳來幾聲虎嘯外，大地寂靜如死。

這時從懸崖絕壁上飛縱起一條人影，是如此輕靈的落在峯腰一棵凸出的古松之上，人影非別，乃是壁洞中的仇恨。

他在這洞中已藏了三天三夜，這三日夜來，他連洞口也沒出來過，原因是就在他這壁洞懸崖頂上，也同樣有人在那裏守了三日夜，當然，這守的人，在仇恨的心目中，不是百毒天君魏三省，就是那銀髯老人仲平煥。

當他把這消息告之翠兒後，翠兒就緊緊的抓住他一條手臂，再怎麼也不放他出去，照理說，翠兒一個傷重的人，又怎能阻止得了仇恨的行動呢？當然這是仇恨體會到翠兒愛護的一片好心，他又怎好堅決的反對呢？

終於，他倆在洞中等待着。

第二天，依然如此，那守着的人在峯頂上，縱來躍去，那颯颯風聲，就連傷重的翠兒也能聽到，雖然翠兒的傷，已漸漸的加重，可是她仍然流着淚規勸着仇恨，叫他千萬別為自己的傷而冒險。

這樣，又捱過了一夜和一天，這一天，翠兒已昏死了三次，而每一次仇恨都不惜耗損功力，為翠兒實行推宮活穴的急救，而每一次翠兒從昏迷中醒來，那微弱的呼聲中就叫着：「水……水……水……」

三日沒出洞，連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又那來水呢？眼看着翠兒那燒得紅如晚霞的雙頰，那已然乾裂脫皮的嘴唇，仇恨心中一陣絞痛，他暗中決定，今夜一定要出去，為翠兒也為自己。

可是，當前的救急，迫使仇恨想起懷中的玉盒，因為玉是冷的，含在嘴裏或許舒服點，遂探手入懷，摸到了玉盒，也同時摸到了那對玉獅子，仇恨將兩隻一起掏出，含一隻在嘴裏試試，確實清涼無比，連忙將另一隻放到翠姊姊口中，雖然玉獅子太大，不能全部放在嘴裏去，可是，翠兒也如飲仙露般的，雙手捧住玉獅子一陣狂吮。

一個有病的人餓了三天，不覺怎樣，一個好人要餓三天，的確不是一件好受的事，還幸虧三天裏，有兩件事，使仇恨忘却了飢餓。

第一當然是翠兒，及翠兒身上的傷，這第二件，却是仇恨意想不到的事，就是他每日晨間的早課。

在第一天，他做早課時，忽然想起了石壁中的第一個畫像，是叠坐的，雖然有些微異樣，可也不難模仿，見翠兒酣睡未醒，連忙將武林帖取出，翻開一看，第一人名寫着「了空禪

師」，下面寫着一句隱語，隱語下面還有着數十小字的註解，全部深奧異常，如若沒有那畫像的指引，相信任何人也無法猜測其中意義。

仇恨看到了「了空禪師」四字，心中卽感一怔，這了空禪師，乃是少林寺數百年前得道高僧，敢情這幾個字會是少林如今絕傳的達摩內功心法嗎？仇恨他雖然心中疑慮猜測，可是腦子裏只一瞬間就全部默記下了。

這一天，他除了與翠兒聊聊天外，就專心一意的盤膝而坐，學着壁像上的樣子，去揣測那些字義。

翠兒見他練功，也不擾他，獨自一人默默尋夢。

於是，三天來，仇恨就被這內功心法，給弄得迷迷糊糊，牽扯住了他一顆心。

然而，事實勝於一切，那飢渴絕不是什麼替代得了的，爲了自己，爲了翠兒，他都不能再忍耐了，說也湊巧，這一夜，崖頂上竟沒發現異聲，而翠兒又昏睡過去了，仇恨遂不顧一切的飛身縱出。

清風徐來，夜涼如水，仇恨停身松枝上，靜靜的聆聽了好一會工夫，沒發現一點異聲，方敢縱身朝谷下縱去。

可是等他來到谷底，發現谷中情景，禁不住驚得呆了，因爲谷中茅屋已變成了一堆火灰，那茅屋內面的石洞也被燒得山石變了顏色。

仇恨在谷底待了好半晌工夫，想不出那美婦藍畹華那裏去了，因爲他眼前一目了然，絕不可能有在此遇難的理由。

終於，仇恨想到先找點吃食回去，問問翠兒再說，可是，夜半裏，除了一點山菓外，什麼東西都不易找，一些小動物都深藏起來了。

仇恨最後使用了一着愚笨的方法，他拾起了許多石子，選那些草叢茂密之處用石子投拋，這笨法子還眞有效，只一會工夫，就被他的石子，驚出一條山鹿來。

這山鹿只一縱出，毫不停留的，立卽往峯上縱去，仇恨只看得一眼，卽消失了它的踪影，他又那裏肯捨，連忙縱身朝山峯追去。

那山鹿的一雙鹿角，在一顚顚的，仇恨終於發現了，奮力的發出一粒較大的山石，却正好打在山鹿的角上，山鹿這一驚，跑得更快，好不容易找到這麼一頭山鹿，仇恨他又那裏肯捨，心中罵道：「我要讓你這畜牲逃出手去，我也該慚愧死了。」

剛到得山腰，仇恨眼看着就要追上，驀見山鹿一個轉折，往橫裏衝去，仇恨急急的一縱，竟然縱過了頭，連忙煞住身形，又朝橫縱去。

就他這眨眼工夫的耽擱，山鹿竟會沒了影子，而且連一點點的聲息全無，仇恨不禁心中大奇，它會隱藏到什麼地方去呢？

仇恨輕悄的轉過一塊大山石，倏的發現，大山石後面，敢情有個丈來方圓的大洞，仇恨心

想：「怪道呢！原來你藏在這山洞裏，這次我看你還往那裏跑。」

仇恨夜眼，視物毫髮清明，立身洞口，就能看清洞中一切，洞口有丈許方圓，裏洞也不大，差不多一丈五六深淺，山鹿蹲伏在一個角落，動也沒動一下，仇恨這時突然有所不忍，想起自已將來出去，會不會也像這山鹿般的，跪地哀求，任人宰割，而連鳴叫一聲都不敢。

說牠不敢，牠馬上就叫給你看，一聲「嗚嗚」，立卽牽引起陣陣「嗡嗡」之聲，將仇恨驚得跳了起來。

這畜牲，難道牠也有埋伏嗎？果然不錯，這「嗡嗡」之聲，竟是成群結隊，成千成萬的黑蜂，從洞壁、洞頂四面八方飛出，每一隻都比大拇指還大，仇恨一見大驚，那敢怠慢，縱身回頭就跑。

仇恨他快，那成千成萬的黑蜂更快，早已有數十隻圍住了他的頭臉，仇恨在雙掌揮舞趕拍下，雙足不停的奔走下，仍然被那些黑蜂在臉上刺了三四下，而且刺的都是額頭眼角，腫起了三四處，又痛又癢，好不難過，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這些黑蜂成千論萬，絕不好惹，要想報復，只得另謀計策。

突然間，被他想起了用火，因為凡是蜂，都怕火，可是摸摸懷裏，兩三個火摺子早已用完用光，剩的也不知丟那裏去了，只得摸着那又癢又痛的腫得高高的泡，隨便摘了山菓，又用那盛裝武林帖的玉盒，盛了些水，返回壁洞。

此時翠兒兩眼瞪得大大的盯着洞口，見仇恨安然無恙歸來，心中也像是放下了一塊大石般的，深深的吐了一口氣，聲音微弱的說道：「弟弟，沒事吧？沒遇見那百毒天君吧……」只問得一句，就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不休，仇恨一進洞，就忘了自已頭上的癢痛，見翠姊發問，連忙出聲止住，答道：「沒事！沒事！」

邊說邊打開玉盒，謹愼的將玉盒裏所盛的一點點水，倒到翠姊姊口中去，這點水入喉，翠兒就如同飲用玉液瓊漿般的舒爽，接着仇恨又將那已然洗淨的山菓，用手剖開，一點點的送到翠兒口中。

暗夜中，洞裏黑暗如墨，可是仇恨却能視如白晝，翠兒她只能感覺仇恨入洞時影子，彷佛相似，可是隨後的一切，均都無法看見。

沒多久時間，天色已然放明，從洞外葛藤縫隙中射進來微弱的日光，翠兒姑娘已急不能待的抬眼打量仇恨，因為她發覺仇恨就這頓工夫，已不時的用手去摸臉、摸額，翠兒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仇恨受傷了！

可是當她眼看到仇恨眼角額頭，那一個大大的泡時，心中閃過了一線生機，連忙用那已然很難聽見的聲音說道：「弟弟，沒找到師父她老人家是嗎？」

仇恨本不欲講的，可是假如不說，又怎麼知道她師父到那裏去了呢？但又怕說了翠姊姊傷心，見翠兒問起，遂道：「姊姊，妳最好為自已身子著想，不要太傷心，藍前輩是沒找着

，而且那一間茅屋也……也……」

「也燒了，是嗎？弟弟，你說吧！」

仇恨只得說了，不想翠兒姑娘臉上非但沒悲哀之色，反而因聽說茅屋燒毀而露出一絲喜悅的笑容，輕弱的說道：「師父曾說，她若有機會重回到她的故居，她就將這茅屋燒了，以作忘懷之意，她不願將這些傷心的事，留在心腦中……」

說到這裏，翠兒略歇了歇又說：「只是，師父從沒說她的故居在那裏，弟弟，瞧你額頭上的傷，似乎爲黑蜂所傷，我猜得不錯吧！你把我揹到那裏去好嗎？到了那裏，就是稍遲一點找到師父，也沒關係，那黑蜂可以救我！」

仇恨聽說，不禁愕然，駭道：「姊姊，妳不是燒糊塗了吧！那黑蜂也能救妳？」

「弟弟，你忘了你也會喝過蜂王漿，那些蜂王漿益元補氣，療傷盛品，那一窩黑蜂都是我飼養的，你放心揹我去好了……」

翠兒說到這裏，再也沒精神了，但雙眼依然瞪得大大的，似在催促仇恨，趕快行動，將她揹去般的。

仇恨聽說蜂王漿能療傷，而且還是翠兒養的，他那能不喜，可是他却沒馬上行動，但見他指了指洞外，對翠兒說道：「姊姊，再忍一天吧！現在天已大亮了！」

仇恨說完又去練那篇內功，這次依然與前兩日一樣，通又不通，像又不像，始終無法全

部理解透視。

當天夜裏，仇恨揹伏着翠兒姑娘，來到昨夜發現黑蜂的洞前，今夜他仍然有着畏怯之意，因爲那成千累萬的黑蜂，到底不是人力所能敵的，可是他人還沒到洞口，即聽翠兒在他背上發出一種「嗚——嗚」的怪叫。

只叫得兩三聲，洞中即「嗡嗡嗡」的飛出來一堆堆的黑蜂，一齊盤旋在翠兒的頭頂，而翠兒的「嗚嗚」之聲，更叫個不絕。

這事就有這麼奇怪，一堆堆的黑蜂除了盤旋在翠兒姑娘頭頂外，竟不會亂飛刺人，仇恨見這情景，膽子也就大了，一衝就衝了進去。

在翠兒姑娘的指點下，竟打開了兩個腹洞，一個腹洞裏四周全是石壁，另一個洞裏黑壓壓的全是黑蜂，在這個洞的地下，擺了十數個小杯子，那小杯子裏都盛得滿滿的，一杯杯乳油色的蜂王漿，香氣四溢。

翠兒教給仇恨應該怎麼嗚叫，應該怎麼取漿，終於仇恨順利的取出了蜂王漿，翠兒吃了後，精神的確煥發不少。

因爲翠兒說蜂王漿能益元補氣，安神清心，所以他也喝了兩杯，誠然蜂王漿入口冰涼清香，服下後周身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受用。

翠兒服過兩次蜂王漿後，說話也有神了，他們躺坐在另一間石室中，她說：「這間石室

是當初師父練功用的，她練這功叫做『萬蜂指』，她在這石室裏，發出一種怪聲，黑蜂卽從兩個小孔裏鑽過來，師父當初放十數隻黑蜂過來，然後將那兩個小孔塞住，隨又發出另一種怪聲，黑蜂卽瘋狂似的朝她猛撲，師父就揮掌相拒。

起初，師父放進二十隻黑蜂，還沒有到十招，就要被黑蜂刺上一下，最後師父練到放了一百多隻蜂，打上百招，黑蜂全被她手指一個個的點死，也不會受到一刺之苦，這黑蜂猛勇狠鬥，不死不休，確是練指的妙品。

弟弟，你如今雖然內功甚厚，可是拳、掌、指上功夫都還很差，你就藉這機會練一練吧！保證你有好處，師父曾說，只要能練到一百五十隻黑蜂以上，你的指上功夫，就可以宇內稱霸，蓋世無敵了。」

仇恨一聽說有如此功效，他那有不高興的，可是只一眨眼，又不禁雙眉略皺道：「好是好，但是給黑蜂刺一下，也受……咦！怎麼全好了？」

仇恨想說，黑蜂刺一下也受不了，誰料，他的手摸到眼角上，發現泡沒有了，額頭上的也完全好了，怎能不奇呢？忽聽翠兒道：「傻弟弟，不要怕黑蜂，蜂王漿正是治這黑蜂的藥，任你被刺得多厲害，只一喝蜂王漿，立卽就好。」

仇恨聞聽，心中大喜，立刻就要嘗試，翠兒也就將一些主要的指法及一些最好趨避的身法，一一詳盡的告訴他。石室並不很小，翠兒躺在一旁也不礙事，遂依照翠兒的吩咐，放進

了二十隻大黑蜂。

這些大黑蜂，聞聲而來，似乎專爲打架的，一個個雄赳赳氣昂昂，振翅鳴叫，「嗡嗡」之聲不停。

仇恨一聲怪叫後，大黑蜂齊飛向仇恨頭頂猛撲，仇恨只一眨眼間，就鬧了個手忙脚亂，一隻蜂都沒傷着，頭臉上反被刺了兩下。

這樣過了三天，仇恨方始發現了指上的要訣，在三天內十數次的練習後，總算在十數招之後，將二十隻大黑蜂點死，而沒受到一刺之苦。

可是在這三天裏，仇恨飲用蜂王漿多了，有一個新發現，就是頭腦特別清醒，那一篇內功秘訣竟霍然貫通，這一陣喜悅眞是無法形容，因爲他這篇內功秘訣的貫通，使他發覺在內力方面，於突然之間，似乎增加了數倍之多，他又那能不高興萬分呢？而且指上的功力，在無形中也增加不少。

在第四天開始，仇恨就放了四十隻大黑蜂，他也沒傷着一下，次日又增加二十隻，這次他雖然沒傷，可費了很大的勁，才將六十隻大黑蜂用指點死。

翠兒在蜂王漿療治下，數日來雖然沒有全好，也可以坐起來了，這日，仇恨外出覓食，這是他第一次白天出洞，他唯恐百毒天君魏三省還沒走，所以不敢縱高躍遠，隨時都注意着掩蔽自己身形。

突的，仇恨耳中傳來一陣衣袂帶風之聲，這聲音似乎還不止一人，正朝他立身之處縱來，連忙在一塊大石後蹲下身子，側目往外打量，哈哈，眞所謂不是寃家不聚頭，這來的敢情是英英與蘋蘋姊妹倆，她二人後面還跟着那美髯老人。

這時，忽聽英英說道：「今天爺爺總算開了天大的恩，才放我們到這天都峯來玩玩，多少年來，每天都想到這邊來玩玩，想也差不多想瘋了，都不准，今天來玩了，看着這些個高山，還不都是一樣，有什麼稀奇的，眞是，得不到的東西，總是又甜又香又好，一旦得到了，那些香甜似乎都跑掉了，也就不稀奇了，不好了。」

倏然，一聲沉重的呻吟，將三人同時驚嚇住了，不約而同的驟然煞住身形，但聽蘋蘋說道：「叔叔，你不是說沒人了，才讓我們來玩嗎？怎麼又突然跑出人來了，而且還像受了重傷似的，我們瞧瞧去，好嗎？」

那美髯老人道：「好！我們瞧瞧去，看是什麼人，受的什麼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層，只要不是與本山作對的，救了他，就叫他離去，而且……」

美髯老人剛說至此，呻吟聲又響了一下，似乎萬分痛苦般的，三人立即隨聲縱去，可是當三人發現那躺在山石後面的是仇恨時，禁不住同聲驚呼。

這時，仇恨上牙咬着下唇，咬得那麼緊，就像要咬進肉裏去般的，雙眼微闔，額上的汗珠如黃豆般大的在淌流着。

英英與蘋蘋姊妹倆同時飛身，一左一右撲到仇恨身旁，一個叫「仇哥哥」，一個叫「仇恨」，蘋蘋且還連連推動着仇恨的身子問道：「仇哥哥，你……你怎麼啦？你說話呀！」

這推與叫，都沒能把仇恨弄醒，忽聽美髯老人說道：「英英、蘋蘋，千萬不要叫了，這小子大概喝了這山裏的水，據你爺爺說，昨天百毒天君魏三省在臨離去時，就在這附近的水源裏洒了毒藥，人畜一沾就死，這小子沒死於百毒天君的手，終於沒能逃過他的毒。」

美髯老人語音剛落，即聽蘋蘋叫道：「叔叔，你不是有『聚魂歸元丹』嗎？爺爺說『聚魂歸元丹』能解百毒，你就送他一顆吧！你瞧他多可憐，一個人逃在外，誰遇到都要欺侮他！」

蘋蘋說着，竟流下了兩滴眼淚，隨聽美髯老人道：「『聚魂歸元丹』雖能解百毒，恐怕就制不了百毒門掌門人所施放的毒，而且，時間上恐怕也太遲了！」

他這語音甫落，仇恨又痛苦的哼了一聲，蘋蘋連忙搶着道：「不遲不遲，絕不會遲，你聽他還有呻吟呢！你老人家就施捨一顆吧！」

英英在一旁本是木然的，見仇恨呻吟聲再響，立即也參加了要求，逼得美髯老人沒法，只得應允道：「好吧！該是這小子的福氣啦！我到底要爲他捨棄一顆，如不是今天你爺爺也說他好，我這顆藥絕不拿出來。」

說完就將玉瓶取出，仔細的倒出一顆，遞給蘋蘋手裏，然後雙手捧住玉瓶，看看瓶內僅

存的一顆綠丸，說道：「就剩這麼一顆了！就剩這麼一顆了！……」

驀然的兩聲尖呼驚叫，使美髯老人嚇得跳了起來，一蹦就出去了尋丈，隨聽凌空傳來哈哈一聲長笑，說道：「謝謝你，老先生，同樣救人一命，你就不用管誰吃了，還有兩位姑娘，我也衷心的感謝，感謝妳們為我求藥，雖然不是給我，可是比我親受還要更感謝妳們，為了救人，我已沒時間停下了，再見吧！」

聲音隨着人影已慢慢的越去越遠，三人一時被驚得竟忘了追趕，可是最後聽到再見時，三人方從訝愕中驚醒，英英第一個縱身追去，邊追邊罵道：「仇恨，你竟敢使詐騙我，我永遠不饒你！」

英英追着、罵着，蘋蘋也追來了，她非但沒罵仇恨，反倒為仇恨在英英面前打圓場，但聽她對英英說道：「姊姊，妳就原諒他吧！他一定也是為了救一個重傷的人才來詐騙這藥丸的，因為這藥丸實在太寶貴了，如若平白無故問叔叔要，叔叔他肯給嗎？他絕對不肯的，若不使詐，藥丸是沒法到手的。」

「好小子，你真吃了熊心豹子膽，竟敢在我面前來這一套，我今天要不把你廢了，我美髯公……」

美髯老人追着、罵着，蘋蘋也勸，她說：「叔叔，仇哥哥是不得已的，原諒他吧！千萬不要生這麼大的氣。」

兩人口裏罵着，脚下可沒停，可是仇恨這兩天的功力，彷彿已達登峯造極境界，連連幾個縱躍早已將他三人拋得老遠了。

仇恨在他第一眼看到美髯老人時，立即就想到他懷中的綠丸「聚魂歸元丹」，為了翠姊的病，我應該想什麼方法騙他一顆過來才好。

結果，他裝病，還裝得挺像，將那「聚魂歸元丹」騙了一顆，仇恨他只藥丸到手，立刻縱身躍開，他雖然深深感激蘋蘋姑娘與美髯老人的好心，然而他更關心洞中傷重的翠姊姊，故此他毫無停留的就往回縱。

仇恨早已學會了對付黑蜂之法，也習慣了黑蜂的特性，他一衝進門去，話也來不及說就將綠丸往翠姊姊口中塞去。

翠兒閃眼見到綠丸，心中這份欣喜也無法描述，見仇恨已急不能耐的放到自已嘴邊，也就毫不客氣的張開了嘴。

隨着來的是一陣沉默，因為翠兒姑娘要行功運氣，以助靈藥療傷功效，過了有頓飯工夫，翠兒方始睜眼問道：「弟弟，你遇見我師父啦？她老人家現在那裏？」

翠兒只說得一句話，兩眼中已滿噙熱淚，滾滾欲滴，她似乎已預測到分手在即，這是感懷傷心的眼淚。

她這裏眼淚沒流，可把仇恨給驚駭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急聲道：「姊姊，姊姊，妳怎麼

啦？他們竟敢用假藥騙我嗎？妳感覺有什麼不舒服嗎？姊姊，妳說呀！我馬上找他們，一個個給他劈了！姊姊，妳說呀！不妨事吧！」

翠兒這時再也忍不住，熱淚撲簌簌滾落下粉腮，玉臂一探，將仇恨一個多日未經洗滌，十分骯髒的頭給攬抱在胸前，悲聲說道：「弟弟，他們是誰？大概就是那位美髯老人和兩位姑娘吧！他們可沒騙你，他們對你的好處，你應該懂得感激，那綠丸我一見就認識，就算他們騙了你也騙不過我，不過我在感懷，我預感我們就要分手了……」

說到這裏，仇恨掙扎了一下，翠兒兩臂抱得更緊，淚流得更多，聲音也變成哽咽，但聽她接着說道：「我自小追隨着師父，學着她的習性，可以說不知道什麼叫哭，也不知道應該怎麼笑，然而今天我兩樣都嘗試到了，我哭在臉上，笑在心頭，我要盡情的哭，與放縱的笑，因為今日一別，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方能再體會到這種滋味……」

突的仇恨從翠兒懷中昂起了頭，驚叫道：「姊姊，姊姊，妳就要去了嗎？妳身體剛剛復元……」

「就因為我身體傷勢已然復原，所以我馬上就要走，我要去尋找我的師父，我不能拋棄已然殘廢的師父不顧，我要伺候她老人家天年……」

仇恨絕沒想到翠兒一好就要走，他要早知道如此，他自私的心裏就絕不會為她去裝死騙藥，就算將藥騙到手，他也不會急不能待的往她嘴裏送，因為這些天來，他心中似乎有一種

極微妙而又難以敘述的感情，被緊緊的束縛與纏繞着，這感情就發生在翠兒姑娘身上，是如許的眞實，仇恨他不能自己騙自己。

可是，他却說道：「既然姊姊要去找藍前輩，我就陪姊姊一起去吧！」

翠兒聞說，立即兩手捧着仇恨的臉頰，推離胸腹，兩眼深深注視他道：「弟弟，你不能隨我去，這石室中的萬蜂指上功夫，你已略具火候心得，不能半途而廢，你應該體諒姊姊的心……」

仇恨雙眼一闔，差一點也哭了，他說：「我知道姊姊的心，姊姊是怕與我這武林叛徒、大衆的公敵在一起，所以——」

翠兒一聲驚叫：「啊！天哪！你眞把我當什麼人看待，我什麼都對你說了，我說在你的面前，我才體會到歡樂與悲哀四個字，這已足夠表白我內心的一切，可是我的師恩如山，不能不報，你應該原諒姊姊的苦心，姊姊此去，一旦尋到恩師，侍奉恩師天年後，我就會下山去找你，目前你應該好好的在這石室中，將這萬蜂指練成後，再下山去，你聽到了沒有？」

仇恨此刻的心情，誠然痛苦萬分，但他却強忍住將要滴下的清淚說道：「姊姊走了，我也就走，我絕不在這石室中停留一分一秒的時間。」

聲音說得十分堅決，毫無些許轉彎的餘地，翠兒聽了，心情也十分激動，尋思良久後，但見她銀牙一咬，說道：「好吧！我就陪你在石室中再住些時，不過，弟弟，我必須事先說

明，你不能阻止我不去尋找師父，而你自已家門血海深仇也不能爲我而耽誤，假如你不答應，我就一頭撞死在你眼前，以報知遇之恩，我不能使你成爲你仇家不孝之子。」

翠兒這些話也說得截釘斷鐵般堅決，仇恨想起了血仇，心中也自氣燄蓬勃，這種相聚，聊勝於無，只得點了點頭。

翠兒既然已經復原了，她就不要仇恨再操心，逼着他一心一意的鍛練萬蜂指，並在一旁指點着說，師父當日如何如何的在一百招之內用指點死了一百二十隻大黑蜂。

這樣又過了三日，仇恨的萬蜂指已從六十隻大黑蜂增加到一百二十隻了，可是就在這一次，他連續的被大黑蜂刺了三下，這是他近數日來，所沒有的事，可見得到了這個關頭是如何的重要。

當夜，似乎是月之中旬，明月圓圓的照得大地上一片朦朧的景象。

翠兒與仇恨兩人趺坐洞口，仰觀月色，俯覽深谷，已是子時時分，二人依然沒歇息的意思，翠兒忽然說道：「這月色實在太迷人啦！我不知那年那月那日，方始再有這種心情來欣賞這惑人的月色。」

她這裏語音甫落，夜空裏傳來聲聲呼叫：「仇哥哥，仇哥哥，你在那裏？你在那裏？」

翠兒一怔，說道：「弟弟，這聲音叫了三夜了，你要不要見她一見，她似乎有很急切的事要告訴你一樣，我想她大概是蘋蘋姑娘，因爲我怕打擾你練功，所以都沒通知你，沒想到

她今天又來了，弟弟，你就見她一見吧！」

仇恨他萬萬想不到，蘋蘋姑娘會在這夜半三更天，在這亂山裏呼叫他的名字，而且連續三夜之多，假如這是英英姑娘，就算她再叫三天，仇恨也不會理，但是這是蘋蘋姑娘呀！蘋蘋姑娘的溫柔，她的恩惠，仇恨一直都認爲報答不了的，她就是多叫一句，仇恨都認爲是罪過，遂站起了身子，朝翠姊姊說道：「蘋蘋姑娘人很好，我們一起去看她好嗎？」

翠兒姑娘聞說，低頭看了看身上那男裝農衣，說道：「你瞧我這樣子像話嗎？還有這汚濁骯髒的頭，你一直都禁止我洗，怎好意思見人呢？」

仇恨聽了，再打量了翠兒一眼，也不禁啞然失笑。

一一

千丈的天然瀑布，從天都峯與蓮花峯之間，傾瀉而下，濺起了高達數丈的水花，織成了陣陣的水幕。

山腰裡，一塊青石之上，正盤膝坐着一個少年，從那裝束與神態中，顯示他那樸素和堅忍不拔的神情，這少年，正是身負血海深仇的仇恨。

爲了蘋蘋姑娘連着三夜急切的呼喚，也爲了翠姊姊的一再催促，仇恨走出了黑蜂洞，也暫時離開了翠兒，獨自來到千丈瀑布之側，這由蓮花峯至天都峯的必經之地。

驀地，那瀑布如山洪的聲中，傳來陣陣呼叫：「仇哥哥，你在那裡！」聲音是那麼細小，更含有萬般的幽怨。

仇恨聞聲，驟提丹田之氣，使出「千里傳音」神功，呼道：「蘋蘋姑娘，我在這裡，妳來呀！」

仇恨語音甫落，一條人影已隨聲而至，來的正是蘋蘋，仇恨連忙起立相迎，正待發話，蘋蘋已搶先言道：「仇哥哥，你害我找得好苦啊！」話未說完，人已撲向仇恨胸前，熱淚簌簌而下，像是受了無限委屈般的。

仇恨雖小，可是却感到蘋蘋更是小得天眞，微微一笑，拍了拍蘋蘋，以大人的口吻說道：「蘋姑娘，別哭！什麼事那麼傷心？說給我聽聽。」

蘋蘋不聽則已，一聽反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緊緊抱着仇恨的手，非但沒有放鬆反而更抱得緊緊地，仇恨一時倒被弄得莫名其妙起來。

一向沒有接觸過女性的仇恨，面對着淚人兒的蘋蘋，想不出一句足以安慰的話語，其實他也不知從何說起，只得木然地聽由她不斷啜泣。

半晌，蘋蘋雙足頻頓，在仇恨耳邊說道：「爲你，仇哥哥，我已無家可歸了！」言罷，「哇」的一聲，又已大哭起來，仇恨聞言，不覺一怔，心道：「這是從何說起，怎麼爲我？又爲什麼無家可歸？難道說是爲了那粒『聚魂歸元丹』而被抱琴老頭仲平煥趕了出來？一粒『聚魂歸元丹』總不至於那麼嚴重啊！要不就是蘋蘋無賴。」

想到這裡，仇恨猛然把蘋蘋一推，可是當他看到蘋蘋那哭得紅腫的雙眼，楚楚可憐的樣兒，本已衝到喉頭的話，猛地縮了進去，將責備的口氣改爲體貼的語氣說道：「蘋姑娘，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坐下，妳慢慢說給我聽，好不好？」

蘋蘋見他說的溫柔體貼，遂也停止了哭泣，隨他坐在青石之上，輕聲說道：「仇哥哥，我不是怪你，只因爲這突然的變故，使我急得話不隨心，仇哥哥，你原諒我。」說到這，又有淚出欲滴之勢。

仇恨假裝生氣道：「我最討厭看人落淚，妳要再哭我可不理妳了，別哭啦！有什麼事慢慢的說，天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蘋蘋連忙抹淚止哭，道：「我不哭！我不哭！」停了停，端坐一下身形又道：「百毒天君在天都峯和蓮花峯找了你兩天兩夜，連影子都沒找着，三天前，闖入我們蓮花峯的禁地，找我爺爺問罪，硬說我們收藏了你，向我們要人，這不是天大的寃枉嗎？」

仇恨劍眉一皺說道：「事實上我是不在你們蓮花峯，百毒天君縱然挾有『武林帖』，但也不能無理取鬧呀！」

說到「武林帖」，蘋蘋不由身心一震，道：「正因爲他挾有這武林至尊，無上信符的『武林帖』，他才作威作福，強詞奪理，不由分說的硬問爺爺要人，他說蓮花、天都兩峯，俱在爺爺管轄之內，限爺爺一夜之間要把你交出，否則他將邀集武林之中，黑白兩道的人來興師問罪，氣焰之盛，誰也難以忍受。爺爺隱居蓮花峯數十年來，從不過問武林中事，見他如此猖狂自大，又那能忍受得了這口怨氣，一怒之下就跟百毒天君交上了手，爺爺不過是想教訓教訓百毒天君，出手之中都保留了三分餘地，百毒天君却是心狠手辣，絲毫不留情面……」

話說到此，蘋蘋已是泣不成言，仇恨急問道：「後來怎樣？」

蘋蘋勉強止住哀泣，又道：「最後，爺爺在萬不得已時，施展了幾招絕藝，將百毒天君驚駭住，在一陣狂笑聲中逃下山去了！」

仇恨聞聲，不禁奇道：「那不是沒事了嗎？」

蘋蘋兩眼望天，面現哀容，道：「百毒天君只走了一會，爺爺突然渾身抖顫，雙眼突出，一句話也沒說，他……他就死了！」

仇恨倏然一震，驚聲叫道：「什麼？妳爺爺死……死了！」

蘋蘋就好像沒聽到仇恨的話般的接着道：「爲了爺爺的死，整個蓮花峯都轟動了，我記得爺爺曾對我說過，蓮花峯後山腰上有個小小的蓮花池，當池水乾涸時，蓮花峯就要遭刼，我連忙找英英姊姊，想與英英姊姊同去看看，一時沒找到，我就一個人去了……

爺爺說的一點沒錯，池水眞的乾涸了，正感奇怪，突然峯頂傳來幾聲慘叫，我嚇了一跳，我連忙往峯頂縱去，只縱得兩縱，『轟』的一聲巨響，隨着大火衝天而起，這一來我魂也飛了，膽也碎了！

等我趕到峯巔，除了那熊熊的火，什麼人也沒看見，爹、娘、英姊姊、林叔叔，啊！還有，還有我爺爺的屍體……驀然，我聽到百毒天君那刺耳的笑聲，由近而遠，漸漸消逝……」

仇恨聽畢，英眉緊剔，虎目圓睜，眼中暴射出一層怨毒的光芒，緊緊的凝視身前一株大樹，好像那樹就是百毒天君似的。

他痛恨百毒天君的毒辣，又深深同情蘋蘋的遭遇，要不是被蘋蘋的哭聲驚醒，他兩眼發直的還不知道要楞到什麼時候。

仇恨伸出手，輕輕按住蘋蘋肩頭，緩緩言道：「蘋姑娘，事已至此，哭也沒用，堅強一點，責任愈重大，我們愈要挺起胸來，我自小就是孤兒，我深深體會到孤兒的痛苦，妳放心，以後我會照顧妳的。」

蘋蘋深深的看了仇恨一眼，像是信任，又像是感激，遂道：「仇哥哥，爲了找你，三天裡我不眠不休，粒米未進，我肚子餓了！」

仇恨立起身形，微笑說：「傻丫頭，餓了三天這可不是好玩的，快起來，跟我走。」

二人縱身起落，朝着黑蜂洞飛奔而去，尚未近洞，遠遠已見翠兒佇立洞口，面現焦急的神色，二人身形未穩，翠兒已鼓着兩腮，雙目圓睜的言道：「天還沒亮，還早哪！就趕回來幹什麼？」

翠兒一來擔心仇恨會讓百毒天君碰到，二來又看到他和蘋蘋手攜手的同來，是以心裡酸溜溜地，說了兩句似開玩笑而實是挖苦的話，仇恨心裡明白，一笑了之，但蘋蘋却已面紅耳赤。

三人轉入洞裡坐地，仇恨一本正經說道：「翠姊姊，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這幾天裡，蓮花峯上發生了重大變故，蘋姑娘已三天三夜未進飲食，妳先弄點蜂王漿讓她補補元氣，等會兒我再把詳細情形告訴妳。」

翠兒見他面色嚴正，再看蘋蘋哭得腫似胡桃的雙眼，知道事情嚴重，一語不發，入腹洞

，端出兩杯白如羊脂的蜂王漿，遞到蘋蘋面前，壓低着嗓子說道：「喏！快吃吧！」

蘋蘋伸出雙手接過，輕輕道了一句幾乎聽不見的「謝謝」，仇恨看在眼裡，笑在心裡，暗道：「妳們大人鬥氣，怎麼小孩子也鬥氣？從今以後，妳們不但不能再鬥氣，並且要姊妹相稱了！」

仇恨待蘋蘋服下兩杯蜂王漿後，把蓮花峯這幾天的變故，一五一十的都詳細的說了出來，引起了蘋蘋的再度傷心欲淚，也引起了翠兒的連聲嘆息。

翠兒長嘆一聲道：「天都峯和蓮花峯，仲、藍二姓本是同一家，爲了一些無謂的氣，十數年不相往來，事已至此，蘋妹，妳就安心跟我一道吧！我總比妳大上幾歲，妳就叫我一聲翠姊好了。」

仇恨一旁哈哈笑道：「天還沒亮呀！還早哪！」

翠兒啐了一口，罵道：「缺德！」隨即面罩寒霜說道：「弟弟，別開玩笑了，說正經的，你的『萬蜂指』已練得差不多了，我已離開殘廢的師父多日，我想明天下山找尋師父，蘋妹怎麼辦哪！」

仇恨連忙接道：「爲了妳的孝心，我也不便阻妳，不過，我已成爲武林公敵，而且身旁又有一本眞假未分的『武林帖』，行動甚爲不便，再說，剛才妳已答應蘋姑娘跟妳一起，妳就帶着蘋姑娘一道，找着師父，也好請她老人家傳授傳授一點武藝，以便日後報仇雪恨。」

蘋蘋一旁也道：「翠姊姊，妳就可憐可憐我，收容我吧！」

仇恨又道：「翠姊姊，我不是推卸責任，實在我帶着蘋姑娘十分不便，如果妳能答應我的要求，此恩此德，永誌不忘。」

翠兒禁不住二人的苦苦哀求，道：「好！我答應你們，不過，我們從此一分手，也不知道那年那月才能相逢，切記三年後的中秋月夜，我們在杭州西湖相會，弟弟，你說好不好？」

仇恨應道：「好！三年後西湖相會，不見不散。」

一宿無話，第二天，微曦乍顯，三人已然醒了過來，只聽翠兒頻頻催道：「蘋妹，多喝幾杯蜂王漿，這裡山頭重叠，人煙很少，說不定走上一兩天都找不到食物。」關懷之心，無微不至。

三人出得洞來，翠兒、蘋蘋正待告別，忽地仇恨伸手一攔到：「翠姊，我倒忘了，妳們兩人身旁是否有銀子？」

翠、蘋二人聞言不禁面面相覷，同聲說道：「我們久居深山，要銀子何用？」

仇恨微微笑道：「眞是沒見過世面，我請問妳，踏入城鎮，買衣服、住客店、吃飯館，那一樣不要錢？那一樣又少得了錢，尤其是妳們女孩子，沒錢更是不行，來！跟我走，我去找錢，順便送妳們一程。」

翠兒揚聲叫道：「跟你走？你去找錢？這山脈連綿數百里，你那裡去找錢？」

仇恨抿嘴笑道：「山人自有妙計。」

二人看他頗有自信的樣子，也不便追問，縱起身形，俱都使出絕頂輕功，隨着仇恨，如風似電的越過一個山頭，又是一個山頭。

日已西斜，晚風漸起，深山之中，略有寒意，仇恨帶領着翠、蘋二人，奔馳在這山峯連綿之間，終於來到百丈峯頭。

被燒過的百丈峯，依然光禿禿的，沒有一草一木，站立峯頂，仇恨想起了紅花客，這無意中使自己獲得了「武林帖」的紅花前輩，不由長嘆一聲，翠、蘋兩人好奇的問道：「怎麼好端端的却嘆起氣來啦？」

仇恨心情沉重，嘴角一抽搐道：「我曾在這裡遭遇一場毒煙大火，要不是一位前輩相救，早已葬身火窟，而這位恩人却爲我而亡，死後連骨灰都沒有着落，觸景傷情，心裡多少有點難過。」

翠兒道：「一個人不能忘恩負義，這是理所當然，可是眼看天快黑了，我們也得趕快找個宿頭，弄點吃的，總不能待在這寸草不留的荒山之上，餓弔故人哪！」

仇恨收歛心情，笑道：「妳們放心，我帶妳們來總不會令妳們飢餐露宿的，這山峯之下，有一條溪水，傍晚時分，常有些鹿獐之類的野獸在那裡喝水，妳們去獵上兩隻，我來找個歇足的地方，等會就在山脚下會面。」

言罷，三人分成兩路，縱身飛下山峯。

沒有片刻工夫，仇恨已找到了昔日自己親手堵塞的古洞，移開巨石，再挪開石床，洞裡依然如舊，除了石床上的積塵較厚外，一切沒有絲毫更動，這也就證明了自仇恨離開洞後，還沒有第二人到過此洞。

等到仇恨出洞，翠兒、蘋蘋已在溪旁架起火灶，燒烤一隻小鹿。

仇恨飄身近前，還未說話，倒引起姊妹二人一陣嘻哈大笑。原來仇恨自洞裡帶出來不少金銀珠寶，無物可盛，全都塞在胸腹之間，以致變成一個大腹便便的胖子，而且又是凹凸不平。

仇恨發覺她倆是在笑自己的奇形怪狀時，嘟起小嘴說道：「我是爲妳們才這個樣子，妳們反倒笑起我來了。」說罷，朝地上一坐，悶聲不響，像是受了很大委屈似的，小孩子脾氣，流露無遺。

翠兒靠近仇恨，彎着腰說道：「身爲『武林帖』的執主，還是那麼小孩脾氣，我看你將來怎麼掌握這『武林帖』啊！」話語中是半開玩笑半教訓的口吻。

仇恨難以爲情的把腰中之物，一件件掏了出來，一堆金銀珠寶閃閃生光，與那熊熊熱火，互映生輝，翠兒見了，一陣歡呼，手舞足蹈，看看這樣，又摸摸那樣，忙得不亦樂乎。

蘋蘋一旁紋風不動，除了面現驚奇之色外，沒有一絲羨慕、高興的神色。

從兩人的舉動中，仇恨很容易分析出兩人的個性，翠兒到底不脫女人本色，仍然喜美愛艷，而蘋蘋卻是與自己個性相近的人，視金銀如糞土，不重視身外之物的一個非凡女子。

當天夜裡，三人就露宿在小溪之旁，矮樹之下。

仇恨倒眞是個守信講義的人，爲了遵守紅花客的遺言，他連最親信，最接近的翠、蘋兩人，也沒讓她們踏入古洞一步，甚至連附近有此一洞也沒給她們知道。

第二天，翠、蘋兩人揮淚而別，仇恨依依不捨，直送過幾座山頭，方始回到古洞石室之中。

自此以後，仇恨除了偶爾出洞獵取食物外，在洞裡深居簡出，一心一意的琢磨那石壁之上的人像，對照着「武林帖」上的註解，一招一式的由簡而繁，自淺而深的苦心演練。

服了多量蜂王漿的仇恨，其智慧與理解力，已非常人可比，不出數月時間，已將「武林帖」上的了空禪師、藥道人、非非和尚、懷賓先生、紅拂女、志遠高僧等蓋世奇人的絕招，練得滾瓜爛熟，甚至意念一動，招已發出。

仇恨並不以此爲滿足，這其中「三星伴月」裡的十二招，「七絕劍」的七招二十八式，他都週而復始的練個精通爲止。

日子過得眞快，不知不覺中，仇恨在那古洞裡已有將近半載的時光。

一天，仇恨仔細的揣好「武林帖」、「白骨神功」秘笈、「三星伴月」的小册子，揹起

金龍赤火劍，帶了一把珠寶，離開了古洞，又踏上了走遍天涯，尋找仇人的道路。

秋高氣爽，菊黃蟹肥的季節，杭州西湖，湖心亭中，正坐着一個愁眉深鎖，輕裘緩帶的翩翩少年，這少年正是身負血海深仇的仇恨，只見他凝視香茗而不飲，微低着頭，似有無限心思。

這時候的西湖，遊人如過江之鯽，湖心亭中，座無虛席，每張桌上，三三兩兩，飲酒的、喝茶的俱都興高采烈，談笑風生，唯有仇恨，獨據一隅，冷清清的無精打彩，倒給遊客憑添話料。

驀地，但覺人影一閃，駝背老人已立身仇恨桌前，身法之快，不由仇恨也暗暗欽佩。

未待仇恨發話，駝背老人已壓低嗓門說道：「猴兒精，發財啦！半年不見，是拜了那個有錢的做乾爺爺呀！穿得綢是綢，緞是緞的？」

仇恨本已愁腸百結，忽見駝背老人出言相戲，更是如火加油，但又礙於遊人過衆，不便發作，劍眉倒豎言道：「要你管！」

駝背老人道：「不敢說呀！敢情是學會了三隻手偷來的吧！」

仇恨聞言，連忙神目四盼，幸而聲音嘈雜，遊客大都沒有注意，倏然駝背老人又道：「做賊心虛，還怕別人聽見哪！」

仇恨面容尷尬，苦喪着臉道：「嘿！臭駝子，我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你三番兩次的盯着我糾纏，究竟是何道理？」

駝背老人嘿嘿乾笑道：「這叫前生有緣，今世陰魂不散，誰叫你罵我駝子呀！誰要罵我駝子，我就跟他一輩子沒完，除非磕頭發誓，今生今世改口不叫，我就放過他，猴兒精，怕我，你就磕頭。」

仇恨聽他說是爲了罵他臭駝子，心裡好氣又好笑道：「誰怕你呀！有種咱們鬪一鬪。」

駝背老人聞言，正中下懷，哈哈一笑，道：「好呀！咱們比劃比劃，誰輸了，誰是徒弟，誰贏了，誰是師父，今天正好是十五，月色特佳，咱們今夜湖外鳳凰山上會。」言罷，飄然而去。

是夜，星月爭輝，鳳凰山上，一片寧靜。仇恨身穿夜行人衣，如風似電的來到山頭，山頭上靜悄悄的無聲無息。

仇恨正感奇怪，怎麼臭駝子還沒有來，驀覺樹梢上，無風自動，「刷」的一聲，駝背老人已人隨聲下，站立一塊大石之上，嘻嘻的笑道：「猴兒精，不愧名門之後，說來就來，有你的。」

仇恨冷哼一聲，道：「難道說我還怕你不成？」言罷，就要欺身進掌。

駝背老人急忙搖手示意道：「慢來！慢來！別像上次樣的那麼猴急，咱們先說好，這次比試，點到就算，咱老頭可不跟你這猴兒精拚命。」

駝背老人跳下大石，在仇恨相對五六尺的地方站定，隨便立了個門戶，又道：「猴兒精

，來呀！」仇恨看他那滿不在乎的神情，心裡已是老大不舒服，悶聲不響，暗道：「上次輸給了你，這次我可得撈本。」心念未已，右腕驟翻，一陣疾勁無比的掌風，隨掌而出。

駝背老人聞風知勁，猛然收斂剛才的輕鬆神態，運功左掌，陡然一推，硬將那股掌風，斜斜推了開去。

兩人一來一往，一個是具有高不可仰的奇異武功，一個是盡得「武林帖」中蓋世奇人的絕藝，半斤八兩，難分軒輊，所謂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兩人越打越起勁，越鬥越高興。

仇恨半載以來，雖然將「武林帖」中所有的蓋世奇人絕藝練得熟透，但卻從未與人對手換招，這次適逢駝背老人對敵，久久不衰，心裡眞是喜出望外，如魚得水，那份喜悅，又豈是外人所能體會。

駝背老人出師以來，未曾逢過敵手，一向自驕懂千招，會百家的他，這時也不禁有點迷惘，他不了解仇恨的招式爲何如此之雜，那奇怪的路數是那麼的使人難以捉摸而變化無窮。

酣鬪中，仇恨倏然虛晃一掌，跳出圈外，面色溫和的說道：「駝前輩，我們拳掌上不分輸贏，現在該換兵器比劃了。」仇恨一改對駝背老人的稱呼，顯然是對他那深奧的武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因而改變了對他的觀感。

駝背老人舌頭一伸，做了個鬼臉道：「好！你不罵我，我也不罵你，小哥，這動刀動槍的可不是好玩兒的啊！」

仇恨微微一笑道：「領教兩招，死而無怨。」

駝背老人朗聲笑道：「年紀輕輕的小伙子，媳婦兒還沒過門，死了多可惜呀！」

仇恨啼笑皆非又道：「別廢話，亮招吧！」言畢，「嗆啷」一聲，金龍赤火劍已然出鞘在手。

駝背老人腰間抽出那根烏黑發亮的鐵旱煙桿，擠眉弄眼的說道：「小哥，老頭功力不濟，手下得留點情啊！吃飯的傢伙你得給我留着。」

仇恨顧左右而言他道：「剛才是我先動手，現在該輪到你先動手了，咱們公平交易，誰也不吃虧。」

駝背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小子，眞有你的，老頭子活了一把年紀，今天倒要落個倚大欺小的名義了，嘿！看招！」

仇恨聞得一聲巨喝，連忙揮劍相迎，一招「分花拂柳」，金龍赤火劍舞成一圈劍影，但却不見駝背老人煙桿刺到。駝背老人一旁却笑開了，哈哈一陣笑後說道：「小哥，我先動口，你先動手，這叫童叟無欺，老少咸宜。」

這時仇恨才知上當，不由面紅耳赤，本當仗劍就刺，但轉而一想，駝背老人並非存心戲弄，只不過是不願揹那倚老欺小的名義而出此一策罷了。心想至此，相反地却對駝背老人十分欽佩。

仇恨既知駝背老人不肯先行發招，一領劍訣，金龍赤火劍揚空一舞，一招「神龍出海」，劍尖顫抖，分刺老人左右兩肩。

駝背老人叫了聲「來得好」，順手一招「推窗望月」，很輕鬆的就解了仇恨一招，跟着煙桿一揮，東指西劃，像是酒醉，又像是瘋顛，出手並不見快，但却勢猛力沉，令人入眼驚心。

仇恨見他招怪式奇，似曾相識，但却又說不出來，心中自是納罕，驀地，仇恨在手足揮舞中，偶爾觸及胸前那武林無上信符「武林帖」，這一下，觸動靈機，想起了「武林帖」中非非和尚的那一招，心中一喜，暗道：「啊！原來你是這一路，好，待我破你。」

駝背老人正自得意，眨眼之間，只見仇恨亂蹦亂跳，似是手忙脚亂，却是每一招都化解得恰到好處，任你招式再奇再怪，也無法沾着他的衣帶，更難以傷及他的毫髮，駝背老人不由暗自稱奇。

須知駝背老人乃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奇人異士，對各家各派的劍術無一不曉，稱得上是個百家通，只要別人一伸手，一出招，就能知道他的宗派來歷，偏偏對仇恨他却看不出其劍術淵源，一會兒是紫陽眞人的「九宮連環劍法」，一會兒又是天南三星的「三星伴月十二絕招」，九州八奇老大儒俠的「七絕劍」術，而現在却又是使出與自己所使的相尅相生招數，其武功之博雜，實在自己之上。

兩人劍來桿去，酣鬬三百餘招，兀是難分強弱。仇恨驀然想道：「如此下去，終非了局，不如施展『武林帖』中蓋世奇學，鬬他一鬬。」心念一定，一聲大喝道：「駝前輩，當心了！」

一聲大叫後，招式突變，身形驟起，凌空而下，右劍左掌，「呼」的使出懷賓先生的一招「雙馬飲泉」，直朝駝背老人當頭抓刺而來。

駝背老人不假思索，展開平生所學，師門絕招，一招「鶴唳猿啼」，始將仇恨的來勢化解。

仇恨明明看出他這一招乃是非非和尚的招數，冷哼一聲，人未着地，招數又變，只見他劍到中途，忽然變了方向，似下反上，似左實右，居然又是藥道人的「驚龍震蛟」絕招。駝背老人一時慌了手脚，給逼得連連後退，既然無法搶攻，只好採取謹守，一根鐵旱煙桿，揮舞得風雨不透，仇恨雖然來勢兇猛，一時間倒也攻不進去，兩人成了膠着狀態。

輾轉攻拒，眨眼又已鬬了數十來招，仇恨雖然總是穩佔上風，處處主動，然而駝背老人，一代奇俠，究非泛泛之輩，穩紮穩打，却絲毫不容仇恨佔得了些許便宜。

幾個時辰相鬬下來，兩人均已成了強弩之末，出招都甚緩慢，看來似是在驟雨狂風之後的雲散天開。

駝背老人經過長時間的苦戰，自是心力不濟，雖然仍是不休不止，但已顯得力不從心。仇恨以體力來講，自也難以支持，可是他却得了師父紫陽眞人數十年的功力，又間接的得到了九州八奇老大儒俠及紅花前輩的半生功力，加上又服過多量的蜂王漿，是以在輕鬬緩戰的當兒，却已調息運功，片刻之間，精力已源源而上。

駝背老人見仇恨經過數時辰之力戰而不疲，並且大有越戰越勇之勢，不禁大奇，暗道：「這小子敢情是鐵打的？要不怎會有此神力？」眼看他那劍如雨點，掌似勁風，也不得不集中全副精神，鼓起餘勇，周旋於那劍影之中。

驀地，仇恨一聲喝道：「駝前輩，接我這招！」劍隨聲到，一招紅拂女的「玉女投梭」，分心刺到，疾如雷霆，駝背老人不敢硬接，側身橫步，避過劍鋒。仇恨一招落空，倏然招式又變，改使志遠高僧的一招「極目滄波」，金龍赤火劍不退反進，如影附形，朝着駝背老人橫掃而來。

駝背老人反手一桿，急急飛身掠出尋丈以外，忽覺脇下一陣涼意，連忙低頭一看，脅下衣袖已被劃裂，足有半尺來長。

仇恨足跟未動，哈哈一笑，仗劍指道：「駝前輩，怎麼樣，認不認輸？不認輸再來，陪你再來三百招。」

駝背老人就地一坐，輕輕嘆喟道：「小哥神勇，老頭子服了。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服了！服了！」

仇恨收劍入鞘，微笑道：「你是眞服？還是假服？」

駝背老人答道：「小小年紀，名堂倒是不少，我來問你，什麼叫眞服？什麼又叫假服？眞服又怎麼樣？假服又怎麼說？」

仇恨笑聲倏止，道：「假服的話，我們到此爲止，以後誰也別纏誰，我不稀罕你這老徒弟。如果是眞服，那麼聽我揭穿你的身世，今後就要乖乖的聽我的，怎麼樣？你仔細想想再告訴我。」

駝背老人早就有了收他爲徒之心，是以一夜戰來，並沒用出十成功力，又知仇恨生性倔強，不勝不休，故意賣個破綻，佯裝敗下。

駝背老人出師那年，其師即已圓寂，故此武林中，甚少知其出自那家那派，數十年裡，從無一人能揭穿此謎，今聞仇恨居然敢誇口道出他的宗派，不禁瞠目咋舌，連忙應道：「你倒是說說！」

仇恨跟隨紫陽眞人學藝之時，從師父口中，得知了不少武林軼事，對於各家各派，知之甚詳，今晚從「武林帖」中證實了駝背老人的招數，均係出自非非和尚，旋即朗聲說道：「駝前輩，別人不知你的來龍去脈，我可數得出來，你是非非前輩的後人，非非和尚原是出自百毒門下，後來因爲不滿百毒門的作風，隱居深山凡四十年，潛心鑽研武學，獨創一派，揚名武林，稱雄一世，你說是也不是？」

駝背老人聽了，拍手哈哈笑道：「服了！服了！想不到你這猴崽子，猴頭猴腦裡居然存貨不少呀！」

仇恨知他生性詼諧，不慍不怒道：「豈敢！豈敢！以後跟隨着我，你當受益不淺。」

語音甫落，只見駝背老人食指一伸，遙遙一點，隨道：「好呀！咱老頭七十拜師，拜個

乳臭未乾的猴兒精，這不成了千古奇聞啦！猴兒精，你休想！你做夢！你……」

仇恨一旁急得摸耳抓腮，面紅耳赤，吶吶的欲言無語，張着嘴却說不出話。

原來駝背老人適才的一伸一點，已然使出了獨步武林的師門絕藝「隔牆點穴」的神功，早已把仇恨的「啞穴」點了，故意再說出那一番氣人的話來，故意激他說話。「隔牆點穴」神功乃非非和尚潛心獨創之一，駝背老人故意露此一手，用意是殺戳仇恨的銳氣，好讓他改過驕橫的脾性，以免將來爲人處世而吃虧。

仇恨急得心火如焚，一亮金龍赤火劍，就要上前拚命。駝背老人一言不語，仍舊坐在地上，紋風不動，看看仇恨來到跟前，倏然又是手指一伸一點，仇恨登時像個木人，左手平伸，右手高舉金龍赤火劍，雙睛骨碌碌地轉個不停。

仇恨雖然被點上了「痲穴」，可是心裡明白，暗想道：「以已身功力之高，因何被點而無法自解，這臭駝子如果不是施的妖法，那麼便是師父所說的什麼『隔牆點穴』神功了，據說這種神功，失傳已久，甚至連師父也只是耳聞，未曾目睹，怎麼會出現在這臭駝子身上？」

駝背老人站起身形，面罩寒霜，頓收適才一副嬉皮笑臉，沉重言道：「小娃娃，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世上異人奇士，層不出窮，仗着一手三脚猫的功夫就目空一切，將來定必自取滅亡，須知一山還比一山高，學無止境乃是自古銘言。」

老人停了停又道：「我之三番兩次逼你比武較藝，目的乃是考察你到底是否可造之才，

我已年紀高邁，風燭殘年，正想找一慧根深厚，功力高強的孩子承我衣鉢，小娃娃，如果你能採納我的忠言，將來當不難成爲大器。」

言畢，揮手一指，解了仇恨「痲、啞」兩穴，只聽「卜」的一聲，仇恨已雙膝跪在駝背老人身前，兩眼紅潤，低着頭，似有無限愧意。

駝背老人撫着仇恨頭頂又道：「好孩子，我知道你孝心重，難忘師父敎養之恩，我也不強人作難，如你不嫌老朽，叫我一聲義父，吾願足矣！」

仇恨跟着俯身下拜，並道：「義父在上，受小兒一拜。」

一二

駝背老人受過仇恨一拜，伸手一挽，哈哈一笑，又行恢復適才一片詼諧之態，道：「跪也跪了，拜也拜了，乾老子還不知道乾兒子的名姓，這不是滑稽事嗎？乾兒子，報上名來！」

仇恨規規矩矩答道：「仇人的仇，怨恨的恨。」

駝背老人心神一震，隨道：「好一個有志氣的名字，乾老子姓邵名松，武林中人稱駝俠，今年到底幾歲，連我自已也無從知道，看樣子總在七十出頭了。」

駝俠咳了一聲，面上露出前所未有過的凝重神色，緩緩又道：「恨兒，顧名思義你大概身負血海深仇，望你說出來，為父的也好為你分擔一二。」

提到這點，仇恨心裡十分難過，面現愁色，道：「孩兒日夜難安的也就是此事，我只記得是在四歲那年的一個深夜，祖父、父母及弟妹，連同威武鏢局的鏢師、伙計、佣僕，不下一百餘人，俱被慘殺。師父在世，因為我的武藝尚未到家，不肯將詳細經過見告，如今師父為爭武林帖，逝世西湖，這就成了無頭之案，茫茫人海，究竟誰是我敵？」

駝俠徐徐道：「世間無難事，就怕有心人。為父武林之中，黑白兩道，三教九流的道義之交甚多，待我慢慢打聽，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這件事交給我這身為乾爹的好了

。」

仇恨連忙躬身一拜道：「打聽的事，煩請乾爹代勞，可是打聽出來後，不管他三頭六臂，孩兒也要親手討回此債。」

駝俠笑道：「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看天已快亮，你還穿着夜行人衣，咱倆還是趕快離開此地吧！」

父子兩人旋風般的奔下山坡，直往西湖縱去。

仇恨寄居湖畔首屈一指的淮陽樓已多日，駝俠却是剛到杭州，尚無定所，隨着仇恨同返住處。天已漸白，二人也不再睡，盤膝一床，行功打坐，調息一夜疲勞，不到一個時辰，天已大亮。

這一日，仇恨特別上街買了二件上好袍服，駝俠換過了那件脅下已破的舊衣，父子兩人，有如富商公子般的，暢遊西湖風光，飽餐湖中秋蟹。

入夜，仇恨囑咐伙計換過一間雙床臥房。駝俠談了一些江湖軼事，兩人也就分別和衣而臥。

鐘樓敲過三更，大地一片寧靜。驀地，駝俠一個翻身，人已隨之站地，仇恨跟着翻下床前，驚奇的問道：「爹，什麼事呀？」

駝俠壓低嗓音，道：「屋頂有人。」

仇恨眼色迷惘，道：「我怎麼沒有發覺呢？」

駝俠笑了一下，恢復原來的喉音，道：「這就是火候和經驗的不足了，昨天不過一夜沒睡，今天你就睡得連屋頂有人經過都不知道，這還成嗎？要是遇了尋仇而來的，豈不就要先敗一着。」

仇恨羞得臉頰盡赤，好在夜裡無光，紅也看不出來。

仇恨又想問話，驀聽駝俠一聲「別響」，連忙閉起嘴唇，集中耳力，注意屋面動靜。倏然駝俠近身附耳，輕輕言道：「像是只有一人，你去看看。」仇恨頭一點，脚尖點處，人已穿窗而出。

仇恨停身屋脊，但見湖水閃閃生光，目光所至，却無半個人影，心中正自納悶，暗道：「乾爹可是老糊塗了，耳目不靈吧！」心念未已，忽見一條黑影，眨眼而到，却是一個妙齡少女，顏容秀麗，美若天人，身法之快，甚為鮮見。

那美姑娘人雖美，脾氣可壞得古怪，只見她玉指一伸，厲聲斥道：「害我找得好苦，還不趕快拿了出來！」

仇恨聽她那沒頭沒腦的話，甚感奇怪，心想：「誰叫妳找我？活該！我既不欠妳的，也不該給妳的，要我拿些什麼？」

那少女見他不聲不響，面若寒冰，又道：「你是聽見了沒有？」

仇恨緩緩道：「妳是問我呀？」

那少女道：「我不是問你，問誰呀？」

仇恨道：「我們素昧平生，妳問我幹什麼？」

少女道：「你是不懂，還是故裝糊塗？」

仇恨摸摸耳根，道：「裝糊塗！用得着嗎？妳到底是找誰呀？」

那少女道：「我找誰，就是找你！識相點，趕快把那『武林帖』的玉盒交出，咱們算了，要不，可別怪姑娘心狠手辣。」

仇恨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為「武林帖」而來。繼而一想，這少女年紀與己相彷，自己貼身所藏的「武林帖」，除了翠兒和她師父，還有百毒天君魏三省之外，古琴老人仲平煥和仲修都已去世，這丫頭是從何得知？

那少女見他不言語，忽然面色大變，喝道：「你到底拿不拿？難道說還要姑娘動手不成？」

仇恨知道這少女非理可解決，終究免除不了一場惡鬪，遂也忿怒言道：「世上只有偷盜，沒聽說過硬要兩字，妳是何人，敢來強取？」

少女微展笑顏，道：「百毒天君魏三省之女，魏葦，怎麼樣？這該可以交出來了吧！」

仇恨不覺啞然失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百毒虫的千金，失敬！失敬！」

魏葦一聽，柳眉倒豎，道：「你這武林公敵，居然敢罵堂堂『武林帖』的執主，你是不要命了？」

仇恨連打哈哈，笑道：「區區百毒虫，罵罵何妨，妳要再滿不講理，連妳也罵。」

那少女氣得面現紫色，一言不發，衣袖一拂，一招「摘星取月」，閃電般的直點仇恨雙眼。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仇恨肩頭略晃，人已閃身不見。魏葦一招撲空，忽覺背後風生，一絲涼氣，倏然迫來，大吃一驚，幸她武功也非等閒，脚尖一點，一個「彎腰插柳」，運用旋身之力，飛竄尋丈，躲過一招。

魏葦適才一念輕敵，魯莽疾進，險些吃虧上當，這時那裡還敢怠慢，反手一抽，青光閃閃，已是長劍在手，左手捏着劍訣，右臂向前一遞，劍尖青光閃動，其疾如風的向仇恨胸坎刺來。

仇恨見她拔劍進招，連忙也抽出金龍赤火劍，暗暗笑道：「好！我就陪妳走上兩招。」寶劍一圈，迎着少女一招「雷霆三響」疾圈出去，這招是武當派九宮連環劍法中的一着絕招，專破敵人從正面刺來的招數。

魏葦兩着皆失，心情顯得分外緊張，不出數招，已是香汗淋漓，拼盡吃奶之力，方才解得仇恨三記辣招，自知難敵，佯攻一劍，縱身跳出圈外，橫劍言道：「不打了！不打了！」

仇恨心想這女子怎麼恁的任性而坦率，打也是妳，不打也是妳，正自奇怪，又聽那少女道：「我剛才兇你、打你，是故意嚇嚇你，試試你的膽量和功夫的，我並不稀罕什麼玉盒，我只是想認識你，你可別見怪才好。」

仇恨不覺眉頭一皺，暗道：「這少女怎麼如此大膽，說話毫不保留。」

那少女似乎懂得察言觀色，笑道：「我這是對你，對別人我可兇呢！」

仇恨啼笑皆非，心想：「妳兇不兇關我屁事，說給我聽幹什麼，眞是奇怪。」

魏葦見他久久不語，面含微慍，又道：「你是吃了啞藥啊，怎的不肯說話？」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仇恨就是悶聲不響，木然的站在一旁，心急氣躁的魏葦，一時也沒了主意，忽地，只見她目含淚光，凄然說道：「人家爲你，冒了生命的危險，你倒不理不睬，好像跟我有仇似的。」

仇恨見她楚楚可憐，又聽她話中有因，遂也緩緩道：「妳這話是從何講起？爲什麼會爲我？又爲什麼有生命的危險？妳說說看。」

魏葦見他開了口，自是高興萬分，面顯悅色道：「你還不知道呀！爹已遍發『帖』令通知武林，捉拿你這武林叛徒，生死不論，我因爲聽說你是武當門人，紫陽眞人的徒弟，一來我早就欽慕紫陽前輩的爲人正直，二來我也不滿爹的狠毒性子，所以偷跑出來，走遍千山萬水，目的是想告訴你避一下風頭。」

仇恨眼帶奇異之色問道：「妳又怎麼會認識我？」

魏葦笑着一指仇恨身後寶劍，道：「這不是很好識的標幟嗎？」又道：「我看你最好暫時把寶劍藏起不用，免得扎眼。」

仇恨雙手微微一拱，道：「謝謝姑娘良言，日後不死，定當圖報，現在我要走了。」話聲一落，轉身就要離去。

魏葦急道：「你就這麼走啦！」

仇恨回過身來，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魏葦聽了仇恨這一問，忽地面紅過耳，櫻桃小嘴，張了又閉，欲言又止，久久總算逼出了一句細得連蚊子都難聽清楚的話語：「仇哥哥，你可不能忘了我。」語音未落，人已一陣風似的飄然而去。

仇恨目送她那遠去的背影，心頭說不出的滋味。晚風拂面，仇恨木然的仍癡立着。也不知道是經過多少的時候，驀地屋下傳來話語，道：「人已走了，還站在那兒出個什麼神？」

仇恨渾身一震，暗叫慚愧不已，急急飄身回房。

回至房內，仇恨正想將經過情形禀告駝俠，駝俠已先發話，道：「你們所說的話，我都聽到了，看來這女孩子所說，俱都不假，西湖遊人如蟻，龍蛇雜混，不是久留之地。」

仇恨道：「爹！憑你我的武功，我們還怕百毒天君不成？」

駝俠面色凝重，道：「單獨一個百毒天君，倒也莫奈我何，只是他既已遍發『帖』令，想必已遍傳各派高人。所謂天外有天，各派總有各派的獨到功夫，豈又是你我可以對付得了！剛才聽說你也有本『武林帖』，到底是怎麼回事？」

仇恨連忙答道：「此事孩兒疏忽，忘了告知。」話未說完，已隨手掏出那碧光閃閃的玉盒。駝俠一見，翻身拜倒地上，仇恨禁不住驚懼得退了幾步，吶吶道：「爹……你……」

駝俠站起身形，雙手端正的接過玉盒，沉重說道：「這才是眞正的武林至尊，無上信符，當我孩提時代，曾在師祖手中親眼見過的『武林帖』，你是從何得來？實說，不准隱瞞。」

仇恨惶急的道：「孩兒是在一個古洞中偶爾發現的。」

駝俠見他惶恐的神情，方始省悟自己適才的失態，遂緩言說道：「孩子，我們坐下來說。」

兩人對峙坐床，駝俠神色自若，道：「恨兒，以你目前功力來說，你還不適合保有此帖，要知道，這是武林之中，黑白兩道，各派所夢寐以求的東西，放在你的身上，是禍而不是福，你決不能輕易展露，否則，恐有生命之憂。黑道的人，並不一定講什麼道義，他們爲了奪取此帖，將不惜任何手段，你是一個孩子，而世上的壞人多如牛毛，會令你防不勝防。」

仇恨雙手接過「武林帖」，仔細貼身藏妥，道：「孩兒資質魯鈍，依爹之見呢？」

駝俠略加沉思，道：「如今既然已經傳揚開去，勢必會引起武林一番爭奪，我看還是暫時隱避，等到適當時機，再將此帖公諸於世，依照帖規，公開選取掌主。」

仇恨翻着兩隻白眼，問道：「天下雖大，咱倆藏身何處？」

駝俠皺了皺眉，道：「九州八奇，老二丐俠，被判泰山玉皇峯面壁十年，此人與我私交

甚厚，不如投奔他處，不過……」

仇恨見他呑呑吐吐，欲言又止，奇道：「不過什麼？爹，你倒是說呀！」

駝俠停了停，道：「說將出來，只怕你不願意！」

仇恨斷然應道：「定遵爹命！」

駝俠面帶神秘之色，道：「好！爲了一路之上，少惹是非，你必須要喬裝改扮，掩藏原形才好。」

仇恨眼露奇光，道：「爹，怎麼個改扮法？」

駝俠道：「你面目清秀，改爲女孩打扮，倒很酷像。」

仇恨小嘴一嘟，道：「堂堂一個男子大丈夫，怎好改成女流之輩？」

駝俠哈哈笑道：「小小年紀，居然也有什麼男女之分，這是萬全之計呀！」

仇恨心裡雖是萬分不願，但又不敢拂逆駝俠之意，有好聲，沒好氣的問道：「那要改裝到什麼時候爲止？」

駝俠收斂笑意道：「到泰山爲止。」

第二天，駝俠清早就出了淮陽樓，不過頓飯工夫，手裡抱着一個大包回來，急急吩咐店伙開飯。

餐畢，駝俠付了店租，拉着仇恨，離店而去。

出得城來，駝俠找了一個僻靜密林，幫助仇恨脫下男裝，穿上女衣，駝俠倒眞也想得周全，那大包裡，女衣女鞋、胭脂水粉，應有盡有，仇恨面紅耳赤的在半推半就之下，任由駝俠擺佈，不消片刻，打扮齊全，除了雙眉稍嫌粗濃之外，臉蛋不擦自紅，頗爲明麗。

駝俠端詳一番，看無破綻，拍手哈哈笑道：「好一個美人胎子！」

仇恨面紅如血，以袖掩面，急道：「爹再笑，我可不來了！」

駝俠唯恐他惱羞成怒，也就收斂取笑心意，又將那把「金龍赤火劍」，用換下的衣裳，包了個密不通風。

頭兩天，仇恨因爲初試女裝，周身感到格格不入，走起路來，更是一高一低，兩天工夫，尚未走出浙江境界，幸而兩日之後，一切逐漸習慣，倒也覺得跟身着男裝之時，沒有什麼分別了。

第三日，來到江蘇蜀山，蜀山位於太湖之邊，湖中盛產銀魚，沿途又聽說太湖風光，引人入勝，仇恨性好遊山玩水，不由心動，遂向駝俠道：「爹，咱們左右沒事，何不趁此一遊太湖！」

駝俠點頭應許，兩人正在找尋客店之間，驀地，兩騎快馬，潑喇喇的挾着銅鈴響聲，迎面而來，兩人連忙閃身道旁。然而那馬就像有意跟仇恨過不去似的，「嘩」的一聲，馬隨聲到，仇恨躲無可躲，正待縱身躍起，倏然，馬上之人，把韁一帶，馬頭一偏，那人跟着彎下

腰來，對着仇恨攔腰一抱，仇恨身形一矮，頓時用力打上「千斤墜」，順着馬的去勢，揮出一掌，正好擊中馬腿，那馬突遭一掌，登時倒地，「刷」的一聲，連人帶馬，倒飛出數丈以外。

那人爬起身來，一語不發，跳上另一匹馬，疾馳而去。

這時，街道的兩旁，已有不少的行人佇足而觀，見了此景，哄然大笑，父子兩人，面面相覷。

行不數步，已有客店，兩人信步走入，店小二已笑面迎來，道：「兩位客官是喝酒？還是住店？」

駝俠道：「先喝酒，後住店。」

店小二應聲而去，隨着裡面却又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滿面戚容，一聲不響的過來拂桌拭椅。

其時，店中並沒有其他客人，店小二安排了酒菜之後，閒着沒事，侍立一旁爲駝俠、仇恨斟酒。

駝俠忽道：「小哥，沒事也請喝杯如何？」

店小二連忙拱手道：「小的不敢！」

駝俠故作沉思狀，道：「適才馬上兩人，似很面熟，一時記不起來，小哥可知？望能告

我！」

店小二面現驚異之色，道：「客官，你認識……那兩人乃是……」

言至此，老頭忽然搶着插嘴道：「不許胡說！」

仇恨何等機警，看在眼裡，已知內中必有蹊蹺，佯作不知，祇顧低頭喝酒。

飽餐一頓，時已暮色蒼茫，仇恨故意伸個懶腰，便對店小二說道：「咱要安歇了，煩請引路。」

店小二應聲「是」，隨即引着兩人，進入後院，房中倒也清淨，兩人坐定，駝俠一指身旁空椅道：「小哥，你也請坐！」

店小二連忙打千應道：「小的不敢，店內無人，小的還要收拾碗筷。」說完，轉身就走。

駝俠一把抓住他的後心，拉了回來，伸手摸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小哥，請留片刻，這錠銀子送你喝酒。」

店小二看白花花的銀子，怦然心動，面容尷尬的說道：「客官有何吩咐儘管說好了，何必……何必賞銀子呢？」

駝俠道：「適才騎快馬的是什麼人？」

店小二聽說問的這事，連忙掩上房門，坐下說道：「此事提起話長，咱們太湖，前些日子，不明不白的走失了很多女孩，大多是七八歲，十來歲的不等，最近鬧得更兇，甚至白天

裡女孩子在馬路上跑，也會被人搶去，剛才那兩個騎快馬的人，就是專門踩線，探聽那家有女孩子的。咱們東家的小姑娘也是在半月以前的一個晚上，不翼而飛……」

仇恨插言道：「附近有些什麼山嶺？」

店小二道：「太湖邊只有兩座，一爲東洞庭山，一爲西洞庭山，西洞庭山較遠，東洞庭山一個更次可到。」

駝俠把那錠銀子塞入店伙手中，說道：「沒事了，有事再叫你。」

店小二捧着銀子，歡天喜地而去。

仇恨門上房門，說道：「爹，看來問題就出在東洞庭山頭，咱們不如趁夜一探！」

駝俠道：「不可，俗語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乃兵家常識。東洞庭山一來我們不知虛實，二來路道不熟，不如打聽清楚，再作道理，而且，白天騎馬的兩個賊人，決不會就此甘休，晚上定有動靜，還是過了今晚再說。」

仇恨一聽，甚爲有理，也就不再多說了，準備入寢。

是夜，雲層低厚，星星、月亮，黯淡無光，酒後的駝俠，已是呼啦呼啦的沉睡如泥，仇恨却因心事重重，翻來覆去，難以成眠。

三更過後，仇恨始睡眼惺忪，漸漸入夢。

驀地，屋頂傳來衣袂飄風之聲，仇恨猛然驚醒，知是日間落馬之人來了，仇恨藝高膽壯

，也不叫醒駝俠，一抓那把纏得密密麻麻的金龍赤火劍，「呼」的一聲，穿窗而出。

仇恨停身屋面，只見一條人影，疾如流星，奔向遠處一片竹林而去。

仇恨甚感奇怪，來人因何來而復去？莫非此人非敵，心頭思量，人已騰空而起，追踪前去。

遙望那點黑影，並不穿林而入，反朝一片空曠之地縱去，仇恨輕功絕頂，不消片刻，黑影已在咫尺，放眼看去，長髮飄飄，似是嬌娘模樣，仇恨甚感驚異不已。

陡然，黑影驟停，仇恨一時收足不住，險些撞個滿懷，急忙仰身一倒，硬生生地煞住去勢。

那黑影緩緩轉過身來，仇恨一見，不由一愣，道：「是妳……魏葦……」

魏葦笑臉盈盈，道：「仇哥哥，是我，瞧你打扮成這怪樣子，羞不羞？我都替你害臊啊！仇姊姊……」說完，「咯咯咯」的連聲嬌笑。

這時，仇恨才驚覺自己的失態，不覺臉紅過耳，連忙顧左右而言他，道：「魏葦……魏姑娘，妳怎麼來了？」

魏葦見他那神不守舍的樣子，又是噗嗤一笑道：「魏葦就魏葦，魏姑娘就魏姑娘，那有兩句一起叫的！你不乾脆就叫我名字得了嗎？」

仇恨知道跟她一扯就是個沒完，西湖淮陽樓已有了經驗，遂正顏道：「魏姑娘，妳深更

半夜的跑來，一定有事吧？」

魏葦一聽他仍是口稱姑娘，心裡酸溜溜的，嘴一噘，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既來找你，一定有事，而且這事關係很大，要聽，叫我聲好聽的，不要聽拉倒，我也不稀罕。」

仇恨知道她的個性，惹她不得，笑道：「魏妹妹，謝謝妳，這該可以說了吧！」

魏葦雙眉一揚，笑道：「早這樣叫不就結了，我告訴你，你那位翠姊姊已身入龍潭虎穴，命在旦夕，救不救在你，我可沒時間再跟你囉嗦，我得走了！」說畢，轉身就作去狀。

仇恨猛聽她那無頭無尾的話，不禁大吃一驚，忽又見她要走，急忙趕上兩步，一把抓住魏葦肩頭，嘴裡說道：「好妹妹，妳怎麼就走？仇哥哥想妳想得好苦！妳知不知道？」

魏葦趁勢往仇恨懷裡一倒，兩眼半睜半閉的說道：「仇哥，你是眞想念我呀！」

仇恨爲了要從她口中探出翠姊姊消息，不得不僞裝愛意，只見他雙手輕撫魏葦肩頭，道：「眞的！」

魏葦明知他口是心非，却又不願揭穿，反身投入仇恨懷中，雙手一抱，陶醉在那短暫的溫存之中。

仇恨任由她緊緊的抱住，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

驀地，仇恨輕輕將她推離胸前，低聲細語的說道：「好妹妹，翠姊姊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魏葦正陶醉於平生初嘗的愛意中，突被仇恨推醒，很不高興的說道：「你就忘不了你的翠姊姊！」

仇恨道：「並不是我忘不了翠姊姊，一個人總要知恩報恩。翠姊姊對我好，我總不能聽說翠姊姊有難而置之不理呀！再說，妳對我好，我將來還不是同樣忘不了妳，是不是？」

最後兩句話，魏葦聽來頗爲入耳，但仍裝着生氣的道：「算你嘴利，我說不過你……」

仇恨見有機可乘，急道：「永生永世，仇恨決不忘妳對我的好處。」

一陣甜意，掠過心頭，魏葦低垂粉面，緩緩言道：「翠姊姊不知道是在什麼地方被爹爹擒住，現在已被送到鷹遊山長眉道人那裡去了，不過聞說長眉道長另有一秘密之所，外人不知，難以踏入。」

說話之間，魏葦突然雙手一抱，摟着仇恨頸脖，驟然湊上小嘴，在仇恨臉上「嘖」的一聲，旋即離懷縱身而去。

仇恨被她那忘形的舉動，搞得心中怦怦而跳，茫然的摸着被吻過的臉頰，不由他又想起身陷險境的翠兒，和那多情的蘋蘋。

晚風之中，只聽他輕輕說道：「翠姊姊，我會救妳，我會救妳，縱然是龍潭虎穴，我也不怕，然而蘋蘋又到那裡去了？」

仇恨木然的站了良久，忽聽身後有人嘆道：「孽緣！孽緣！」急忙回頭，空曠之中，除

了晚風，那裡還有人影。

仇恨被那一語驚醒，連忙返回客店，駝俠已是人去床空，叫醒店伙，問明前往東洞庭山之路徑，展出絕頂輕功，似箭離弦，疾奔而去。

且說駝俠雖是酒後睡意正濃，然而屋頂衣袂飄風之聲，早已入耳，只因聞聲辨明來者僅有一人，是以仇恨躍身出窗，駝俠佯裝不知，未加阻止，倏然，屋面二次風響，而且來人竟達四、五個之多，不由駝俠氣憤塡胸，一個「鯉魚打挺」，足不着地，已然打從床上穿窗而出。

駝俠竄上屋頂，身形甫落，五、六條黑衣大漢，已從前後左右，同時撲到，駝俠雙足挺立，凝如山岳，眼看黑衣大漢來得近前，驟然手腕一翻，推出一掌，但聽「砰」的一聲，前面的幾條大漢，已是「哎唷」連聲，一個個「嘩啦啦」的滾下屋面。

後面一個，因被前面的人擋住掌風，得以倖免，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拔起身形，抽腿便跑。

駝俠微微一笑，暗道：「俺正苦不知你巢穴呢！」

悄悄跟着，遙遙隨後，循着黑衣漢子所過路徑，不消一個時辰，已到山下，展眼望去，山峯雖不峭立突兀，倒也陰森怕人。

思忖之間，已失賊子蹤影，不覺微愕，只好施展絕頂輕功，撲上山去。

山路崎嶇，怪石嶙峋，草長過腰，甚感難行。

走了約有數里，突現一條羊腸小道，眼看四下無人，順着小道奔去，只見東曲西彎，怪異之極。

再走里許，眼前一片松林，隱隱透出燈光，駝俠飛身入林，但見一排平房，傍山而建。

駝俠放輕脚步，朝那燈光隱射之處悄悄走去。

行不數步，倏然「呼」的一聲，路旁大樹後閃出兩個持刀黑衣漢子，一聲不響的攔住去路。

駝俠心想：「欲是交手，勢必打草驚蛇。」心念之間，已然出手如電，只見他手指一伸，點了兩點，施出「隔牆點穴」神功，封住兩人穴道，旋即跨步上前，抬腿將兩人踢入長草之中，直奔燈光之處。

走到臨近，平房原來是一排三間，燈光乃是發自當中，駝俠掩身近前，悄悄從窗縫中向內一張，只見室內正中，裝了一只龐大竹籠，籠裡橫七豎八躺着五六個七八歲的女孩，旁邊倚壁坐着一個老頭，正在七歪八倒瞌睡朦朧。

驀地，一聲慘呼，聲音雖細微，但却難逃駝俠神耳，似是出自老頭身後，只見他一語不發，「卜」的一聲，人已穿窗而入，正在瞌睡的老頭聞聲驚醒，頭還未及抬，已被駝俠點了穴道。

駝俠拖開老頭，凝神注意石壁，伸手探摸，果然老頭椅後，有道暗門，如不留神，實難發現。

駝俠輕輕一推，暗門隨手而開，一陣寒風，沁入肌膚，不由駝俠打個寒噤。放眼看去，門後有條甬道，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而且狹窄之極，僅容一人出入。

駝俠一步一探，走入甬道，甬道彎彎曲曲，而且深達里許，似是通往山腹之中，走了約有盞茶時分，眼前已現微光，駝俠不敢大意，附身貼壁而行。

甬道一轉，斜向西下，一級級的石階，少說也有百十來級，燈光即從下面射出。

走盡石階，下面十分寬敞，顯然是個大洞，可是經過人工改造，隔成左右兩間，有門有窗，與普通房屋無異，右室石門半掩，隱隱傳出談話之聲，一洪亮之聲道：「道長正在練功，不容吵擾，稍後當即稟告。」

又聽一人說道：「怎麼連一個老頭都對付不了？」

駝俠知是適才逃回之人在向他人談論大敗經過，不看也罷，旋即掩到左室窗下，探眼看去，這一看，直嚇得駝俠心裡怦怦直跳。

原來室內有個丈來見方的池子，池中堆滿了一塊塊巨大的冰塊，池旁堆着兩具血淋淋的小孩屍體，似是剛被剝皮，渾身仍在抽搐不已。屍旁一個老頭，光赤上身，將那兩具屍體一拋入池，只聽「嗤」的一聲，熱的屍體，頓遇寒冰，冒出一陣冷氣。

那老頭旋即閉目盤膝，坐在池旁，用力吸那冒出的陣陣冷氣，吸了一陣，隨又雙臂高舉

，忽地彎腰向下，雙手猛插入池，讓那雙掌在那寒冰之中熬煉，直到忍受不了，這才拔了出來，「啪」的一聲，向對面池邊的一塊巨石擊去。

池上巨石，少說也有千斤，但被老頭一掌擊去，巨石竟應掌向後傾斜，老頭雙掌向後一收，巨石又跟着傾斜向前，就像是紙糊的而有線拉着一般。

駝俠見狀，不寒而慄，他知道老頭所練，乃是絕跡武林百餘年的「寒冰陰風掌」，但却想不起來那老頭是何許人也。

室中老頭，乃是二十年前，名聞大江南北的百毒神怪巫昆，與百毒天君同事一師，只因在偶然的一次武學印證中，敗在白無常向修的「白骨神功」之下，一怒而隱居江湖。十餘年來，閉門苦練，誓言要將絕跡武林百餘年的「寒冰陰風掌」重顯於世，一來以報白無常向修凌辱之仇，二來奪取武林至尊的無上信符「武林帖」。

駝俠久聞「寒冰陰風掌」之威力無窮，心想如若讓他練成，勢必貽害人世，不知則已，既知則決難容許。脚尖一點，人已穿窗入室。

百毒神怪，正在集中全副精神練功，倏見駝俠闖入，不由大怒，道：「大膽狂徒，敢來壞我好事！」

駝俠笑嘻嘻道：「不知大師正在修眞，失禮！失禮！敢問大師尊名。」

百毒神怪見他那滿不在乎的神氣，已是心火高升，厲聲喝道：「二十年前，名聞天下的

百毒神怪是也！」言下頗有倚老賣老之勢。

駝俠哈哈笑道：「原來是白無常向修的手下敗將，失敬，失敬！」

百毒神怪，氣不可遏，正待欺身進掌，驀地，窗外人影一閃，隨聲叫道：「送人來啦！」聲到人到，仇恨已立身兩人之間，百毒神怪大喝一聲，道：「送什麼人！胡說八道！」

仇恨面不改色，笑道：「噫！你不是派人下山找我的嗎？我現在自動送上門來，還不好嗎？」

百毒神怪氣得臉色鐵青，道：「報名受死！」

仇恨一撇嘴道：「遠跟你沒仇，近跟你沒恨，幹嘛兇神惡煞似的，我就叫做仇恨！」

百毒神怪怒火愈熾，不再答話，大吼一聲，兩掌齊翻，「呼」的一掌，猛往仇恨左右雙肩拍去。

仇恨笑嘻嘻的不閃不避，正待揚掌硬接，驀聽駝俠一聲驚叫道：「恨兒，閃開！」旋聞一股勁風，掃過耳際，知是駝俠側面接掌。

仇恨心中，很不高興，暗道：「義父未免太過小覷於我！」心念未已，驀然一陣腥臭撲鼻，急忙閃身避開，這才省悟，原來老頭掌風含有奇毒，適才埋怨駝俠的心意，不由感到慚愧。

此時，窗外撲入兩個大漢，仇恨正感兩手痲癢，無從施展，忽見兩條大漢撲入，自是高

興萬分，揮舞雙臂，一招「猛虎過峽」，迎了上去。

兩條大漢，那是仇恨敵手，左邊的一個，讓仇恨一點一推，跌下冰池。右面的一個，被他一劈一砍，「叭噠」一聲，摔了個四脚朝天，仇恨趕上一脚，踢中心窩，一聲沒哼，兩目突出而亡。

摔入冰池的大漢，因為冰塊滑不留手，爬不起來，而冰水又冷如刀割，直把他凍得呱呱亂叫，仇恨一旁拍手，哈哈大笑。

且說駝俠從側面揮出一掌，硬生生把百毒神怪掌風打斜，救過仇恨。

百毒神怪不禁大怒，厲喝一聲道：「什麼人！居然敢接吾掌！」

駝俠嘿嘿一笑，學着百毒神怪適才的口氣道：「五十年前，專門捉妖拿怪的駝俠邵松是也。」

百毒神怪一聽，陰陰笑道：「本門叛徒，別人不知，焉能瞞我！」

駝俠一生就怕別人說他祖師出自百毒門下，今聽百毒神怪道及他的隱私，不禁怒火攻心，一變往日常態，兩眼紅如噴火，猛的使出師門絕學，一招「雲龍三現」，掌風威力驚人。

百毒神怪聽得掌風勁急，知道掌風厲害，不敢硬接，着地一倒避過。

「雲龍三現」一招之中，套着連環三掌，乃是非非和尚所創「八卦掌」中最絕的一招，凌厲無倫。三掌連綿發出，一掌易躲，二掌難防，三掌更是如影附形，鮮有人能避過。

此掌亦非輕易可學，武功不到登峯造極，很難運用，駝俠數十年間，從未使過，這次發出，可見他是怒到極點了。

百毒神怪倒地避過一掌，剛待起身，二掌又到，急忙就地一滾，又躲了過去，可是滾還未停，駝俠三掌又已迎面劈到。

百毒神怪知道躲無從躲，兼而自恃掌含奇毒，雖見駝俠掌風來勢凌厲，仍是舉起手臂，翻腕拍出。

非非和尚的「八卦掌」，享譽武林，數百年而不衰，豈又是那僅只練有三成的「寒冰陰風掌」所可對敵。百毒神怪只覺臂膀一麻，立身一舉，却軟軟下垂，不聽指揮，原來齊肩關節已被震脫。

駝俠正想再進一步，制敵於死，忽見百毒神怪臉色大變，右臂猛揮，身子顫動，有如中風着邪，肩頭一晃，勢若瘋狗似的直撲過來。

駝俠見了這種拚命的狠勁，即使武藝再高，也不由暗吃一驚，急忙躍身避過，百毒神怪一撲不中，旋即雙足一點，又行撲將前去。駝俠左掌掠出，往他肩頭擊去，自思他必會出手相格，豈知百毒神怪視若無睹，不加理會，依然猛撲向前。駝俠見他那抱着兩敗俱傷的鬪法，自是心悸不已，心中暗道：「你想死，咱老頭還想看兩年世面呢！」身形一矮，又已躲過他的撲勢。

百毒神怪兩撲不中，身已來到石門之前，只見他趁着落身之勢，雙足一點，人已像一陣風似的奪門而出。駝俠一向抱着得饒人來且饒人的態度待人處世，見他狼狽而逃，並不追趕。

回頭一瞥，室內不見仇恨踪影，心中掛念，朗聲呼道：「恨兒，恨兒，那裡去了？」連着叫了幾遍，並無回音，更是擔心起來，正待奔出室去看看，驀然人影一晃，仇恨已然竄了進來。

駝俠面色不悅，道：「那裡去了？令人擔心。」

仇恨笑道：「孩兒去把那些關着的小孩放了。」

駝俠急道：「深更半夜，那些小孩如何下山，如果迷路走失，豈不是罪過！」

仇恨又笑道：「孩兒也曾顧慮這點，我已打從那些小孩嘴裡，聽說那看守的老頭是個好人，同是被擄來的，所以把那批小孩交給老頭帶下山去了！」駝俠微微一笑，點了點頭，似是頗爲讚賞仇恨的處置辦法。

兩人攜手出室，駝俠倏然停步，道：「待我毀了此洞。」

言畢，運力雙掌，只見他兩臂一伸，雙掌一推，四周壁石，受了極大震動，紛紛碎裂倒下。

駝俠邊退邊推，片刻之間，俱已全毀，甬道亦被亂石封閉。

父子退出甬道，來至囚籠房內，仇恨縱身一躍，把那壁上松脂火把，搶到手中，朝着竹製囚籠擲去。

兩人下得山來，只見山上一片紅光冲天。

下山途中，仇恨把魏葦來告翠兒被擒之事，一五一十，稟告駝俠。

父子兩人，救人心切，這夜並沒轉回客店，就逕自踏上了通往金陵的大道。

事後，蜀山鎮上，傳出了神仙下凡，拯救難童的故事。

一三

京都之地，一片昇平氣象，街上行人擁擠，熱鬧非凡。

仇恨性好遊山玩水，然而翠兒有難，時刻掛在心頭，那有心情留念，催促駝俠連夜出城。

話休煩絮，父子兩人，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不數日，過淮陰，出海州，到了老窰地界。

駝俠一看辰光尚早，兼之連日辛勞，酒癮又發，胡亂找了一家酒肆，大灌黃湯去了。

仇恨第一件大事，就是向城廂內外，打聽附近有無強人出沒，片刻工夫，查出鷹遊山近日確實異於尋常，心中已是胸有成竹，返回酒店，將情稟告道：「爹，鷹遊山距此不遠，一個時辰可到。」

駝俠點頭道：「辰光尚早，何不趁機略作休息，連日奔勞，想必你也累了！」

仇恨一盹醒來，已是戌末亥初時分，當下兩人依照酒保所指路徑，沿着江邊小路，直奔鷹遊山而去。

約莫走了一個更次，月光之下，已見前面山巒起伏，循着彎彎曲曲的山道，片刻已達山腰。

鷹遊山雖非高山峻嶺，却也有不少山岡峯巒，而且山巒起伏間，又有一似盆山谷，谷中

古樹參天，長草過人，轉過一個山拗，谷中隱約有座高大屋宇。

駝俠睹狀，對仇恨說道：「住在這種幽僻隱蔽地方的人，定係武林高人無疑。」

仇恨心想：「爲了拯救翠姊，就是龍潭虎穴，也要一闖。」

月光皎潔，只見兩條黑影，如彈離弓似的射向谷去。

片刻，已至谷底，那間高大屋宇，漸漸呈現眼前，紅牆綠瓦，却是一座大廟，門前一排四棵古松，似含四大皆空之意，屋後一片廣大竹林，密層層的如牆如堵，左右皆是如傘古柏，置身其中，尤如步入仙境。

兩人正自心慕景致之美，驀然，背後傳來斥喝之聲：「何來狂徒！在此觀望！」

駝俠回頭四盼，月光明亮下，却無半個人影，仇恨機警過人，「刷」的一聲，竄上樹梢。居高臨下，遊目四掠，仍無所獲。

倏然，又聽有人喝道：「幹什麼的？快說！」

仇恨被三番兩次戲弄，無名火起，罵道：「躲着說話，不算好漢，有種的出來！再不出來，我可要放火啦！」

這一罵，倒眞有效，陡然「嗖」的一聲，一條暗影，打從密林之中，疾飛出來，却是一個頭陀。

仇恨一見有人竄出，翻身躍下地面。

頭陀大剌剌的言道：「一路上到處打聽我們鷹遊山，意欲何爲？」

仇恨見他那目中無人的神態，早已沉不住氣，劍眉一挑，雙手攔腰一插，也以滿不在乎的口氣，道：「不是看得起你鷹遊山，我還不打聽呢！」

頭陀一語不發，「呼」的一掌，拍了出來，仇恨横步閃身，避了開去，並不還手，朝駝俠說道：「爹，這傢伙交給你啦！我進廟拜菩薩去！」語音未落，也不管駝俠答應與否，一溜煙就跑了。

仇恨人雖小，詭計倒很多，他知道如果說讓他單身探廟，駝俠決不答應，如今天賜良機，一見頭陀，就故意惹他生氣，引他動手，駝俠總不能不戰而逃，這是脫身妙計。

仇恨用計甩脫駝俠，朝大廟縱去，大廟牆高尋丈，廟門緊閉，隱約中看出廟門上有塊巨大横匾，上書「淸眞道觀」四個大字。

仇恨正自琢磨該從何處進身，驀地，忽聽廟裡喁喁細語，由遠而近，仇恨不加思索，飛身一躍，跳上屋面，蹲伏一隅，片刻，只見兩個道士裝束的影子，提着兩盞燈籠，邊說邊行，走向前來。

漸漸走近，仇恨突然一招「燕子穿雲」，撲了下去，左手一點，先將一個年紀較長的點倒。

另一個年輕的小道士，瞥見有人突然而來，一甩手提燈籠，撒腿就跑，仇恨已如旋風般的一手把他捉住，低聲喝道：「要命就別聲張，如若不聽，立取狗命！」

小道士已是魂飛魄散，那裡還敢哼叫，渾身有如中風着邪，抖個不停，口裡直叫仙姑饒命！

仇恨一言不發，左手一提，右手在他屁股猛托，縱身一跳，躍出牆外，五指一緊，說道：「要命的你就說實話，只要實說，決不傷你。」

小道士被他用手一抓，就像鐵鉗一般，痛入心肺，那裡還敢掙扎，連忙點頭不停的說道：「祇要留我一條小命，什麼我都說。」

仇恨問道：「最近你們廟裡來了什麼人？有沒有一個女子？現在藏在什麼地方？」

小道士道：「前些日子來了一個白面書生，叫什麼我可不知道，聽說帶來一個小姑娘，可是現在送走了！」

仇恨急道：「送到那裡去了？」

小道士吶吶言道：「送到那裡，實在不知，祇聽那書生臨行之時說什麼……頭子口……五指山這麼一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小的也不知道，說的都是實話，如有一句不眞，雷打火燒。」

仇恨把手一鬆，喝聲：「去吧！」言畢正想回頭找尋駝俠，倏然，林中人影一閃，霎時不見。

身法之快，一時仇恨難分是人是獸，提起身形，使出絕頂輕功，穿身入林，往那黑影之

處追去。

追了約有里許，竟然絲毫沒有踪影，心中暗覺奇怪，驀地，驀地，身後一陣喋喋怪笑，深夜之中，勾魂奪魄，仇恨不禁猛吃一驚，連忙假咳數聲，聊以壯膽，雙目却不停地向四周掃去。

驀地，又是一陣怪聲叫道：「什麼人？不男不女，來此則甚？」

仇恨聽得人聲，精神爲之一震，但却聞聲中道及他是男扮女裝，心頭怒火頓升，大聲喝道：「是男是女，出來便知，再不出來，我可要罵了。」

正當仇恨急得滿頭是火之時，駝俠已從林中搖之擺之，走了出來，面帶微微笑容，說道：「恨兒，是我！」

仇恨一看是駝俠，滿腹牢騷，不便發作，嘴一嘟，道：「爹爹一把年紀，還要裝鬼嚇人！」

駝俠笑道：「爹不是嚇你，是考驗你。」

仇恨甚感奇異，道：「缺理就是缺理，還說什麼考驗人！考驗什麼？成績如何？孩兒洗耳恭聽。」

駝俠哈哈一笑，道：「成績甚差！甚差！恨兒，今後你要記住，對敵之時，如在午夜，切記我明敵暗，當你沒有發覺敵踪之時，應該隱身暗處，以防暗器侵襲，這是我輩應有常識。」

這時仇恨才知義父並非戲弄，而是處處予以教導，心中自是感激萬分，點頭應是。旋即說道：「爹，孩兒已打聽清楚了，翠姊姊確會被擄到此處，但是現在又被轉移了地方。」

駝俠微微笑道：「轉移何處？」

仇恨得意洋洋的說道：「已經移送到頭子口，五指山去了！爹，頭子口是在什麼地方呢？」

駝俠道：「像你這樣盤問，那裡會得到眞實消息，這裡的小道士都是經過訓練的，俗語說：『不見棺材不落淚』，憑你一個小孩，空口講白話，他們就會實說呀？你上當了！」

仇恨面紅耳赤，道：「那麼爹打聽出來了？」

駝俠面容凝重，顯得非常嚴肅，緩緩言道：「不止打聽出來，而且將你帶離了險地，要知道，這清眞道觀乃是長眉道人修眞之所，長眉道人本來就是個武功蓋世的武林奇人，可是爲了奪取天下第一的名號，在此潛隱了有三十餘年，專心修練內外武學，不問世事——」

仇恨突然插嘴道：「孩兒深入觀裡，怎麼長眉道人竟然不覺？」

駝俠道：「適逢長眉道人陪同百毒天君下山去了，否則你的一條小生命難保，那小道士口中所說的白面書生，正是百毒天君，你的翠姊姊此刻已被送到套子口，五條沙去了，並非什麼頭子口，五指山。」

仇恨一聽，心想：「敢情我盤問小道士的情景，義父都一一看在眼裡？」

駝俠見他沉默不語，又道：「百毒天君既然搬請長眉道人，看來咱們此行難矣！」

仇恨聽說此行困難，翠姊救之不易，不由急道：「爹，難道說我們就此休手，罷了不成？」

駝俠微微笑道：「依你之見呢？」

仇恨抓抓後腦，然後以堅決的口吻說道：「不管多難、多險，我們總不能臨陣退縮，半途而廢。」

隨着又道：「敵疏我密，咱們給他個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趁他們防而不備，而且，我們目的是救人，盡量採取避重就輕，以不正面對敵爲原則，爹，你的意見如何？」

駝俠點點頭，緩緩言道：「除此已無別法，不過——咱們還是見機行事吧！」

父子兩人，心情沉重，一路無語，沿着東海邊岸，直奔套子口而去。

次日午後，已然抵達套子口鎭，兩人找了家客店投宿，晚時問起當地名勝古蹟，店小二滔滔不絕的說了很多，但却始終沒提「五條沙」三字。

駝俠不禁奇道：「聞說有個五條沙的去處，怎的你却不講？」

店小二道：「你老錯啦！五條沙乃是個險地，不是遊客可去的地方，而且打這兒也不能去，那要到黃河口去才行。」

仇恨笑道：「你倒說說五條沙的形勢！」

店小二道：「這話說起來可長啦！我揀知道的跟二位說吧！五條沙都是在海中的沙堆，排列有如五指，所以又有五指沙之稱，當中一條最長，距離海岸也最近，從黃河口擺渡過去，大約一個時辰可到。歷代傳說沙中有沙怪吃人，過去有的漁人常常上那沙灘去撿拾些魚蝦海蚌，多是有去無回，你老打聽這是幹啥呀？」

仇恨不答，問道：「打這兒到黃河口需要多少時候？」

店小二雙眼一眨，道：「脚程快的半個時辰可到。」

駝俠七拉八扯的又胡亂問了些無關緊要的話，摸出一錠銀子給了店伙。

店小二接過銀子，連聲道謝而去。

仇恨心懸翠兒羈身險境，急不可耐，頻催義父上道。

駝俠擔心連日奔波，仇恨勞碌過度，有傷體力，道：「天色已晚，找尋舟子不易，二來體力不足，明日不足應用，還是休息一夜再說。」

仇恨聞言，猛然省悟，大敵當前，勢須精力充沛，否則將難制敵取勝，義父所說甚是，當下唯唯應諾。

一彎新月，夜涼似水，父子兩人，多日辛勞，這一睡，直睡到翌日日上三竿方醒。

兩人進過飲食，就在房中閒談些江湖軼事，捱過晌午，始行離店，轉道黃河口而去。

黃河口岸，漁船如織，父子兩人，穿梭於大小船間，舟子聞說前往五條沙，衆皆搖首不

去。

駝俠心想：「重金之下，必有勇夫。」確也有那亡命之徒，貪圖高價，願載兩人前往。

此時，烏雲滿天，月掩星沉，正是夜行人的好時機，舟子昇帆出海，晚風之中，船行甚速。

仇恨心知難免一場惡鬭，解下「金龍赤火劍」除去包袱，暗禱道：「寶劍！寶劍！翠姊安危，全仗你了！」

船行之中，駝俠一再叮囑多加小心，寧可吃點小虧，絕對不可冒險，以免無謂犧牲。

風吹帆飽，船行不到半個時辰，已達五條沙之中條灘頭。

下得船來，只見茫茫一片沙礫，令人頓生處身孤島之感。

仇恨正要起步之際，突聞駝俠一聲驚叫道：「不可亂走！」

仇恨不禁一怔，道：「爹，此話怎講？」

駝俠緩緩言道：「五條沙非比等閒，周圍半里之內，均係流沙，流沙表面平靜，內裡却如池沼，失足其內，縱然輕功再高，亦難拔身逃出。」

仇恨問道：「是則如何能渡？」

駝俠答道：「循我足跡而行，當能化險為夷！」

如是，駝俠在前，仇恨在後，亦步亦趨，循着駝俠落足之處，凝神提氣，慢慢走去。

原來沙中暗栽木樁，然而甚不工整，只見仇恨左三步，斜五步，退兩步，進四步，如此直斜交叉，居然如履平地。

只是那些木樁，搖搖擺擺，甚不穩固，設非兩人輕功皆臻化境，只恐走得數步，便會陷入沙中。

二人如此直三斜四，時而向左，時而向右，忽而進，忽而退的約莫走了三百來步，直到一個沙丘之前。

至此，駝俠回頭說道：「咱們已過流沙區域了！」

仇恨眼露奇光，道：「爹，你這是從那兒學來的門道？」

駝俠笑道：「這就是你不如爹的地方了，日後我當教你。」

兩人越過高達數丈的沙丘，眼前赫然出現奇景。只見一排丈許高的仙人掌，橫擋於前，兩人繞着前後左右走了一圈，四面皆是如此，仙人掌圍成一個四方「口」字，石屋則倚着仙人掌的形勢而建成方形。

走到臨近，原來仙人掌後，却是座一塊塊青石所築的平頂房屋，但却沒窗，沒門。

仇恨好生奇怪，沙漠中竟有如此建築。殊不知五條沙位於黃海之中，海洋氣候多風，一旦風起，飛沙走石，漫天而下，是以此屋四周，遍植高逾人頭的旱地植物——仙人掌。而且不開窗，不設門並無其他神秘之處，實是防備風沙侵襲而已，兩人不知道，還以爲

其中含有什麼蹊蹺，故此四周巡視，不敢輕舉妄動。

一時之間，四周寂靜如死，仇恨眼看義父默默不語，又不見他有何行動表示，極不耐煩，道：「爹，咱們就在這兒乾耗着啦？」

駝俠摸摸嘴，再搖搖手，示意不要說話。

仇恨不知駝俠弄的什麼玄虛，低着頭，脚在沙上橫七豎八的亂劃一通，心裡暗氣道：「我倒看你有些什麼花樣？」

二人各懷不同心事，神情木然的掩在屋角之下，耗了約有頓飯辰光，驀地，海風陡起，黃沙隨風直捲入天，風聲呼呼奇響。

駝俠猛然點頭說道：「恨兒，是時候了！」

仇恨瞪着一雙大眼，道：「爹，剛才問你，怎地竟不說話？」

駝俠抬頭望望天色，然後說道：「看來此陣大風，一時尚不會停，我詳細告訴你吧！」

說着，用手一指脚下，又道：「咱們下得船來，灘頭之上，脚底盡濕，鞋上沾滿沙土，在那青石之上，必會發生極大聲響，是以必須等候風起，方始不易被敵發覺，這是所謂利用天時是也！」

說到最後兩字，人已一躍，上了石屋。

狂風之中，二人背風而立，只見方形石屋之中，乃是一個十分寬敞的天井，西廂房內，

燈火通明，窗後隱約有人走動。

兩人正自猶豫，該從何處下手，驀地一聲冷笑，起自身後，急忙回頭，一瞥之下，只見百毒神怪，披頭散髮，仗劍而立。

駝俠嘿嘿一聲怪笑，道：「上次饒你不死，今欲何爲？」

百毒神怪不答，手中長劍一指仇恨，道：「武林叛徒，還不俯首就縛，難道不要命了！」

仇恨氣得劍眉倒豎，伸手一撤金龍赤火劍，道：「勝我寶劍，定當臣服，休再多言！」

百毒神怪道：「休得誇口，看劍！」長劍一抖，分心就刺，仇恨不閃不讓，一招「舉火燎天」，寶劍一格，順手驟沉，橫劈百毒神怪雙足。

百毒神怪心知此劍厲害，那敢硬碰，立時拔起身形，竟然一個「飛林投鳥」，連人帶劍，凌空下擊，直刺仇恨雙肩，仇恨一招「舉鼎觀畫」，橫劍一推，解了百毒神怪來勢。百毒神怪借那劍尖一顫之力，整個身子翻了過來，長劍疾如風發，「刷刷」幾劍，又自逼上前來。

仇恨見他苦纏不休，二來救人心切，無心戀戰，殺心頓起，只見他怪招頻出，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看來似左，實是在右。時如鷹隼凌空，時如猛虎伏地，劍法的奧妙神奇，令人嘆爲觀止。

百毒神怪雖是數十年前，聞名大江南北的一代高人，然而面對仇恨那怪誕的零碎招式，卻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豈又是他所敵對得了！

數招之內，強弱立分，只見仇恨劍勢如虹，愈戰愈勇，招招怪厲難測，掌掌沉雄無比。一霎時，百毒神怪雖然奮力解過數招，可是已然汗流浹背，大風之中，豆大汗粒，滾滾而下，沾上風中泥土，有如花猫似的，駝俠一旁暗笑不已。

驀地，忽聽得仇恨猛喝道：「滾吧！」但見百毒神怪連人帶劍，驟然飛上半空，旋即翻滾落下，只聽「通」的一聲，落於天井之中。

正在那響聲未落之際，仇恨眼前，只見人影一閃，又有兩人竄上屋面，一老一少，老的雙手空空，少的拖着一條軟鞭，分成左右，迎着仇恨而立。

駝俠一見，哈哈笑道：「今天敢情是百毒門下大雜會呀！怎的五爪金龍跟滾地一龍兩條龍都到啦！眞是幸會呀！幸會！」

原來一老一少，皆爲百毒門下，老的名叫五爪金龍毛奎，武功甚高，擅使一手「烏血掌」，掌中含有邪毒，中者全身發黑而死。少的名叫滾地一龍丁三杰，一條軟鞭，揚名武林，乃是後起之秀。

五爪金龍聞聽駝俠取笑，哼了一聲，說道：「咱們跟你沒有過節，希望你別管閒事！」

駝俠微微一笑，道：「好個沒有過節，我就不管，看你又怎奈他何！」

駝俠三番兩次，已然看出仇恨武功高不可仰，兩條龍決非他的敵手，是以無心參身其中，所以說出此話。

滾地一龍也是年輕火旺，一聽駝俠把仇恨捧得天高，並不把自己放在眼內，那裡忍耐得住，長鞭「呼」的一聲，迎空一揚，轉了一個圈子，抖手向回一抽，「啪」的一聲，鞭端發出奇響，大有一鞭在手萬夫莫敵之概。

然後言道：「我倒看你這娃兒有什麼能耐？」

仇恨面色微變，旋即朗聲笑道：「兩人齊來，管教你老少無欺！」

五爪金龍鬚眉掀動，忿怒之極，暴喝一聲：「休得誇口，吃我一掌！」掌字未落，人已突然暴起，掌挾勁風，運足內家功力，一掌劈去，飛砂走石。

仇恨一掠避過，衣袂風飄，長劍突自半空刺下，五爪金龍霍地一個轉身，雙掌齊出，猛擊仇恨命門要穴，仇恨身形微動，劍招驟變，一招「金針度線」，長劍反挑上來，直刺五爪金龍咽喉。

滾地一龍眼看同門處身險境，命在旦夕，急忙吼聲：「看鞭！」長鞭一揮，一招「金龍鎖柱」，快如電光石火，疾纏仇恨劍身，欲施以柔尅剛功夫，捲出仇恨寶劍。

仇恨眼看五爪金龍命喪頃刻，忽見滾地一龍揮鞭來救，不禁大怒，劍鋒一抖，往回一拖，滾地一龍虎口震痛如裂，急鬆手時，長鞭已被仇恨割爲兩段。

須知仇恨劍鋒一抖，挾有七成眞力，而仇恨之功力，乃從金龍赤火劍中獲得紫陽眞人全部，儒俠孔達一半，及百丈峯頭運用「內璞皈眞」之術，由那大青石上吸收了紅花客數十年

之功力，又豈是滾地一龍所可抵受得了！

五爪金龍趁仇恨分心之際，雙掌一分，反擊仇恨兩臂，仇恨變招奇快，一劍削斷滾地一龍長鞭，猛地脚跟一旋，寒光閃閃，劍鋒一轉，又已指到五爪金龍心胸，只見他冷汗直冒，急忙撤招閃避。

五爪金龍雖然掌法陰毒，但仇恨劍法奇絕，加之輕功已至化境，五爪金龍顯得只有招架之力，却無還手之功。滾地一龍雖是心存畏懼，然而事到其間，總不能棄友而逃，拾起地上斷鞭，又行加入戰圈。

仇恨惡鬪兩人，兀然不懼，只見他，劍如遊龍，絲毫不亂，五爪金龍空有一手烏血掌的功夫，却是連他衣角都沾之不着，只好縮小圈子，力圖自保。

仇恨那裡肯容，一把寶劍，使得迅若雷霆，疾如風雨，再鬪片刻，只見他倏然劍招催緊，勢如驚濤駭浪，仇恨正想痛下殺手，陡聞背後金刀劈風之聲，急忙反手一劍，「叮噹」一聲，火花四濺。

仇恨猛吃一驚，横身閃步，轉頭一看，不禁面色倏變，翻身跪倒。